《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五〇冊目次

宋史紀事本末二十八卷 （明）馮琦撰 陳邦瞻補 明萬曆三十三年劉曰梧徐申刻本 〇〇一

宋史紀事本末二十八卷

(明)馮琦撰　陳邦瞻補

明萬曆三十三年劉曰梧徐申刻本

宋史紀事本末二十六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陳邦瞻撰。邦瞻字德遠、高安人。萬歷戊戌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事蹟具明史本傳。初禮部侍郎臨朐馮琦、欲仿通鑑紀事本末例、論次宋事、分類相比、以續袁樞之書。未就而歿。御史南昌劉曰梧得其遺稾、因屬邦瞻增訂成編。大抵本於琦者十之三、出於邦瞻者十之七。自太祖代周、迄文謝之死、凡分一百九目。於一代興廢治亂之迹、梗概略具。袁樞義例、最為賅博、其鎔鑄貫串、亦極精密。邦瞻能墨守不變、故銓敘頗有條理。諸史之中、宋史最為蕪穢、不似資治通鑑本有脈絡可尋。此書部列區分、使一一就緒、其書雖稍亞於樞、其尋繹之功、乃視樞為倍矣。惟是書中紀事既兼及遼金兩朝、當時南北分疆、未能統一、自當稱宋遼金三史紀事、方於體例無乖。乃專用宋史標名、殊涉偏見。至元史紀事本末、邦瞻已別有成書。此內如蒙古諸帝之立、蒙古立國之制、諸篇皆專紀元初事實、即應析歸元紀之中、使其首尾相接。乃以臨安未破、一概列在宋編、尤失於限斷。此外因仍宋史之舊、舛訛疏漏、未及訂正者、亦所不免。然於紀載冗雜之內、實有披榛得路之功。讀通鑑者不可無袁樞之書、讀宋史者亦不可無此一編也。

宋史紀事本末叙

宋史紀事本末者論次宋事而比之以續袁氏通鑑之編者也先是宗伯馮公欲為是書而未就侍御斗陽劉先生得其遺稿若干帙以視京兆徐公徐公以

授門下沈生俾讐正之因共屬不佞續成焉凡不佞所增輯幾十七大都則侍御之指而宗伯之志也編成宜有叙叙曰史自紀傳而外益以編年代有全書尚矣事不改於前詞無增於舊

臚列而彙屬之以為討論者徑斯於述作之體不已末乎而非然也善乎楊氏之言曰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搴事之成以後於其萌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是述本末者旨也而不佞於

宋事尤重有概焉夫史者徵往而訓來考世而定治者也五帝三王之事既已若存若亡而漢唐之盛智名勇功獨為誦說者所豔慕然而未暇考其世已宇宙風氣其變之大者有三鴻荒

一變而為唐虞以至於周七國為極再變而為漢以至於唐五季為極宋其三變而吾未覩其極也變未極則治不得不相為因今

國家之制民間之俗官司之所

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與宋近者乎非慕宋而樂趨之而勢固然已舟行乎水而不得不視風以為南北治出乎人而不得不視世以為上下故周而上持世者式道德漢而下持世者式功

力皆其會也逮於宋則仁義禮樂之風既遠而機權詐力之用亦窮藝祖太宗覩其然故舉一世之治而繩之於格律舉一世之才而納之於準繩規矩循循焉守文應令雍容頫盼而世已

治大抵宋三伯年間其家法嚴故呂武之變不生於肘腋其國體順故莽卓之禍不作於朝廷吏以仁為治而蒼鷹乳虎之暴無所施於郡國人以法相守而椎埋結駟之俠無所容於閭巷

其制世定俗蓋有漢唐之所不能臻者獨其弱勢宜矯而煩議當黜事權惡其過奪而文法惡其太拘要以矯枉而得於正則善矣非必如東西南北之不相為而寒暑晝夜之必相代也故曰世變未及則治不得不相為因善因者鑒其所以得與其所以失有徵有明有成有萌有先有後則是編者夫亦足以觀矣余故不揣而叙之俾論世之君子有考焉

萬曆乙巳仲春南京吏部稽勳
清吏司郎中高安陳邦瞻書

刻宋史紀事本末序

夫古今之有史皆紀事也而經緯不同左馬之義例精矣一以年爲經一以人爲經而建安袁先生復別開户牖迺又以事爲經而始末具載古有游心得失之林而希合

出門之轍者咸有取焉余嘗爲之評曰是書也事固無改于前其範圍在二子之内例則有取于會其標指爲二子之功試即所紀一事論之志盛以擧衰則升降具鏡成以懲敗則人事明觀變以著漸則幾徵彰因事以察人則材品列其於編年列傳未嘗不可合而見也袁氏紀漢唐頗未及宋樞本宋人忌諱繁矣

國家於宋稱近古

高皇帝規天絛地國初之張弱大

小法度之疎密雖不可同日語然三代而降其紀綱風俗何遂能有加于乾德周監二代豈無有取于斯乎即濂洛之疏注蓋二百年用之矣昔人謂三皇之事若存若亡蓋時運歴今日而漢唐之事亦若

存若亡汴都臨安之際史亦犂然具乎一何蕪穢也士欲脩宋事之闕不稟命素王取裁龍門扶風而務為袁氏後勁即事或有待固未可知毋亦以其臚列事體深切著明蓋亦論世之權輿徵往之符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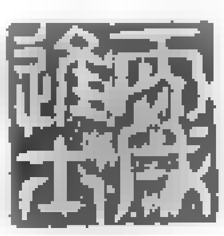
邪余師臨朐馮先生蓋嘗慨然於斯稍為編次凡例初具天復不予及余行部舊泉從京兆徐公所得故沈侍御所輯事紀於其子朝陽義例適與馮先生合而刪潤未備條貫稍遺會余鄉司勲陳公德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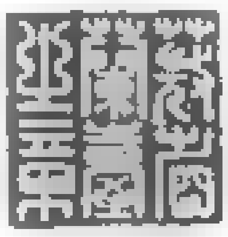
博觀二酉之藏能以其精神䟽觀古人於千載之後事惟撢其關時言無取於枝葉或累牘而無取或單詞以見意即前人未發之指間一闡揚而不穿鑿附會以為高蓋經三公之手而書始成其有光于

建安可知也夫以兩宋近古之事方內外固不乏通儒而削牘摩編欲就而未決者又數百年機緣偶值聚於一日昔人謂文章經國大業豈偶然哉士君子讀天下書固將為世用前事之師自古談之徒

區區務師心以游於轇轕幸而淺
敗不可爲訓要之楫不從式車不
合轍亦必未有能濟者也
明治固號爲雍熙其間亦多故矣
姑以宋事證之若靈州之議澶淵
之策濮園之雜洛蜀之黨蓋亦有

髣髴於今者而善敗之故一彼一
此斯亦可以備得失之林矣善譜
者不盡奕之變然未有不學譜而
奕者也余承宗伯先生志遂壽諸
梓而余有弟適爲國子祭酒以其
本授之列在學宮令四方士得觀
覽焉
萬曆三十三季歲在乙巳春仲穀
旦京畿道監察御史南昌劉曰梧
昜生父譔





宋史紀事本末總目

第一卷

太祖代周

收兵權

平荊湖

平蜀

平南漢

平江南

太祖建隆以來諸政

禮樂議

治河

金匱之盟

第二卷

吳越歸地 陳洪進附

平北漢

契丹和戰

西夏叛服 繼遷德明

交州之變

蜀盜之平

第三卷

太宗致治

營田之議

至道建儲

咸平諸臣言時務

契丹盟好

第四卷

天書封祀

丁謂之姦

明肅莊懿之事

郭后之廢 温成事附

天聖災議

第五卷

茶鹽榷罷

正雅樂

慶曆黨議

第六卷

夏元昊拒命

儂智高

貝州卒亂 王則

濬六塔二股河

第七卷
英宗之立
刺義勇
濮議
第八卷
王安石變法
第九卷
學校科舉之制
元豐官制
西夏用兵

熙河之役
瀘夷
第十卷
元祐更化
宣仁之誣
洛蜀黨議
紹述
第十一卷
孟后廢復
建中初政

蔡京擅國
花石綱之役
道教之崇
第十二卷
金滅遼
復燕雲
方臘之亂 宋江附
第十三卷
羣姦之竄
金人入寇

二帝北狩
張邦昌僭逆
第十四卷
高宗嗣統
李綱輔政
宗澤守汴
兩河中原之陷
南遷定都
第十五卷
金人渡江南侵

苗劉之變
平羣盜
金人立劉豫
第十六卷
張浚經略關陝
吳玠兄弟保蜀
岳飛恢復中原 秦檜害飛附
順昌柘皐之捷
第十七卷
秦檜主和 檜死附
第十八卷
[illegible]惡
金亮南侵 金人弑亮立雍附
第十九卷
建炎紹興諸政 朝臣言事附
孝宗之立
隆興和議
第二十卷
孝宗朝廷議
陳亮恢復之議

第二十一卷
道學崇詘
第二十二卷
兩朝內禪 孝宗光宗寧宗廟議變議附
韓侂胄專政
北伐更盟
吳曦之叛
第二十三卷
蒙古侵金
金好之絕
李全之亂
第二十四卷
史彌遠廢立
金河北山東之沒
蒙古取汴
會蒙古兵滅金
三京之復
第二十五卷
蒙古連兵
余玠守蜀

眞魏諸賢用罷
史嵩之起復
董宋臣丁大全之奸
公田之置
第二十六卷
蒙古諸帝之立（太宗定宗憲宗世祖）
蒙古立國之制
北方諸儒之學
蒙古南侵
郝經之留
李璮之納
第二十七卷
賈似道要君
蒙古陷襄陽
第二十八卷
元伯顔入臨安
二王之立
文謝之死
目錄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

明 北海 馮 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纂輯
句吳 徐 申
豫章 劉曰梧 校正
秣陵 沈朝陽 繙閱

太祖代周

宋太祖建隆元年周恭帝宗訓元年也先是周顯德六年十一月鎮定二州上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至是年正月辛丑朔遣殿前都點檢檢校太尉歸德節度使趙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時主少國疑中外密有推戴匡胤之意都下讙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爲天子士民恐怖爭爲逃匿計惟内廷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吾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諸將環列待旦遣牙隊軍使

郭延贇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匡胤時被酒臥欠伸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庭曰諸將無主願册太尉爲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貴立我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矣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貸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　乙巳入汴先遣楚昭

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禁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逐馬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大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瓌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爲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

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匡胤就廷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即皇帝位奉周主爲鄭王符太后爲周太后遷之西宮乙巳大赦改元以所鎭歸德軍在宋州國號宋遣使遍告郡國藩鎭加官進爵有差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帝涿郡人四世祖朓唐幽都令生珽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弘殷娶杜氏生帝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屋異香經宿不散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仕周補東

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凡六年數從世宗征伐洊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乃命代之卒用代周華山隱士陳摶聞帝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未幾鎭州報北漢兵引還　戊申詔贈周馬步親軍副都指揮韓通爲中書令以禮收葬以旌其忠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貰之帝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　辛亥論翼戴功加石守信爲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爲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爲馬步軍都虞候王

審琦爲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爲馬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爲步軍都指揮使並領節鎭餘領軍者並進爵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眞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侍衛都指揮使　乙卯帝以其弟匡義爲殿前都虞候改名光義趙普爲樞密直學士

立四親廟尊高祖朓爲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珽爲順祖惠元皇帝祖敬爲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爲皇后考弘殷爲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

孟夏　夏四月癸巳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初帝即位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旣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訝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爲皇城使遣歸謂筠曰我未爲天子時任汝自爲之我旣爲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耶守節歸以白筠筠遂起兵令幕府爲檄數帝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於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閭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於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讐不悅其言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衆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魏融和解之帝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仍勅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

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　六月辛未帝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爲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於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帝親督戰列柵圍之大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護衛融請死帝怒以鐵撾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釋之以爲太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帝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帝釋其罪以爲單州團練使　秋七月帝自潞州還以大梁爲東京洛陽爲西京　己未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

據揚州起兵重進周太祖之甥與帝同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帝帝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帝乃潛詣京師求見帝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帝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既而帝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於唐唐主以聞

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帝自行　冬十月帝發汴十一月丁未至廣陵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放火死殺此何益卽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帝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揚州平　史臣曰韓通死于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

三年冬十月遷鄭王宗訓於房州王後以開寶六年春殂謚曰恭帝

收兵權

太祖建隆二年閏三月以慕容延釗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先是帝受禪延釗握重兵屯眞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亦加侍衛指揮使至是延釗自眞定來朝令坤亦從討李重進還皆罷爲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不復除授　秋七月罷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初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帝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爲言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

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帝悟一日召普從容論天下之事因喟然歎息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兵革不息生民塗炭吾欲息天下之兵建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及此言天地神人之福也節鎮太重唯稍奪其權則天下自安矣帝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頃之帝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臥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

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

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帝從之以守信爲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爲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爲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爲鎮寧節度使趙彥徽爲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石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已而欲用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典禁兵趙普諫曰彥卿名位已甚豈可復委以兵柄帝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耶普對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帝默然事遂寢久之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帝宴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

彥超諭意卽前奏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安遠節度使武行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重贊保大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閥閱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 胡一桂曰太祖深思天下唐末以來生民塗炭知所以處藩鎮收兵權之道旣以從容盃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節鎮於是宿衛藩鎮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

乾德元年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五代諸侯强盛

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帝卽位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至是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夏四月詔設通判於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隷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時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叅官强幹者往涖之自是遂著爲令

二十三月初置諸路轉運使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

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己而輸貢有數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卽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　八月選諸道兵入補禁衞先是帝詔殿前侍衞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至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

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卽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皆趙普之謀也

帝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帝復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帝遂用之爲四川兵馬都監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　呂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卻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以漸取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帝既定計盡收諸宿將兵柄而削藩鎮權尤注意命將分部守邊具得要領以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

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狄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士使爲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爲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

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　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訟者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脩政理吏民愛之　初遵誨父宗本仕漢爲隨州刺史帝微時客遊至漢東依宗本遵誨憑藉父勢嘗侮

之一日謂帝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帝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帝乃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及即位召遵誨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惶恐再拜俄而部下卒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待罪請死帝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邪遵誨母在幽州患難睽離帝厚賞邊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環夏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衆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獲羊馬數萬夷落以定　陳邦瞻曰宋祖君臣懲五季尾大之禍盡收節帥兵柄然後征伐自天子出可謂識時勢善斷割英主之雄略矣然觀其任將如此此豈猜忌不假人以柄者哉後世子孫不深惟此意徒以杯酒釋兵權爲美談至南渡後奸臣猶托前議罷三大帥兵以與讐敵連和豈太祖趙普之謀誤之耶然當時務強主勢矯枉過直兵財盡聚京師藩籬日削故主勢強而國勢反弱矣亦不可謂非其遺孽也

平荆湖

太祖建隆元年六月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初保融迂緩國事悉委於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府請命於帝授以節度使

三年冬十月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時年十一　十一月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保融子繼沖嗣　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内兇狠者誅之略盡唯張文表在耳我若死文表必亂諸君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於虎口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向事小兒乎十二

月會保權遣兵代永州戍道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
襲潭州知留後廖簡素易文表不設備文表兵徑入
府中簡方燕客醉被殺文表遂據潭州又將取朗陵
以滅周氏保權遣楊師璠擊之且來求援先是帝遣
盧懷忠使荊南謂之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
欲盡知之懷忠還言高繼冲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
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斂南通長沙東距建康
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服給取之易也及周
保權使至帝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出
師湖南假道荊渚因而平之萬全策也

乾德元年春正月庚申乃命慕容延釗為都部署樞
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率十州兵假道繼冲討文表
未至楊師璠已破文表於平津亭執文表臠而食之
梟首朗陵市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使繼冲諭意孫
光憲因言于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
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
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
牛酒犒師於荊門且覘強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
之以為無虞是夕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
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還遽聞王師奄

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于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
冲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入城比繼冲還則王師已
分據要衝繼冲大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六縣遣
客將王昭濟奉表納於帝帝受之以王仁贍為荊南
都巡檢使而授繼冲荊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
佐拜官有差以光憲為黃州刺史三月戊寅延釗進
克潭州將趨於朗保權牙將張從富等以為文表已
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為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不
克入帝聞之遣使諭從富等不聽以兵逆戰于澧江
敗之李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皆啗之

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縣者入城言被擒者為宋師
所啗聞者皆恐遂潰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
從富殺之其大將汪端刼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
僧寺中處耘遣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帝釋其
罪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衆寇掠王師擊
殺之湖南悉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帝以戶部
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　湖南辰州在唐分為錦溪
巫叙四郡唐末蠻酋分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時出
寇抄帝既平湖南思得通蠻情習地勢沈勇智謀者
以鎮撫之辰州徭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畧蠻黨畏服

帝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爲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兵士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如猨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荆湘無復邊患

平蜀

太祖乾德二年十二月命王全斌伐蜀蜀主孟昶自襲位日事奢縱以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韜分掌機要總統軍政昶母太后李氏本唐莊宗嬪御以賜知祥嘗謂昶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滅梁定蜀當時

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今昭遠乃汝給事左右之人保正又世祿之子素不習兵一旦有警此輩何所用之蜀主不聽及宋下荆湖蜀相李昊言于蜀主曰臣觀宋氏啓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良策也蜀主欲通使昭遠固止之乃率兵屯峽路增置水軍帝聞之遂謀伐蜀以張暉爲鳳州團練使暉盡得蜀虛實險易以聞帝大悅已而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并州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趙彥韜等以蠟書間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至汴彥韜潛取其書以獻帝笑曰西討有名矣帝乃命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爲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爲蜀主治第於汴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具備詔全斌等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光義及彬等由歸州進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爲都統趙崇韜爲都監

韓保正爲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李昊餞于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

十二月王全斌等克萬仞燕子二砦遂取興州連拔石圌等二十餘砦獲糧四十萬全斌先鋒將史進德與保正李進等戰於三泉砦敗之擒保正及進等獲糧三十萬師至羅川蜀師依江列陣以待崔彥進遣張萬友奪其橋蜀人退保大漫天砦彥進萬友與康延澤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柏江焚

梁退保劍門　劉光義曹彬克夔州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死之初夔州有鎖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帝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我軍泝流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棹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鎖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鎗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縱

火自焚死後數日光義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　三年春正月王全斌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疆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為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疆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劍門已破昭遠股栗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俄而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　劉光義曹彬進克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愈以城降時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止之故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　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等為之副趨劍門以禦王師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攜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綿州聞已失劍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惶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

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為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為我效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乙酉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為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帝以呂餘慶知成都府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帝設氊帳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遍及

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王全斌崔彥進王
仁贍等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子女奪
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不從既而帝詔
發蜀兵赴汴並優給裝錢全斌等擅減其數仍縱部
曲侵擾之蜀兵忿怨思亂三月蜀兵行至綿州遂作
亂刼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獲蜀文州刺史
全師雄推以爲帥全斌遣朱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
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師雄怒遂無歸志率衆攻彭
州據之自稱興蜀大王開幕府署節帥二十餘人分
據要害兩川民爭應之崔彥進高彥暉等分道攻討

爲師雄所敗彥暉戰死全斌又遣張翰擊之復不利
退保成都師雄勢益張遣兵守綿漢間斷閣道緣江
置砦聲言欲攻成都於是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
昌普嘉戎榮陵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
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
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至夾城中盡殺之　六
月蜀主昶舉族與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
帝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賚甚厚拜昶檢校太師兼
中書令封秦國公子玄喆爲泰寧軍節度使從臣親
屬授官有差昶尋卒帝廢朝五日追封楚王昶母李

氏本唐莊宗宮妾也至汴帝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
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
本太原人倘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帝有北征意
聞其言甚喜及昶卒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死社
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
死吾何用生爲不食數日亦死帝聞而傷之帝嘗見
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
食所爲如是不亡何待　十二月帝聞兩川兵起客
省使丁德裕領兵往討之以康延澤爲東川七州招
安巡檢使時全師雄屯新繁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

之師雄退屯於郫王全斌王仁贍復攻之師雄走灌
口水陸轉運使曹翰會仁贍圍賊呂翰于嘉州翰棄
城走是夕賊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進攻曹翰諜知
之戒掌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追襲大
破之全斌復破師雄於灌口師雄走金堂病死其黨
據銅山推謝行本爲主延澤旋拔之德裕等分道招
輯賊衆悉平西南諸夷多來請附
乾德五年春正月甲寅徵王全斌等還帝自聞蜀兵
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
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

斌等具狀黷貨殺降之罪遂責降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等廉謹並進爵秩後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且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耳彬之還也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務下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帝曰卿有茂功又不伐懲勸國之常典可無遜　二月以沈義倫爲樞密副使義倫爲四川都轉運使隨軍入蜀獨居佛寺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却之及歸篋中惟書數卷而已帝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

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曰義倫可用帝嘉之故有此命

平南漢

太祖乾德二年春正月南漢侵潭州防禦使潘美擊却之　時南漢主劉鋹性昏懦委政宦者龔澄樞及才人盧瓊仙日與宮人波斯女等遊戲增中官至七千餘有爲三師三公者宦者陳延壽謂鋹曰先帝所以得傳位於陛下者由盡殺羣弟故也勸鋹除去諸王鋹以爲然遂殺其弟桂王璇興由是上下怨而紀綱大壞　內侍監許彥真復讒殺尚書右丞鍾允章

與龔澄樞並用事爭權不協會有告彥真通先朝李麗姬者澄樞將按之彥真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使人告彥真謀反下獄族誅南漢主復以李託爲內太師六軍觀軍容使初南漢主納託長女爲貴妃次女爲美人至是詔國政皆稟託而後行　九月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琄言于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且遣使通好於宋南漢主情然莫以爲慮至是始懼

以廷琄爲招討使屯洸口帝既克郴得南漢內侍余延業帝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又賦斂繁重邑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五百尺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內官陳延壽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爲課戶供宴犒之費帝聞其奢酷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

三年六月南漢招討使邵廷琄屯洸口以待王師招

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頼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譖廷珝將圖不軌南漢主信之遣使賜廷珝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珝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洸口祠之

開寶三年九月鋹舉兵侵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鋹肆爲殘暴數出寇邊請南伐帝令南唐主爲書諭鋹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舊地鋹囚唐使而驛書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帝乃以潘美爲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爲副以伐之時南漢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翦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自南漢主

晟以來耽於游宴城壁壕隍多飾爲宮館池沼樓艦皆毁兵器又腐及聞有宋師内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馳往賀州晝守禦策前鋒至芳林澄樞遁還潘美遂圍賀州南漢諸大臣皆請起故將潘崇徹鋹不從遣伍彦柔將兵援賀潘美聞彦柔至潛以竒兵伏南鄉岸彦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床指揮而伏兵卒起彦柔衆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彦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遂破美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以潘崇徹爲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會美徑趨昭州崇徹但擁衆自保而已美乘勝克昭州進拔桂連二州鋹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　十一月鋹以李承渥爲都統將兵十餘萬陣於蓮花峯下南漢人教象爲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致陣前以壯軍威潘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踶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美進拔韶州韶漢之北門也鋹聞韶破窮蹙不知爲計始令塹廣州東壕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媼梁鸞眞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南漢主以爲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統軍六萬屯馬逕以禦王師崇岳無謀勇

惟日禱於鬼神而已

四年二月潘美克南漢英雄二州潘崇徹以其衆降美進次瀧頭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馬逕去廣城十里營於雙女山下漢主聞之取泊船十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者樂範與衛兵千餘盜泊船走漢主懼遣其左僕射蕭漼奉表詣軍門乞降美即令人送漼赴汴漢主欲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爲扞禦之備又遣保興率國内兵拒戰植廷曉謂崇岳曰北軍乘席卷之勢其鋒不可當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痍之餘今不驅策

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廷曉乃領前軍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既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死於陣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為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烟埃紛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龔澄樞李托相與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耳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明日鋹出降美入城俘其宗室官屬送汴有宦者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豚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等悉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　三月丙申詔廣南有買人男女為奴婢轉傭利者並放免偽政有害於民者悉以聞除之

鋹至汴帝遣呂餘慶問鋹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龔澄樞李託明日有司以帛繫鋹及其官僚獻于廟社帝御明德門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鋹鋹曰臣年十六僭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帝命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斬於午門外釋鋹罪賜襲衣冠帶器幣鞍馬授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鋹體質豐碩眉目俱疎有口辯[illegible]以珠結勒鞍為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帝[illegible]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鋹在國時多置酖毒臣下一日從帝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賜以卮酒鋹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帝笑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鋹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鋹鋹大慙謝鋹後於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卒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於禁中鋹進言曰朝廷

威靈及遠四方僭偽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為諸國降王長帝大笑

平江南

太祖建隆元年南唐主李景以御服錦綺金帛來賀即位十一月帝平李重進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鑾鎮景大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于揚州唐臣杜著薛良以罪來奔獻平南策帝方惡其不忠斬著下蜀市配良廬州牙校遂還汴

二年二月唐遷都於豫章初唐主景之襲父位也屬

中國多故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鹽魚之利卽山鑄
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覦中原之志及淮甸入於周寖
以衰弱帝既平揚州雖戮其亡叛景終不自寧乃遷
豫章以太子從嘉守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羣臣日夜
思歸景怒欲誅贊行者　八月甲辰唐主景方議東
還以疾卒於南都太子煜時留建康遂卽位遣其戶
部尚書馮謐奉父遺表於帝願追尊帝號帝許之煜
乃謚景爲文孝皇帝廟號元宗陵號順陵煜初名從
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詩畫明音律
三年六月詔唐主煜應朝廷橫海飛江水關懷順諸

軍親屬有在江表者悉遣令渡江煜每聞朝廷出師
克捷及嘉慶之事必遣使犒師修貢其大慶更以買
宴爲名別獻珍玩　秋七月南唐遣其臣翟如壁貢
金銀錦綺千萬是月放南唐降卒弱者數千人歸國
　十一月賜唐建隆四年曆　唐主酷信浮屠法出
禁中金錢募人爲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
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
罪命禮佛而釋之帝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
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
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爲意

開寶元年五月唐以韓熙載爲中書侍郎熙載顯德
中入朝歸國唐主景問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檢顧
視不常不可測也帝受禪景益重之欲以爲相以帷
簿不修而止至是復用　唐主立周氏故后妹也美
姿容以姻戚往來先得幸於唐主后卒遂冊立之唐
主頗留意聲色霓裳羽衣曲久絕不傳后按譜盡得
其聲調唐主常欲以戶部侍郎孟拱辰宅賜教坊袁
承進御史張憲上疏力諫不聽初唐宰相嚴續盡忠
不貳與執政議多不同求罷政事唐主許之於是百
司政事皆歸於樞密院樞密副使陳喬柔懦畏怯猾

吏潛結權幸多爲非法紀綱並壞而張洎方以文學
得幸特授淸輝殿學士與太子太傅徐遼太子太保
徐遊別居澄心堂密畫機務中旨多自澄心堂出遊
從子元榀等宜行之中書密院俱同散地
四年十一月唐主遣其弟從善來朝奉方物入貢帝
以從善爲泰寧軍節度賜第留京師唐主手疏求遣
從善歸國優詔不許時唐主事中國雖外示畏服內
實修備及南漢亡懼甚因上表乞去國號改唐國主
爲江南國主唐國印爲江南國主印且請賜詔呼名
帝許之唐主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爲

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其餘官稱多所更定先是唐主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白帝帝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對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客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駭服帝之偉度

五年二月江南江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享其利

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于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為北朝犄角臣請詐以宜歙叛陛下聲言討臣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帝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閒鴆殺仁肇

七年春正月江南主遣常州刺史陸昭符入貢奉疏求從善歸國帝不許江南主天性友愛自從善來使被留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罷　九月癸亥遣曹彬等將兵伐江南帝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諭江南主入朝江南主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其主無入朝時喬與洎掌樞密江南主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冀全濟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富雄恐不易當也宜熟思之無貽後悔江南主不從而

遣使求封冊帝不許命將過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不答過還帝乃命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帝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帝誡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鬬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荊南發戰艦東下江南屯戍皆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奉牛酒犒師尋覺與於他日池州將戈彥棄城走彬入池

州又敗兵於銅陵進次采石磯　初江南池州人
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來歸乃漁釣於采石江上
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
還得其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
浮梁以濟師帝然之遣使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
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渚而下或謂江溺水深
古未有浮梁而濟者帝不聽擢若水為右贊善大夫
及師南下以若水為嚮導既克池州即用為知州十
一月若水請試舟乃先試於石牌口移至采石三日
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因率步兵渡江若履平地時江

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沒主兵者多新進以功名自負
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數十人江南主以鎮海節度
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都虞候杜真領步
軍萬人同逆王師將行江南主誡之曰兩軍水陸相
濟無不捷矣彥華以戰艦鳴鼓泝流而上急趨浮梁
潘美麾兵擊敗之真以所部步軍接戰彥華不能救
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盡募民為兵民
以財粟獻者官爵之

八年二月曹彬連破江南兵於白鷺洲新林港遣田
欽祚攻溧水江南統軍使李雄謂諸子曰吾必死於
國難爾曹勉之父子八人皆沒於陳欽祚遂克溧水
彬大軍進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陳於城下時舟
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勝
攻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涉水大軍隨
之江南兵大敗馬軍都虞候李漢瓊率所部取巨艘
實以葭葦乘風縱火拔其城南水寨又拔關城守陴
者爭道溺死千計　初陳喬張洎為江南主謀請所
在堅壁以老宋師江南主遂弗為慮日於後苑引僧
及道士誦經講易高談不恤政事軍書告急非徐元
楀等莫得通王師駐城下累月江南主猶不知時兵

政皆屬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繼勳素貴驕
初無效死意但欲其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衆言
輒云北軍強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曰吾固知其
不勝也偏裨有募死士欲夜出邀戰者繼勳必杖其
背拘囚之一日江南主自出巡城見宋師列柵旌旗
滿野知為左右所蔽始驚懼收繼勳付獄殺之遣使
召神衛軍都虞候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　冬十月
江南都虞候劉澄以潤州降江南主危迫遣學士承
旨徐鉉求緩師鉉至言於帝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
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柰何見伐帝

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江南
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帝論辯不已帝
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
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辭歸江南　宋令
贇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
梁彬聞之遣戰權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
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明
因移檄諸將掎角襲之令贇乘其大舫建大將旗鼓
至皖口明合步軍將劉遇急攻之令贇勢促縱火拒
戰會北風甚火反及之衆大潰遂擒令贇金陵獨恃

此援由是孤城愈蹙曹彬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
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某日城
必破宜早為之所江南主不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
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某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
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
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彬即稱愈又明日城陷
初陳喬張洎約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至是喬
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江南
主曰此乃曆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
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經死勤政殿學士鍾蒨朝服坐

於家兵及門亦舉族死之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請
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
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
素懦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畢遂與其
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
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
軍三縣一百八十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
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
出米十萬賑卹之
九年春正月乙亥曹彬俘江南主李煜還汴帝御明

德門以煜嘗奉正朔命勿宣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
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
授煜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子姓從
官皆録用之因赦天下帝責張洎曰汝勸煜不降使
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蠟丸書示之洎謝
曰書實臣所為然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
得死臣之分也帝奇之以為太子中允　二月庚戌
以曹彬為樞密使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
煜當以卿為使相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
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

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鄉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覘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無過多得錢耳未幾乃拜樞密使

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集衆固守曹翰圍之四月餘則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縱兵悉取貲財而屠其民

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壬辰隴西公李煜卒

太祖建隆以來諸政

太祖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卯遣使分賑諸州　是月

視學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于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視焉嘗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爲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帝嘗講求輔弼謂左右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殖貲產真宰相也是日以質及王溥魏仁浦同輔政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跡且憚帝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庚寅賜貢士楊礪等十九人及第[illegible]自是歲貢舉

二年春正月度民田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帝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小民而民瘼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爲令又置義倉官所收貳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夏四月詔郡國置前代帝王賢臣陵冢戶

三年二月甲午詔自今百官每五日內殿起居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不時上章無以觸諱爲懼　已亥詔曰王者禁人爲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必務哀矜世屬亂離則糾之以猛人知恥格

則濟之以寬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文甚非愛人之旨自今竊盜贓滿五貫足陌者死

乾德元年秋七月帝幸武成王廟歷觀兩廡指白起像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

二年春正月行四時參選法詔陶穀等四十七人各於見任幕職京官中舉堪爲郡守副佐者一人除官之日仍書舉主姓名如繆舉致職事乖方者並連坐

夏四月丁未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取博州判官穎贊宋初取士有三科一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曰經術優深可爲師法一曰詳閑吏理達于教化

凡內外職官布衣草澤皆得充舉並諸州解送吏部
試論三道廷試策一道應制科者自贊始
三年八月置封樁庫帝平荊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爲
內庫儲之號封樁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爲軍
旅饑饉之備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
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四五百
萬遣使謀於彼儻肯以地歸於我則以此酬之不然
我以二十匹絹購一胡人首彼精兵不過十萬止費
我二百萬匹絹則虜盡矣
四年三月甲辰詔翰林學士常參官於幕職州縣及

京官內各舉堪任常參官者一人不當者連坐
開寶元年三月初覆試貢士是科擢進士合格者十
八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帝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
子邴安得第命中書覆試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
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
公器豈宜私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
覆試
三年秋七月己巳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
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
州縣官以戶口爲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

帝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受禪初頗好微
行或諫其輕出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
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嘗坐
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
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一日罷朝坐便殿
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易爲耶早
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
服之衣澣濯至再永慶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帝曰
爾服此衆必相倣禁之主一日勸帝以黃金飾肩輿
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

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
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
故定爲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
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贓吏棄市則未
嘗貸

禮樂議

太祖建隆三年夏四月太常寺博士聶崇義上三禮
圖先是周世宗時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
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上言其畧曰魏明帝以景
初三年正月上僊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玆

後以五年爲禘且魏以武帝爲太祖至明帝始三帝
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
部定十月三日大祫其太學博士議云按禘祫之禮
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裁亦三帝未有毀主
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
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
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
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
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
未備其證三也終從崇義之議世宗詔參定郊廟祭

玉崇義因考正三禮至是表上之帝覽而嘉之詔曰
禮器禮圖相承傳用寖歷年祀寧免差違聶崇義典
事國庠服膺儒業討尋故實刊正疑訛奉職效官有
足嘉者崇義宜量與酬獎所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
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所冀精詳苟有異
同善爲商確　尹拙駁正三禮圖崇義復引經釋之
下禮部尚書竇儀裁定儀上奏曰伏以聖人制禮垂
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祀寖遠圖繪缺然踳
駁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研求師說耽味禮經較於
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罄所聞尹拙駁議

及聶崇義答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
增損列於注釋其分爲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
義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
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按聶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
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
德三年與田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諶鄭玄舊
圖載其制度臣等按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
瑑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之文卽無蒼
璧黃琮之制兼引注有爾雅肉倍好之說此卽是注
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詳鄭玄自注周禮不

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立異四部書目內有三
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敕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
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
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
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
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綦毋君取其說爲圖
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刪
爲二卷其阮士信卽諶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諶之紕
謬兼三卷禮圖刪爲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內亦無改
祭玉之說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

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說撿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畫圖本書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爲之說安得便入周圖知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爲祭玉又配合羙度肉好之言豈爲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作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傚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

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爲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挺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亦爲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爲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圜丘之籩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祼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郊奠而手秉尺二之圭祼獻九寸之璧

不及禮宗廟祼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爲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爲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錄皆引義宗爲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爲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釜聶崇義去釜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釜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爲釜詩云維錡及釜又云溉之釜鬵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

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釜所以燔捭而祭即釜之爲用其來尚矣故入於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鼎鑊又以儀禮有羊鑊豕鑊之文乃云畫釜不如畫鑊今諸經皆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祀前一日光祿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

乾德元年二月太常寺竇儼上言曰三五之典禮樂不相沿襲洪惟聖宋肇建皇極一代之樂宜乎立名樂章固當易以新詞式遵舊典從之因詔儼專其事儼

乃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爲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
舞爲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爲十二安葢取治世
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爲高安祭地爲靜安宗廟爲
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爲嘉安皇帝臨軒爲隆安王公
出入爲正安皇帝食飲爲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
爲順安皇太子軒縣出入爲良安王冬朝會爲永安
郊廟俎豆入爲豐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爲禧安祭
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農用靜安五月有
司上言僖祖文獻皇帝室奏大善之舞順祖惠元皇
帝室奏大寧之舞翼祖簡恭皇帝室奏大順之舞宣

祖昭武皇帝室奏大慶之舞從之翰林學士承旨陶
穀等奉詔撰定祀感生帝之樂章曲名降神用大安
太尉行用保安奠玉幣用慶安司徒奉俎用咸安酌
獻用崇安飲福用廣安亞獻用文安送神用普安五
代以來樂工未具是歲秋行郊享之禮詔選開封府
樂工八百三十人權隸太常習鼓吹四年春遣拾遺
孫吉取成都孟昶僞宮縣至京師太常官屬閱視考
其樂器不協音律命毀棄之六月判太常寺和峴言
大樂署舊制宮縣三十六虡設於庭登歌兩架設於
殿上望詔有司別造仍令徐州求泗濱石以充磬材

許之先是晉開運末禮樂之器淪陷至是始令有司
復二舞十二案之制二舞郎及引舞一百五十人按
視教坊開封樂籍選樂工子弟以備其列冠服準舊
制鼓吹十二案其制設氈牀十二爲熊羆騰倚之狀
以承其下每案設大鼓羽葆鼓金錞各一歌簫笳各
二凡九人其冠服同引舞之制十月峴又言樂器中
有义手笛樂工考驗皆與雅音相應按唐呂才歌白
雪之琴馬滔進太一之樂當時得與宮縣之籍況此
笛足以協十二旋相爲宮亦可通八十四調其制如
雅笛而小長九寸與黃鐘管等其竅有六左四右二

樂人執持兩手相交有拱揖之狀請名之曰拱宸管
望於十二案十二編磬并登歌兩架各設其一編於
令式詔可太祖每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
又念王朴竇儼素名知樂皆已淪沒因詔和峴討論
其理峴言以朴所定律呂之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
石尺短四分樂聲之高良由於此乃詔依古法別創
新尺以定律呂自此雅音和暢事具律曆志自國初
已來御正殿受朝賀用宮縣次御別殿羣臣上壽舉
教坊樂是歲冬至上御乾元殿受賀畢羣臣詣大明
殿行上壽禮始用雅樂登歌二舞是月和峴又上言

郊廟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舞然其綴兆未稱武功文德之形容又依古義以揖讓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奏文舞按尚書舜受堯禪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殿字所用文舞爲玄德升聞之舞其舞人約唐太宗舞圖用一百二十八人以倍八佾之數分爲八行行十六人皆著履執拂服袴褶冠進賢冠引舞二人各執五采纛其舞狀文容變數聊增更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宇內卽當次奏武舞按尚書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請改爲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數行列

悉同文舞其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二人各執五采旗其舞六舞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三變象進揚底定四變象荊湖歸復五變象邛蜀納欵六變象兵還振旅乃別撰舞曲樂章其鐃鐸雅相金錞鼗鼓并引二舞等工人冠服卽依樂令而文德武功之舞請於郊廟仍舊通用又按唐貞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淸張文收採古朱鴈天馬之義加景雲河淸歌名燕樂元會第二奏者是也伏見今年荊南進甘露京兆東州進嘉禾黃州進紫芝和州進綠毛龜黃州進白兎欲依月律撰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兎

五瑞各一曲每朝會登歌首奏之有詔二舞人數衣冠悉仍舊制樂章如所請六年峴又言漢朝獲天馬赤鴈神鼎白麟之瑞並爲郊歌國朝合州進瑞木成文馴象由遠方自至秦州獲白烏黃州獲白雀並合播在弦歌于郊廟詔峴作瑞文馴象玉烏皓雀四瑞樂章以備登歌未幾峴復言按開元禮郊祀車駕還宮入嘉德門奏采茨之樂入太極門奏太和之樂今郊祀禮畢登樓肆赦然後還宮宮縣但用隆安不用采茨其隆安樂章本是御殿之辭伏詳禮意隆安之樂自內而出采茨之樂自外而入若不並用有失

舊典今太樂署丞王光裕誦得唐日采茨曲望依月律別撰其辭每郊祀畢車駕初入奏之御樓禮畢還宮卽奏隆安之樂並從之

治河

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黃河治古堤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詔民治遙堤以禦衝決之患

三年秋大霖雨河決陽武梁澶鄆亦決詔發州兵治之

四年八月滑州河決壞靈河縣大隄詔殿前都指揮

使韓重贇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

五年春正月帝以河隄屢決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賓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堤使

開寶五年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于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為災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漸降洪河為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為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告者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決孟州之温縣鄭州之滎澤澶州之頓丘皆發緣河諸州丁夫塞之

三年春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黄河堤以備水患

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詔發丁夫塞之隄久不成乃命使者按視遥堤舊址使回條奏以為治遥隄不如分水勢自孟至鄆雖有隄防唯滑與澶最為隘狹於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靈河以通于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邇作為斗門啓閉隨時務乎均濟通舟運溉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

十二月滑州言決河塞羣臣稱賀

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帝曰近以河決韓村發民治隄不成安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代之乃發卒五萬以侍衛步軍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

淳化四年冬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壞廬舍七千餘

區詔發卒代民治之是歲巡河供奉官梁睿上言滑州土脉踈岸善隤每歲河決南岸害民田請於迎陽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帝許之

五年春正月滑州言新渠成帝又案圖命昭宜使羅州刺史杜彥鈞率兵夫計功十七萬鑿河開渠自韓村埽至州西鐵狗廟凡五十餘里復合于河以分水勢

眞宗大中祥符三年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略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

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于海因於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逕衡漳直北下出邢洺如夏書過洚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至于海大伾而下黄御混流薄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契丹不能踰侵矣禹貢所謂峽右碣石入于海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破伯禹隄逕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四大河北逕清豐大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入于海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即堅壤析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大河兩渠分流則三四分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大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達于海然後于魏縣北發御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限水為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使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禦邊之處

也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中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伾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則濫兖泛齊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刼掠其間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而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誨盗而招寇也一日侯我饑饉乗虚入寇臨時用計者實難不如因人足財豐之時成之為易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知制誥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頗為周悉所言起滑

臺而下泒之爲六則緣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
而爲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泒則是更增六
處河口悠久難於隄防亦慮入滹沱漳河漸至二水
淤塞益爲民患又築堤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
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頗爲煩費其議遂寢
天禧三年六月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俄復潰
于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
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
二郎遣使賦諸州薪石楗橛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發
兵夫九萬人治之

四年二月河塞羣臣入賀上親爲文刻石紀功是年
祠部員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
衛德貝州通利軍與長吏計度垂上言臣所至並稱
黃河水入王莽沙河與西河故瀆注金赤河必慮水
勢浩大蕩浸民田難於隄備臣亦以爲河水所經不
無爲害今者決河而南爲害既多而又陽武埽東石
堰埽西地形汙下東河泄水又艱或者云今決處漕
底坑深舊渠逆上若塞之旁必復壞如是則議塞河
者誠以爲難若決河而北爲害雖少一旦河水注御
河蕩易水逕乾寧軍入獨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

云因此搖動邊鄙如是則議疏河者又益爲難臣於
兩難之間輒畫一計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
大伾瀉復於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
軍界何以計之臣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
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
里破伯禹古隄注裴家潭逕牧馬陂又正東稍北四
十里鑿大伾西山釃爲二渠一逼大伾南足決古隄
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逼通利軍城北曲河口至
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
東七里入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與南渠合夫如

是則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脽股之間分酌其勢浚
瀉兩渠匯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于澶淵舊道而
滑州不治自涸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來歲二月興
作除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
可也疏奏朝議慮其煩擾罷之　初滑州以天臺決
口去水稍遠聊興葺之及西南堤成乃於天臺口旁
築月隄六月望河復決天臺下走衛南浮徐濟害如
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經賦率慮殫困民力卽詔京東
西河北路經水災州軍勿複科調丁夫其守扞隄防
役兵仍令長吏存恤而番休之

五年春正月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築大隄又疊埽於城北護州中居民復就鑿橫木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當時賴焉復並舊河開枝流以分導水勢有詔嘉獎說者以黃河隨時漲落故舉物候為水勢之名立春之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華始開冰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華水春末蕪菁華開謂之菜華水四月末壟麥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冰堅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礬腥併流于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礬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菼薍華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冰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為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谼橫注岸如刺毀謂之劄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埽岸故朽潛流漱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隤謂之淪捲水侵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射謂之徑

河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謂之明灘湍怒畧渟勢稍汨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薦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為疏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凡千餘萬謂之春料詔下瀕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荻謂之芟伐山木榆柳葉謂之梢辮竹糾芟為索以竹為巨索長十尺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為埽場埽之制密布芟索鋪梢梢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橛臬闑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於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以蹙水勢護隄焉凡緣河諸州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開封府有陽武埽滑州有韓房二村憑管石堰州西魚池迎陽凡七埽(舊有七里曲埽後廢)通利軍有齊賈蘇村凡二埽澶州有

濮陽大韓大吳商胡王楚横隴曹村依仁大北岡孫
陳匡明公王八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孫杜侯村二埽
濮州有任村東西北凡四埽鄆州有博陵張秋關山
子路王陵竹口凡六埽齊州有采金山史家渦二埽
濱州有平河安定二埽棣州有聶家梭堤鋸牙陽成
四埽所費皆有司歲計而無闕焉

金匱之盟

太祖建隆元年二月乙亥尊母杜氏為皇太后太后
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法生五子曰匡濟匡胤光
義光美匡贊匡濟匡贊早卒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

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帝拜於殿上
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
子胡為不樂太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
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
可得所以憂也帝再拜曰謹受教

二年六月甲午皇太后杜氏崩太后疾帝侍藥餌不
離左右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帝曰汝知所以
得天下乎帝曰皆祖考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
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
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夫

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
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榻前為誓
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
遂崩謚曰昭憲　秋七月以弟光義為開封尹光美
為開元尹

乾德二年六月以皇子德昭為貴州防禦使故事皇
子出閤即封王帝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三年六月加弟光義中書令光美同平章事子德昭
貴州團練使

開寶六年八月趙普罷相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普

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
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
實與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手封其表藏之
金匱　九月封弟光義為晉王班宰相上又以弟光
美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

九年三月以子德芳為貴州團練使　九月帝幸晉
王光義第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
有疾親為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
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
及也　冬十月帝有疾壬午夜大雪帝召晉王光義

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遥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爲之俄而帝崩時漏下四鼓矣宋皇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于官家晉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甲寅晉王光義卽皇帝位改名炅號宋后爲開寶皇后遷之西宮以弟廷美爲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爲永興軍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德芳爲山西南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與元尹廷美卽光美也尋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以示一體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二月帝自將伐漢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于廷美曰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　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未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贈中書令追封魏王謚曰懿　冬十月論平漢功進封齊王廷美爲秦王

六年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贈中書令岐王謚曰康惠　時盧多遜專政趙普奉朝請累年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會晉邸舊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奸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爲權倖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匱得普書及覽普前表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九月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

七年三月或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爲亂遂罷廷

美開封尹爲西京留守賜襲衣犀帶錢千萬緡絹綵各萬匹銀萬兩西京甲第一區詔樞密使曹彬餞廷美於瓊林苑以太常博士王遹判河南府事開封府判官閻矩判留守事進柴禹錫樞密副使楊守一樞密都承旨趙鎔東上閤門使賞其告廷美陰謀功也貶左衛將軍樞密承旨陳從信爲左衛將軍皇城使劉知信爲右衛將軍弓箭庫使惠延眞爲商州長史禁軍列校皇甫繼明爲汝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定人王榮爲濮州教練使皆坐交通廷美及受其燕犒也或告王榮嘗與廷美親吏樊德明言我不久當得節帥坐

削籍流海島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殀沒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趙普復相盧多遜心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甞遣堂吏趙白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捕繫中書守堂官趙白秦府孔目官閻密小吏王繼勳等命翰林承旨李昉學士扈蒙

衛尉卿崔仁冀御史滕中正等雜治之多遜具伏言累遣趙白以中書機事密告廷美且曰願宮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遺之弓矢多遜受之閻密恣橫不法言多指斥王繼勳嘗爲求訪聲妓怙勢贓汚皆伏罪獄上帝詔文武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遜及廷美傾望詛咒大逆不道宜行誅戮以正刑章趙白等處斬詔削奪多遜官流崖州并徙其家屬并親于遠裔趙白樊德明閻密王繼勳等悉斬于都門外籍其家財廷美勒歸私第其男女等復

正名稱德恭等仍爲皇姪皇姪女適韓崇業去公主駙馬之號並發遣西京就廷美居止貶閻矩爲涪州司戶參軍孫嶼爲融州司戶參軍皆廷美官屬坐輔導無狀也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妻楚國夫人張氏削國封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洩乃坐符他事流之春州歲餘卒

八年冬十月趙普罷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雍熙元年春正月卒于房州年三十八帝聞之嗚咽流涕謂

宰相宋琪李昉等曰廷美自少剛愎長益兇惡朕以同氣至親不忍寘之于法俾居房陵冀其思過方欲推恩復舊遽茲殞逝痛傷柰何因悲泣感動左右詔追封爲涪王謚曰悼爲發哀成服以其子德恭德隆爲刺史廷美之得罪趙普爲之也眞宗即位追復爲秦王妻張氏爲楚國夫人仁宗贈太師尚書令徽宗改封魏王

初普以佐命功代范質等爲相帝傾心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帝不許明日復奏不許明日又奏帝大怒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帝

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帝素惡其人不許普堅以爲請帝怒曰朕固不與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帝怒甚起普亦隨之帝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允其剛果類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帝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普獨相且十年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李美李檝以贓論死廷臣多忌之帝常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置簾下未及發而帝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卽命啟之皆瓜子金也普惶

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爾書生耳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多冒稱普市貨都下三司使趙玭以聞帝大怒卽欲逐普王溥力爲救解得止而盧多遜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帝滋不悅先是開寶初判大理寺盧德驤以寺官屬附會普增損刑名憤惋見帝面白其事辭氣俱厲帝怒叱出之貶商州司戶參軍久之知商州奚嶼希普意奏德驤怨望坐削籍流靈武德驤子有鄰擊登聞鼓陳冤併訴中書吏他不法事帝爲下御史獄鞫實帝愈疑普遂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與普更知印押班以分其權普竟罷終帝世不復召久鬱鬱不得志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遂因上變事得召爲司徒侍中而秦王廷美之獄竟成於普八年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爲之動容明日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因詩以道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爲墮淚宋琪對曰昨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荅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可謂兩全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

明 北海 馮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纂輯

句吳 徐中

豫章 劉曰梧 校正

秣陵 沈朝陽 繙閱

吳越歸地 陳洪進附

太祖建隆元年三月吳越王錢俶遣使來賀即位自是歲朝貢

開寳七年冬十月伐江南詔加吳越王俶爲昇州東

南行營招撫制置使先是俶遣判官黄夷簡入貢帝謂之曰汝歸語元帥江南倔強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尋密告以師期遂有是命

八年夏四月吳越王俶既受命以沈承禮權知國務而自率兵五萬攻常州丞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進攻其關城又敗其軍於北界遣兵攻江陰宜興皆下之遂拔常州江南主貽俶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上帝優詔褒之

九年二月吳越王俶來朝先是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毘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即當復還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賜俶劒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叙昆弟之禮俶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懼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己酉吳越國王俶來朝會

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幷書詔不名之命歸其兵甲求還帝不許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且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遂決策上表獻其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俶朝退將吏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丁亥詔封俶爲淮海國王授俶弟儀信並觀察使俶子惟濬惟治並節度使惟演惟灝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沈承禮崔仁冀並爲節度使賜賚待遇冠絕當時

尋令兩浙發俶緦麻已上親及管內官吏悉至汴京凡千四十四艘以范旻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俶在國日徭賦繁苛乞盡蠲其弊從之

八年十二月俶改封漢南國王罷天下兵馬大元帥

端拱元年八月戊寅俶生辰帝賜燕是夕暴卒　陳洪進者故清源節度使留從效牙將也建隆三年三月從效卒子紹鎡典留務會吳越聘使至紹鎡夜召與燕洪進誣紹鎡謀附吳越執送於唐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而自爲副使已而漢思患洪進專因設燕伏甲將殺之酒數行地忽大震同謀者懼因以

告洪進洪進亟趨出甲士皆散自是更相爲備一日洪進袖大鎖安步入府中叱退直兵漢思方坐內齋洪進即合其戶而鎖之使人叩門而言曰郡中軍吏請副使知留務衆情不可違幸授之印漢思惶懼不知所爲即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遽召將吏曰留後授吾印以蒞事衆皆賀即日遷漢思別舍以兵守之遣使請命於唐又遣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來告且請制命

乾德二年二月改清源爲平海軍仍授洪進節度洪進歲貢多厚斂於民二州甚苦之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夏四月洪進來朝因獻漳泉二州縣十四詔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諸子皆授要郡遣之官　洪進後從平太原封歧公雍熙三年卒

平北漢

太祖建隆元年夏四月北漢主劉鈞自將兵至潞州赴李筠筠兵敗北漢主懼引師歸　八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勳焚北漢平遙縣俘獲甚衆晉州鈐轄荊罕儒復率衆攻汾州爲北漢大將郝貴超所襲戰死罕儒驍將帝痛惜之斬其部將不用命者二十餘人

三年二月北漢侵潞晉守將擊走之

乾德元年秋七月漢宿衛殿直王隱劉昭趙鑾等謀逆伏誅辭連其樞密使段常北漢主出常爲汾州刺史尋縊殺之初北漢主寵姬郭氏嬖僧之女也僧與嫠婦通而生姬有殊色北漢主娶之將立爲妃常以所出非偶恐貽笑隣國北漢主乃止姬之昆弟姻戚又多抑而不用故咸怨常因譖殺之死非其罪國人憐之　八月王全斌攻取北漢樂平詔以爲平晉軍契丹救之不及　九月北漢以契丹攻平晉軍洺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郭進救却之進御下嚴毅帝遣

戍卒必論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
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
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
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
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至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
職帝從之　北漢主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至以趙
文度爲相又召抱腹山人郭無爲及五臺山僧繼顒
參預國事未幾文度無爲議論不協北漢主出文度
守汾州而無爲獨相機事悉以委之　契丹主以書
貽北漢主曰爾不稟我命擅改年號助李筠殺段常

其罪有三北漢主引父爲子隱謝之初北漢與契丹
歲使不絕自是契丹使不來而北漢使往則見留羣
臣悉以使北爲懼北漢主乃命從子侍衛親軍使繼
文請命亦被拘繼文崇之嫡孫魁梧有氣局沈毅寡
言契丹主亦厚禮之
二年二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勳侵北漢遼州克之初
繼勳屢敗北漢兵至是帝遣曹彬會繼勳合兵入北
漢境攻其邊邑及遼石州繼勳大敗北漢兵於遼城
下北漢遼城刺史杜延韜危蹙籍部下兵三千人降
於繼勳契丹以六萬騎來援又擊走之　三月北漢
嵐州團練使周審玉等來降
四年北漢復取遼州
五年北漢將閻章樊暉各以砦來降
開寶元年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初世祖
女適薛釗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二子初幼孤世
祖以鈞無子命養爲子鈞嘗謂郭無爲曰繼恩異軟
非濟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無爲不對至是
病篤召無爲付以後事繼恩既嗣位怨無爲初不助
已且患其專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疏之　八
月戊辰遣李繼勳將兵伐北漢初帝嘗因諜者謂漢

主曰君家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
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
主遣諜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我
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帝哀
其言謂諜者曰爲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世不
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等以禁軍伐之　北漢
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劉繼業馬峯等領軍拒
團北谷峯至銅鍋河李繼勳前鋒將何繼筠擊破之
斬首三十餘級遂奪汾河橋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門
九月北漢主欲逐郭無爲畏懦不能決月餘供奉

官朕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閤反扃其門時繼恩獨
處喪次見之驚起繞牀還走霸榮以刃揕其背殺之
無為使人梯屋入殺霸榮繼恩立纔六十餘日幷人
疑無為授意於霸榮亟殺之以滅口無為與羣臣議
立繼恩之弟繼元衆議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
劉氏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宗嫡孫
繼文久留契丹歷險阻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社結虜
援無為不從以繼元易制遂立之　十一月北漢主
遣使告即位於契丹且乞師契丹主遣撻烈將諸道
兵救之帝亦遣使齎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盧節

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為詔許以邢州節度使無為
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欵北漢主不從初帝使諜者
惠璘偽稱殿前指揮使負罪奔北漢無為知其詐使
為供奉官及宋兵入境璘即奔赴至嵐谷候吏獲送
太原北漢主使無為鞫之無為釋不問有李超者知
璘姦狀上告無為怒幷超斬之以絕口李繼勳等聞
契丹兵來皆引歸北漢因大掠晉絳二州　北漢主
繼元妻段氏常以小過為孝和后郭氏所責旣而病
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和帝於柩前繼元
遣其嬖臣范超縊殺之宮中嬪御遭罹逼辱無

復嫌問世祖十子鐫錡錫最有賢行繼元聽羣小之
譖幽囚之未踰年皆死
二年三月帝以李繼勳等師還無功謀再舉以問魏
仁浦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
陛下重之帝不聽命繼勳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
為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
立砦於城四面繼勳軍於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
北党進軍於東北漢劉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
戰敗而遁帝又命壅汾晉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
無為復勸北漢主出降漢主不從一日因宴羣臣無

為痛哭於庭曰柰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師乎引佩
刀欲自刺蓋動衆心漢主遽降階執其手引升坐而
止　夏四月契丹復救北漢帝度其必由鎭定救太
原使韓重贇倍道兼行赴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嶺
關入召何繼筠迎擊授以方畧繼筠遇契丹兵於陽
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重贇亦先陣於嘉山契丹兵
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贇急擊大破之擒
其首領三十餘人帝命以所獲契丹俘示於城下城
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趙文度各以城
降　閏五月壬子帝班師時契丹主遣韓知璠冊立

北漢主知璠習知戎備在圍城中晝夜督察盡心固守帝命水軍載弩環攻驍將石漢卿等多戰死北漢兵亦屢敗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帝將開壁門將作使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果諜者契丹復遣南大王者將兵援北漢東西班都指揮使李懷忠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候趙廷翰請先登帝壯之俾率衆攻城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幾死時帝師頓於甘草池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請班師帝以問趙普普亦以爲然乃分兵屯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於山東河南

而還北漢主籍宋所棄軍儲得粟三萬茶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此少濟　太原之圍南城爲汾水所陷郭無爲謀出降因請自將夜擊宋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付無爲自登七夏門送之無爲行至北橋値風晦冥而止至是閹人衞德貴告其事且言無爲獻地之謀縱跡屢露反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乃殺之以殉

三年春正月契丹韓知璠自太原歸言晉陽多梗而劉繼元無輔政事令趙高勳亦言我與晉陽父子之國先君以一怒而盡拘其使甚無謂也契丹主乃盡索北漢使者凡十六人厚禮而遣之仍命劉繼文爲平章事李弼爲樞密使俾輔繼元繼文等久留契丹復受其命歸秉國政左右皆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繼文爲代州刺史李弼爲憲州刺史　是年北漢主以僧繼顒爲太師兼中書令繼顒本劉氏孽子以宗姓授鴻臚卿嘗遊華嚴見地有寶氣乃於團柏谷置銀場募民鑿山官收十之四繼顒自督所獲即倍於民時北漢主多內寵繼顒獻首飾數百副北漢主大喜遂有是命

六年十二月北漢主殺其弟劉繼欽初北漢主爲大

內都檢點父鈞以其幼弱命劉繼欽副之委以禁衛北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遂謝病請罷北漢主曰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爲我盡力耶乃黜居交城尋遣人殺之北漢主性殘忍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帝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計大將張崇訓鄭進衞儔故相張昭敏樞密使高仲曦等先後俱以讒見殺

九年八月帝命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諸將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

主急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其相耶律沙救之師還
先是帝嘗微行過趙普與普謀下漢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以爲然故雖連年攻伐至城下輒退師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春正月庚寅帝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以爲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意遂決乃以潘美爲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軍分四面攻太原城又以郭進爲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　二月甲子帝自將伐漢

三月乙未漢求救於契丹契丹遣耶律沙爲都統敵烈爲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都部署郭進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敵烈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契丹大敗敵烈等皆死會耶律斜軫兵至進引師退沙得免田欽祚護石嶺屯軍恣爲姦利進不能禁屢形於言欽祚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凌侮進不能堪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帝悼惜良久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尋詔以牛思進代之　夏四月帝發鎮州行營都監折御卿分兵攻岢嵐軍下之遂取嵐州漢人於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帝遣軍使解暉折彥贇等先發兵圍之繼遣尹勳往城遂陷　庚午帝次太原時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城陷殺傷者衆詔諭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納帝親督諸將士進薄城下列陣於前蹲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　五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繼元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復詔諭繼元速降當保終始富貴詔雖入城而諸將銳攻不可遏帝猶慮城陷害良民麾兵少却五月甲申繼元乃夜遣客

省使李勳奉表乞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明日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仍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五月甲申詔授特進檢校太師右衞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賚甚厚命劉保勳知太原府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帝作平晉詩命從臣和又授漢相李惲以下官有差詔毀太原舊城改爲平晉縣以榆次縣爲幷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　陳邦瞻曰宋之受制夷狄由失燕薊其不能取燕薊失在先下太原昔王朴與周世

宗謀取天下欲先定南方次及燕最後乃及太原蓋燕定則太原直置中兎耳將安往哉太祖趙普雪夜之言亦朴遺意也太宗一日忘其本謀急於伐漢盡銳堅城之下僅能克之師已老矣復議攻燕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一敗而沒世不振再舉再失利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勢倒行求前以致顚蹶也

契丹和戰

太祖開寶八年三月契丹主賢命其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帝命答書

許之契丹乃使克沙骨慎思來結成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于宋無妄侵伐　秋七月遣閤門使郝崇信太常丞呂端使契丹報聘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夏四月契丹遣使耶律敞會葬太祖山陵尋遣辛仲甫報謝之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眞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知其不可奪厚禮遣還帝曰仲甫遠使絕域可謂不辱君命更得數人如此朕何患也

四年春正月帝伐北漢契丹遣撻馬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自是和好中絕　帝旣滅漢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崔翰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決五月庚子遂發太原　六月丁卯次東易州契丹刺史劉宇以城降留兵千人守之戊辰次涿州判官劉厚德亦以城降庚午進次幽州城南契丹將耶律奚底軍於城北帝率衆擊走之壬申命宋偓崔彥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

府事契丹將多降　秋七月契丹順州薊州皆降耶律學古時守燕悉力備禦不能支城中大懼契丹遣耶律休哥救燕癸未帝督諸軍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於高粱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甲申帝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喪貲械不可勝計庚寅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眞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失律貶之

乙巳帝至自范陽　九月丙午契丹寇鎭州都鈐轄劉廷翰等合擊大破之是時契丹遣南京留守韓

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伐鎮州報圍燕之役軍於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劉廷翰陣於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西大敗之斬首萬三百級獲三將馬萬匹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哥整兵而退

五年三月契丹兵十萬寇鴈門代州刺史楊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陘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駙馬侍中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

旌旗卽引去業本北漢節度使劉繼業爲漢主繼元扞太原城東南面每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帝素聞其勇欲招致之令中使諭繼元俾招繼業繼元遣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帝慰撫之復姓楊氏止名業拜代州刺史時以業善戰號楊無敵　冬十月契丹主賢入寇圍瓦橋關官軍陣于水南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休哥追至莫州　十一月己酉帝自將禦契丹戊午次大名會契丹主引去帝欲復伐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帝以劉遇曹翰爲幽州部署遂還京　時廷

臣多迎帝意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爲勞臣愚以爲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粟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砦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彊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

百勝不如不戰而勝若重之愼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馭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陛下以德懷遠以惠勤民內治既成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帝嘉納之　呂中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撫

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衽二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也特太宗時未有可取之機耳　契丹主還國以耶律休哥爲于越于越契丹至貴之職也休哥智略宏遠善料敵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爲之用

六年春正月癸卯置平塞靜戎二軍辛亥易州破契丹數千衆復改靜戎軍爲安靜軍　秋七月遣使如

渤海渤海本高麗別種契丹嘗取其扶餘城爲東丹府時帝將大舉伐契丹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滅遼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渤海竟無至者帝後復遣使如高麗諭令發兵西會高麗亦不能應

七年九月契丹主賢幸雲州至焦山有疾命韓德讓耶律斜軫受遺詔立長子梁王隆緒而卒隆緒小字文殊奴生十二年矣既嗣位謚賢曰孝成皇帝廟號景宗尊母蕭氏爲太后專國事復國號曰大契丹改元統和后以德讓爲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勅

古哲總領山西諸州事耶律休哥爲南面行軍都統

雍熙三年春正月庚寅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爲都部署將兵伐契丹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賀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薊帝信之於是以曹彬爲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爲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　三月癸酉曹彬趨涿州遣先鋒將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州克之殺其將賀斯

虜兵復集米信獨以麾下三百人接戰被圍數重信持大刀大呼突圍而出會彬遣兵至遂敗契丹兵於新城東北丁丑田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契丹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率衆來拒重進陣於東命部將荊嗣出其西乘霧薄崖以短兵接戰契丹兵投崖而下殺獲甚衆挑戰數日敵勢頗張時譚延美屯小沼嗣令延美列隊平川別遣二百人執白幟于道側嗣以所部疾驅往鬭契丹兵見旗幟緜亘疑大軍繼至欲遁去重進乘之契丹兵崩潰生擒大鵬翼飛狐靈丘皆降　丁亥潘美自西徑入與契丹兵遇

追至寰州破之刺史趙彦章以城降進圍朔州節度
副使趙希賛亦舉城降遂轉攻應雲州皆克之　夏
四月已酉田重進戰飛狐北再破之殺其二將趙普
上疏曰伏覩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
快輿情然晦朔薦更已及初夏尚稽克復屬有炎蒸
飛輓甚煩戰鬬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
頗增疑慮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于
不戢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此可以深慮也苟更圖
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臣又慮內地先
困邊境漸涼虜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於此

際或誤指蹤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寇不報　五月
庚午曹彬引兵退與契丹耶律休哥戰於岐溝敗績
初諸將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
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
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等乘勝而前所
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兵之速彬既次涿契丹
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
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
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帝
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

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
俟美盡略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
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耻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
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
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却
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
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
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駝羅口將大
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於岐
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

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濒沙河而爨
聞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為之不流棄
戈甲如丘山知幽州行府事劉保勳死之休哥請乘
勝略地至河為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封休哥為宋
國王丙子帝召曹彬米信及崔彦進等還令田重進
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
渾部族分置河東京西時契丹耶律斜軫將兵十萬
至定安西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斜軫追及戰於五
臺死者數萬人明日攻蔚州令圖與潘美帥師往救
與斜軫戰於飛狐又敗於是渾源應州將皆棄城走

斜軫乘勝入寰州殺其守城吏卒千餘潘美既敗于飛狐副將楊業引兵護雲應寰朔吏民內徙時耶律斜軫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楊業過之欲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以爲畏懦欲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乃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强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帥麾下陣於谷口斜軫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撻覽伏兵於路業至斜軫擁衆爲戰勢業麾幟而進斜軫佯敗伏兵四起斜軫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却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

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奚底望見袍影射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延玉死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爲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業既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皆戰死無一生還者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斜軫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三任除侁名初議興兵獨與樞密院計中書不預聞及敗帝悔謂樞使張齊賢等曰卿等共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　秋七月庚午以曹彬等違詔失律各貶官有差初米信軍潰獨李繼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軍不敗詔以重進爲馬步軍都虞候繼隆知定州　丁亥以張齊賢知代州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齊賢以言事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　十一月壬寅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以耶律休哥爲先鋒都統時劉廷讓帥師數萬並海而北與李敬源合兵將趨燕休哥聞之以兵扼要害逆戰於君子館天方盛寒士卒皆不能彀弓弩會

隆緒兵大至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兵屬李繼隆爲後援繼隆退保樂壽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李敬源楊重進皆死之先是休哥諜給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私遺重錦十兩及廷讓敗休哥宣言願見雄州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卽引數十騎迎之旣至帳下休哥據胡牀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耶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鬬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邢德三州殺官吏俘士民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

而釋敗潰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令閻貪功生事輕而無謀初與其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且貽中國之害　壬子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幷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衂幷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幷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鐙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穩撻烈哥宮使蕭打里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筭

四年春正月丙戌詔行營將士戰敗潰散並釋不問緣邊城堡備禦有勞者具以名聞錄死事文武官子孫蠲河北雍熙三年以前逋租敵所蹂踐者給復三年軍所過二年餘一年　二月繕治河北諸州軍城隍　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於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京東轉運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相率言河

南之民罔知戰鬬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爲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

端拱元年冬十月契丹主隆緒攻涿州城破遂進攻長城士卒潰鬬南走隆緒邀擊之殺獲略盡　十一月契丹攻滿城祁州及新樂皆陷之己丑郭守文破契丹于唐河　時北鄙騷動帝憂之訪羣臣以邊事右拾遺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略假漢事以明之漢十二帝言賢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平也然文景之世軍臣單于最爲強盛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何

耶蓋文景當軍臣強盛之時而外任人內修政使不能爲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係於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契丹即強盛至如撓邊侵塞豈有候騎至雍火照甘泉之事乎亦在乎外任人內修德耳臣愚以爲外則合兵勢而重將權下詔感厲邊人使知取幽薊舊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寛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禁游惰以厚民力帝深嘉之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癸巳詔議北

伐張洎言中國禦戎惟恃險阻今自飛狐以東皆爲契丹所有既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具城自固莫可出戰此又分兵之過也請於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衆鼎峙而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而南侵制敵之方盡於此矣宋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令大軍於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出安祖寨則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下視孤壘浹旬必克山後八州閉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爲言帝納之 八月尹繼倫大破契丹兵於徐河時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耶律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

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爲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至道元年二月契丹大將韓德威率衆萬騎誘党項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折御卿邀擊敗之於子河汊勒浪等乘亂反擊德威殺其將突厥合利等德威僅以身免 夏四月契丹寇雄州何承矩傑子河汊之

捷諭州民且揭于市契丹諜知槪念將襲取承矩以
雪趾夜引數千騎抵城下承矩整兵出拒遲明與契
丹酣戰契丹復走帝聞謂承矩輕佻生事罷之　十
二月契丹韓德威諜知折御卿有疾遂帥衆犯邊以
報子河汊之役御卿力疾禦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
旣而疾甚母密召之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
御卿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於軍中乃其
分也爲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
明日卒于師契丹兵亦退

西夏叛服 繼遷德明

太祖建隆元年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入貢李氏自思
恭歷唐末五代世有夏州周顯德中封彝興西平王
至是加太尉
乾德五年李彝興卒子克睿立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李克睿卒子繼筠立
四年王師伐漢繼筠遣其將李光遠光憲率蕃漢兵
渡河略太原境以張軍勢
五年李繼筠卒弟繼捧立
七年五月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地繼捧自
陳願居京師乃遣使夏州護緦麻巳上親赴闕授繼

捧彰德軍節度使併官其昆弟克信等十二人有差
遂曲赦夏州管內以曹光實爲四州都巡檢使　六
月李繼遷叛走地斤澤繼遷繼捧族弟也時爲管內
都知蕃落使居銀州聞朝使至遣赴闕乃詐言乳母
死出葬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
八年知夏州尹憲都巡檢曹光實襲繼遷破之斬首
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獲其母與妻繼遷遁去
雍熙二年二月繼遷陷銀州先是繼遷旣敗轉徙無
常處復連娶豪族漸以彊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
德往往多歸之繼遷因語其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

今一日絕之爾等不忘李氏能從我興復乎衆曰諾
遂與弟繼冲赴夏州詐降誘殺曹光實于葭蘆川因
襲據銀州復破會州焚城郭而去事聞朝廷遣知秦
州田仁朗等將兵討之　五月徵田仁朗還副將王
侁擊繼遷走之初繼遷旣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砦
將折遇也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田仁朗行次綏州
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仁朗
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
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
固非浹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強弩

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閑暇縱酒樗蒲侁等因媒孽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銀綏夏三州兵皆以城守爲詞不遣三族去綏州遠非元詔所救也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繼遷得羌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爲邊患帝愈怒特貸死竄商州是月侁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砦梟其黨折羅遇麟州諸蕃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侁遂舉所部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千級繼遷及遇乜遁去時詔郭守文

與侁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州尹憲擊鹽城諸蕃焚千餘帳由是銀麟夏三州蕃百二十五族悉內附

三年繼遷請降于契丹契丹冊封爲夏國王以義成公主妻之　夏四月夏州安守中以衆三萬與繼遷戰于王亭鎮敗績繼遷追至城門而還

端拱元年五月復以李繼捧爲定難節度使遣之鎮帝嘗問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鷙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會有言繼遷悉知朝廷事疑繼捧洩之乃出繼捧爲崇信軍節度至是繼遷侵擾日甚諸將用兵無功帝從趙普計復命繼捧鎮夏州賜姓名趙保忠厚賜而遣之以招繼遷

淳化二年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先是繼捧至夏州數月即言繼遷悔過歸欵詔授繼遷銀州刺史然實無降心也至是與繼捧戰于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繼捧乞濟師乃遣翟守素出兵援之守素至繼遷納欵奉表謝罪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爲管內蕃落使行軍司馬未幾繼遷復叛

五年春正月詔以李繼隆爲河西都部署討李繼遷先是轉運副使鄭仁寶議禁鹽池用困繼遷繼遷遂

率邊人四十二族冦掠環州邊將多爲所敗久之繼遷欲徙綏州民於平夏部將高文岯等因衆不樂反攻敗之繼遷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朝廷乃命繼隆討之　三月乙亥李繼隆將兵入夏州時繼捧聞繼隆且至先挈其母妻子女壁于野外上言與繼遷解怨獻馬五十匹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師壓境繼遷因襲繼捧営欲併其衆繼捧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還城指揮使趙光嗣閉之別室開門迎繼隆繼隆執之送汴繼遷遁去繼捧至京赦之封宥罪侯　夏四月甲申墮夏州城帝以

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以竊據欲墮其城宰相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每爲關右之患若遂廢之萬世利也乃詔墮之遷其民于銀綏是年繼遷復遣使貢馬謝罪

至道元年六月李繼遷遣押衙張浦以良馬橐駝來獻帝令衛士射于後園俾浦觀之士皆拓兩石弓有餘力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對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巨人則已遁矣況敢敵乎帝留浦京師遣使拜繼遷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受　秋七月李繼遷寇清遠軍守將張延擊敗之

二年夏四月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初帝命白守榮等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李繼遷邀擊于浦洛河守榮衆潰運餉盡爲所奪帝怒命繼隆爲環慶等州都部署將兵討之會曹燦自河西還言繼遷衆萬餘方圍靈武城中告急使爲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去矣呂端請發兵由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自解或云盛夏涉旱海水泉竭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即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出慶范廷召出延王超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夏保安軍奏獲繼遷母帝用寇準議且斬之呂端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況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斬之徒樹仇怨益堅其叛不若置延州善養視之以繫繼遷心帝從之　八月李繼隆等諸將進軍期抵烏白池繼隆遣其弟繼和馳奏以環州道迂欲自清岡峽直趨繼遷巢穴不及援靈武上怒曰汝兄必敗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與丁罕合行十日不見虜引軍還張守恩見虜不擊獨范廷召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遇時賊銳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爲先鋒請乘之轉戰

三日虜遂却德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絕要害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賊見其師整不敢逼廷召等大小數十戰互有勝負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破賊

三年二月李繼遷遣使納款且求藩任會帝崩太子初即位方在諒陰許之授繼遷定難節度使且割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之張浦亦遣還繼遷尋遣弟瑗詣闕謝未幾復抄邊

眞宗咸平五年三月李繼遷大合蕃部攻陷靈州繼遷改靈州爲西平府居之先是帝以靈武事訪李至

至言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今靈州不可不棄若移朔方軍於環州保固邊境亦一時之權也帝不決時繼遷抄掠益甚帝以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略使禦之齊賢亦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于危亡之地無益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舍之則戎狄之利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西域戎狄合而爲一二患也冀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惟資西域西域既分爲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爲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

如舍靈武復合爲一夏賊桀黠俾諸戎不得貨馬未知戰馬何從來三患也請築溥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靈武居絕域之外不築此二城爲唇齒與捨靈武無異帝覽奏復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上疏引漢棄朱崖爲喻請棄靈武守環慶與李至前議合輔臣復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繼遷不死靈武終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會繼遷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于繼遷繼遷勢益張復攻定州懷遠曹燦以蕃兵邀擊之稍稍斬獲而王超所將大軍卒不能進靈州遂陷知州事裴濟死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

六年六月李繼遷圍麟州詔金明巡檢李繼周擊之知州事衛居實出奇兵突戰繼遷拔營遁去　十月李繼遷轉攻西蕃取西涼府都首領潘羅支僞降集六谷蕃部合擊繼遷繼遷大敗中流矢死子德明立契丹封德明爲西平王時環慶邊臣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慰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鎭戎軍曹

瑋上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景德三年九月李德明奉表歸款復遣劉仁勗進誓表十月授德明充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給奉如內地因索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獻駝馬謝恩而已自是德明歲朝貢不絕

大中祥符三年夏州饑德明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

旦曰第詔德明云已赦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衆來取德明得詔慙曰朝廷有人遂止

九年德明表邊臣罕守舊制各務邀功漸乖盟約詔答之

乾興二年德明以兵攻麟州柔遠砦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命曹瑋爲環慶秦州緣邊巡檢安撫使備禦之是年德明城懷遠鎮爲興州

仁宗天聖九年十月德明死子元昊立事見後

交州之變

太祖開寶六年五月交州丁璉入貢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南漢遣將攻承美執之置交州節度乾德初節度使吳昌文死其將吳處玶爭立讙州刺史丁部領擊敗處文等自領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爲節度使尋遜璉位漢既亡璉入貢授璉靜海軍節度封交阯郡王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秋七月交州丁璉及其父部領相繼死璉弟璿權行軍府事璿年尚幼大將黎桓幽璿別館而代領其衆時知邕州侯仁寶趙普女弟之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於邕九年不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交州亂可以偏師取之願乘

傳詣闕面陳其狀帝喜將驛召仁寶多遜遽奏曰交州內擾此寔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寇預爲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兵長驅勢必萬全帝以爲然以仁寶爲交州水陸轉運使孫全興張濬崔亮劉澄賈湜王僎並爲部署將兵討之全興濬亮由邕州澄湜僎由廉州進桓聞之乃遣使爲丁璿上表求襲位帝不許

六年三月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獲戰艦二百於是知邕州侯仁寶率兵先進孫全興等頓兵花步黎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爲所害會炎瘴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湜于軍徵全興下獄尋棄市

八年春黎桓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遣使來貢併上丁璿讓表帝賜桓詔曰朕且欲璿爲統帥之名卿居副貳之任若璿將材無取童心如故然奕世承襲載綿星紀一朝舍去節鉞降同士伍理既非便居亦靡安宜遣璿母子盡室入朝即降制授卿節旄凡茲兩途爾當審處其一桓不聽命

雍熙三年以黎桓爲靜海軍節度使桓復上表求正領節鎮朝廷懲孫全興之敗不欲用兵許之丁氏由

此遂藏四年復封桓爲交阯郡王
眞宗景德三年五月交州黎桓死子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知廣州凌策等言桓諸子爭立衆心離叛請發本道兵討之帝以桓素修職貢不欲伐喪令綠海安撫使諭曉之龍廷復入貢後賜名至忠
大中祥符三年春交州大校李公蘊弑其主至忠自立爲留後遣使入貢帝曰黎桓不義而得公蘊尤而效焉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遂用桓故事封公蘊爲交阯郡王交州自公蘊後世修職貢不絕然數盜邊至其王乾德遂大舉入寇神宗熙寧八年也時

朝廷方議開疆知桂州沈起遣官入溪洞點集土丁爲保伍又於融州強置城寨殺人以千數交人以爲言罷起以知州劉彝代之彝至奏罷廣南所屯北兵而用槍杖手分戍復聽偏校言以爲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盡遏絕表疏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土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郢州除彝名
神宗熙寧九年春正月交人圍邕州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死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屍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諡忠勇　二月以郭逵爲安南招討使時會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靑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時相怒乃以天章閣待制趙卨爲招討使將兵討之卨言逵老於邊事願以爲使而已副之故有是命　冬十月郭逵敗交阯兵于富良江初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卨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

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僞太子洪眞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逵不敢渡得其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桄榔縣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爲順州赦乾德罪治沈起劉彝開釁之罪安置隨秀州　陳邦瞻曰交州在宋世凡再叛初以侯仁寶後以沈起仁寶死起竄足爲邊臣不務安輯而生事者之戒雖然交州小醜再動王師卒無成功宋之不振甚矣

蜀盜之平

太宗淳化四年春蜀青神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言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小波因聚衆爲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神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以其平日愛錢故也賊黨由是愈熾旁邑響應　十二月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王小波戰于江原玘射中小波已而爲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冦掠州縣陷邛州

永康軍衆至數十萬

五年春正月戊午李順攻陷漢州復陷彭州遂攻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刼州縣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請遣兵急討無致滋曼帝從之遣宦者王繼恩爲兩川招安使分路進討以雷有終爲陝路轉運使　二月乙未李順分遣楊廣數萬衆冦劍門上官正爲劍門都監麾下有疲卒數百因勉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衆斬馘幾盡餘衆三百分還成都順怒其敗衆盡斬之自此氣沮時朝廷聞蜀盜甚盛深以棧道爲憂正以孤軍力戰破賊於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進　李順圍梓州初知梓州張雍聞王小波起卽練士卒募強勇爲城守計籍緜州金帛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至是順遣其黨帥衆二十萬圍梓城中兵纔三千雍悉智力禦之凡八十日王繼恩遣石智顒來援賊乃潰去　巳亥王繼恩師至緜州賊潰走追殺其衆遂復緜州遣曹習破賊于老溪復閬巴蓬劍等州　五月王師至成都破賊十萬衆斬首三萬級獲李順遂

復成都其黨張餘復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　辛未降成都府爲益州

八月甲午以王繼恩爲宣政使初中書以繼恩討蜀冦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酬之帝怒深責相臣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　辛丑以張詠知益州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冦時復張大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

厚恩此行當蕩平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計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旣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三人皆有學行爲鄕里所稱遂敦勉就舉士由是知勸民有諜訴者詠酌量情法輕重判數語

以示之蜀人刻爲戒民習風俗爲之敦厚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餘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了吾無憂矣　癸卯以參知政事趙昌言爲川峽都部署時王繼恩在蜀不能戢衆帝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今三十年矣昌言知帝指卽前畫攻守之策帝喜命昌言帥蜀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制旣行或奏昌言有反相不宜握重兵尋罷知鳳翔府　上官正復雲安軍先是張餘賊衆攻夔州白繼贇大敗之于西津口斬首二萬獲舟千餘艘正復連破賊于廣安嘉陵合州賊進攻陵州又爲知州張旦所敗至是正等大敗張餘於雲安軍復其城

至道元年二月丙午四川都監宿翰獲張餘于嘉州先是西川行營衛紹欽楊瓊屢破賊衆復蜀邛等州帝以蜀盜漸平下詔罪己略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爲政管榷之吏惟用刻削爲功撓我蒸民起爲狂寇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永鑒前非庶無貳過聞者感悅至是餘攻眉州翰擊敗

之餘走嘉州爲軍士所獲　是年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有終爲四川招安使蜀寇悉平後數年復有王均之變

眞宗咸平三年春正月甲午益州戍卒作亂推王均爲首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候王均董福分領之福御衆有法所部皆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至是兵馬鈐轄符昭壽與知益州牛冕大閱于東郊蜀人趨觀之二軍衣服鮮敝不等均衆由是慙憤而昭壽亦驕恣役虞軍士素怨之是月朔戍卒趙延順等八人爲亂遂殺昭壽益州官吏方賀正旦聞變皆

奔竄知州牛冕與轉運使張適縋城而去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冐刃格鬭衆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攝弓矢罵曰我本燕人棄虜歸朝豈能與爾同逆耶亟見殺我終不負朝廷也監軍王澤召王均謂曰汝所部爲亂盍往招安之叛卒見均即擁之爲主紹榮自經死均遂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以小校張鍇爲謀主均帥衆攻陷漢州進攻緜州不克直趨劍州爲知州李士衡所敗還保益州帝時幸河朔將發大名聞之以戶部使雷有終爲川峽招安使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爲廵檢使給步騎八千往

討之上官正李繼昌等皆隸焉　時知蜀州楊懷忠聞亂即調鄉丁會諸州廵檢兵討之懷忠入益州焚城北門至三井橋與賊黨戰數合懷忠不利而退復檄嘉眉等七州合兵再攻益州敗之乘勝逐賊至州南十五里砦于雞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門自固

二月癸亥雷有終等至益州時都廵檢張思鈞已克漢州遂進壁升仙橋賊出攻砦有終擊走之　丁卯王均開城門僞遁雷有終等帥兵入城號令不肅官軍競剽掠賊閉關發伏布牀榻于路口官軍不得出因爲所殺有終等緣堞而墜得免李惠死之官軍退保漢州益州城中民皆奔迸四出復爲賊黨追殺或囚縶之支解族誅以恐衆又脅士民之少壯者爲兵先刺手背次髡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相間有終署榜招之至則署其衣袂釋之日數百人

冬十月甲辰雷有終復益州初賊由升仙橋分路襲王師有終帥兵逆擊大敗之王均單騎走還城遂撤橋塞門有終與石普進屯於城北分遣將校攻城三面賊出戰屢敗然王師每薄城輒會雨城滑不能上有終命爲洞屋以進均亦對設敵樓以相拒有終遣卒焚之賊由是消沮復築月城以自固有終令卒

蒙砲乘燧以入悉焚其望樓機石先遣東西南砦鼓譟攻之有終普分主洞屋而前遂入城大敗之均夜與其黨二萬人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縱火城中明日執嘗受僞署者數百人悉焚殺之時謂寃酷均既走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己丑有終遣楊懷忠追均至富順及之大敗其衆遂入城均縊死懷忠取均首及僭僞法物降其黨六千人詔進有終懷忠等秩流牛冕儋州張適連州

四年十二月丁未詔蜀賊既平除追捕亡命餘詿誤之民並釋不問訛言動衆者有司斬以聞

六年冬十月復以張詠知益州民聞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轉運使黃觀上其治狀下詔褒美會遣謝濤巡撫西蜀帝令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是時內地亦多寇盜濮州賊夜入城掠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家王禹偁時守黃州上疏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

名為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為强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頹圮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為重鎮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較弩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擅自修治上下因循遂至於此今黃州城池器械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為災盜賊竊發雖思備禦何以支吾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偽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維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頹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神斷許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胄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矣按禹偁此疏深切時事故詳見于此

明 北海 馮　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纂輯
句吳 徐　申 校正
豫章 劉曰梧
秣陵 沈朝陽 繙閱

太宗致治

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己未詔羣臣論列者即時引對　富弼曰太宗求治之切故詔羣臣論事欲面奏者即時引對此言路所以無壅也自後臣僚非逢遣令上殿者不得對亦有朝臣乞上殿敷奏邊事踰月不得報邊事尚拘常例況他事乎

二年春正月戊辰帝親試禮部舉人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爾為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誤寘下第帝覽之故一牓盡賜進士及第又詔禮部閱其十五舉以上及諸科並賜出身召邢昺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羣經發題帝嘉其精博擢九經及第又九經七人不

中格特賜同三傳出身帝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　辛未詔曰虞書考績爰及三年漢官奏課事分九等應諸道州府曹掾及縣令簿尉先是吏部南曹給印紙曆子俾州縣長吏書其績用過僣秩滿有司詳視而差其殿最斯舊章也蒞事者其申明之毋或蔽欺以紊經制

三年二月丙辰立崇文院凡古今書籍盡貯之　六月癸未詔職官贓罪雖會赦不得敘著為令

五年二月定差役法初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散從官給使令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至是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

六年二月詔曰朝廷申勸懲之道立經久之規應羣臣學事外州悉給御前印紙所貴善惡無隱殿最必書俾因秩滿之時用行考績之典邇聞官吏頗紊綱條朋黨比周迭相容蔽米鹽細碎妄有指言蠹有巨而不章勞雖微而必錄宜行戒諭用儆因循自今應出使臣僚在任日勞績非尤異者不得批書曾有殿

犯不得引匿其餘經常事不在批書之限　九月左拾遺田錫上封事言軍國要機一朝廷大體四其一以議平漢之功駕馭戎臣爲要機而大體之一乞脩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兵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紀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其三言尚書省諸曹苟簡非太平之制度宜脩省寺以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獄具皆有定式未聞以鐵爲枷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五臟皆麗

於背遂禁鞭背減徒刑況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褒答　置京朝官差遣院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中書至是詔京朝官奉使從政於外受代歸者並令中書舍人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員闕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

雍熙元年六月詔求直言知睦州田錫上疏言時久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宜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非賢當擇而任之奈何置之爲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帝韙其論　帝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參知政事李昉微誦白居易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帝聞之遽起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

二年秋七月詔諸道轉運使及長吏乘豐儲廩以防

水旱

端拱元年春正月乙亥親耕籍田　五月辛酉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邪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至每與同官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虞部郎中張佖建議復置左右史之職乃命梁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自今御朝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依舊中書

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每月終送史館自餘封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送以備編錄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爲起居注進御後降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

內侍侯莫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趙普按其罪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

淳化元年十二月詔中外所上書疏及面奏制可者並下中書樞密三司申覆頒行帝謂宰相曰治國之

道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呂蒙正進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內外上封事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夫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亦古訓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寧謐正當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等論此事何憂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存此心則刑清訟息矣

二年帝以旱蝗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寇準獨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卽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以準可大用遂自樞密直學士拜樞密副使準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時王禹偁上言請自今庶官候謁宰相並須朝罷於政事堂樞密使預坐接見將以杜私請詔從之左正言謝泌疏駁曰伏覩明詔不許宰相樞密使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曰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疏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眞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煩陛下以聰明寄輔臣自非接下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庶官請見咨事略無解衣之暇幸今世道清明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寡姑息之臣奈何疑執政爲衰世之事乎帝覽奏卽追還前詔仍以泌所上章付史館

八月己卯置審刑院帝慮大理刑部吏舞文深刻乃置審刑院於禁中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

復以聞始命論決

四年二月置審官院初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命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梁鼎上言曰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代以還率由此道唐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下自簿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人思激勵績效著聞五代兵革相繼名存實亡且夫今之知州郎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略蔑聞者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體寢成苟且之風是致水旱薦臻獄訟塡溢欲望天下承平豈可得也望陛下特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庶幾官得其

人民受其賜於是改磨勘院爲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幕職州縣官別置考課院主之

營田之議

太宗端拱二年春以陳恕樊知古爲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又詔知代州張齊賢制置河東諸州營田尋皆罷滄州節度副使何承矩上疏曰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源之勢若於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於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爲屯田可以遏敵騎之奔軼俟期歲間關南諸泊悉壅闐即播爲稻田其緣

邊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息民力以助國經如此數年將見彼弱我彊彼勞我逸此御邊之要策也其順安軍以西抵西山百里許無水田處亦望選兵戍之簡其精銳去其冗繆夫兵不患寡患驕慢而不精將不患怯患偏見而無謀若兵精將賢則四境可以高枕而無憂帝嘉納之屬霖雨爲災典者多議其非便承矩引援漢魏至唐屯田故事以折衆論務在必行又言宜因積潦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

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爲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鎭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値霜不成懋以晩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

頴暨蔡宿亳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請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垦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爲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傳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

且虫災之害亦少於陸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矣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按視經度然不果行

至道二年直史館陳靖復上言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於積穀而務農鹽鐵榷酤斯爲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隴蜀河東諸路地里夐遠雖加勸督未遽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二州幅圓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遊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及既亡遯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里胥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授以閑曠之田廣募遊惰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豐寡農畝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令益樹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雞豚給授

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並立條制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卽計戶定征量田輸稅若民力不足官借糴錢或以市餱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戶部帝覽之喜詔靖條奏以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乏糧種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制爲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爲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埆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爲中品既埆瘠復

患於水旱者爲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
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
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
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
以十丁爲限若寛鄉田多卽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
室廬蔬韭及梨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戸十丁者給百
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
不及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鐲
其稅宰相呂端謂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
用以其狀付有司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

乃以靖爲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
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
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帝志在勉農猶詔靖
經度未幾三司以費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
事遂寢

至道建儲

太宗雍熙二年九月辛亥廢楚王元佐爲庶人元佐
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
嘗力救及廷美死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操梃刃傷侍
人疾少間帝爲赦天下會重九召諸王宴射苑中元
佐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恚曰若
等侍上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
焚其宮帝大怒廢爲庶人均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
上表請留之京師帝許之行至黄山召還居于南宮
淳化五年九月壬申以襄王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
王帝在位久儲貳未立初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
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至是寇準自青州召爲左
諫議大夫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
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
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

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爲可
願卽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尹封壽王元侃帝第三
子也　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
禍者以立太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
覃之徒不能正之準之言真萬世法也
至道元年八月壬辰詔立壽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
恒大赦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
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
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
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

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殿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等上表不敢當詔答曰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調蓋將勗以謙冲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至等相率謝帝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固矣卿等可盡心規誨若動皆由禮則宜贊助事未有當必須力言至於禮樂詩書義有可裨益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之言諭也

三年二月辛丑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

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三月癸巳帝崩年五十九時皇后令王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卽紿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馬初帝欲以端爲相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時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批戒諭自今中書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

五月甲戌討謀立楚王之罪貶李昌齡爲忠武行軍司馬降王繼恩爲右監門衞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長流潯州

咸平諸臣言時務

眞宗咸平元年春正月翰林學士王禹偁上疏言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侵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饋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爲宜敕封疆之吏致書遼臣俾達其主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

天下知陛下屈己而爲民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道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臣愚以爲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枕而治矣且開寶中設官至少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闕事自後有團

緤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
而監酒推稅筭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
租稅獄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既爾
天下可知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
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
來取爲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只如茶法從
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稅茶唐史稱是歲
得錢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
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此也三曰艱
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爲官擇人士君

子學行修于家然後薦之朝廷歷代雖有沿革未嘗
遠去其道隋唐始設科試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
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
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太宗
毓德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舍短
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萬人雖有
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爲數百年之艱難
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霈澤陛下宜糾之以
舊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銓官亦非
帝王躬親之事自來五品以下謂之旨授官今幕職

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臣愚以爲宜以
吏部還有司依格敕注擬可也四曰沙汰僧尼使疲
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數蓋古者井田
之法農即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業是四民之
外又生一民故農益困然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
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
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爲六矣假使
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猶
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縑何況五七萬輩哉不曰民蠹
得乎臣愚以爲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

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如有靈豈不蒙福
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願陛下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如
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以二十載不度人
修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也五曰親大臣遠小
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憸傾巧之徒知
退而有懼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
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
舜之時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
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責成而堯有知人任賢之德
雖然堯之道遠矣臣請以近事言之唐元和中憲宗

嘗命裴湘銓品庶官湘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識者以湘爲知言願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取僚屬則垂拱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韈者言皆賢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明不能深察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班奉職或因遣使亦許升殿慼亂天聽無甚於此願陛下振舉綱紀尊嚴視聽在此時矣臣愚又以爲今之所急在

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艱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　冬十月知代州柳開上言曰國家剏業將四十年陛下紹二聖之祚精求至治若守舊規斯未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臣以益州稍靜望陛下選賢能以鎭之必須望重有威卽羣小畏服又西鄙今雖歸朝他日未可必保苟有翻覆須得人制禦若以契丹比議爲患更深何者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久分縱萌南顧之心亦須自有思慮西鄙積恨未賓貪心不悛其下猖狂競謀兇

惡使漁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預備之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來其情以寛假息其忿多命人使西入甘凉厚結其心爲我聲援如有動靜使其掩襲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今甲兵雖衆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練習謀臣猛將則又懸殊是以比年西北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甚廣征戰則軍捷未聞誠願訓練禁戢使如往日行伍必求於勇敢指顧無縱於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必賞偏裨主將不威嚴者去之聽斷之暇親臨殿庭更召貔虎使其擊刺馳驟以彰神武之盛臣又以宰

相樞密朝廷大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銓總僚屬評品職官內則主管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別置審官供奉殿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刑宜徹一司全同散地大臣不獲親信小臣乃謂至公至如銀臺一司舊屬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人事則依舊別無利害慮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班復委中書樞密宜徹院銀臺司復歸樞密審刑院復歸刑部去其繁細省其頭目又京府大都萬方軌則望仍舊貫選委親賢今皇族宗子悉多成長但令優逸無以試材宜委之外藩擇文武

忠直之士爲左右贊𢯱之任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
或冗長至多或歲年久闕欲望縣四千戶以上選朝
官知三千戶以上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兼領
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並酌量省減免
虛費於利祿仍均濟於職官又人情貪競時態輕浮
雖骨肉之至親臨勢利而多變同僚之內多或不和
伺隙則致于傾危患難則全無相救仁義之風蕩然
不復欲望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厚化原永敦政本
恭惟太祖神武太宗聖文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賢
不用無事不知望陛下開豁聖懷如天如海可斷即

斷合行即行愛惜忠直之臣體察姦諛之黨臣久塵
者位寢荷恩寵辭狂理拙唯聖明恕之
二年春正月舉入閤故事右司諫孫何上疏曰六卿
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有吏部辯考績而育人材有兵
部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戶部正版圖而阜貨財有刑
部謹紀律而誅暴強有禮部祀神祇而選賢俊有工
部繕宮室而修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故周
之會府漢之尚書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
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粲爲星拱郎中員
外判其曹主事令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綱在

綱唐之盛時亦不聞分別利權剏使額而軍須取足
及玄宗侈心既萌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炅楊
釗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爲租調地稅使始開
利孔以搆禍階至于肅代則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
之臣攘臂於其間矣於是叛亂相仍經費不充迫于
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卒以權宜裁之五代
短促曾莫是思今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
業垂統立制在此時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愼
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
郎判之又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事各

以本曹郎中員外郎分判之則三使洎判官雖省猶
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
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則進無掊克之慮退有詳練之
名周官唐式可以復矣茲事非艱在陛下行之爾先
是何嘗獻五議其一請擇儒臣有方略者統兵其二
請世祿之家肄業太學寒儁之士州郡推薦而禁投
贄自媒者其三請復制舉其四請行鄉飲酒禮其五
請以能授官勿以恩慶例遷上覽而嘉之
三年冬十月知黃州王禹偁上疏曰臣際會昌辰忝
冐通籍凡有見聞皆合論奏然而言關災異事涉機

宜苟非不諱之朝即恐犯時之忌今者不避逆耳用明匪躬臣本州去年十一月城南長圻村兩虎夜鬬一虎死食之殆半當時即欲密奏值鑾駕北征旣非吉祥難聞行在臣但只隄防盜賊撫恤軍民而已又今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夜羣雞忽鳴至今時復夜鳴未止又十月十三日雷聲自西北起與盛夏無殊臣伏讀洪範五行傳及春秋災異史記天官書兩漢五行天文志以此詳校虎者毛蟲屬金金失其性則有毛蟲之妖又云虎相食者其歲當大饑雞者羽蟲屬火火失其性則有羽蟲之妖又云雞夜鳴主兵革

昔人聞雞夜舞是矣雷者震也屬木木失其性則有冬雷之妖又云發雷之地饑饉此皆得於儒學不在禁書然事有數年而後應者亦有終不應者要在臣下無隱帝王盡知或修德以答天心或設備以防時難故詩曰畏天之怒不敢戲豫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只如咸平元年彗星出呂端等請臣作避位表臣具言星見虛危齊分請於青齊間設備以應天戒端等俱以爲然不知自後作何措置臣緣不在司言之地不敢侵官去年胡虜犯邊果入齊地是天以文象告人人不自知備也端雖物故李沆以下皆見臣

言今貴州有此災祥不能依前寢默雖妖不勝德終無累於聖明而遇事敢言亦粗申於忠鯁今年禾小稔臣下無虞然恐應在它時即合先有制置伏望陛下恕臣拙直察臣愚衷令淮甸之間防饑荒之事假令災祥不驗猶勝臨事無備矣臣又念古之循吏致感神靈宋均猛虎渡江臣則有虎相食啗魯恭雉馴桑下臣則有群雞夜鳴百里嵩甘雨隨車臣則有冬雷暴作此皆臣化人無狀布政失和合寘常刑亦當自劾又慮他人陳奏臣則有昧蔽之愆上爲之憮然

契丹盟好

真宗咸平二年冬十月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時鎮定高陽關都部署傅潛擁步騎八萬餘畏懦閉營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詈之朝廷間道遣使督潛出兵合擊潛不聽范廷召忿詬曰公恇怯乃不如一嫗鈐轄張昭允又屢勸之潛不得已乃分騎八千付廷召仍許出師爲援廷召復求援於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即領兵赴之遇虜于瀛州會暮約明日合戰而廷召潛遁保裔不之覺遲明虜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毋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死之契

丹乘勝攻遂城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昭業之子也集衆登陴固守以俟援兵會天大寒汲水灌城上倐忽為冰堅滑不能登契丹兵乃引去掠祁趙邢洺州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齊　詔聽邊民越拒馬河塞北市易知雄州何承矩上言曰緣邊戰櫂司自淘河至泥姑海口屈曲九百餘里此天險也太宗置砦一十六鋪百二十五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餘部舟百艘往來巡警以屏姦詐則緩急之備大為要害今聽公私貿市則人馬交度深非便宜且砦鋪皆為虛設矣疏奏即停前詔　十二月帝親禦契丹以李沆為東京留守甲寅駕發京師次陳橋戊午駐蹕澶州辛酉宴從臣于行宮以王超等督先鋒示以陣圖俾識部分壬戌賜近臣甲冑弓劍幸浮橋登臨河亭賜澶州父老錦袍茶帛甲子次大名錢若水上疏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為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為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傅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狥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

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嘗讀前史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契丹入寇契丹遣其將楊衮領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

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孫何上疏曰陛下嗣位以來訓師擇將可謂至多以高祖之大度兼蕭王之赤心神武冠於百王精兵倍於前代分閫仗鉞者固當以身先士卒爲心賊遺君父爲耻而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強兵坐違成筭遂使腥羶得計蛇豕肆行焚劫我郡縣係累我黎庶陛下㩀人神之忿怒憫河朔之生靈爰御六師親幸澶淵天聲一振敵騎四逃雖鎮定道路已通而德棣烽塵未息此殆將帥或未得人邊奏或有壅閼鄰境不相救援糗糧須俟轉輸之所致也

將帥者何或恃勇無謀或忌功玩寇但全城堡不卹人民邊奏者何護塞之臣固祿守位城池焚劫不以實聞老幼殺傷託言他盜不救援者何緣邊州縣城壘參錯如輔車唇齒之相依若頭目手足之相衛託稱兵少不出或待奏可乃行俟輦輸者何敵騎往還猋馳鳥逝羸糧景從萬兩方行迨乎我來寇以遁去此四者當今急務擇將帥則莫若文武之内參用謀臣防壅閼則莫若凡奏邊防陛見廷問合救援則莫若督以軍令聽其便宜運糗糧則莫若輕齎疾驅角彼趫捷今大駕既駐鄴下契丹終不敢萌心南牧所

慮爲食者惟東北無備之城繕完周防不可不慎且蜂蠆有毒豺狼無厭今契丹西畏大兵北無歸路獸窮則搏物不可輕餘孽尚或稽誅奔突亦宜預備大河津濟處處有之亦望量屯禁兵扼其要害則請和之使不日可待帝覽而嘉之及傳潛逗撓無功何又請斬潛以徇　丁卯召見大名父老勞賜之聞康保裔死役詔賻恤贈侍中錄其二子一孫召傳潛還流之房州

三年春正月己卯朔駐蹕大名府契丹知帝親征乃縱掠而去丁亥范廷召等追契丹于莫州斬首萬餘

級盡獲所掠餘寇遁出境庚子帝至自大名　帝時出手詔詢錢若水備禦北虜之術若水上疏曰臣讀前史論匈奴者多矣若漢婁敬樊噲季布賈誼晁錯主父偃徐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董仲舒之所陳特和親征伐之二議唐李靖魏徵温彥博郭正一狄仁傑之所及亦不過戰守之兩端晉桑維翰不背約之言出於微弱故相趙普請回軍之奏姑冀息民悉非遠謀臣所不取嚴尤謂自古禦戎無上策臣竊笑之守在四夷制勝以靜非上策而何臣聞唐魏博一鎮爾兵戎固不衆於今日而胡騎未嘗南牧者以幽薊

為北門扼其險阻故也石晉割地之後由定武達滄
海千里受敵雖設二關鎮之以重兵莫可以禦故晉
末度長河漢初復擾邊徼以周世宗之英武曾未能
絕其冦中山窺上黨今御札詢備禦剪滅之術臣以
為不得幽州未可剪滅也後唐莊宗在河北命周德
威取幽州然後南向而爭天下葢先有萬全之計使
不能勝此善用兵者也夫戰守不同心將不能料敵
重兵在外輕兵在內則今之所患也臣願陛下選智
謀可以任邊郡者聽召壯士以爲部曲而官爲廩給
之又募民爲招收軍厚其糧賜蠲其租賦彼供輸兩

地各有親屬則敵之動息得以知之如是同心將能
料敵而在外者皆輕兵矣然無以統衆則不能用衆
無以制勝則不能必勝故必擇大臣領近鎮提重兵
以專閫外之事有警則督戰已事則班師旣無舉兵
之名又得馭兵之要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備禦之方
舉在此矣若乃患民力之困則廣邊地之營田患戍
卒之驕則嚴將帥之法令古語有之曰法不可移令
不可違又曰功不勸謂之止善罪不懲謂之縱惡昔
太祖用郭進守西山遣戍卒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
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

嘗小衂臣願陛下推太祖所以待進之心而待諸將
則法令不患不嚴勸懲不患不至矣帝善其議　知
雄州何承矩上言曰契丹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
相讓敗不相救以馳騁爲容儀以弋獵爲耕釣櫛風
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草行不以爲苦復恃騎戰之利
故頻年犯塞臣聞兵有三陣日月風雲天陣也山陵
水泉地陣也兵車士卒人陣也今用地陣而設險以
水泉而作固建設陂塘綿亘滄海縱有敵騎安能折
衝昨者契丹犯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士庶
安居卽屯田之利也今順安西至西山地雖數軍路

纔百里縱有丘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因而廣之制
爲塘埭自可息邊患矣今緣邊守將多非其才不恱
詩書不習禮樂不可守疆界制御無方動誤國家雖
提貔虎之師莫遏犬羊之衆臣按兵法凡用兵之道
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謂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
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此料敵制勝之道
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否則必敗夫惟無慮而易敵
者必擒於人也伏望愼擇良吏出牧邊民厚之以俸
祿使悅其心借之以威權使嚴其令然後深溝高壘
秣馬厲兵爲戰守之備修仁立德布政行惠廣安輯

之道訓士卒闢田疇勸農耕畜芻粟以備凶年完長戟脩勁弩謹烽燧繕保戍以防外患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此則邊城按堵矣臣又聞古之明王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齊桓晉文皆募兵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有膽勇者聚為一卒樂進戰効力以顯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赴遠輕足善鬬者聚為一卒此三者兵之練銳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況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以蠻夷伐蠻夷中國之形也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邊鄙

寧且聚膽勇樂戰輕生之徒古稱良策請試行之且邊鄙之人多負壯勇識外邦之情偽知山川之形勝望於邊郡置營召募不須品度人才止求少壯有武藝者萬人俟契丹有警令智勇將統而用之必顯成功乃中國之長策也又如榷場之設蓋先朝從權立制以惠契丹縱其渝信犯盟亦不之廢似全大體今緣邊榷場因其犯塞尋即停罷去歲以臣上計於雄州置場賣茶雖貲貨並行而邊氓未有所濟乞延訪大臣議其可否或文武中有抗執獨議是必別有良謀請委之邊任使施方略責以成功苟空陳浮議上惑聖聰秖如靈州足為證驗況茲契丹又非夏州之比也

四年冬十月契丹入寇以王顯為鎮定三路都部署禦之是月顯與契丹戰于遂城敗之殺二萬餘人契丹進次滿城而還

六年夏四月契丹耶律奴瓜蕭撻凜寇定州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桑贊等帥兵赴之至康村與奴瓜戰繼忠陣東偏為敵所乘斷餉道超贊皆畏縮退師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殊死戰且戰且行傍西山而

北至白城力不能支遂被執帝聞之謂其已死優詔贈官繼忠見契丹主于炭山蕭太后知繼忠才賢授戶部使

景德元年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初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殉國秉道嫉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中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而北戎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帝曰然故有是命

九月契丹大舉入寇時以虜寇深入中外震駭召羣

臣問方略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曰不知誰爲陛下畫此二策帝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準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釁鼓然後北伐耳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柰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邪帝意乃決因問準曰今虜騎馳突而天雄軍寔爲重鎮萬一陷没則河朔皆虜境也孰可爲守準以王欽若薦且曰宜速召面諭授勑俾行欽若至未及有言準遽曰

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欽若驚懼不敢辭　閏月乙亥以參知政事王欽若判天雄軍兼都部署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遣其統軍順國王蕭撻覽攻威虜順安軍三路都部署擊敗之斬偏將獲其輜重又攻北平砦及保州復爲州砦兵所敗撻覽與契丹主及其母合衆攻定州宋兵拒于唐河擊其游騎契丹遂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每縱游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鬭志寇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鋭據要害以備之是時故將王繼忠爲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爲

然遣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詣莫州部署石普議和普以聞于朝朝臣莫敢如何畢士安請羈縻之漸許其平帝曰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又耻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虚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入之於是詔諭繼忠曰朕豈欲窮兵唯思息戰如許通和卽當遣使己卯高繼祖率兵擊敗契丹於岢嵐軍李延渥又敗之于瀛州　冬十月遣曹利用詣契丹軍時契丹數戰不利復令王繼忠附奏議和帝遣利用利用至軍蕭太后欲求關南地利用

力拒之　庚午帝親征車駕發京師以李繼隆石保吉爲駕前排陣使是日司天言日抱珥黄氣充塞宜不戰而却　癸酉駐蹕常城縣甲戌寒甚左右進貂帽毳裘却之曰臣下皆苦寒朕安用此　壬申契丹兵直犯前軍而陣未接戰蕭撻覽出按視地形李繼隆部將張環守牀子弩射殺之撻覽有機勇所領皆鋭兵既死虜大挫衂時王欽若在天雄軍閉門束手無策但修齋誦經而已唯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及賊退出境而延朗追躡轉戰未嘗敗衂故時人目二軍爲銅

梁門鐵遂成蓋由二將善守也　以王旦爲東京留
守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留守旦等皆扈從至是元
份以暴疾聞命旦馳還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
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
立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人無知者
丙子帝次澶州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
寇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
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
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
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

死準復入瓊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
問瓊瓊即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
帝乃發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
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
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
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
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即麾衛士進
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召諸將撫慰遠近望見御
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會鄆州得契丹諜者縛
至斬之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

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
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
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
歌謔讙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　十二月庚辰
契丹使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
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
當決戰若欲貨財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宜許之
時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
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
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

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
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
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
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
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謂利用曰晉畀我關南
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利用曰晉周事我朝不知
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我
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衆以
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矣利用
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釁非

國利也契丹猶覬關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　癸未帝幸李繼隆營命從官將校飲犒賜諸軍有差詔以將班師諭兩京　甲申契丹使姚東之來獻御衣食物乙酉帝御行營南樓觀河遂宴從官及契丹使　丙戌遣李繼昌使契丹定和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　甲午車駕發澶州　乙未契丹使丁振以誓書來以兄禮事帝　丁酉契丹兵出塞　戊戌帝至自澶州辛丑錄契丹誓書頒兩河諸州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　壬子放河北諸州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爲一省北面部署鈐轄都監使臣二百九十餘員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又請按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他所擇任悉當其才是時以契丹修好有慶弔之使乃置國信司專主之領以宦者　二月癸卯遣太子中允孫僅如契丹賀其太后生辰致書自稱南朝以契丹爲北朝直史館王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今從其國號足矣何用對稱兩朝不聽　秋七月歸幣于契丹自是歲以爲常　冬十月遣職方郎中韓國華如契丹賀正旦　十一月契丹遣使來賀承天節　十二月契丹使來賀明年正旦自是皆歲以爲常

大中祥符元年夏四月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帝以問宰相王旦旦曰東封近彼以此探朝廷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輕之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

之大慙

二年十二月甲辰契丹太后蕭氏卒蕭氏有機謀善馭大臣得其死力每入寇親被甲督戰及通好亦出其謀然性殘忍多殺戮與韓德讓通賜姓名耶律隆運拜大丞相封晉王未幾德讓亦死陪葬陵旁

三年五月契丹伐回鶻破肅州　六月契丹饑來市糴詔雄州糶粟二萬石賑之　冬十月契丹使耶律寧來告伐高麗先是高麗康肇弒其主誦立誦兄詢而相之契丹主隆緒謂羣臣曰康肇弒君誦而立詢因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蕭敵烈以年荒未

可隆緒不聽十一月契丹軍渡鴨綠江拏戰敗退保銅州契丹進兵擒之遂攻開京詢棄城走平州契丹焚開京宮室府庫而還自是用兵連歲始罷

乾興元年二月帝崩契丹主隆緒集蕃漢大臣舉哀遣耶律僧隱等來弔祭置帝御容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命諸州軍不得作樂凡國中犯帝諱者悉改之

仁宗天聖二年十二月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廷患之帝以問二府衆請練兵以備不虞張知白曰契丹修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釁耶若終以爲疑莫如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

爲名彼亦不虞也未幾契丹果罷去

七年八月契丹詳穩大延琳據遼陽反初遼東自神冊附契丹無搉酤鹽麴之征馮延休韓紹勳相繼爲戶部使始以燕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荐饑戶部副使王嘉獻計造舡使其民漕粟以賑之水路險艱多至覆沒鞭朴榜掠民怨思亂東京舍利軍詳穩大延琳因之爲變遂囚留守蕭孝先殺韓紹勳王嘉等以快衆情僭號興遼契丹主聞亂徵諸道兵命南京留守蕭孝穆討平之

九年六月契丹主隆緒卒子宗真立宗真宮人蕭耨斤所生齊天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已出至是立焉耨斤自立爲皇太后聽政宗真改元景福號隆緒曰聖宗初隆緒遭母喪哀毀骨立羣臣請改元隆緒曰改元吉禮也居喪行吉禮乃不孝子也羣臣請以日易月以法古制曰吾契丹帝也寧違古制不爲不孝之人至是疾革屬子宗真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命汝爲嗣我死汝子母切勿殺之且曰宋朝信誓當守而勿失及卒左右希耨斤旨誣齊天后弟謀逆耨斤令鞫治連及齊天后宗真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爲太后今不果反罪之

可乎耨斤曰此人若在恐爲後患宗真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爲也耨斤不從遷之上京後竟弒之

秋七月丙午朔契丹來告哀帝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及王隨等充賀冊及弔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艴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爲至是益加禮重

景祐元年五月契丹太后蕭耨斤陰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其謀白于契丹主宗真宗真遂收

太后符璽遷之慶州七括宮始親决國事立重元爲
皇太弟
慶曆二年三月巳巳契丹來求關南之地時契丹主漸長國內無事戶口蕃息慨然有南侵之意會元昊反中國旰食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乃集羣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兩國強弱聖慮所悉况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况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來

致書取故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末至呂夷簡奏富弼爲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末托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末等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末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　夏四月富弼如契丹　五月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河北京東皆爲邊備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戊午建大名府爲北京即真宗駐蹕之所　六月以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

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虜中始懼　富弼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真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

祖揕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

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問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

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癸亥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曰政府故爲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爲此誠恐誤爾

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九月富弼至契丹不復議昏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

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
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
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
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
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疋兩送至白溝仍
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
遣使再致誓書來報撤兵自是通好如故　李燾曰
時契丹實借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國呂夷簡等乃
許與過厚遂爲無窮之害　十一月以富弼爲翰林
學士辭不拜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

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
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
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
故不敢以死爭敢受賞乎
四年五月契丹伐党項夏人救之契丹遂伐夏遣使
來告師期　冬十月契丹主宗真親將騎兵十萬出
金肅城遣弟重元將騎兵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
將騎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
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
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

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密副使蕭革迓之而
進軍次于河曲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
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惠以爲大
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
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
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
之度其馬饑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
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
友砦執駙馬蕭胡覩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
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契丹主遂引兵還　十一

月契丹以雲州爲西京雲州卽雲中也契丹建爲西
京大同府於是契丹境內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
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千二屬國六十東至于海西至
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
皇祐元年三月己未契丹遣使來告伐夏　九月契
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
艘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于車軍
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
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敝耳契丹主既還惠師尚
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

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　冬十月契丹復伐夏獲夏主諒祚之母于賀蘭以歸

五年契丹及夏平

至和二年夏四月巳亥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持本國三世畫像來求御容　八月契丹主宗真卒廟號興宗子洪基立以大弟重元爲大叔遣使來告哀宗真性佻侻嘗因夜宴自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其臣馬保忠嘗勸以臣下無勲勞宜序進之宗真佛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專豈社稷之福邪自是欲有遷

除必先厚賜近臣以絶其言　遣知制誥劉敞使契丹吊祭敞入境契丹導之行自古北至柳河回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爲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駮也爲説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嘆服

嘉祐二年九月契丹來聘遣翰林學士胡宿報之初契丹主宗真來求御容會卒乃巳至是洪基復遣使來求欲成先志帝遣張昇報聘諭使更致新主像契丹欲先得之昇曰昔文成弟也弟先面兄於禮爲順況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於是復使其臣蕭扈以洪基像來宿乃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盖一都虞候耳

八年六月契丹大叔重元反兵敗自殺

英宗治平二年六月詔遣官與契丹定疆界

三年春正月癸酉契丹復改國號曰遼

神宗熙寧七年三月遼主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

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别立界至禧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卽境上議之遂遣太常少卿劉忱等如遼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于代州境上詔下樞密院議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彦博判永興軍曾元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奏言臣覩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卹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説造爲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絶朝貢乃因商船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強取吐

蕃之地以建燕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徧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刱團保甲四也河北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爲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常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且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于農則可以鞭笞四夷復唐故疆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於畎畝商嘆于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

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宜遣報使具言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爽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踈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獨彥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上以虜爲憂故深指時事云

八年三月遼人復來議疆事劉忱等與蕭素會于大黄平三議不能决虜初指蔚朔應三州分水嶺土壠爲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爲界凡山皆有分水虜意至時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國書以忱等遷延爲言乃命韓縝代忱等與遼使議縝與禧爭辯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巳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黄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謂括曰兩府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

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遂舍黄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厖人情向背爲使契丹圖上之　帝問張方平以祖宗禦戎之策孰長方平曰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彞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詳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力禦之戰無

不克故以十五萬人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人欲遠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廷讓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二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之初趙德用納欵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略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徼幸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時契丹遣泛使蕭禧上問虜意安在方平曰虜自與中

國通好安於豢養吏士驕惰實不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府置酒殿廬英頗泄其情六符變色目之英歸竟以此得罪今禧黠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虜交上曰朕以慶曆講和之後中國不為善後之備欲修輯為應兵耳方平曰應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于未成善之善者也　秋七月戊子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遼使爭議彊事不決帝問于王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分水嶺為界蕭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興兵之端　十二月遼主洪基殺其后蕭氏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專政勢傾一國而忌后明敏誣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遂族誅惟一而賜后自盡

十年十一月遼主洪基殺其太子濬濬蕭后之子也乙辛既譖殺蕭后謀搆濬以罪陰令護衛耶律查剌誣告都宮使耶律撒剌及忽古等謀廢洪基而立濬遼主信之誅撒剌等廢濬為庶人徙于上京乙辛夜遣力士殺濬以卒聞

元豐三年春正月遼出耶律乙辛于興中府乙辛又欲害太子濬之子延禧因言宋衛王和魯斡之子淳

可為儲嗣羣臣畏乙辛莫敢言北院宣徽使蕭兀納夷離畢蕭陶隗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遼主猶豫不決會獵于黑山見扈從官屬多隨乙辛後始惡其專遂改乙辛知南院大王事乙辛入謝遼主郎日出之與中府其黨多黜遂封延禧為梁王設旗鼓拽剌六人以護衛之時延禧生六年矣

建中靖國元年遼主洪基卒孫延禧立是為天祚帝事見後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

明 北海 馮 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纂輯
句吳 徐 申 校正
豫章 劉曰梧
秣陵 沈朝陽 繙閱

天書封祀

眞宗景德三年二月罷寇準平章事出知陝州準爲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

職耳自澶淵還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爲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耻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何耻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寖衰竟罷爲刑部尚書出知陝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未幾移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大赦改元帝自聞王欽若言深以澶州之盟爲辱常快快不樂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此耻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鎭服四海誇示外國

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絶倫之事乃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沈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諭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間爲旦言旦黽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意遂決遂召旦飮歡甚賜以尊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

不敢有異議至是帝謂羣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朕方就寢忽室中光耀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二月朔卽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貯神貺至是適皇城司奏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靑縷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卽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侍升屋奉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至道場授陳堯叟啟封帛上有文曰趙

受命興於宋付於恆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帝跪受復命堯叟讀之有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淸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奉緼以所緘帛盛以金匱羣臣入賀於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大赦改元羣臣加恩賜京師酺五日改左承天門爲承天祥符置天書儀衞扶侍使有大禮卽命宰執近臣兼之欽若之計旣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三月詔議封禪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官吏蕃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餘人凡五上表請帝封禪帝意未決召丁謂問以經費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命翰林太常詳定儀注先是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多至旰食王旦嘆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宰相李沆曰猶敵外患足爲儆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以爲不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

禱祠之事作矣至是其言果驗　夏四月乙未以王欽若參知政事丙申以王旦爲封禪大禮使王欽若等爲經度制置使馮拯陳堯叟爲分掌禮儀使丁謂等計度財用謂時權三司使遂著景德會計錄以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較優詔獎之　六月乙未王欽若至乾封上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未幾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帛曳林木上有字不能識言於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馳告欽若欽若奉至社首跪授中使馳捧詣闕帝御崇政殿趣召羣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

旬當賜天書於泰山卽密諭欽若等凡有祥異卽上
聞今果與夢協上天眷祐惟懼不稱王旦等再拜稱
賀乃迎奉含芳園之正殿帝齋戒備法駕詣殿拜受
之授陳堯叟啓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
爾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
歷遐歲讀訖復奉以升殿於是羣臣表上尊號曰崇
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未幾欽
若獻芝草八千本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
七百餘本諸州上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等不可稱
紀九月令有司勿奏大辟案以天書告於太廟　乙

酉親習封禪儀於崇德殿　作玉淸昭應宮奉天書
也知制誥王曾都虞侯張旻皆上疏諫不聽　冬十
月辛卯帝發京師以玉輅載天書先道凡十七日至
泰山王欽若等獻芝草三萬八千餘本齋戒三日登
山道經險峻降輦步進鹵簿儀衛列於山下享昊天
上帝於圜臺陳天書於左以太祖太宗配命羣臣享
五方帝及諸神於山下封祀壇帝飲福酒攝中書令
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符周而復始永綏兆
人三獻畢封金玉匱王旦奉玉匱置於石䃈攝太尉
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䃈帝登圜臺閱視

訖還御幄宰相率從官稱賀明日禪祭皇地祇於社
首山如封祀儀禮畢御壽昌殿受羣臣朝賀大赦天
下文武並進秩令開封府及所過州軍考送舉人賜
天下酺三日改乾封縣爲奉符縣大宴穆淸殿又宴
泰山父老於殿門　十一月戊午帝過曲阜縣謁孔
子廟酌獻再拜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
謚孔子曰玄聖文宣王祭以太牢賜錢三十萬帛三
百匹又追謚齊太公望爲昭烈武成王周文公旦爲
文憲王太公立廟靑州周公立廟曲阜尋復追封孔
子廟配享從祀者顏回爲兗國公閔損曾參及漢儒

左丘明以下爲郡公侯伯　丁丑帝自泰山奉天書
還宮羣臣爭頌功德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
之盛事願陛下謹於盈成不可遂自滿假知制誥周
起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患恬於逸安而忽於兢畏願
毋以告成爲恃　十二月辛卯帝御朝元殿受尊號
宰相王旦等各進秩有差
二年二月以方士王中正爲左武衛將軍先是汀州
人王捷言於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丹術及小鐶
神劒葢司命眞君也是爲聖祖宦者劉承珪以聞賜
捷名中正得對龍圖閣旣東封加聖祖號爲司命天

尊授中正左武衛將軍恩遇甚厚　十二月辛丑權
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示百官於朝堂自封禪
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兖
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
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爲治道言哉不
省
三年六月河中府進士薛南及父老僧道千二百人
請祀后土於汾陰　八月丁未詔明年春有事於汾
陰戊申以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爲祀汾陰經度制置
使以王旦爲大禮使王欽若爲禮儀使　冬十月庚

申丁謂上大中祥符封禪記　十二月陝州言黃河
清集賢校理晏殊獻河清頌帝作奉天庇民述示宰
相
四年春正月辛巳以將祀汾陰詔執事懈怠者罪勿
原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龍圖閣待制孫奭上
疏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
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
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
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祠汾陰始廵幸郡
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

不可二也古者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
是也漢初承泰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
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
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
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
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
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
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祀后土聖朝之與事與
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
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爲賢主比年以來

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狥姦
回遠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
夫雷以二月啓蟄八月收聲育養萬物失時則爲異
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
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
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
息水旱洊診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
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爲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
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示後世爾陛下
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爲下襲漢唐之虛名其

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危
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
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乃欲倡導陛
下而爲之臣切爲陛下不取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
意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遣
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
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
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
遠邊境使者雜至寧可保其心乎昔陳勝起於徭戍
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

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
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荐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
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
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覬覦於邊陲乎
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停寢今姦臣乃贊陛
下力行東封以爲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
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
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
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爲
可戒誣下罔上爲可羞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纔畢東

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便
謂成大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邪僥倖
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正直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籩豆簠
簋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
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時羣臣爭奏祥
瑞奭又上言方今野鵰山鹿並形奏牘秋旱冬雷率
皆稱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爲可
罔下民爲可愚後世爲可欺乎人情如此所損不細
惟陛下深鑒其妄帝知其忠而不能從乙酉帝習祀

后土儀丙申詔以六月六日天書再降日爲天貺節
丁酉奉天書發京師　二月壬子車駕出潼關渡渭
河遣近臣祀西嶽癸丑次河中府丁巳至寶鼎縣辛
酉祀后土地祇壬戌大赦賜天下酺三日作汾陰配
饗銘河瀆四海贊　召草澤李瀆劉巽瀆以足疾辭
再拜遣使存問瀆自陳世本儒墨習靜避世之意瀆
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
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巽至授大理評事　乙巳次
華州召見隱士鄭隱李寧賜茶果粟帛辛未次閿鄉
召見道士柴又玄問以無爲之要　三月甲戌次陝

州違陝令王希召草澤魏野辭疾不至上言應詔性頓纓則狂望回過聽許令愚守詔長吏常加存撫命工圖其所居觀之野居陝之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好彈琴作詩以清苦聞於時嘗以詩諷寇準王旦乞休帝故不強其出己卯次西京丙申謁諸陵夏四月甲辰朔帝至自汾陰宰相親王以下進秩有差　九月辛卯以向敏中等為五嶽奉冊使加上五嶽帝號帝御朝元殿發冊

五年八月作會靈觀奉祀五嶽　戊子以王欽若陳堯叟並為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為樞密副

使時天下乂安王欽若丁謂導帝以封祀眷遇日隆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蒐講墜典大修宮觀以林特有心計使為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秘時號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嘆曰李文靖眞聖人也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為瘿相性傾巧敢為矯誕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興作能委曲遷就以中帝意知節以眾方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於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也　冬十月戊午帝語輔臣曰朕夢神人傳

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今令再見汝明日復夢神人傳聖祖言吾座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聖祖至朕再拜殿下俄有六人至揖聖祖皆就坐聖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後唐時復降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座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詔天下避聖祖諱玄為元朗為明凡載籍偏犯者各缺其點畫尋以玄元聲相近改玄為眞玄武為眞武己未大赦　閏十月己

巳上聖祖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遂加太廟六室尊號羣臣上帝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眞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戊寅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丘以奉聖祖聖母且詔天下天慶觀並增建聖祖殿辛巳詔建康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尋以丁謂為奉迎使奉安於玉清昭應宮帝率百官郊謁又詔刻天書於宮以王旦為刻玉使王欽若與丁謂副之戊子御製配享樂章并二舞名文曰發祥流慶武曰降眞觀德　十一月丙申帝親祀玉皇於朝元殿甲

辰加王旦門下侍郎向敏中中書侍郎內外官加恩置玉清昭應宮使以王旦爲之丁未作汴水發願文

十二月戊辰作景靈宮於京師奉聖祖也

六年春正月癸巳朔司天監言五星同色　六月亳州官吏父老三千三百人詣闕請謁太清宮　八月庚申詔來春親謁太清宮庚午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孫奭上疏曰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於太清宮外議籍籍以謂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爲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

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已之言覺寤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抑損虛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無爲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爲封泰山祠汾陰上陵祀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爲非也秦爲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然知奭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

七年春正月帝將如亳州謁老子命王旦兼大禮使丁謂兼奉祀經度制置使陳彭年副之　壬寅奉天書發京師丙午次奉元宮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芝九萬五千本戊申王旦上混元上德皇帝冊寶己酉謁老子於太清宮升亳州爲集慶軍節度減歲賦十之三太史言含譽星見庚戌賜酺三日　二月辛酉帝至自亳州壬申祀天地大赦　十一月乙酉玉清昭應宮成初議營宮料工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制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

劉承珪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

八年春正月壬午朔謁玉清昭應宮奉安刻玉天書於寶符閣以帝容立侍其側還御崇德殿受賀赦天下非十惡枉法贓咸除之帝製誓文刻石寘於寶符閣下又製欽承寶訓述以示中外　九月知陳州張詠卒遺表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嘆其忠

九年春正月丙辰置會靈觀使以丁謂爲之

天禧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改元詣玉清昭應宮薦獻

上玉皇大天帝寶冊袞服壬寅上聖祖寶冊己酉上太廟謚冊辛亥謝天地於南郊大赦御天安殿受冊號乙卯作欽承寶訓述示羣臣　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己者會有詔以曾爲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傅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鷩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九月癸卯王曾罷曾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譖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舁土置其門賀

氏訴于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雖彿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慴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在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踧踖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己酉王旦卒旦自祥符以來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臨終語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節爲過莫贖我死之後當削髮披緇以斂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議者謂旦得君言聽計從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

二年夏皇城司言保聖營之西南營卒有見龜蛇者因就建真武祠今泉湧祠側疫癘者飲之多愈詔即其地建祥源觀任布上疏言不宜以神怪衒愚俗不報

三年六月甲午王欽若罷判杭州以寇準同平章事丁謂參知政事先是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爲天書降于乾祐山時寇準判永興軍婿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準與能合遂以上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魯宗道言姦臣誕妄以惑聖聽知河陽孫奭上疏曰朱能者姦險小人妄言

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既而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讐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蕩

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爲
李輔國刼遷卒以憂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以
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
驕亢成性謂人莫己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
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祟
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
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
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
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
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

生禍亂不作皆不聽寇準由是得召用矣時欽若恩
禮衰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
六甲神欽若坐與之出入遂罷以準代相準之始召
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
爲上策儻入見即發乾祐天書之詐斯爲次也最下
則再入中書大袞平生矣準不懌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帝崩　冬十月葬永定陵以天
書殉　史臣曰眞宗英悟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
慮其聰明必多作爲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
見也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導

迎眞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遼史
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宗幽
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
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鴈鴇自投地皆稱爲天賜
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
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
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覦之志歟然不思
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末矣仁宗以天書殉葬
山陵嗚呼賢哉
仁宗天聖七年六月大雨震雷玉淸昭應宮災詔繫

守衛者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
故竭力成此宮今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
殿存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
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
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王曾呂
夷簡又助雍言中丞王曙亦言玉淸昭應宮之建非
應經義天變來警願除其地罷諸禱祀以應天變右
司諫范諷復言此實天變不當置獄太后與帝感悟
遂滅守衛者罪下詔不復修治以二殿爲萬壽觀罷
諸宮觀使

丁謂之姦

眞宗天禧三年六月以寇準同平章事丁謂參知政事先是準與謂善嘗薦其才於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謂誠才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準終不以爲然謂旣因準稱譽漸致通顯雖同列而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大慙恨遂成仇隙

四年六月丙申寇準罷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

寇準李迪以爲憂一日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卽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出則撫軍入則監國古之制也何不可之有謂力譖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爲太子太傅　丙寅以李迪同平章事馮拯爲樞密使　庚午以丁謂馮拯並同平章事　癸酉入內都知宦者周懷政伏誅丁丑貶寇準知相州初帝得疾自疑不起嘗臥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泄準罷丁謂等因疏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奉帝爲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其謀告謂謂卽微服夜乘犢車挾崇勳詣曹利用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謀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爲太常卿知相州而罷翰林學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曙朝士與準親厚者

皆斥之準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謂輙云與遠小州迪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爭益始此　八月乙酉以任中正王曾並參知政事錢惟演爲樞密副使　壬寅貶寇準爲道州司馬時遣使捕朱能能殺中使擁衆叛未幾衆潰自殺準坐是再貶道州初帝欲謫準江淮間謂竟除道州同僚莫敢言王曾獨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　九月帝疾愈丙辰始御崇德殿視事治朱能黨死流者數十人壬戌給事朱巽郎中梅詢坐不察朱能姦謫官　十一月戊辰李迪丁謂罷時丁謂擅

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廸憤然謂同列曰廸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廸以爲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爲樞副廸復沮之謂積怒既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廸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内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廸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也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于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

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廸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廸罵臣耳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翰林學士劉筠已草廸謂同罷制既而謂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遇殊于樞密院南門殊惶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　庚午詔自今軍國大事仍舊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于內而

丁謂用事中外以爲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　陳邦瞻曰當國家危疑之勢定社稷安人主此天下之所謂大忠也然而非智不濟夫轉户者係樞智者於安危之際亦能得其樞而轉之耳方宋眞宗之寢疾也事皆決於劉后而太子非后出丁謂以奸邪亂政錢惟演復以后戚佐之一有搖動則宋事去矣當時寇準李廸皆忠臣其計皆在逐謂與演而后乃可制后可制而太子乃可安也夫此策

而濟已非善處人母子之間且慮無以善其後此策而不濟則禍豈可測哉周懷政之死太子得不廢者特天幸也夫當時不難逐謂而難于安后之心后心不安則呂武之事且復見奸人之欲爲謂者皆是也可盡逐哉后心安則去謂如孤豚腐鼠耳善乎王曾之告惟演也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夫后直懼劉氏之不安耳非有則天攺姓易命之志也彼曉然知太子安而已安豈忍復爲邪謀也哉蓋自是而小人僥倖之計始不得入則曾

之一言有以深動其心也然是言也非由惟演進則后不信是又曾之所以爲智也萊公號爲能斷大事然於此不如沂公遠矣　以丁謂兼太子少師馮拯兼少傅曹利用兼少保

五年十一月丁謂加司空馮拯加左僕射曹利用加右僕射時謂威權日盛朝臣多附之起居注李垂獨不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爲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覩若所爲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

乾興元年二月庚子大赦癸卯羣臣上尊號甲辰封

丁謂爲晉國公馮拯爲魏國公曹利用爲韓國公

甲辰帝不豫增劇問左右曰吾日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威莫敢言　戊午帝崩遺詔太子受益柩前即位更名禎王曾奉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謂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三矣尊皇后爲皇太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兩府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地右垂簾聽政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埒倚爲重

庚申命丁謂爲山陵使　戊辰貶寇準爲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爲衡州團練副使先是先帝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迪嘗諫立己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謫知萊州初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尚有言乎

恐亦未免耳曾遂不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醜徒于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權此震驚遂致沉劇且使人迫迪行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敕諳準就賜以錦囊貯劍於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惶恐不知所爲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使不得已乃授敕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丁謂欲邀蔡齊附己許以知制誥齊退而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至此豈宜爲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

遂拒不往　巳酉命叅知政事王曾按視山陵　庚申内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罷時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於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歩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但恐下有石有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横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爲不可太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丁謂言謂唯唯允恭入奏

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衆議日謹懼不能成工中作而罷奏請待命丁謂庇允恭依違不决内使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請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丁謂第議遣王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丁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絶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爲宰相乃與宦者交通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辯虚實頼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被先帝顧托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丁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可議邪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并罷中正出知鄆州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宣諭天下初謂舉進士客許田胡則厚遇之及謂貴顯則驟進用至是謂罷則亦出爲西京轉運使改命馮拯爲山陵使　辛未以王曾同平章事　丙子以

錢惟演爲樞密使　辛卯貶丁謂爲崖州司戸參軍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丁謂家謂敗逮繫德妙内侍鞫問之德妙具言丁謂嘗教之曰汝所爲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以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於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眞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内紿言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丁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渉妖誕遂貶謂崖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謂赴崖州道出雷州寇準使人以一蒸

羊逆諸境上謂欲見準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讐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侯謂行遠乃巳謂機敏有智謀儉狡過人及居崖州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家寓西京嘗為書自克責叙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至於洛守劉燁祈付其家戒使者會衆傳時達之燁得書不敢私即以上聞太后與帝見之感惻遂徙雷州　十一月丁卯錢惟演罷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燻灼因附之與為婚姻寇準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氏曰逆準不書御史中丞蔡齊言於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

可為姦黨所誣哉帝遂令磨去之謂得罪惟演慮將及巳因擠謂以自解為拯以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以厯祖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府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史鞠詠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侍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始亟去惟演出於勳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尤喜奬勵後進嘗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㢜上押字故切切求入中書為時議所鄙

明肅莊懿之事

眞宗景德四年四月皇后郭氏崩謚曰莊穆

大中祥符三年四月甲戌皇子受益生後宮李氏所誕也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德妃莊重寡言帝命為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帝私卜釵完當生男子左右取釵以進如故已而果舉子劉德妃攘為巳子李不敢言中外亦不知

五年十二月丁亥立德妃劉氏為皇后初后父通為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於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為業携之至京師

年十五入襄邸帝即位自美人進位德妃專寵後宮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廸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竟立為后后既立以無宗族更以美為兄改其姓為劉聞李廸之諫大恨之后性警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　初帝欲立劉后使丁謂諭楊億草制億難之謂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草之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帝崩太子即位尊皇后為皇太

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　三月庚寅帝初御崇德殿
太后設幄次於承明殿垂簾以見輔臣　八月乙巳
太后同帝御承明殿垂簾聽政
仁宗天聖元年五月庚寅議皇太后儀衛制同乘輿
三年春正月辛卯長寧節近臣及契丹使上太后壽
於崇政殿
五年春正月壬寅朔帝率羣臣朝太后於會慶殿先
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
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
太后令帝不從　太后嘗問叅知政事魯宗道曰唐

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
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
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
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
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自是后左右用事者多憚宗
道目爲魚頭叅政
七年十一月癸亥冬至帝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
寧殿遂同御太安殿以受朝秘閣校理范仲淹先期
上疏曰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
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
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爲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詬
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繆
辱公薦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
罪門下殊不能答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
乞補外出爲河中府通判
八年二月范仲淹疏請太后復辟其略云陛下擁扶
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
聖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
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眞主以享天下之養疏入不
報

明道元年二月丁卯眞宗宸妃李氏卒李氏實生帝
太后既取帝爲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
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
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
容進位宸妃及卒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
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
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
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
母子邪夷簡對曰太后不欲全劉氏乎尚念劉氏則
喪禮宜從厚司天希旨言歲月未利夷簡秘其說請

發哀成服且謂入内都知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后悟乃以一品禮殮之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言鑿垣非喪禮宜自西華門出太后從之殯於洪福院

二年二月乙巳皇太后欲被服天子袞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爲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衣袞初獻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太后尊號丁未帝祀先農於東郊躬耕籍田命宰相張士遜撰謝太廟及躬耕籍田記檢討朱郊言皇太后謁

廟非後世法乃止撰籍田記　三月庚寅以皇太后不豫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乾興以來貶死者復官謫者内徙　甲午皇太后崩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内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釦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於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綽還京西言在庾有出賸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遂以后服殮謚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遺詔尊太妃爲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閤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今宜躬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爲皇太后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　夏四月壬寅左右

有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爲皇太后謚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壬子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内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以范仲淹爲右司諫仲淹聞遺詔以楊太妃爲皇太后參決國事亟上疏言太后母號也未常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時已刪去參決等語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册命

而已　初太后愛帝如已出帝亦盡孝始終無毫髮間隙至是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上言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冬十月丁酉塟莊獻明肅皇后莊懿皇后於永定陵詔定祔廟禮翰林侍讀學士宋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宫唐坤儀廟故事請別築宫遂作奉慈廟以奉二神主

郭后之廢 温成事附

仁宗天聖二年十一月乙巳立皇后郭氏后平盧節度使崇之孫女時張美人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踈

明道二年夏四月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罷先是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踈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勸帝語甚切帝因與夷簡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語於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都知閻文應詗之乃知事由郭后也由是深憾於后

八月戊午復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十一月美人張氏卒追冊為皇后　十二月乙卯廢皇后郭氏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素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以前憾遂主廢立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先敕有司不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宫臺諫章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為通道輔扣環大呼曰皇后被廢柰何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柰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邪夷簡不能答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遂出道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無

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
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綖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
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僉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
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景祐元年詔淨妃郭氏出居瑤華宮美人尚氏入道
楊氏安置別宅　九月甲辰詔立曹氏爲皇后彬之
女孫也初郭后廢帝命宋綬作詔云當求德閥以稱
坤儀既而左右引富人陳氏女入宮綬曰陛下乃欲
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詔戾乎王曾入對又論
奏之乃罷陳氏而立曹氏御史裏行孫沔請終莊獻

喪制而後行秘書丞余靖亦以爲言不報
二年十一月戊子故后郭氏暴卒后居瑤華帝頗念
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詞甚悽惋帝益悔
爲嘗密遣人詔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
冊方可閻文應以常譖后懼其復立屬后小疾帝遣
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
不得其實帝深憫之以禮斂葬而停謚冊祔廟之禮
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死於道
三年春正月壬辰追復郭氏爲皇后丁酉葬皇后郭
氏

慶曆八年帝以閏正月望夕將張燈曹后諫止之越
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爲亂夜入禁中越屋叩
寢殿皇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閤擁持趣
召都知王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宮嬪于殿下聲徹
帝所宦者以乳嫗毆小女子紿奏后叱之曰賊在近
殺人敢妄言邪陰遣人挈水蹤後賊果舉炬焚簾水
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
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
坐斥事連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
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鞫于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

事關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爭于帝前帝從竦議由
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十二月丁卯冊美人
張氏爲貴妃初衛士之變帝以美人有扈蹕功夏竦
建議欲尊之同知諫院王贄因言賊本起皇后閤前
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陰爲美人地上以問御史何
郯郯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上悟事遂寢然美人
卒以功進貴妃
皇祐二年十一月己未詔外戚毋得任二府時張貴
妃寵冠後庭堯佐其伯父也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
牧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等力

爭之中丞王舉正又留百官班廷諭故有是詔且罷
堯佐宣徽景靈二使
三年冬十月復除張堯佐宣徽使知河陽侍御史唐
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同列依
違介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爲
首相介遂劾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奄侍通
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
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
讀既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于謫帝急召
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致宰

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彥博
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
拜謝不已帝怒亦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介猶力爭帝
聲色俱厲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曰介誠狂直然
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乞賜寬貸遂貶介春州別駕
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罷
彥博知許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
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天下稱真御史者必曰唐子
方云

至和元年春正月癸酉貴妃張氏卒貴妃巧慧多智
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爲郡王伯父堯佐至太師
姻戚莫不顯貴然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
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貴妃雖專寵特異
終不得豫政及卒帝悼甚至輟朝七日禁京城舉樂
一月追册爲溫成皇后治喪皇儀殿知制誥王洙陰
與內使石全彬附會務以非禮導帝欲令孫沔讀册
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册則可以
樞密副使讀册則不可因力求罷時陳執中爲首相
奉行溫成喪事唯謹且引王洙爲翰林學士士論由
是爭咎執中

天聖災議

仁宗天聖四年六月庚寅大雨京師平地水數尺壞
屋溺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
五年六月京師大旱通判常州謝絳上疏曰去年京
師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幾冒城郭今年苦旱百
姓疫死田穀焦槁秋成絕望此皆大異也按洪範京
房易傳皆以爲簡祭祀逆天時則水不順下政令逆
時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顓事者如誅罰絕理
則大水殺人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上下皆蔽茲
謂隔其咎旱天道指類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

苦思有以上塞時變固宜策告殃咎變更理化下罪已之詔修順時之令宣舉言以導壅斥近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為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為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時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幾之衆不出房闥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即佞倖上下皆蔽其應不虛昔兩漢日食地震水旱之變則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之選而政道未茂天

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篤邪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效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比來奸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而宰相方考資進吏無敢建白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今陽驕莫解蟲蝗漸熾河水妄行循依違之迹行循常之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歲不登則虧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塈願下詔引咎損大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聞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歛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誠動乎上大惠浹于下豈有時事之艱哉

帝嘉納之

七年六月丁未大雨震雹玉清昭應宮災中丞王曙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漢遼東高廟及高園陵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郡國便殿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為天以臺榭宮室為戒宜罷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滎陽縣尉蘇舜欽詣登聞鼓院上疏曰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

晦未嘗少止農田被菑者幾於十九臣以謂任用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于刑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為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雨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熖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

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攻刑之失收獨蹇之論庶幾
可以變災爲祐浹日之間未聞爲此而將計工役以
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横議咸謂非宜皆
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乃作
斯宮及其畢工海内虚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遭
水旱雖征賦減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
不知紀極財力耗于内百姓勞于下内耗下勞何以
爲國況天災之已違之是欲競天無省已之意逆天
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今爲陛下計莫
若來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

税寛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修
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
修已之日豈可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
詔曰迺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
異罪在朕躬羣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于斯將
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大不及此宮彼尚
降詔四方以求已過是知帝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
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別官人有叙率由舊章禮重
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虚僞讒夫昌邪
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燔宗廟燒

宫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
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
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今
宮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拱默内省而追革之罷再
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

明 北海 馮 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纂輯
句吳 徐 申 校正
豫章 劉曰梧
秣陵 沈朝陽 繙閱

茶鹽榷罷

仁宗天聖元年春正月癸未命三司節浮費遂立計置司罷榷茶鹽行貼射通商法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蠹耗中國百姓從後而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

言天下穀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救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領之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榷貨務給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爲虛實三估謂之三說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待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其後虛估日益商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茶法大壞至是上命諮等校歲入登耗更定之諮等言淮南十三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爲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爲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說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諮等

又以鹽之類有二解池引水而成曰顆鹽淮浙蜀廣鬻海或井或鹻而成曰末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兩池入中並邊芻粟上皆從之

三年十一月復榷茶鹽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爲輕重既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蠭起上疑變法之弊下詔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諮具言新法便會孫奭等論其煩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法復壞解鹽亦復榷之

八年八月復解鹽通商法上書者言榷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于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議更其制因畫通商五利上之口方禁商時伐木造船輦用兵民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腿今皆得食眞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通流富家多藏鏹不出民用益蹙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利也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

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課耗矣

景祐三年三月罷榷茶復行貼射法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甚李諮既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說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

慶曆二年春正月丁巳復榷鹽法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並邊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爲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爲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末鹽悉復禁榷

皇祐四年九月以范祥爲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自復榷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爲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

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使論者猶藉藉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請從之田況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爲轉運使於是皆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榷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賤商

貪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
嘉祐四年二月罷榷茶自茶爲官榷民私蓄盜販皆
有禁臘茶之禁尤嚴歲報刑辟不可勝計園戶困於
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
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
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其禁帝曰茶鹽民所食而強
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耳
旣而葉清臣請令通商收稅以免輦運之勞弭刑辟
之濫又茶與鹽均爲人用宜以口定賦三司議以爲
不可行於是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

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
征筭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
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於帝行之下三司議三
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爲患園戶輸
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
數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筭而不給本錢遂下
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
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建中時始有茶禁上
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
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

者實繁嚴刑峻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間幅員數千
里爲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
者往就問之而皆謳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
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
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爲生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
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
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
必寘明刑無或有貸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
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
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人

省刑其意良善然茶戶先時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
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
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
代冒法受罪先時商賈爲國遷貿而州郡收其稅今
商賈以利薄不行致歲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
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主是說請除前令帝不聽
神宗熙寧二年三月以薛向爲江浙荆淮發運使時
范祥卒以向繼領其事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
令牟牧上其說請久任向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
壞鹽法且有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公輔范純仁皆

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靖於法以向代之向請卽永興軍置賣鹽場以邊費錢十萬緡儲永興爲鹽鈔官本官自鬻之而罷通商從之

七年夏四月初榷蜀茶時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卽蜀諸州刱設官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司盡榷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

勝窮詔止取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稷都大提舉茶場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幹當公事以自輔

八年十二月更定解池鹽鈔法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溫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

哲宗元祐元年秋七月罷成都榷茶場時劉摯蘇轍論陸師閔在成都增場榷茶其害過於市易遂貶師閔官而罷茶場値上官均論集賢修撰黃廉徃附蔡確出爲陝西都轉運使廉至陝詢茶政隨事制宜便於公者不苟去以爲名害於民者不苟存以爲利請榷熙秦茶勿改而罷成都茶場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爲萬八千疋朝廷從之歲餘人皆稱便初陸師閔歲計茶息以一百二十萬緡掊克歛怨無所不至及廉盡除公私之病比

數年亦得百二十萬

六年秋七月復制置解鹽使詔鹽復許通商

徽宗崇寧二年夏四月更鹽鈔法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強而固恩寵俾商人先輸錢於榷貨務請鈔赴産鹽州郡支鹽而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資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於是有齎數十萬劵一旦廢棄者朝爲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提點淮東刑獄章縡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縡官

正雅樂

仁宗天聖元年冬十月翰林侍講學士言郊廟二舞失序願下有司考議於是學士承旨劉筠等議曰周人奏清廟以祀文王執競以祀武王漢高帝文帝亦各有舞至唐有事太廟每室樂歌異名蓋帝王功德既殊舞亦隨變屬者有司不詳舊制奠獻止登歌而樂舞不作其失明甚請如舊制宗廟酌獻復用文舞皇帝還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亞獻酌醴已武舞作至三獻已奠還位則止蓋廟室各頌功德故文舞迎神後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則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獻惟登歌奏禧安之樂而縣樂舞綴不

作亞獻終獻仍用武舞詔從之

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周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修治并閱樂工罷其不能者乃命直史館宋祁内侍李隨同肅等典其事又命集賢校理李照預焉於是帝御觀文殿取律準閱視親篆之以屬太常　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布衣胡瑗召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試秘書省校書郎

二年二月命集賢校理李照重定雅樂時承平日久帝留意禮樂之事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考定樂器并見工人帝御延福宮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李照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王朴所造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剏意造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鐘鎛磬無大小輕重厚薄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爲律後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

如鳳翅其樂傳之亘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虡可使度量權衡協和乃詔於錫慶院鑄之既成奏御照遂建議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太常制四律別詔潞州取羊頭山秬黍上送於官照乃自爲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爲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爲十二管定法乃詔內侍鄧保信監視羣工照并引集賢校理聶冠卿爲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入内都知閻文應董其事中書門下

總領焉凡所改制皆關中書門下詳定以聞別詔翰
林侍讀學士馮元宋祁冠卿照討論樂理爲一代之
典又詔天下有深達鐘律者在所亟以名聞於是杭
州鄭向言阮逸蘇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樂詔
遣詣闕其他以樂書獻者悉上有司時胡瑗所作鐘
磬大變古法徐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
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瑗制作皆不効復字復之
建州人初游京師舉進士不第退而學易通流衍卦
氣法自筮無祿遂無進取意游學淮浙間數年益通
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一日聽其鄉人

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
以聲器求之遂悟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修
弁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乃召見命爲大理評事因
以疾辭　五月李照上雅樂制度既改制金石則絲
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奏可照乃鑄銅爲龠合升斗
四物以興鐘鎛聲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爲黃
鐘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倍於升乃
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鎛之容受差大更增六
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銘曰樂斗後數月潞州
上秬黍照等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太府

尺合法乃定先時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爲虡而四清
聲相承不擊照因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
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
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馮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
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
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箏九弦七弦之琴十
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爲十二
數者且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之於均故聖人
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
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爲十二不得其法稽

諸古制臣等以爲不可且聖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
鐘又設黃鐘至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四清
之意蓋爲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爲君
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不相凌謂之正迭相
凌謂之慢百世所不易也聲重濁者爲尊輕清者爲
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
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爲君治物爲君用不能尊
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
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爲尊卑也今若
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爲宮之時

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爲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爲且如舊制便常令權用十二枚爲一格且詔曰俟有知者能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

三年二月命官較阮逸胡瑗等所定鐘律　秋七月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鐘律詳定得失以聞　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鐘磬皆本於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

瑗筭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鐘之法及國語鈞鐘絃準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對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鐘下竊覩御製樂髓新經歷代度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此則明班志以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蔡邕銅籥本得於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籥積成嘉量則是聲中黃鐘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短而嘉量既成即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鐘有鈞石量衡之制況周禮國語姬代聖經翻謂無憑孰爲稽古有唐張文收定樂亦鑄銅甌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均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鐘之宮則律可見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將臣見鑄成銅甌再限半月內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鐘之宮乃取李照新鐘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鐘量法度文字已編寫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并定以聞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臣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爲

分唯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爲寸法太常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爲一分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籥亦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今將保信黃鐘管內秬黍二百粒以黍長爲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鐘籥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復將實籥秬黍再累者校之即又不同其籥合升斗亦皆類此又阮逸胡瑗鐘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鐘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復

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爲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
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黍
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
枚臣等據楚衍等圜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
實龠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
二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鐘磬各一架雖合典故
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
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
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鐘律
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

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
法其說疎舛不可依用
寶元元年五月右司諫韓琦言臣前奉詔詳定鐘律
嘗覽景祐廣樂記覩李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已
意別爲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
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
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
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兩制官詳定以聞既而綬等言
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爲無所考據願如
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鐘磬不經鐫磨者猶

存三縣奇七虡郊廟殿庭可以更用太常亦言舊樂
宮縣用龍鳳散鼓四面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用止
以晉鼓一面應節舊樂建鼓四并鞞應共十二面備
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鎛鐘相應擊之舊樂雷
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別造雷鼓每面
各用一人椎鼓順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摻鞉
以應之又所造大竽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絃琴
並行今既復用舊樂未審照所作樂器制度合改與
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所作勿復施用
皇祐二年五月丁亥朔新作明堂禮神玉禮儀使言

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　六月己未內出御製
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聲爲
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爲七音凡三十聲
爲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聲爲一曲皆黃鐘爲
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爲二曲皆無射爲均又以
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爲三曲亦無射爲均皆自
黃鐘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即依前
譜次第成曲其徵聲自同本律及御撰鼓吹警嚴曲
合宮歌並肄於太常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
詔預參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清聲譜法請用之於明

堂者竊以自專夫世樂文墜鼓考擊之法久亡六
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卽未見其法又按
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
篪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玉絃阮九絃琴則有太宗
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鐘清聲臣
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旣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
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爲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
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
者令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擅意求法且當
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爲律明人皆可

及若彊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
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
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
秋七月御製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皆五十七字五
音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
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　閏
十一月詔曰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
五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
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泰
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大予之名唐

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鐘律明皇方成
唐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
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
令和峴減一律眞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覈
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研覃亦未完緒頃雖
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爲改更未
適茲意中書門下其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以天地
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蜡祭享所用登歌宮縣審定
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
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爲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

詆胷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於懷於是中書門
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秘閣詳定大樂王堯臣等
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今古願同詳定及乞借
參政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並從之　宋祁田況
薦益州鄉貢進士房庶曉音律祁上其所著樂書補
亡三卷召詣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
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
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
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以制
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鍾也且漢志一爲一分

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
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
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爲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鎭
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定故授庶校書郞而遣之惟
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鎭言爲是數與論難然世鮮
鍾律之學竟不能決
三年春正月詔徐宿泗耀江鄭淮揚七州軍采磬石
令諸路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秋七月丁巳
兩制禮官王堯臣等言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
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

豈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
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格
王隨代之樂亦既制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繇義
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而行遠垂久之致焉故詔
以紹堯夏以承舜濩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
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有司
莫敢易言之朕憫然念茲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昭揭
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執事遠求博講而考定其衷
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
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

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
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其仁厚祗覽所議熟復於懷恭
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戡武章聖叡清淨之治冲人
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迹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
之播鐘球文羽籥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
得其正
四年五月戶部員外郎范鎭上言陛下制樂三年有
司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樂者和氣
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
之物傳其法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遍也今

有形之物皆相戾而不合則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
和也必得真黍然後可爲耳鎭自謂得古法司馬光
終不以爲是
五年夏四月甲午命劉沆梁適監議大樂知制誥王
洙奏黃鍾爲宮最尊者但音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
體也言鍾磬依律數爲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
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頴達作疏因
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鍾磬依數大小之說其康
成頴達等即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
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者據此

以黃鐘爲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鐘特磬者止得林鐘律聲若隨律長短爲鐘大小之制則黃鐘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鐘則形制大小比黃鐘纔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鐘爲宮即黃鐘大呂反爲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強之象今參酌其鑄鐘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筭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皇祐中秦又爲法鑄大呂應鐘鐘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　五月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爲宮爲諸律之首蓋

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爲率與古爲異臣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是月知諫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臣詳定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議論喧嘖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聖明述作之

事務爲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之之時煩費甚廣器旣成矣又欲改爲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　六月乙亥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觀宗廟祭器　八月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爲然
至和二年二月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鐘送太常初

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與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粵朕皇祖寶龢鐘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其鑄鐘又長甬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

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人以劉羲叟之言爲驗

七年翰林學士王珪言昔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於山川鬼神使鳥獸盡感況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爲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夫所謂柷敔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耶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戛擊是柷敔之用既云下而擊鼗知鳴球與柷敔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

詔有司考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柷敔

神宗元豐三年六月詔楊傑等議樂帝自即位於禮樂之事未遑制作至是將有事於明堂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遂召致仕秘書監劉几侍郎范鎮與傑參議几言律生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儒者泥古致詳於形名度數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於器雖合考於聲則不諧且古樂備四清聲沿五季亂離而廢請增之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鐘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范鎮欲求一秬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第加恩賚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乃復上疏曰太常鑄鐘皆有大小輕重之法非三代莫能爲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鑄銅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黃鐘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呂律合王朴黃鐘律比朴樂纔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鐘聲鬱而不發無足議者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校三格自相違戾且以太簇爲黃鐘則是商爲宫也方劉几奏上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律內外有損益其聲和又與古樂合今若將臣所造

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鑄鐘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開元中有以畫圖獻者一鼓而爲八面六面四面明皇用之國朝郊廟或考或不考宫架中惟以散鼓不應經義又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塤器以木爲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爲備樂安可得哉不報

四年冬十月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傳歌者在堂兼

設鐘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寘之於牀並非其序請親祀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寘於牀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以此爲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鎛十二虡爲宮縣明矣故或以爲配十二辰或以爲配十二次則虡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宮縣當二十虡甚者又以爲三十六虡方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並用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散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宮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有司攝

事改用宮架十八虡太常以謂用宮架十二虡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官架四面如辰位設鎛鐘十二虡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虡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丘如之

哲宗元祐三年十二月甲辰范鎮定鐘律諸樂器以進令禮官太常參定賜鎮詔曰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鄶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巳雜華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

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閔簨簴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歎不忘　閏月甲辰詔百官觀新樂　范鎮樂成著爲八論自敘考周官王制司馬遷書班氏志流通貫穿一無抵捂樂下太常楊傑上言元豐中詔范鎮劉几與臣詳議大樂既成而奏稱其和協今鎮新定樂法與樂局所議不同且樂經仁宗制作神考睿斷奏之郊廟朝廷蓋巳久矣豈可用鎮一說而遽改之遂著元祐樂議

以破鎮說禮部太常亦言鎮樂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參用仍詔樂如舊制

元符二年春正月詔前信州司法參軍吳良輔按協音律改造琴瑟教習登歌以太常少卿張商英薦其知樂故也初良輔在元豐中上樂書五卷其書分爲四類以謂天地兆分氣數爰定律應氣數通之以聲於是撰釋律律爲經聲爲緯律以聲爲文聲以律爲質旋相爲宮七音迭生於是撰釋聲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故經之以六律緯之以五聲聲律相協和而無爭播之八音八音以生於是撰釋音四物兼采八器

以成度數施設象隱於形考器論義道德以明於是
撰釋器類各有條凡四十四篇大抵考之經傳稽以
講思頗益於樂
徽宗崇寧元年詔以大樂之制訛繆殘闕樂器弊壞
制度不齊秦漢之後樂經散亡箏筑阮秦晉之樂也
乃列於琴瑟之間熊羆按梁隋之制也乃設於宮架
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協譜諸儒自相非議
不足取法議樂之臣無所據依乃博求知音之士於
天下於是有魏漢津者本蜀黥卒自言師事唐仙人
李良授以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以善樂薦時

阮逸方定黍律不獲用漢津至是年九十餘矣蔡京
復薦之乃得召見獻樂議曰聲有太有少太者清聲
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在其間人
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耦然後四序可得而調
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爲迂怪蔡京獨神之或言漢
津本范鎮之役稍窺見其制作而京託之於李良云
二年九月禮部員外陳暘上所撰樂書二百卷命吏
部尚書何執中看詳暘欲考定音律以正中聲顧
送講議司令知音律者參驗行之暘論曰魏漢津論
樂用京房二變四清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

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鐘清爲
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鐘
或可分也而黃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
旨哉壬辰詔曰朕惟隆禮作樂實治內修外之先務
損益述作其敢後乎其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
沿革酌古今之宜修爲典訓以貽永世致安上治民
之至德著移風易俗之美化迺稱朕咨諏之意焉
三年春正月甲辰命魏漢津定樂鑄九鼎時帝銳意
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爲帝言方今泉幣所積盈
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而制作

禮樂之事興矣至是京以門客劉昺爲大司樂命魏
漢津定樂鑄九鼎漢津上言曰臣聞黃帝以三寸之
器名爲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爲黃鐘之律
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
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
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
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
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
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即黃鐘之律定矣黃鐘
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取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

各三節先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次鑄帝座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弦裁管爲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津論樂語多無稽之言然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

四年八月九鼎成奉安於九成宮以蔡京爲定鼎禮儀使乙酉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周以垣墻上施埤堄堁如方色外築垣環之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曰牡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又鑄帝座大鐘及二十四氣鐘時制新樂亦成大司樂劉昺言大朝會

宮架舊用十二熊羆按金錞簫鼓觱篥等與大樂合奏今所造大樂遠稽古制不應雜以鄭衛詔罷之又依昺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爲一變執籥秉翟揚戈持盾威儀之節以象治功庚寅樂成列於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闋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揮止之既奏新樂帝顏和豫百僚稱頌　九月朔以鼎樂成帝御大慶殿受賀是日初用新樂太尉率百僚奉觴稱壽有數鶴從東北來飛度黄庭回翔鳴唳乃下詔曰禮樂之興百年於此然去聖愈遠遺聲弗存迺者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之賤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爲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於庭八音克諧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新樂之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萬邦與天下共之其舊樂勿用先是瑞州上古銅器有樂鐘驗其款識乃宋成公時帝以端王繼大統故詔言受命之邦而隱逸之士謂魏漢津也朝廷舊以禮樂掌於太常至是專置大晟府大司樂一員典樂二員並爲長貳大樂令一員協律郎四員又有製撰官爲制甚備於是禮樂始分爲二加魏漢津虛和冲顯寶應先生帝幸九

成宮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於外或者以爲北方致亂之兆

大觀元年五月甲午詔頒新樂於天下

二年二月劉詵上徵聲詔曰自唐以來正聲全失無徵角之音五聲不備豈足以道和而化俗哉劉詵所上徵聲可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譜按習仍增徵角二譜候習熟來上初進士彭几進樂書論五音言本朝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調尚闕禮部員外郎吳時善其說建言乞召几至樂府朝廷從之至是乃降是詔

三年五月帝御崇政殿親按宴樂召侍從以上侍立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宴饗比令有司播之教坊試於殿庭無怨懘焦急之聲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新樂頒行其舊樂悉禁　八月大晟府奏以雅樂中聲播於宴樂舊闕徵角二調及無上石匏三音今並已增入詔頒降天下　九月詔大晟樂頒於太學辟廱諸生習學所服冠以弁他以素紗皂緣紳帶佩玉從劉昺製也昺又上言曰五行之氣有生有尅四時之禁不可不頒示天下盛德在木角聲乃作得羽而生以徵爲相若用商則刑用宮則

戰故春禁宮商盛德在火徵聲乃作得角而生以宮爲相若用羽則刑用商則戰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宮聲乃作得徵而生以商爲相若用角則刑用羽則戰故季夏土王宜禁角羽盛德在金商聲乃作得宮而生以羽爲相若用徵則刑用角則戰故秋禁徵角盛德在水羽聲乃作得商而生以角爲相若用宮則刑用徵則戰故冬禁宮徵此三代之所共行月令所載深切著明者也作樂本以導和用失其宜則反傷和氣夫淫哇濳雜干犯四時之氣久矣陛下親洒宸翰發爲詔旨淫哇之聲轉爲雅正四時之禁亦有所頒協氣則粹美繹如以成詔令大晟府置圖頒降

四年春正月大晟府言宴樂諸宮調多不正如以無射爲黃鍾宮以夾鍾爲中呂宮以夷則爲仙呂宮之類又加越調雙調大食小食皆俚俗所傳今依月改定詔可

慶曆黨議

仁宗景祐元年冬十月除范仲淹爲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尋權知開封府仲淹先以諫廢后事貶睦州至是復召時御史臺辟石介爲主簿未至卽論事坐罷館閣校勘歐陽脩貽書責中丞杜衍

曰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閾已用言事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爲御史今斥介而他舉亦必擇賢夫賢者固好辨及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

三年五月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

當漸廣儲畜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爲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爲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麤踈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

新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諒有素臣與之誼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郢州酒稅尋改唐州館閣校勘歐陽脩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脩坐貶夷陵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獨龍圖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之或以誚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爲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

詩以與仲淹靖洙脩而譏若訥都人士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牓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蘇舜欽上書曰[illegible]之君好聞讜議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慝不可以徧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illegible]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illegible]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illegible]議恐非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羣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

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指意即獲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皆罹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illegible]氣縮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

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
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耄疎隔之至
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況
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俊固當責其公忠安可致之
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
蔽塞主勢孤危軫念於茲可爲驚怛望陛下發德音
寢前詔勤於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
輔不報

四年十二月地震直史館葉清臣因上言頃范仲淹
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咋舌不敢議朝政者二

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書奏數日
仲淹等皆得近徙

寶元元年春正月詔求直言蘇舜欽上疏曰臣聞河
東地大震裂湧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旬
不止臣惟妖祥之興各以類告未嘗妄也天人之應
古今之鑒大可恐懼所怪者朝廷見此大異不修闕
政以厭天戒安民心默然如無事時諫官御史不聞
進牘鋪白災害之端以啟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橫
議咸有憂悸之色臣欲言又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
臣言不用而身竄謫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不
避權右但恐橫罹中傷無補於國因自悲嗟不知所
措既而孟春之初雷霆暴作臣以謂國家闕失衆莫
敢爲陛下言者惟天丁寧以告陛下果能沛發明詔
許羣臣皆得獻言臣不勝幸甚竊見陛下比年稍多
俳優賤人燕樂踰節賜予過度燕樂踰節則蕩賜予
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觀國史
見祖宗日視朝旰昃乃罷猶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
立得召對眞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
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
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歛科索殆無虛日

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
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
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親近
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則天下幸甚
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
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近王隨自吏部
侍郎超平章事此乃非常之任而隨虛庸邪諂非輔
相器石中立在朝行以詼諧自任物望甚輕乃爲執
政又張觀爲御史中丞高若訥爲司諫二人者皆温
和軟懦無骨鯁敢言之氣斯皆輔臣引拔建置欲其

慎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陰有所説旁人窺之甚可咲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能得其人則近臣不能文過乃馭下之策也上頗納用其言　冬十月丙寅詔戒百官朋黨范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仲淹復用遽誣以事語入帝怒亟命置之嶺南中外論爲仲淹者衆帝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非但詆毀大臣也今稱薦者如此似涉朋黨乃下詔戒之程琳爲帝開説帝意頗解李若谷亦言近世俗薄專以朋黨汚善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槩以朋黨名之恐

正人無以自立帝納之

三年十一月盛度程琳罷初張士遜惡琳而疾孔道輔不附已欲并去之會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贓敗知府鄭戩窮治之辭連度琳及天章閣待制龐籍直集賢院呂公綽太常博士呂公弼等十餘人士遜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盡見上辯之道輔不悟入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怒道輔朋附併出之於是度坐令士元強取其鄰所賃官舍琳坐令士元爲買士遜故第籍與公綽公弼坐令士元市女口[illegible][illegible]州琳知潁州籍等皆被黜罰士元流海島而道輔亦出知鄆州道輔始知爲士遜所賣發憤而卒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食富弼上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然之於是盡除越職言事之禁詔中外臣庶極言朝政闕失

慶曆三年三月增置諫官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襄喜賢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因上言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脩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説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耳願

陛下察之無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脩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自范仲淹貶饒州脩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議遂起脩乃爲朋黨論以進曰臣聞朋黨之説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

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

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絶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

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衰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奬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　夏四月以夏竦爲樞密使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　時帝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問當世急務葉清臣聞之極論時政且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

之流則風俗惇厚人知止足宰相用憸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議以惑聽明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或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爲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爲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捃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善則從而倡和爲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爲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禧

爲御史勸陛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爲守衛削弱朝體
取笑四夷不加訶譴擢爲諫官王逵兩爲湖南江西
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剥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
舊不次拔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帝覺
而頷之　乙巳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爲樞密使
初召竦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
不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
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
經畧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
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

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
竦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
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爲之地者則聖聽惑
矣章累上即日詔竦歸鎮拜杜衍爲樞密使竦亦自
請還節鉞徙知亳州竦至亳上書萬言自辯乃徙判
并州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
賀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歡且退一邪
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
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内有不泰乎
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

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
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　國子監直講
石介篤學尚志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會
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
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夏竦
既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
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曰於惟慶曆三年三月皇
帝龍興徐出闈闥晨坐太極晝開閶闔躬覽英賢手
鋤姦枿大聲渢渢震摇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
蟲蹢躅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蹙

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
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
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傅以經術汝
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
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嶪嶪爲予司諫正予門闑爲
予京兆堲予讒說賊叛予夏往予式過六月酷日大
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乏予
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
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
從周歲忠力屢竭契丹忘義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

辟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稱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剥風裂覩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行汝來汝予黄髪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今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罔缺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豈視居楔其人渾樸不飾剸劇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鬱鬱言論磔砢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

補予闕宰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予楊襄雖小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修儔匹並為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毋鉗汝舌皇帝聖明忠邪辨別舉擢俊良掃除妖魃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已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帝德羣臣踧踖重

足屏息交相教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壓諸侯危慄墮玉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英武解兵修貢永為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所諧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皇帝壽萬千年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爲此鬼怪輩壞事也　五月呂夷簡罷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已才庸負重謀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

寖廢又以張士遜冠台席士遜本之遠識致隳國事蓋夷簡不進賢爲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已者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已不可冀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智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藏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咨隆盛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

聽所請無不行有朱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爲陛下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皆謂險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比契丹復盟西夏欵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爲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啟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謇切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耳至是蔡襄復

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並笏受事於門貪戀權勢病不知止乃命夷簡不得同議軍國大事　秋七月丙子王舉正罷歐陽修余靖論舉正懦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罷知許州　八月丁未以范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

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

復以富弼爲樞密副使弼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弼不得已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癸丑以韓琦爲陝西宣撫使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

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嘗條所宜先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才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宂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陝西　九月戊辰呂夷簡以太尉致仕　冬十月以張昷之王素等爲都轉運按察使先是知諫院歐陽修言天下官吏旣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三丞郎官中選强幹廉明者爲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

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昷之等首被玆選昷之河北王素淮南沈邈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壬戌詔曰考課之法舊矣祥符之際治致昇平凡下詔條全務寬大考最則有限年之制入官則有循資之格及此事邊因緣多故思得應務之才無虧素

餐之道非賞勸衆志不激勵非甄別人情不慣懈其中凡目著於甲令因更定磨勘法初太祖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爲月限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而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得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贓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淳化四年始置磨勘司然每遇恩慶百僚多得序進真宗即位始罷之惟郊祀恩許加勲階爵邑至是范仲淹富

弼以官冗由磨勘亟易至高位故獲蔭者衆乃令待制以上自遷官後六歲無故則復遷之有過益展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監限七十員有闕乃補少卿以上遷官聽旨其法始密于舊矣　十一月丁亥詔曰周大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蓋本於世胄而今之蔭法推恩太廣以致疎宗蒙澤稚齒授官未知立身之道從政之方而並階仕進非所以審爵重民也其著爲令於是更定蔭子法初太祖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

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秩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寖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其制凡選人遇郊赴銓試不試者永不預選且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殺矣

四年夏帝與執政論及朋黨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各爲一黨在主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爲善其於國家何害不可禁也、六月壬子以范仲淹爲陝西河東宣撫使時

仲淹奏防秋事近願罷臣叅知政事特賜知邊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遂有是命始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為己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以為難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由是謗毀寖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先是石介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

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于朝皆請出按西北邊不許適聞契丹伐夏仲淹因請行乃獨允之仲淹將赴陝過鄭州時呂夷簡已老居鄭仲淹往見之夷簡問何事遽出仲淹對以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夷簡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若欲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為便仲淹愕然仲淹既去朝攻者果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　羅從彥曰小人之覬幸可畏也以仁宗之英明急於圖治而富范等朝於讒間　朱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與同心同謀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斷之為之不暴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措其私權幸不得搖其成若慶曆之事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臣之間毋乃有未至耶　八月以富弼為河北宣撫使從弼請也弼及范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　九月甲申以杜衍為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為樞密使陳執中叅知政事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執中自知

青州召還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雖係陳恕之子然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之不幸也帝不聽諫官論不止乃命中使賫敕告即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耶朕已召之矣乃不敢言　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訐并戒按察恣為苛刻及文人肆言行怪者

五年春正月乙酉杜衍范仲淹富弼罷以賈昌朝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宋庠叅知政事王貽永為樞密使吳育龐籍為副使仲淹弼既出宣撫攻者益衆二人在朝所為亦稍沮止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

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婿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
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祀神以伎樂娛賓集
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
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婿
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
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益欲因益柔以
累仲淹也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韓琦言于帝曰益
柔狂語何足深討方平等皆陛下近臣同國休戚今
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爲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
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

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
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舜欽既放廢寓于吳中與
高僧逸士吟嘯自適衍亦見不爲人所容數求去不
許仲淹不自安奏乞罷政事帝欲聽其請章得象謂
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
臣不若且賜不允若卽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
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謝表上愈信得象言於是富
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
遂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
黨陳執中復譖衍庇二人帝不悅遂併絀之衍罷知

兗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仲淹引疾求解邊任改
知鄧州　二月辛卯詔罷京朝官用保任敘遷法又
罷磨勘蔭子孫新法　三月辛酉韓琦罷時范仲淹
富弼罷去琦乃上疏曰陛下用杜衍爲相方及一百
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固亦有
名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富弼大節難奪天與
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命弼使虜以正辯屈強虜
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近者李良臣自虜來
歸盛言北方自虜主而下皆稱美之陛下用命弼爲
樞密副使皆忘其有功辭避不受遽抑令赴上則不

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爲陛下立萬世之業
爾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
福惟陛下久而察之疏入不報初陝西四路總管鄭
戩遣靜邊砦主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以通
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曰賊數犯寨必併兵一道五
路師之戰兵常不滿二萬人而當賊昊舉國之衆吾
兵所以屢爲賊困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無
故奪諸羌之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則吾兵
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滬等督
役如故洙不平以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諭裨將

狄青往械滬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右戩竟徙洙知慶州又徙晉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琦因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唯指爲朋黨則可盡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爲陛下惜之羣邪益忌修因附致修罪左遷知滁州遷洙知潞州時諫官余靖歐陽修輩既已相繼罷去而天下目之爲賢者執政指之爲黨皆欲因事斥逐之董士廉者即詣闕上書以水洛事訟洙詔遣御史劉湜就鞫不得他罪而洙以部將孫用由軍校補邊自京師貸息錢到官無以償洙惜其才嘗假公使錢爲償之迨按問而錢已先輸官矣竟坐此貶監均州酒稅　六月石介卒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舉進士歷官國子直講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通判濮州魯人稱爲徂徠先生覩厚氣

完學篤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是是非非無所忌諱以故小人嫉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介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　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時滁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與游所遺孫復詩時介已死宜[illegible]深怨石介識已常欲報之因言介詐死[illegible]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馬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訪介存亡杜衍知兗州以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具狀上之始獲免遂罷弼安撫使貶孫復監虔州稅介子孫羈管池州

明　北海　馮　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纂輯
句吳　徐　申　校正
豫章　劉曰梧
秣陵　沈朝陽　繙閱

夏元昊拒命

仁宗天聖六年五月夏王德明使其子元昊襲回鶻甘州取之元昊小字嵬理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圓面高準曉浮圖學通番漢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

契丹然自帝其國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為皇太子明道元年十一月夏王明德卒遣使立其子元昊為西平王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帝王耳何錦綺為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番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分命番漢人為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改明道為顯道稱于國中

景祐元年秋七月慶州柔遠砦番部巡檢嵬通攻元昊後橋諸堡破之元昊遂寇慶州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績還慶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峰伏發被執既而放還下詔約束之元昊雖常奉貢然車服僭擬改元開運或言石晉敗亡之號也更曰廣運初華州有二生張吳者俱困場屋薄遊不得志聞元昊有意窺中國遂叛往以策干之元昊大悅日尊寵用事凡夏人立國規模入寇方略多二人教之

三年冬元昊攻回鶻瓜沙肅州克之元昊既悉有夏

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州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為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地方萬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河北置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鹽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州石州甘州路三萬人以備吐番回紇餘兵駐賀蘭靈州興州興慶府為鎮守總十五萬人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分鈌騎三千為十部元昊自製番書形體頗類八分以教國人紀事

寶元元年冬十月元昊僭稱帝建國號曰大夏先是元昊遣使詣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與諸酋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昊元昊殺之遂反遣使奉表略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服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疆土建萬乘之邦家再讓靡遑羣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號大夏建元天授伏望許以西郊之地册爲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

二年六月詔削元昊賜姓官爵初元昊表至宰相張士遜卽議絕和問罪羣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卽誅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

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巳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又上言姑許其所求彼將無詞然後陰敕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之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爲深害矣奏入士遜笑之至是下詔削奪元昊官爵絕互市揭榜于邊募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卽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敕誥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　七月戊午夏竦移知涇州與范雍各加兼經畧使馬步軍都總管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體量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逋逃窮蹙而累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疆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卽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耳況德明元昊相繼倔强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與國習戰之帥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池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

艦非倉卒可具若浮囊挽綆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强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唃厮囉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栅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征討反以竦爲怯吳育又上言天下久安務因

循而猒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復修一有邊警則倉皇莫知所爲遠裔安靜則又無敢輙言者若政令修紀綱肅財用富恩信洽賞罰明將帥練習士卒精鋭則四夷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備則乘間而起矣又曰漢通西域諸國斷匈奴右臂諸戎內附雖有桀黠不敢獨叛唐太宗嘗賜回鶻可汗并其相手書納其貢奉厚以金帛眞宗命潘羅支攻殺李繼遷而德明乃降元昊弟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朝貢乃得以利啗鄰境固其巢穴無肘腋之患跳梁猖獗彼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士諭唃厮囉及他番

部離散其黨與使併力以攻而均其恩賜此伐謀之要也因錄上眞宗時通西域諸番事迹　十一月夏人寇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青初以善騎射爲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捷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鈐轄盧守懃使青擊走之以功加泰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畧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

康定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延州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砦踈士兵寡弱又無宿將知延州范雍聞元昊且至懼甚元昊詐遣人通欵于雍雍信之不設備

旣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召之平與元孫趨上門元昊旣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破安遠塞門永平諸砦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明日至萬安鎭平先發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巡檢万俟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爲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許遇賊平與賊皆爲偃月陣相向有頃賊兵涉水爲横陣遵擊退之賊復蔽盾爲陣官軍復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

死者近千人平中流矢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小却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并力抗賊柰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道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劒遮留得千餘人轉鬭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賊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爲二平遂與元孫等皆沒于賊會大雪賊解去廷州得不陷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卽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范雍貶知安州贈平

元孫官雍爲治尚恕好謀而少成故及於敗　帝因劉平石元孫之敗問所以禦邊判太常禮院丁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復追窮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沒涇州西門不開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嚴烽火雖常有侵軼然卒無事太祖時彌揚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擇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陲輯寧幾二十年爲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爲制禦之全計因條上十策名曰備邊要覽時西疆未寧二府三司雖旬休不廢務言符堅以百萬師

寇晉謝安命駕出遊以安人心請給假如故無使外夷窺朝廷淺深從之　二月丁亥以夏守贇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爲都鈐轄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爲鈐轄與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贇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聽　時西事日擾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馬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八十萬於陝西糴軍儲訪知邊事者釋寇所至州縣罪　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卽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

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跡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　三月丙辰詔大臣條陝西攻守策　戊寅王鬷陳執中張觀罷初天聖中鬷使河北過真定時曹瑋爲總管鬷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鬷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榷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其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貧鄰國易不急之物已爲非策又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鬷未以爲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

問邊事皦不能對及劉平敗議刺鄉兵久未決帝怒遂與執中觀同罷皦始歎璋之明識　夏五月壬辰張士遜罷以呂夷簡同平章事時軍興機務塡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爲言遂罷士遜而用夷簡　戊寅以夏竦爲陝西經畧安撫使范仲淹爲陝西都轉運使夏守贇庸怯寡方畧召與王守忠俱還范仲淹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昊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爲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邊城淸野不與大戰

關中稍實豈敢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是月元昊陷塞門諸砦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而韙之　秋七月己卯除范仲淹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並爲陝西經畧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初范仲淹與呂夷

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悅以夷簡爲長者旣而仲淹入謝上諭使釋前憾仲淹頓首曰臣向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　八月詔范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

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　九月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韓琦使環慶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時塞門諸砦旣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

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遇石橫亘工徒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其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畚償百錢工乃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城成賜名青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教民習射以銀爲的中者與之或爭徭役亦使之射中者優免有過失者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能射　十二月癸未出內藏緡一萬助糴邊儲　戊申鑄當十錢以助邊費

慶曆元年春正月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愨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爲難杜衍亦曰僥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飢其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厥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剉黠虜若鄜延以牽制爲名則是委涇原孤軍當十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當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公曰大凡用兵當置勝敗于度外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强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賊昊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

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陲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煩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覘賊隙如何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　時元昊遣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爲書貽元昊備陳利害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　二月韓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逼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傅參軍事涇原

都監桑懌為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槖駝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因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

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砦不多明日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墮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於道旁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衆動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懌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

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鬭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于觀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界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傅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琦還至半途陣亡者之父兄妻

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琦掩泣駐馬不能進范仲淹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奏至帝震悼為之旰食宋庠請修潼關以備衝突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當時言者又謂福之敗由參軍耿傅督戰太急後得傅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經畧判官尹洙以傅文吏無軍責而死于行陣又為時所誣為作憫忠辨誣二篇　三月元昊答范仲淹書語極

悖慢仲淹對來使焚之呂夷簡語宋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不奏他人敢爾邪時朝廷命仲淹陳對仲淹奏曰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張故復書悖慢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上聞奏下兩府共議宋庠遽曰仲淹可斬杜衍曰仲淹志在招叛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宋庠謂夷簡必有言助己而夷簡默無一語上顧問夷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

降仲淹知耀州　夏四月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時夏竦判永興軍執中知軍中議多異同故分命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嘗出巡邊置侍婢軍中幾至兵變元昊命募得竦首與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　六月壬辰詔陝西諸路總管司嚴邊備毋輒入賊界賊至則禦之　秋七月元昊寇麟府州折繼閔敗之　八月元昊寇金明砦破寧遠砦砦主王世亶兵馬監押王顯死之進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知州王餘慶兵馬監押孫吉死之　時元昊還兵分屯要害以絕

麟州餉道揚偕請棄河外保合河津帝不許會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琉璃堡破之又戰于柏子砦及兔毛川皆敗之遂築建寧等五堡十餘柵河外始固　冬十月夏竦陳執中罷時知諫院張方平言竦為統帥三歲于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則殘傷安用為統帥也今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乃改竦判河中執中知陝州　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以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龎籍知延州各兼經畧安撫招討使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沿未歷人望不

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板用有勇畧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候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于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傍以斷寇

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
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為
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
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
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羌人親
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
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
與番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
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
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成

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
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鉤深摘隱得其材否由
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　自西方用兵帝為旰
食然元昊亦困弊漸有自悔之意知諫院張方平言
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
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命方
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
之福也

二年閏九月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
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剛浪
唆遇乞兄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茅
土分冊之剛浪唆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种世衡
乞降又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
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世衡與籍咸疑其詐乃
屯兵青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
戎軍王沿使副總管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分諸將
為四路趨定州砦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
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將
校十四人死馬餘軍九千六百馬六百皆為敵所得
元昊乘勝直抵渭川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汾以

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番漢兵援之元昊
乃還議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
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
之權以為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
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擢將領而士不
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
鎮太過之弊也況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
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
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
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旋貳推恩

惠務責以大効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　冬十月戊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人屯涇原庚申詔恤將校陣亡其妻女無依者養之宮中

十一月壬申黑氣貫北斗辛巳以韓琦范仲淹龎籍為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置司涇州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畧涇原并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

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龎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川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於是復置陝西路經畧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為體量安撫使從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既為陝西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禀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禀不一於是諸路並能經畧使琦與仲淹在兵閒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

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人為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三年春正月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龎籍凡軍期申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請也　癸巳元昊上書請和時西鄙用兵日久帝心厭之會契丹使至亦言元昊欲歸款乃密詔龎籍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仍使文貴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強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

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詔籍復書許之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勗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寖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諭之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荅禮部郎中吳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爲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

失繼世兄弟之懽今二番自鬬鬩久不解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且有烟塵之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欵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款轅門即聽内附若猶堅拒當爲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於是詔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異育議

范仲淹巡邊知環州屬羌多畨與元昊相通以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

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倔强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旣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　夏四月癸卯賀從勗至京師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如夏州許冊封元昊爲夏國王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謂契丹無敵于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元昊自稱兀卒旣又譯爲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不可許其請帝皆不聽良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如定聿捨張延壽等來議和及戊幣甲辰朝廷以元昊請和遂詔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命知永興軍鄭戩代之富弼言西寇未殄亦須藉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召一人使處于内一人就授副樞且令在邊表裏相濟事無不集不聽時元昊倚契丹邀索無厭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力陳其不便帝嘉納之

四年五月元昊復遣使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

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栲栳鐮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番漢所居乞畫中爲界於内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以爲好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帝遣使賜元昊詔從之　十二月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冊元昊爲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冊籍

以錦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勑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貿賣宴坐朶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命國子博士高良夫等會夏人畫疆界然朝廷使往止留館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

五年夏四月夏人歸石元孫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爲國辱請斬于塞下以示西人賈昌朝曰春秋晉楚戰于邲楚獲晉知罃晉獲楚公子穀臣既而晉歸穀臣以求知罃楚人許之各全其生請如故事赦

之因入對又袖出魏于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覆沒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編管全州子弟皆授陣亡恩澤者並奪追之

八年春元昊死時年四十六子諒祚方期歲沒藏氏所生也養于母族訛龐訛龐因與三大將分治國政謚元昊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尊沒藏氏爲皇太后

李燾曰元昊初娶遇乞從女野利氏生甯令哥特愛之以爲太子既而欲爲甯令哥納沒移氏爲妻見其美自取之甯令哥憤殺元昊不死劓其鼻而去匿訛龐家爲訛龐所殺元昊因鼻創死

夏四月冊諒祚爲夏國主先是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鉞啖其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冊諒祚爲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

儂智高

仁宗皇祐元年九月乙巳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寇邕州初儂氏自唐初即雄於西原世爲廣源州首領唐末交阯強盛廣源服屬之知儻猶州儂全福爲交人

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姓儂氏既壯與其母據儻猶州建國曰大曆交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阯乃乘間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因招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朝廷不許復奉金函書以請亦不報智高怒與廣州進士黃師宓等謀據廣南乃數出敝衣易穀食紿言洞中饑餓部落離散知邕州陳珙信之不設備智高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紿衆曰平生積聚今爲天火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王否則兵死衆從之遂率衆五千沿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守將張日新等戰死

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

四年五月智高陷邕州遂圍廣州詔鈐轄陳曙等發兵討之智高攻陷邕州執知州陳珙等欲任司戶孔宗旦以事宗旦不屈大罵而死智高即州建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啓曆置官屬時天下久安嶺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橫貴藤梧康端龔封八州知封州曹覲知康州趙師旦皆戰死智高進圍廣州知州魏瓘力戰禦之知英州蘇緘蒐募壯勇合數千人赴援扼賊歸路得黃師宓父斬之以徇而轉運使王罕亦自外至募民兵益修守

備城得不陷事聞命陳曙討之又以余靖爲廣西安撫使同提刑李樞及曙經制賊盜事復以楊畋體量安撫廣西廣東鈐轄兵赴之　六月丁亥以狄青爲樞密副使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狄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勑青傅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

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臺諫王居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　秋七月儂智高陷昭州　九月以孫沔爲廣南安撫使初以沔知秦州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既而昭州鈐轄張忠以敗聞帝乃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乃今欲示鎭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鎭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

行至鼎州加廣南安撫使　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爲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以爲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時命入內都知任守忠爲青副知諫院李兌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諫官韓絳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

諸軍皆受青節度　儂智高陷賓州復入于邕時交
阯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請于朝狄青
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内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蹊
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啟
亂何以禦之願罷交阯助兵帝從之　十二月狄青
勒兵賓州陳曙兵敗青斬之以徇青行軍立行伍明
約束野戰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
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鬬聽吾所為廣西鈐轄陳
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于崑崙關殿直
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是會諸將堂

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
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五年春正月狄青夜度崑崙關大敗儂智高于邕州
智高走大理廣南平青既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
休十日衆莫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即進青明日即整
兵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為殿夕次崑崙關黎
明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
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
右將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
白旗麾番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開合部伍不

亂賊不知所為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
黨黄師宓儂建中等及偽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
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等夜縱火燒城遁去由
合江口入大理運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招復
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所俘脅者慰遣之梟師宓等
于城下斂屍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
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邪寧
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廣南悉平捷至帝喜
曰青破賊龐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
未可知也詔余靖經制廣西追捕智高而召青沔還

後二年靖遣都監蕭注入特磨道生獲智高母及其
弟智光子繼宗繼封又募死士使大理求智高重譯
得至會智高已死於大理函首至京師乃誅其母及
其弟子　五月以狄青為樞密使孫沔為副使賞平
廣南功也龐籍及臺諫朝士皆論青不可長省府不
聽

貝州卒亂　王則

仁宗慶曆七年十一月貝州賊王則據城反以明鎬
為河北安撫使則涿州人初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
為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為小校貝冀俗尚妖幻相與

習爲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則之與母訣也嘗刺福字於背以爲記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以書詣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則故不待期亟以冬至日反時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從刼庫兵執得一囚之從通判董元亨索庫鑰元亨厲聲罵賊賊遂殺之又殺司理王奬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戰不勝而出城屏閣提點刑獄田京等縋城出保南關入驍捷營撫士卒

凡有欲應賊者京以計盡誅之由是營兵在外者皆懾服南關得不陷則僭稱東平王國曰安陽年號曰德勝旗幟號令皆以佛爲稱城以一樓爲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爲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縋城下者日衆于是令民伍伍爲保一人縋餘悉斬事聞以知開封府明鎬爲體量安撫使而詔貝州有能獲賊者授諸衛上將軍鎬至于州民汪文慶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爲内應夜垂絙以引官軍入城者數百人賊覺率衆拒戰官軍不利乃與文慶等復縋而出鎬以貝州城峻不可攻乃爲距闉將成爲賊所焚鎬乃即南爲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

八年春正月朝廷以則未下命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鎬爲之副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輒從中阻之彥博旣受命請軍事得專行許之彥博至貝鎬穿道適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總管王信追則擒之餘衆保村舍者皆被焚死竦復言所獲恐非眞益乃詔檻送則京師磔于市賊據城凡六十六日而敗改貝州爲恩州張得一以降賊伏誅詔以彥博同平章事加明鎬端明殿學士封賈昌

朝爲安國公侍讀學士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爲有罪不當賞弗聽夏四月以明鎬參知政事文彥博推鎬貝州之功且薦其才可大用故也

浚六塔二股河

仁宗天聖元年秋七月詔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決河

六年八月河決于澶州之王楚埽

八年始詔河北轉運計塞河之備良山令陳曜請疏鄆滑界糜丘河以分水勢遣使行視之

慶曆元年詔權停修決河自此久不復塞而開河分水之議起焉

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

二年秋七月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

至和二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鎮海口約古道高下之勢先是朝廷既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故有是命翰林學士歐陽修上疏曰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囘大河於古道夫動大衆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比年以來興

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皇羣議一搖尋復悔罷不敢遠指他事且如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顧計慮遽謀修塞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軍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途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尋已罷修虛費民財爲國斂怨舉事輕脫爲害若斯今又聞復有修河之役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至春半

天下苦旱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恤之猶恐民起爲盜況於兩路聚大衆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暮春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又遠者難爲赴役一出諸路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

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廢頓須興緝補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耳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旋回注是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

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屢歲
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而有聲巨
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者僅十年天地警戒宜
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慮防懼今乃欲
於凶險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
恐災禍自此而發也況京都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
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毀屋無復生計流
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罷用安人心　九月
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食堤埽為河北患其故道又
以河北京東饑故未興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

水入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
至待制以上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修又上疏曰
伏見學士院集議修河未有定論豈由賈昌朝欲復
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
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
罔之繆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
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
道有不可復之勢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
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開而恩
冀之患何為尚告奔騰之急此則減水未見其利也

又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
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為濵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
顧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且河本泥
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
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
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
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
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
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今
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

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
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
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
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
年間河水為患至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
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
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
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
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昨議者度京東
故道工料但云銅城已上乃特高爾其東北銅城已

上則稍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旣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愈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又商胡初決之時欲議修塞計用稍芟一千八百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

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爲六尺且濶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矣且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筭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旣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隴之比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分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

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此則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擇也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

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帝不聽卒從仲昌議

嘉祐元年夏四月六塔河復決時殿中丞李仲昌等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以致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視內使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干犯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鍤斸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決潰於是流仲昌于英州餘各被謫有差

五年春正月議鑿二股河自李仲昌賍河事久無議者至是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郎溝洫志所謂平原金堤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而畢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為利可必商胡決河自魏至于恩冀乾寧入于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于海分而為二則上流不壅可以無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

英宗治平元年始命浚二股河以紓恩冀之患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

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又決冀州棗強埽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於是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恩冀深瀛等州創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宋昌言謂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河港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都水監復奏慶曆中商胡北流于今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寧軍創堤千有餘里公私勞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塞致上下埽岸屢危雖創新岸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便詔翰林院學士司馬光入內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視六塔二股利害

二年正月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於一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于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為二股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于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聽卒用昌言策置上約會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舍堤兩埽修上下約甚急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闊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則將束大河於二百餘

步之間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無兵夫修護堤岸其衝決必矣況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隄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束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為一其患愈大帝因謂二府曰韓琦頗疑修二股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為戒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考其事實故也帝又問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何如安石以為可治帝曰欲作簽河甚善安石曰誠然若及時作之往往河可東北流可閉帝然之　七月張鞏等奏上約纍經泛漲并下約各已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等州

水患司馬光言鞏等欲塞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成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堤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二三年間東流益深闊北流漸淺塞之便帝曰今不俟東流順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勢改移柰何且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當有成功光曰若北約流失其事不可知上約存則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為二流於鞏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山東故為害大分則害小矣鞏等亟欲塞北流皆為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也帝卒從鞏議

四年秋七月北京新隄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下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供時新隄凡六埽而決者二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為一帝憂之是時人爭言導河之利張茂則等謂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堙塞者纔三十餘里若濬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析其勢則悍者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十二月令河北轉運使開修二股河上流併塞決口

五年夏四月二股河成六月河溢夏津帝語執政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役猶多若河復決柰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若利害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淤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為沃壤庸非利乎況調夫已減於去歲若夫葺理堤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

六年夏四月置疏濬黃河司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為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沈之水篙工急櫂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為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川杷

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傍繫大繩兩端矴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沙泥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礙沙泥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効且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工爾今第見水即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

曰果爾甚善聞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修嘗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之民而從之者至是遂置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以虞部郎范子淵爲都大提舉公義爲之屬當是時北流閉已數年水或横決散漫常虞壅遏外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北京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從之

十年秋七月河決澶州自開直河水勢漸漲田廬盡壞至是遂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絶河道南徙東

匯於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遣使修閉判大名府文彦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護東流北岸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岸今者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之咎

元豐元年夏四月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五月新堤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初河決澶州也北外監丞陳佑甫謂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堤防歲增未免泛溢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横隴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横隴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得持久惟禹故瀆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秘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員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於海口從之

四年夏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恩州危甚六月戊午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小吳決口候見大河歸納應合修立堤防令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爲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趣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則無

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輔臣皆曰誠如聖諭巳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劈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五十八埽詔從之立之在熈寧初巳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大抵熈寧初專主導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然糜費財力卒無成功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降范子淵知峽州中丞呂陶劾

其罪故也中書舍人蘇軾作制詞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爲至言　九月詔秘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時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小吳之決既未塞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水災知澶州王令圖建議濬迎陽埽舊河又於孫村金堤置約復故道轉運使范子奇仍請於大吳北岸修進鋸牙擗約河勢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十一月問復上言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吳水勢低下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

河并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爲然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既從之矣會北京留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詔問別相視二年二月令圖問欲必行前說朝廷又從之三月令圖死以王孝先代領都水亦請如令圖議

三年十一月遣吏部侍郎范百祿等行河時王孝先請修減水河王覲言其便安燾深以東流爲是上疏言之於是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宜與役回之范純仁王存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費財以成經久之利今孝先等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萬一以冀成功耳不可輕舉也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爲契丹之利力主其議范純仁又陳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爲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時西夏本不爲邊患而好事者以爲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也於是收回詔書而遣百祿等行視戶部侍郎蘇轍上疏曰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聚稍芟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弊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今回河大議雖寢然聞議者固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河決口

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縱使兩河並行未免各立隄防其費又倍矣今建議者其說有三臣請析之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昔天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自河西流御河湮滅失此大利天實使然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湮滅已一二百里何由復見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也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私損耗臣聞河之

所行利害相半蓋水來雖有敗田破稅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麥之利況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此漲水之說不足聽也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契丹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契丹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契丹之衝今河既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

材到闕昌言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此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決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己罷歸而使王孝先俞瓘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蓋由元老大臣重於改過故假契丹不測之憂以取必于風旨也願亟回收買梢草指揮來歲勿調開河役兵朝廷雖已遣百祿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觀望使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不至阿附以誤國計會百祿行視東西二河亦奏言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明年使回入對復言願罷有害無利之役未聽久之乃罷回河及修減水河數月尚書省復議回河是時吳安持李偉力主東流而謝卿材謂近世河流稍行地中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篇召赴政事堂會議大臣不以爲然會李偉復言今河已分流若興工可令全復故道朝廷今日當極力必閉北流乃爲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卽令回河深恐上下遷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修河司從之

五年二月詔開修減水河尋以外路旱暵權罷

七年冬十月以大河東流賜都水使者吳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監丞李偉再任

八年二月詔北流軟堰並如都水監所奏門下侍郎蘇轍言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爲名實作硬堰陰爲回河之計不宜聽趙偁亦上疏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遠徼倖盜功或取此捨彼譸張眛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聽下滋民患橫役枉費殆無窮已臣竊痛之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其患則爲利未能去則爲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

伏槽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闞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入東流也夫欲合河以爲利而不惜下壅潰之患是皆見近忘遠徼倖益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爲說姑爲軟堰知河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爲決堰之計臣恐枉有工費而以河爲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覩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不聽　十二月監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緣使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孫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淵而深又自北京往洛州過楊家淺口復渡見水之趨北者纔十二三然後知大河宜閉北行東乞下都水監相度於是吳安持復領都水而呂大防力主其議范純仁蘇轍復爭之遂詔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詳議紹聖元年正月也轉運司趙偁議與純仁轍合偁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爲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横隴六塔商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而有司置埽創約横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爲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功也請開闞村河門修平鄉鉅鹿埽

焦家等堤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大名安撫使許將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已湮而上流横潰爲害益廣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破堤爲患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郭知章又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視議論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望專委之　十月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潰決以來東北兩流利害極大頻年分爭國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自奉詔凡九月上稟成算自闞村下至栲栳堤七節河門並皆閉塞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還故道望付史官紀紹聖以來聖明獨斷致此成績

元符二年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遂斷絕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鄭佑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可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

明　北海　馮　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纂輯
句吳　徐　申
豫章　劉曰梧　校正
秣陵　沈朝陽　繙閱

英宗之立

仁宗景祐二年春二月育宗室子宗實于宮中宗實太宗之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寧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撫鞠之生四年矣

嘉祐元年五月罷知諫院范鎮先是帝暴疾寧和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而試以政事以繫億兆人心俟有聖嗣復遣還邸章上不報文彥博乃曰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入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為計亦已疎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彥

博諭之曰今間言已入為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脩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臣有二心後唐明宗惡人言太子事然文帝

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
而秦王以窺覦陷於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
不定乎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
劉敞等皆上疏力請於是宰輔文彥博富弼王堯臣
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聽
三年六月以韓琦同平章事時羣臣皆以建儲爲言
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
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
室之賢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
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

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
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 以包拯爲御
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夫萬物皆
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
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
子者爲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
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四年十一月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允讓天資渾
厚內質外莊喜怒不見于色知大宗正寺二十年宗
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

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卒謚安懿以其子宗實育
宮中故卹典有加
六年六月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
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
非欲選宗室爲繼嗣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
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
害自古皆有之 十月壬辰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初
帝旣違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
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
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先年韓琦初入相嘗

乘間言之及懷孔光傳以進帝不答又與曾公亮張
昪歐陽脩極言之至是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
建太子之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
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
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
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
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
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
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
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

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
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
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
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
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
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
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旣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
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凡
十八章而後許之
七年八月己卯立宗實爲皇子賜名曙　九月乙巳

朔進封皇子曙鉅鹿郡公宗實旣終喪韓琦言宗正
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
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
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
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
陽脩聞之歎曰王珪眞學士也詔下宗實復稱疾固
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徼福
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
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於帝
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

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
帝從之宗實始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
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
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
八年春二月癸未帝不豫丙戌中書樞密奏事于福
寧殿之西閤　三月辛未帝崩于福寧殿年五十四
遺制皇子卽皇帝位山陵制度務從儉約於是皇后
悉斂諸門鑰寘於前黎明召皇子入嗣位皇子驚再
言曰曙不敢爲因反走韓琦等共披留之　夏四月
壬申朔皇子卽位欲亮陰三年命韓琦攝冢宰宰臣

不可乃止　乙亥帝有疾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己
卯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乃御內東門小
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
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
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曹氏及左右臣僕毫
分不假借宮省肅然　庚子立高氏爲皇后后侍中
瓊之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故少育于宮中與帝同
年生又俱撫鞠於太后仁宗嘗曰異日必以爲配旣
長出宮婚于濮邸封京兆郡君生三子至是冊爲皇
后　秋七月帝疾瘳初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

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洶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且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脩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邪后意稍和脩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

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月壬子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冬十月甲午葬仁宗于永昭陵　十二月巳巳開經筵翰林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英宗治平元年春正月帝疾大瘳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卽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卻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曰前代之后賢如馬鄧不免顧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遂起琦卽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尚

書右僕射　呂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不足以辦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韓魏公蓋自慶曆嘉祐之所可爲大事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於處事應變有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然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此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丙辰上皇太后宮名曰慈壽　秋八月內侍都知任守忠寘蘄州初章獻

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
盛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于
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
帝疾交搆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
之大賊乞斬于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明
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僉趙槩難之修曰
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
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
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
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二年二月罷三司使蔡襄帝自濮邸立為皇子聞近
臣中有異議人疑為襄及即位數問襄何如人韓琦
等為救解帝意不釋襄請罷出知杭州　秋七月富
弼罷嘉祐中韓琦與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
樞密謀之自弼為樞密使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
弼弼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
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
曰此事當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于衆弼愈不懌帝
親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
儲推恩此特絲髮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陛下

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為報可得倒置再奏不聽
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
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　以文彥博為樞密
使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
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
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
顧命臣無預焉因遜謝不敢當帝曰暫煩卿西行即
召還矣乃改判永興軍尋有是召

刺義勇

英宗治平元年十一月刺陝西民為義勇軍時韓琦

言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為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
至薄所以維制萬寓而威服四夷非近所畜冗兵可
及也唐制府兵最為近古天寶以後廢不能復因循
至于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
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于天
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
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為
弓手其後刺為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于
今所存者無幾河東河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
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

則人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少擾而終成長利矣詔從之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疏略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曰臣傳聞朝廷差陝西提點刑獄陳安石於本路人戶三丁之內剌一丁充義勇不知虛實若果如此大為非便臣切意議者必以為河北河東皆有義勇而陝西獨無近因趙諒祚寇邊故欲廣籍兵民以備緩急使之捍禦也臣伏見康定慶曆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死者動以萬數國家乏少正軍遂籍陝西之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為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差於沿邊戍守當是之時閭里之間惶擾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鬭官中既費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蕩盡陝西之民比屋凋殘今二十餘年不復舊者皆以此也其謀策之失亦足以為戒矣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但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為軍雖比之陝西保捷為害差小然國家何嘗使之捍禦戎狄得其分毫之益乎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之內已有

一丁充保捷矣自西事以來陝西困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減耗三分之二加之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搖若更聞此詔下必致驚擾人人愁苦一如康定慶曆之時是賊寇未來而先自困敝也況即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為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覆車之轍也伏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誠一方之大幸連上六疏力言不聽乃至中書與韓琦辯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慴光曰兵貴先聲為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為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為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為陝西之患初琦嘗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唐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籍強悍無賴者以為兵良民雖不免養兵之費而免父子兄弟夫婦生離死別之苦乃知養兵之制定萬世之

仁也至是陝西義勇之制寔出於琦雖光六疏極言
其不便竟不爲止

濮議

英宗治平二年夏四月戊戌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初
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
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
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
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
有司議及夫人王氏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合行典禮
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

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
奮筆立議畧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躬
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
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
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
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
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
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
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
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

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
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
爲宜稱於是珪卽命吏具以光手槀爲案議上中書
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
等議濮王與仁宗爲兄於皇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
脩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
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
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
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
議而太后手詔誚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

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三年春正月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
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
之土未乾遂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
乞從之章七上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
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脩首開邪議以枉道
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
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
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
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紀亂統之事皆非朝廷本意

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卽下詔也旣而皇太后手
詔中書宜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
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卽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爲濮
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爲太后之追
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
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勅誥家居待罪帝命閤門以
誥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於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
執政琦脩等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
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
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時趙鼎趙瞻傅堯俞

使契丹還嘗以與呂誨言濮王事卽上疏乞同貶乃
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
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
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
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卽位以來
納諫之風未彰而屢黜言官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
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旣出濮議亦寢程頤曰
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
諸父等若尊稱爲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
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生矣　歐陽脩爲後或問

上篇曰爲人後者不絕其所生之親可乎曰可矣古
之人不絕也而降之何以知之曰於經見之何謂降
而不絕曰降者所以不絕若絕則不待降也所謂降
而不絕者禮爲人後者降其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以
爲朞而不改其父母之名者是也問者曰今之議者
以謂爲人後者必使視其所生若未嘗生已者一以
所後父爲尊卑踈戚若於所後父爲兄則以爲伯父
爲弟則以爲叔父如此則如之何余曰吾不知其何
所稽也苟如其說沒其父母之名而一以所後父爲
尊卑踈戚則宗從世數各隨其遠近輕重自有服矣

聖人何必特爲制降服乎此余所謂若絕則不待降
者也稽之聖人則不然昔者聖人之制禮也爲人後
者於其父母不以所後之父尊卑踈戚爲別也直自
於其父子之間爲降殺爾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
爾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
重尊祖而爲之屈爾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
父母而爲之屈者以見承大宗者亦重也所以勉爲
人後者知所承之重以專任人之事也此以義制者
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
而本之於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

此不仁者之或不爲也故聖人之於制服也爲降三年以爲朞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著於六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以見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也此所謂降而不絶者以仁存也大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爲子於此則不能爲子於彼矣此里巷之人所共知也故其言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此一切之論非聖人之言也是漢儒之說也乃衆人之所能道也質諸禮則不然方子夏之傳喪服也苟如衆人一切之論則不得多言也直爲一言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則自然視其父母絶若未嘗生已者矣自然

一以所後父爲尊卑踈戚矣柰何彼子夏者獨不然也其於傳經也委曲而詳言之曰視所後之某親某親則若子若子者若所後父之眞子以自處而視其族親一以所後父爲尊卑踈戚也故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猶嫌其未備也又曰爲所後者之兄弟之子若子其言詳矣獨於其所生父母不然而別自爲服曰爲其父母報蓋於其所生父母不使若爲所後者之眞子者以謂遂若所後者之眞子以自處則視其所生如未嘗生已者矣其絶之不已甚乎此人情之所不忍者聖人亦

所不爲也今議者以其所生於所後爲兄者遂以爲伯父則是若所後者之眞子以自處矣爲伯父則自有服不得爲齊衰期矣亦不得云爲其父母報矣凡見於經而子夏之所區區分別者皆不取而又恐爲人情之所不忍者吾不知其何所稽也此大義也不用禮經而用無稽之說可乎不可也問者曰古之人皆不絶其所生而今人何以不然曰是何言歟今之人亦皆然也而又有加於古焉今開寶禮及五服圖乃國家之典禮也皆曰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母齊衰朞服雖降矣必爲正服者示父母之道在也爲所

後父斬衰三年服雖重矣必爲義服者示以義制也而律令之文亦同五服者皆不改其父母之名質於禮經皆合無少異而五服之圖又加以心喪三年以謂三年者父母之喪也雖以爲人後之故降其服於身猶使行其父母之喪於其心示於所生之恩不得絶於心也則今人之爲禮比於古人又有加焉何謂今人之不然也　下篇曰子不能絶其所生見於經見於通禮見於五服之圖見於律見於令其文則明矣其所以不絶之意如之何曰聖人以人情而制禮者也問者曰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爲子於

此則不得爲子於彼此豈非人情乎曰是衆人之論也是不知仁義者也聖人之於人情也一本於仁義故能兩得而兩遂此所以異乎衆人而爲聖人也所以責乎聖人而爲衆人法也父子之道正也所謂天性之至者仁之道也爲人後者權也權而適宜者義之制也恩莫重於所生義莫重於所後仁與義二者常相爲用而未嘗相害也故人情莫厚於其親抑而降其外物者迫於大義也降而不絕於其心者存乎至仁也抑而降則仁不害乎義降而不絕則義不害乎仁此聖人能以仁義而相爲用也彼衆人者不然

也其爲言曰不兩得者是仁則不義義則不仁矣夫所謂仁義者果若是乎故曰不知仁義者衆人也嗚呼聖人之以人情而制禮也順適其性而爲之節文爾有所強焉不爲也有所拂焉不爲也況欲反而易之其可得乎今謂爲人後者必絕其所生之愛豈止強其所難而拂其欲也是直欲反其天性而易之曰爾所厚者爲我絕之易爾之厚於彼者一以厚於此是豈可以強乎夫父母猶天地其大恩至愛無以加者以其生我也今苟以爲人後之故一旦反視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固已甚矣使其眞其絕之歟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絕之歟則是仁義者敎人爲僞也是故聖人知其無一可也以謂進承人之重而不害於仁退得伸其恩而不害於義又全其天性而使不陷於僞惟降而不絕則無一不可矣可謂曲盡矣夫惟仁義能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以濟於人事無所不可也故知義可以爲人後而不知仁不絕其親者衆人之偏見也知仁義相爲用以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使不入於僞惟達於禮者可以得聖人之深意也問者曰爲人後而有天下者不絕其所生則將干乎大統奈何曰降則不能干矣自漢以來爲

人後而有天下者尊其所生多矣何嘗干於大統使漢宣哀不立廟京師以亂昭穆則其於大統亦何所干乎

曾鞏爲人後議曰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爲之後爲之後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有以支子爲之後者爲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爲之降已親之服則尤恐未足以明所後

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已親之服然後以
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
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
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
况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
大宗是爲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
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
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號位立廟奉祀者皆見
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
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

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已親之服而於已親號位不
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爲至
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
後者爲屬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爲人後者爲所後者
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此者此
其服爲所後者而非其爲已也爲其父母期爲其昆
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
其服爲已而非爲所後者也使於其父母服則爲已
名爲所後者是則名與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
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爲人後者不必皆親昆

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爲之則有以大功小功
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爲屬則亦嘗
從所後者爲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爲大功爲小功爲
緦麻爲袒免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爲其父母期
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謂當變其親也親非
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爲人後者
爲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
飲食與父在爲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
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制服之
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

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廼
絕之矣夫未嘗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
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爲推其嚴父之心
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
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爲人
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爲人後者以非傳重也
使傳重者後已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卽乎
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爲人後者以降其
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爲父母則非使
之兩義俱安而不卽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

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尊也尊尊親親其
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爲人之後者爲降其父
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爲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
有也或以謂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爲二而使之爲一
所以使爲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謂之所
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爲已而非爲所後者有
爲所後而非爲已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强使
之爲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迺不知其不可以
惡其爲二而欲强使之爲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
以强使之爲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

終不可易則惡在乎欲絕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
以惡其爲二而强使之爲一而能使其屬之踈者相
與爲重親之厚者相與爲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
使爲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已親也而爲之服斬衰三
年爲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已親矣而
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
則屬之踈者相與爲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
爲輕而爲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爲人後之道盡者
在以禮義明其内而不在於惡其爲二而强易其名
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

父母服此見於經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
文也漢祭義以謂宣帝親謚宜曰悼魏相以謂宜稱
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爲非
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爲非者也其後魏明帝
尤惡爲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考
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爲皇
稱妣爲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
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
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
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

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敘
恩所以爲降則知爲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
名此古人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爲制服之證此又見
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
是則爲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
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於他書
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
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爲世父叔父
者則不特禮未之有載籍以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
從所後者爲屬而革變其父母之名此未嘗異義也

不從經文於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未嘗異義也而無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爲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豈非誤哉或謂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爲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祀是不一於正統懷二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立廟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爲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

廟是則以皇考爲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于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爲燕王告稱廟文稱敢昭告於皇考淸惠亭侯是又達於群下以皇考爲父歿之通稱也以爲尊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爲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爲父歿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是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群下以皇考爲父歿之通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非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爲父歿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爲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飭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

者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歿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策之文有宗廟祭祀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策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祝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古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爲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聽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於經列其有意庶得以商確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

明　北海　馮　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纂輯
句吳　徐　申
豫章　劉曰梧　校正
秣陵　沈朝陽　繙閱

王安石變法

仁宗嘉祐五年五月己酉召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携其所撰以示歐陽脩脩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不求試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尋通判舒州文彥博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召試館職不就歐陽脩薦為諫官安石以祖母年高辭脩以其須祿養復言于朝用為羣牧判官又辭懇求外補知常州移提點江西刑獄與周敦頤相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授以美官唯患其不就也及是為度支判官聞者莫不喜悅安

石果於自用於是上萬言書大要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用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為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為迂闊而熟爛者也上覽而置之　呂祖謙曰安石變法之蘊亦略見於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蓋有在也　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

英宗治平四年閏月癸卯以王安石知江寧府終英

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
之神宗在潁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
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
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即位召之安石不至帝謂輔臣
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或以爲不恭今又不至果
病邪有所要邪曾公亮曰安石眞輔相材必不欺罔
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爲
迂闊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乃有江寧之命衆
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即起視事／九月以王安石爲
翰林學士時宰相韓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曾公亮
因力薦王安石覬以間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從
之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
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
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帝不答

神宗熙寧元年夏四月乙巳王安石始至京師時受
翰林學士之命已七越月矣詔安石越次入對帝問
爲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
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
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

以爲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
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
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
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
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
堯舜則必有皐夔稷契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
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
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
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皐夔稷契傅說
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小
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
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
皐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十一月郊
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
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
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
辭祿且國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
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
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
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

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制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

二年二月庚子以王安石參知政事初帝欲用安石曾公亮力薦之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

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爲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卿所設施以何爲先安石對曰末世風俗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甲子議行新法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権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爲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眞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爲

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多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爲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凡有奏請朝臣以爲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頒行天下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寘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安石曰利以和義善用之堯舜之道也時爭新法廟堂諸大臣議論

多不恤安石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抃曰君言失矣
皐夔稷契之時何書可讀安石不應　夏四月丁巳
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
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賦
役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
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
故無欺謾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竊恐掌財者必有盜
用之姦捕盜者必有寬縱之弊唐楊炎爲兩稅取大
曆十四年應當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租調與
庸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柰何復取庸錢且品官之

家復役已久蓋古者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
身胥史賤吏既用於官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
深意柰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耶不聽　六月丁
巳罷御史中丞呂誨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爲
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入
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
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
得人柰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雖有時
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
於用則疏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

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
心腹之疾顧可緩耶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
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
下悅其才辯久而倚畀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
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務改作
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
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
疏誨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
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
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既斥

安石益自用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
秋七月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條例司言諸
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而不能贏餘年歉
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
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
之權今江浙荊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
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
以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
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
輸平準事行于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

三司不取議者病其爲擾多言非便帝不聽薛向欲資其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蘇轍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于王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

八月罷知諫院范純仁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

陳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疏逖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脩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弘羊行均輸之法而使小人掊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劉琦錢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急就必爲憸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留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諫職改判國子監純仁去意愈確安石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遂錄所上章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

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壬戌貶判刑部劉述等六人初知登州許遵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按問遂自承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請從減論帝命司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遵言爲是光謂因他罪致殺傷者他罪得首原豈可以謀與殺分爲兩事而謂謀爲所因得以首原乎帝方意嚮安石而文彥博富弼等多主光議踰年不決至是令從安石議凡謀殺已傷按問自首者減罪二等著爲令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劉述封還其詔執奏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述遂

率侍御史劉琦錢顗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外囂然陛下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權取爲巳功開局設官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去年因許遵妄議按問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見而立新議陛下不察而從之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姦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罷逐以慰天下曾公亮畏避安石陰自結援以固寵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皆宜斥免疏上安石奏先貶琦監處州鹽酒務顗監

衢州鹽稅殿中侍御史孫昌齡始以附安石得進顗將出臺罵昌齡而去於是昌齡亦言王克臣阿奉當權欺蔽聰明遂黜昌齡通判蘄州安石欲置述於獄司馬光范純仁爭之乃貶知江州同判刑部丁諷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皆以附述忤安石諷貶通判復州師元貶監安州稅　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八使于四方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而莫敢言轍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之罪陳升之止之乃以轍爲河南府推官　九月丁卯行青苗法初陝西轉運使李

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爲

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爲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爲青苗矣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

國計未常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
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
今此法見在而患不脩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
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
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
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
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
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
之議於是決意行焉　壬辰王安石薦呂惠卿爲太
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憸巧非佳士

使王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爲也帝言安石不
好官職自奉甚薄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
曉事而愎此其所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真
姦邪而爲安石謀主安石爲之力行故天下并指爲
姦邪也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
明辨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
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
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
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　帝
嘗御邇英閣聽講光講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

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
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
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
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
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
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
也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耳帝問光光對曰布法
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
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
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脩之非大壞不

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
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
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
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
塞乃以他語抵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又
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
寒流離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
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
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太宗平河東立糴法
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

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爲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況法許之乎光又講漢史至賈山上疏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上曰舜堲讒說殄行若臺諫欺罔爲讒安得不黜光曰進讀及之爾時事臣不敢論也及退上留光謂曰呂公著言藩鎮欲興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也光曰公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何故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此所謂靜言庸違者也光曰公著誠有罪不在今日向者朝廷委公著專舉臺官

公著乃盡舉條例司之人與條例司互相表裏使熾張如此乃始逼於公議復言其非此所可罪也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王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爲是天下皆以爲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　冬十月丙申富弼罷時王安石用事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恭儉孝敬好善疾惡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

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待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光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十一月乙丑命韓

絳制置三司條例初陳升之欲傅會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亦以議論盈廷引升之爲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既相乃時爲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因言於帝曰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請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職何害于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令置制三司一官則不可安石曰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轉補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行至於制置三司條例何爲不可由是二人遂不合安石乃薦絳

共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爲助　丙子頒農田水利約束自是進計者紛然數年閒諸路凡得廢田萬七百九十三處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擾　置諸路提舉官條例司上言民閒多願借貸青苗錢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仍詔諸路各置提舉二員管當一員掌行青苗免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十一人提舉官旣置往往迎合王安石意務以多散爲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郎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爲保首王

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閒喧然以爲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諫官李常御史程顥論廣淵抑配掊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欲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由是常顥之言皆不行　閏月遣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

三年二月己酉河北安撫使韓琦上疏曰臣準敕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數三等以上更許增借且鄉戶上等并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并之家今令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陪之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罷諸路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琦疏以示執政曰琦眞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

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乎帝終以琦說爲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趙抃請俟安石出安石求去帝命司馬光草荅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抗章自辯帝爲巽辭謝之且命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安石安石入謝因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朋比欲敗先王正道以沮陛下此所以紛紛也帝以爲然安石乃起視事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

例司令曾布疏駁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辯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時文彥博亦以青苗之害爲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石嘗與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交結帝遣使潜察府界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還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　壬申以司馬光爲樞密副使固辭不拜初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惠卿辯論于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外托劘上之名內懷

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預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

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常平又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帝使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光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石復起視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敕誥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詔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許之乙酉韓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止領

大名府路王安石欲沮琦即從之　三月貶知審官院孫覺知廣德軍帝初即位覺爲右正言以言事忤帝意罷去王安石早與覺善將援以爲助自知通州召還累改知審官院時呂惠卿用事帝問於覺覺對曰惠卿辯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爲利之故屈身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爲憂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

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况國用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怒始有逐琦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青苗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遣覺行視虛實覺言民實不願與官相交望賜寢罷遂坐奉詔反覆貶知廣德軍　程顥上疏曰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覬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况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而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爲害已多蓋安危之

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言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衆論發譁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爲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

仁况羅縪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夏四月戊辰貶御史中丞呂公著時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怒其深切會帝使公著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遂誣公著言韓琦欲因人心如趙鞅興晉陽

之甲以逐君側之惡於是貶公著知潁州且命知制誥宋敏求草制明著罪狀敏求不從但言敷陳失實安石怒命陳升之改其語行之　己卯趙抃罷安石持新法益堅抃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公論爲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爲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

杭州　以韓絳叅知政事侍御史陳襄言王安石叅
預大政首為興利之謀先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
領條例司未幾升之用是為相而絳繼之曾未數月
遂預政事則是中書大臣皆以利進乞罷絳新命而
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庶不害于王政而足以全
大臣之節矣不報　癸未以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
罷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定少受學于王安石
舉進士為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李常見
之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
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

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
安石大喜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
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
無選人除諫官之例遂拜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
敏求蘇頌李大臨言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
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驟叅法
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
奏不已並坐累格詔命落知制誥天下謂之熈寧三
舍人　壬午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顥張戩右正言李
常時顥上疏言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

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
事也捨之而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
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
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
不可而能有為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
小臣實預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
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
倖事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
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
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

職不肖議論無補望早賜降責帝令顥詣中書議王
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
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愧屈戩與臺官王子
韶論新法不便乞召還孫覺呂公著又上疏論王安
石亂法曾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
從李定以邪謟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
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
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
不少矣陳升之從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為無罪升
之有愧色常上言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傅會經義何

巽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勤民出息帝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不奉詔顥言旣不行懇求外補而戩常亦各乞罷乃罷常通判滑州戩知公安縣子韶知上元縣安石素善顥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但出爲京西路提點刑獄顥辭乃改僉書鎭寧軍節度判官數日之間臺諫一空安石以外議紛紛請以姻家謝景溫爲侍御史知雜事帝從之　五月癸巳詔並邊州郡毋給青苗錢甲辰詔罷制置三司條例歸中書以呂惠

卿兼判司農寺先是言者皆請罷條例司帝問安石可併入中書否安石言修條例未畢且臣與韓絳共領是司每請問奏事今絳在密院未可併請緩之至是絳入中書乃降詔以其事還中書又以手札諭安石凡修條例掾屬悉授以官青苗免役農田水利等法付司農寺命呂惠卿掌之　九月以曾布爲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寺王安石常欲置其黨一二人于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遭父喪去職安石遂薦布代之布貪庳淺人尤不服尋罷　山陰陸佃嘗受經于安石至是應舉入京師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安石驚曰何乃爾吾與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謂之曰惠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旣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佃說遂不行　以劉庠知開封府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爲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邪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對曰臣知事陛

下而已不敢附大臣也　庚子曾公亮罷公亮初嫉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知帝方向安石凡更張庶事一切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嘗遣其子孝寬參其謀至帝前略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深德之公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侍中集禧觀使蘇軾嘗從容責其不能救正變更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已於是聽其罷相　乙巳親策賢良方正太原判官呂陶對曰陛下初卽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問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

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帝顧王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沮帝覺之使馮京竟讀稱其言有理會范鎭所薦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對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非是宋敏求第爲異等安石怒啟帝御批罷文仲還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詞文仲不當黜帝不聽范鎭上疏言文仲草茅疏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明之累亦不聽呂陶亦止授通判蜀州　癸丑罷司馬光知永興軍　冬十月翰林學士范鎭乞致仕許

之鎭上疏言臣言不用無顏復立于朝請謝事復極論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鎭謝表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鎭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間爲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其後定兵制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之鎭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

勞尋置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二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迭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乙丑立保甲法時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以壯勇者亦附之內家

齊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
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
同保犯强盜殺人强姦畧人傳習妖教造蓄蠱毒知
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敕律所聽糾
皆無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依法鄰保合坐罪者乃
坐之其居停强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
覺罪逃移死絶同保不及五家倂他保有自外入保
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别爲保置
牌以書其戶數姓名從黙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
先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

五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
令苛急往往去爲盜鄰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
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
之使陷于罪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
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
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
丁卯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政事　戊寅行募役
法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
人充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
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

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
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
顧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顧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
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旣試用其
法于開封府遂推行于諸路旣而東明縣民數百紛
然詣開封府訴帝知之以詰安石安石力言外間扇
搖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羣訴必可免彼旣聚
衆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
言尋以臺諫多論奏因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對曰
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邪

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
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
役今盡使之出錢而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
者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於錢者
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爲也今有司立法惟錢
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
得錢以輸民何以爲生乎此法卒行富室差得自寬
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庚辰命王安石提舉編
修三司令式時天下以新法騷然邵雍屏居于洛門
人故舊仕宦中外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雍雍曰

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按劾何益邪

四年三月辛卯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陳留知縣姜潛到官纔數月青苗令下潛即榜于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即移疾去山陰知縣陳舜俞上書極論新法謫監南康軍鹽酒稅至是復上書言青苗法實便初迷不知爾識者笑之　夏四月癸酉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先是光在永興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

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唯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從其請光既歸洛自是絕口不復論事

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州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于同列王安石不悅命軾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嘗以新法不便上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

以此爲術人皆知其難也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

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
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
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
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仁祖持法
至寛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
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
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
日天下歸仁議者見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
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
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

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
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
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
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
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
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
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
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
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符堅伐

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
敗事同功異為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
奏軾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詔下六路捕逮篙工水
師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　以鄧綰為侍
御史判司農寺初綰通判寧州知王安石得君專政
乃條上時事數十以為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
化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
歌舞聖澤願勿移于浮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極
其諛佞由是安石力薦於帝遂驛召對會夏人寇慶
州綰於帝前敷陳甚悉帝問識王安石呂惠卿否綰

對曰不識也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
安石欣然如素交爾安石致齊陳升之以綰練習邊
事使復知寧州綰聞之不樂誦言急召我來乃使還
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綰曰不失為館職得無為諫
官乎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
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為之
尋同知諫院時新法皆出司農而呂惠卿居憂曾布
不能獨任其事安石欲藉綰以威衆故有是命　五
月甲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誨有疾表乞致仕曰臣
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妄投藥劑寖成風痺

蹉跎行步非祗憚跛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柰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荅以身疾辭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遂卒年五十八海內識與不識咸痛惜之

時保甲法行帝聞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徙之戍邊父子聚泣語王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容安石對曰日力可惜韓維時知開封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定帝以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

有之亦不足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安石對曰爲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爲之張官置吏也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爲兵且省財費惟陛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北陝西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未幾維出知襄州

甲戌富弼移判汝州弼在亳州持青苗法不行曰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提舉官趙濟劾弼沮格詔旨鄧綰乞付有司鞫治乃落弼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大僕射移判汝州王安石曰弼雖謫猶不失富貴昔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荅弼行過應天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安石文學辟以考校旣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爲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愧色蓋弼亦素喜安石也

秋七月丁酉御史中丞楊繪言提舉常平張靚等科配助役錢一戶多者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不聽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楊繪又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修年六十

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

劉摯爲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行入見帝面賜襃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耶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天下有喜於敢爲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浸

成漢唐黨禍必起矣因陳率錢助役十害會楊繪又
論提刑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禁遏縣民使訟
助役事摭以他故下蕃於獄而自鞫之是希安石意
指又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劉摯亦論趙子幾捃摭
賈蕃是欲鉗天下之口乞按其罪於是安石大怒使
知諫院張璪取繪摯所論助役十害五難行之事作
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爲曾布請爲之既作十難且劾
楊繪劉摯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於繪摯使各言狀
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辯摯奮然曰爲人臣豈可壓於
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卽條對所難以伸其說

曰助役斂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大臣
親黨爲監司提舉官行之於諸路其勢甚易矣然職
日編年終未有定論者爲不順乎民心也臣待罪言
責采士民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直
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
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
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不報明日復上疏曰陛下
夙夜厲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致於安且治者誰致之
由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
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搖動舉天地之內無一民

一物得安其所者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
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以往
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
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爲
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爲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
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
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布門如市今西夏之
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
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
時而攻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

臣也疏奏安石欲寘摯嶺外帝不許詔貶繪知鄭州
謫摯監衡州鹽倉璪亦落職遣察訪使徧行諸路促
成役書　八月以王雱爲崇政殿說書雱安石子爲
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十萬
言鄧綰曾布力薦之遂有是命雱嘗稱商鞅爲豪傑
之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
語雱因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
新法爲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富
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與
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與姑退雱不樂　九月黨諸

路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淨利歲收六百九十八
萬六千緡穀帛九十七萬六千六百石匹有奇既而
司農并祠廟鬻之聽民爲買區其中　冬十月以鮮
于侁爲利州轉運副使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
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時爲判官爭
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爲奏時
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侁議諭司農曾布使頒以爲
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舉常平初王安石居金
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爲相侁惡其沽激要君嘗語
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事侁乃上書

論時政曰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二其他逆治
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槩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
短之帝稱其有文學可用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
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既爲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
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
豈能强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
民以爲三難
五年春正月己亥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收罪之
　三月富弼致仕弼至汝州兩月即上言新法臣所
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復授司

空武寧節度使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
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
明帝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
嘆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　丙午行市易法六市
易司皆隸焉　夏四月丙午行保甲養馬法詔開封
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
給之詔曾布等上其條約凡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
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
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先行于開封府及陝西
五路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

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
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
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
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死保戶
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徧行于諸路
王安石求去位帝不許先是樞密都承旨李評嘗論
事帝多從其言又嘗極言助役不便安石惡之會評
妄奏罷閤門官吏安石言其作威福必欲罪之帝亦
謂評有罪然未始罪評也明日安石入見乞東南一
郡帝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

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術開悟天下事方有緒卿何得言去安石固請帝曰卿得非以李評事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爲惑豈更有人能惑朕者未幾安石復自齋表入請帝不視以表授安石固令就職　八月甲辰頒方田均稅法帝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

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峯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既具乃以鉅野縣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六年夏四月己亥文彥博罷彥博久居樞密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安石知爲己而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隳脞乃西晉之風何益于治及市易司立至果實亦官監賣彥博以爲損國體斂民怨致華嶽山崩爲帝極言之且曰衣冠之家罔利于市搢紳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天意有

不示警者乎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彥博求去益力遂以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　九月收免行錢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貧民浮販類有陪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祇應而禁中貿買百貨并下雜買場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行之

七年夏四月癸酉權罷新法自去歲秋七月不雨以至于是月帝憂形于色嗟嘆懇惻欲盡罷法度之不

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稔今旱暵雖久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初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爲安石所奬拔感其知己思欲盡忠及滿秩入京安石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荅至是俠監安上門會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攜塞道

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乃繪所見爲圖及疏言時政之失詣閤門不納遂稱秘急發馬遞上之其畧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並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覽亦可流涕況於千萬里之外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

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甲戌輔臣入賀帝出俠圖及疏示輔臣問王安石曰識俠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因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獄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　丙戌王安石罷以韓絳同

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釁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儇慧巧佞超進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羣臣惟安石能爲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后之言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邪汝自爲之顥泣曰何至是邪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

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留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代已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惠卿懼中外有議新法者乃作書遍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爲之廢法故安石所建無所更復　五月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罷先是呂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帝曰免行錢所

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氷炭太傷國體安石力辯至譏帝爲叢脞不知帝王大畧帝曰卽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爲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及帝以旱故命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奏曰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祗承又吏胥祿廪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廪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於民緡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

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隷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懐不能平會帝出手劄詢布布訪于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而爲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傚布脅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爲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蹙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

爲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於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頷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爲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劾布沮新法出知常州以章惇爲三司使　秋七月立手實法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産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獲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

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産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於雞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灾傷五分以上不預判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困矣　冬十月庚辰置三司會計司初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安石

又欲盡祿天下之吏帝未之許而三司上新增吏祿歲至緡錢百十一萬有奇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賕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爲善詔三司帳司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令宰相提舉其事至是韓絳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爲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爲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

八年春正月鄭俠上疏論呂惠卿朋黨奸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爲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并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詬罵等事惠卿奏爲謗訕令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甫治之遂編管俠于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馮京與呂惠卿同在政

府議論多不合而王安國素與俠善御史張琥承惠卿旨劾俠嘗游京之門交通有迹鄧綰鄧潤甫言王安國嘗借俠奏藁觀之而有奬成之言意在非毀其兄於是放安國歸田里出京知亳州貶俠汀州已行惠卿又令舒亶捕之道搜其篋得所錄名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獄成惠卿欲致俠以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俠英州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

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于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歛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尋改秘閣校理安國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

惠卿故惠卿逐之　二月癸酉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既得志有射羿之意忌安石復用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一時朝士見惠卿得君謂可傾安石以媚惠卿遂更朋附之而鄧綰鄧潤甫因李逢之獄又挾李士寧以撼安石安石聞而怨之時韓絳顓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畨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惠卿聞之不安乃條列安石兄弟之失數事而奏意欲上意有貳上封惠卿所言以示安石安石上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須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安石承召命即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初蜀人李士寧者得導氣養生之術自言時已三百歲矣又能言人休咎王安石與之有舊每延於東府迹甚熟安石鎮金陵呂惠卿參大政會山東告李逢劉育之變事連宗子趙世居御史府沂州各起獄推治之劾者言士寧嘗預此謀敕天下捕之獄具世居賜死李逢劉育磔于市士寧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衆惠卿始興此獄引士寧意欲有所誣蟣會安石再入秉政謀遂不行　冬十月庚寅

呂惠卿罷御史蔡承禧論惠卿欺君玩法立黨肆奸惠卿居家俟命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爲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竟罷出知陳州綰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惠卿之姦出知湖州　乙未彗出軫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敕天下詢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程顥應詔論朝政極切差知扶溝縣事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

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哉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凡所進用悉從之鄭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

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嚚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恐困而已詔罷手實法

九年秋七月鄧綰罷呂惠卿既出守陳而張若濟之獄久不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上書訟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失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爲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爲國司直而爲宰臣乞恩深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　冬十月丙午王安石罷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尋改集禧觀使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呂惠卿所誤也　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充子安持壻王安石

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爲數爲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石罷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自洛貽書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矣充不能用　以馮京知樞密院事時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

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爲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

明 北海 馮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纂輯
句吳 徐申
豫章 劉日梧 校正
秣陵 沈朝陽 繙閱

學校科舉之制

仁宗慶曆四年三月乙亥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校事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至是乃詔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可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夫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教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敝而

學者自以爲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
建學興善以尊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盡學者之才
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務進德
修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
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
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
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
先策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
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夏四月壬子判國子監王
拱辰田況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

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
之法盛矣而國子監纔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
詔以錫慶院爲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　五月壬申
帝至太學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
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爲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
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
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
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
事齋以敦實學至是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爲
令式瑗上書請興武學其畧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

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
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
丹州軍事推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莅武學每
日令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
御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
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
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
五年三月罷科舉新法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
舉入學預試爲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
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

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
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巳更定科舉法從王安石議
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王安石又
謂孔子作春秋實垂世立教之大典當時游夏不能
贊一詞自經秦火煨燼無存漢求遺書而一時儒者
附會以邀厚賞自今觀之一如斷爛朝報決非仲尼
之筆也儀禮亦然請自今經筵毋以進講學校毋以
設官貢舉毋以取士從之時詔議貢舉咸謂宜變法
使蘇軾獨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
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

吏皂隸未嘗無人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曆固嘗立學矣天下以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理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遊士置學立師而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爲紛紛其與慶曆之際何異至於科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

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采譽望而罷彌縫或曰變經生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非也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敎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爲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帝喜曰吾固疑此得軾議

釋然矣他日王安石言於帝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道德則當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進士科詩賦亦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之士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旣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爲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

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敎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塲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卽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麤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三千爲期集費　三

月庚寅始命諸州置學官率給田十頃贍士併置小學教授　冬十月戊辰立太學生三舍法宋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蔭者為之太學生八品以下子孫及庶人子孫俊異者為之試論策經義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垂意儒學以天下郡縣既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藝能以次差升舍其最優者為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遂專以此取士又以慶曆中嘗置太學內舍生二百人帝漸增至九百人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甚湫隘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自主判官外增置直講為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令中書遴選或主判官奏舉薦生員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為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一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為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之於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

六年三月己未置諸路學官更新學制有司立為約束過於煩密劉摯上疏曰學校為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羣居眾聚師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以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豕遇之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為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　丁卯詔進士諸科並試明法注官　乙亥置律學詔士之泣官以法從事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設教授四員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　九月辛亥初策武舉之士先是武舉試義策於祕閣武藝於殿前司又殿試則又試騎射又策於庭策武藝俱優為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為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役初樞密院修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

八年六月己酉王安石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義其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一時學者無不傳習有司純用以取士安石又為

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自是先儒之傳注悉廢矣

九年三月甲戌親策進士並試律義斷案

哲宗元祐元年夏四月辛亥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立身行已惟懼玷缺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與升甲罷謁禁之制　五月戊辰命程頤等修定學制太學自蔡確起大獄連引朝士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苛凝客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御史中丞劉摯以爲言至是命程頤孫覺顧臨同太學長貳考詳修定條制頤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任委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秋七月癸酉立十科舉士法舊制銓注

相承槩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擇材故令內外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旣多除吏愈難神宗即位乃革去奏舉而槩以定格于是內外舉官法皆罷但令吏部審官院參議選格及帝即位左司諫王巖叟言自罷辟舉而用選格可以見功多而不可以見人才于是不得已而用其平日之所信故有踏逐申差之目踏逐實薦舉而不與同罪且選才薦能而謂之踏逐非雅名也況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豈爲通術遂復內外舉官法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氣指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

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同經術舉人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同經術舉人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事中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須材即執政按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効者隨科授職所

舉官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罪所貴人人重慎所舉得才光又言朝廷執政惟八九人若非舊交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毀譽則情偽萬端與其聽遊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識知請謁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譴責無所寬宥則不敢妄舉矣詔從之

二年春正月戊辰詔毋以老子列子命題試士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　夏四月丁未呂公著請復制科詔曰祖宗設六科之選策三道之要以網羅天下賢俊先皇帝興學校崇經術以作新人材變天下之俗故科目之設有所未遑今天下之士多通於經術而知所學矣宜復制策之科以求拔俗之才裨于治道盖乃帝王之道損益趨時不

必盡同同歸于治而已今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自今年為始

四年夏四月戊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試士罷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己說又言舊明法最為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於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內聽習一經初試本經義一道論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試論一首末試子史時務策二道凡四場其經義進士須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

春秋爲大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爲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孟子義一道次試論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爲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自復詩賦士多鄉習而專經者十無二三矣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學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于律令皆當官所

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明法科

六年夏四月乙未復置通禮科先開寶中改鄉貢開元禮爲通禮熙寧中嘗罷試科至是禮官以爲言乃復置以試士

八年三月庚子詔御試舉人復試詩賦論三題中書請御試復用祖宗法且言士子多已改習詩賦太學生員總三千一百餘人而不兼詩賦纔八十二人耳遂下是詔

紹聖元年閏四月罷十科舉士法　五月甲辰詔進士專習經義罷習詩賦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術如詔誥章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習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於是改置宏詞科歲詔進士登科者請試試者雖多所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　八月申除引用王安石字說之禁

二年夏四月丁亥詔依元豐置律學博士　五月乙巳命蔡卞詳定國子監三學及外州學制

徽宗崇寧元年八月甲戌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下舍下等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京又請建外學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外圓內方爲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於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

三年九月罷科舉法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舉貢士蔡京以爲[illegible]遂詔天下

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皆罷
而鄉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云
四年五月甲寅立詞學兼茂科帝以宏詞科不足以
致文學之士故改立是科歲附貢士院試中格則授
館職歲不過五人　行三舍法於天下

元豐官制

神宗元豐三年六月丙午詔中書詳定官制國初承
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員主
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
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

亦不任諫諍其官人授受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凡
仕者以登臺閣升禁從為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為
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不以階勲爵邑有無為
輕重議者多以正名為請帝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
定官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使承旨
張誠一領之　九月乙亥正官名以開府儀同三司
易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特進易左右僕射自是以
下易名有差　詳定官制所上寄祿格下詔行之凡
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祿議者又
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

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
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
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
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
之因為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為既用兵
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
四年秋七月己酉詔定選格初太祖設官分職多襲
五代之制稍損益之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
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兩京諸司六
品以下官皆無選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

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使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
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之職分為四文
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
院帝自即位欲更制度建議之臣以為唐銓與今選
殊異雖用其制則有留礙煩紊之弊乃詔內外官司
舉官悉罷令大理卿崔台符同尚書吏部審官東西
三班院議選格遂定銓注之法悉歸銓部以審官東
院為尚書左選流內選為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為尚
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
文臣寄祿官自朝議大夫職事官自大理正以下非

中書省教授者歸尚書左選武臣升朝官自皇城使職事官自金吾階衛仗司以下非樞密院宣受者歸尚書右選自初仕至州縣幕職官歸侍郎左選自借差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凡應注擬升移敘復蔭補封贈酬賞隨所分隸校勘合格團甲以上尚書省若中散大夫閤門使以上則列選敘之狀上中書省樞密院得畫旨給告身祖宗以來中書有堂選百司郡縣有奏舉雖小大殊科然皆不隸于有司王安石言于帝曰中書總庶務今通判亦該堂除選徒留滯不能精擇宜歸諸有司帝曰唐陸贄謂宰相當擇百官之長而百官之長擇百官今之審官苟得其人安有不能擇百官者哉欲罷堂選曾公亮執不可而止至是既罷內外長吏舉官法堂除亦廢

五年二月癸丑頒三省樞密六曹條制　癸酉以王珪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為門下侍郎張璪為中書侍郎蒲宗孟為尚書左丞王安禮為尚書右丞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並歸中書確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

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為然故確名為次相實顓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雖為首相拱手而已

西夏用兵

英宗治平三年夏四月夏人寇邊經略使蔡挺擊走之先是夏主諒祚遣使來賀即位宗諤不遜詔諒祚懲約宗諤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寨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環慶經略使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衷銀甲氊帽督戰挺先遣強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去徙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將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詘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初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款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

四年春夏主諒祚遣使獻方物謝罪時神宗新即位因賜詔曰朕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與兵甲侵犯邊陲驚擾人民誘迫熟戶去秋復直寇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邊奏累聞人情共憤群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存含恕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以決衆多之論逮此遜章之稟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極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乃誠既自省于前辜復願堅于永好苟奏封所叙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

冬十月癸酉青澗守將种諤襲虜夏監軍嵬名

山遂復綏州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于种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欵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詵言以衆來降情僞未可知戒諤毋妄動諤恃之力詔詵召諤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詵言必可成帝意詵不協力徙之秦鳳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詵初劾諤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徙秦之命至西方用兵自此始

种諤既受嵬名山降迨十一月夏主諒祚乃詐爲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〻綏誅諤陝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禼言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遺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改命韓琦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時言者交論种諤乃下吏

貶諤四官安置隨州是月郭逵詗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李崇貴韓道喜夏主諒祚乃錮崇貴等以獻

神宗熙寧元年三月庚辰夏主諒祚死子秉常立遣其臣薛宗道等來告哀帝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已執送之矣及李崇貴等至言楊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初定歸時上其劍鑑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軍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爲定賣已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責崇貴等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進劉航冊秉常爲夏國主

三年八月己卯夏人寇環慶州以韓絳爲陝西宣撫使先是夏人築閙訛堡知慶州李復圭合番漢兵三千遣裨將李信劉甫禦之信等入敗而還復圭懼欲自解既執信等斬之復出兵邀夏人殺其老幼二百以功告捷至是夏人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柔遠砦荔原堡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于榆林游騎至慶州城下九日乃退鈐轄郭慶等數人死焉韓絳請行邊王安石亦請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絳爲陝西宣撫使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尋命兼河東宣撫使

四年春正月己丑韓絳使种諤襲夏人敗之絳素不習兵事開幕府於延安措置乖方選番兵爲七軍復以种諤爲鄜延鈐轄知青澗城信任之命諸將皆受其節制番兵皆怨望絳與諤謀出兵取横山安撫使郭逵曰諤狂生耳朝廷徒以种氏家世用之必誤大事絳奏逵沮軍事召還之既諤帥師襲敗夏人于囉兀因以衆二萬城焉自是夏人日聚兵爲報復計呂公弼言諤稔邊患不便宜戒之弗聽已而絳言諤入夏之功乞加旌賞詔從之　三月丁亥夏人陷撫寧諸城初种諤進築永樂川賞逋嶺二砦分遣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砦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已而夏人來攻順寧砦遂圍撫寧折繼昌高永能等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諤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悸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没者千餘人詔棄囉兀城治諤罪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絳坐興師敗衂罷知鄧州果不出郭逵所料云

元豐四年六月夏人幽其主秉常知慶州俞充知帝有用兵意屢請伐夏又言諜報云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母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也帝然之　秋七月庚寅詔熙河經制李憲等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大舉伐夏而召鄜延副總管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而來爾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爲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酈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言便當直

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此者帝曰朕
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爲之則士大夫
孰肯爲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
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帝諭以無其人呂公著進曰
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旣無其人曷若已之同曰公著
之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出熈河种諤出鄜延高
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
進又詔吐蕃首領董氊集兵會伐　八月丁丑李憲
總熈秦七軍及董氊兵三萬敗夏人于西市新城庚
申又襲破之于女遮谷斬獲甚衆遂復古蘭州城之

請建爲帥府　辛亥鄜延經畧副使种諤率鄜延兵
出綏德城以攻米脂夏人八萬來救諤與戰于無定
川敗之遂克米脂　冬十月庚午環慶經畧使高遵
裕將步騎八萬七千出慶州與夏人戰敗之復通遠
軍种諤遣曲珍率兵通黑水安定堡與夏人遇亦大
敗之内使王中正率涇原兵出麟州渡無定河循水
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糧糗不能繼又耻無功
遂入于宥州時夏人棄城走河北城中遺民百餘家
中正遂屠之掠其牛馬以充食　時劉昌祚率蕃漢
兵五萬受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伐夏旣入境而

慶州兵不至昌祚次磨唨隘遇夏衆十萬扼險大破
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
祚按甲不敢進遵裕至十八日圍城不能下夏人决
黄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絶餉道士卒凍溺死遂潰
而還餘軍纔萬三千而已夏人躡之復敗昌祚亦還
涇原种諤留千人守米脂自率大衆進攻銀石夏州
遂破石堡城進至夏州駐軍索家平會大校劉歸仁
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値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
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宥州行至奈王井糧
盡士卒死者二萬人乃引還初詔李憲帥五路兵直

趨興靈憲總師東上營于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内
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仁多㖫丁敗之次于葫蘆
河遂班師時五路兵皆至靈州獨憲不至
五年春正月庚子貶高遵裕等官初夏人聞朝廷大
舉母梁氏問策於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
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於靈夏而遣輕騎抄
絶其饋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
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爲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討敗師
罪高遵裕責授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种諤王中
正劉昌祚並降官李憲欲以開蘭會功贖罪孫固曰

兵法後期者斬況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爲辭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爲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知蘭州李浩副之　三月壬寅鄜延路副總管曲珍敗夏人于金湯　夏四月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王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而爲錢錢又變爲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爲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

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朕甚恥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顔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强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顔愬輩臣懼無以副聖意也　六月辛亥環慶經略司遣將與夏人戰破之戊辰曲珍等敗夏人于明堂川　知延州沈括議欲盡城橫山下瞰平夏使虜不得絕磧爲寇种諤自以西討無功遂上其策于朝且言興功當自銀州始帝以爲然遣給事中徐禧及内使李舜舉往鄜延議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

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内臣可乎内臣止宜供禁廷灑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邪珪無慙色聞者恥之徐禧至鄜延种諤上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爲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遷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強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徐禧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其

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扼請先城永樂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實爲俊偉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砦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來疆塞乃自腹心已與沈括議築砦各六諤言若城永樂則西夏必力爭不可帝從禧議詔禧護諸將往城永樂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爲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饋餉禧以諤跋扈奏留諤守延州而自率諸將往築之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二十五里賜名銀川砦禧括及李舜舉等退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永樂　九月丁亥夏人陷永樂徐

禧等敗死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以千騎趨新城曲
珍使報禧禧遂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留沈括守米
脂時夏人三十萬已屯住涇原北邊人來告者十數
禧曰彼若大來是吾立功名取富貴之日也大將高
永亨曰城小人寡又無水泉恐不可守禧以為沮衆
械送延州獄禧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
曰先至者皆精兵及其未陣急擊之則駭散後雖有
至者亦不敢進此常勢也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
成列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亦衆進薄城下珍兵
陳於水際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心已搖不

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為大將奈何遇敵
先自退邪乃以七萬人陳于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
珍曰此鐵鷂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
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衆
繼之珍鋭卒敗奔還蹂後陳夏人乘之珍衆大潰珍
收餘衆入城夏人圍之厚數里且據其水砦珍士卒
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
六七至絞馬糞汁飲之枯與李憲援兵及餽餉皆為
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師城中大急會
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舜舉稷永能皆

為亂兵所害惟珍裸跣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
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
以來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
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
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為之不食自靈
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諤進攻取之
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自是帝始
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于西伐而夏人亦
困弊矣初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疏必
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

獄蓋為是也又每臨朝歎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
著每為朕言之於是徙公著知揚州
六年二月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據兩關李浩閉城
拒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
安可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
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肥也乃夜集死士七百餘
人縋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尉
遲敬德擢知州事未幾夏人復分道入寇亦多為諸
路所敗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畧使李憲貪功生事一
出欺罔避興慶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

詔貶憲爲熙河安撫經略都總管　五月夏人冦麟州神堂砦知州訾虎躬督兵出戰敗之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冦邊止令裨將出兵捍逐恐失利損威以張虜勢　閏月夏主秉常亦以困弊於兵令西南都統昴星嵬名濟移書示涇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入冦屢敗國用益竭乃遣謨箇咩迷乞遇來貢上表曰臣自歷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于近歲猶甚歡和不意憸人誣間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砦因茲構怨歲致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還所侵偹垂開納別効

忠勤帝賜詔曰比以權強敢行廢辱朕用震驚令邊臣往問匿而不報王師徂疆盖討有罪今遣使造庭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益用嘉納已戒邊吏毋輒出兵爾亦慎守先盟復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其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二三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惟乞還侵疆不許

七年春正月癸丑夏人冦蘭州初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翱翔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至是果大舉入冦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督衆急攻矢如雨雹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拔糧盡引去尋復冦延州德順軍定西城及熙河諸砦　九月夏人圍定州城熙河將秦貴敗之

哲宗元祐元年秋七月乙丑夏國主秉常卒子乾順立初秉常遣訛囉聿求蘭州米脂等五砦神宗不許及帝即位秉常復遣使來請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今既許其内附若靳而不與彼必以爲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爲國恥無乃甚于今日乎羣臣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觧願决聖心爲

優民計文彦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併棄熙河安燾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邪邢恕亦言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光乃召禮部員外郎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乃止會秉常卒遣使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陷執民當盡畫以給還遣穆衍往吊祭衍奏以爲蘭棄則熙危熙危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

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
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前悔將無及矣
議遂止尋遣使封乾順爲夏國主
五年二月巳亥夏人來歸永樂所掠吏士百四十九
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
驕　秋七月夏人來議分畫疆界
六年九月夏人寇麟州又寇府州
七年冬十月夏人寇環州
紹聖三年冬十月壬戌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夏人
自得四砦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欲以

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夏主乾順乃奉其
母率衆五十萬大入鄜延西自順寧招安砦東自黑
水安定中自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
絕至延州北百里是月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
環城乾順子母親督桴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
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留龍安邊將息兵掩擊不
返金明遂陷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
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張輿戰死初帝聞有夏寇
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數日即勝不過
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

四年夏四月甲辰知渭州章楶城平夏楶以夏人猖
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合
熈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
以示怯而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
于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襲楶
迎擊敗之二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
章楶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
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　八月鄜延經略使
呂惠卿復宥州惠卿乞諸路出兵乘便討擊詔河東
環慶並聽惠卿期約惠卿遂遣將官王愍攻破宥州

尋又奏築威戎威羌二城加惠卿銀青光祿大夫時
章惇肆開邊隙故諸道興役進築屢被爵賞
元符元年冬十月巳亥夏人圍平夏章楶禦之獲其
勇將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斬獲甚衆夏人
震駭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楶在涇原日久嘗言夏
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
古削地之制以困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
再舉勢將自斃矣章惇與楶同宗言多見釆由是創
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逼夏及
是有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

二年三月丙辰夏人求援於遼遼主遣僉書樞密院事蕭德崇來爲夏人議和仍獻玉帶詔郭知章報之復書謂若果出至誠深悔謝罪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　冬十月許夏人通好夏人屢敗遣其臣令能嵬名濟等來謝罪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歲賜如舊自是西陲民少安

徽宗崇寧三年十二月以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初蔡京任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特甚每進築一城寨即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自常調遷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蓋與虜戰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虞又皆遠費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至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故有是命

四年三月貶王厚于郢州初蔡京使王厚招夏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詣保忠還爲夏邏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爲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渭延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論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與講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略數萬口與羌酋谿賒羅撒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爲羌人所執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巳而羌衆復分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諭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

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惟王厚坐逗遛貶爲郢州防禦使

政和五年春正月童貫遣熙河經略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略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爲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于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餘　二月以童貫領六路邊事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略安撫司以貫統領之

於是西邊之柄皆屬於貫　九月王厚劉仲武合涇
源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
四五童貫匿不以聞未幾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六年春正月童貫使劉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
攻夏仁多泉城城中力孤守援不至乃降法受而屠
之渭州將种師道克夏臧底河城師道世衡之孫也
宣和元年三月童貫使熙河經略使劉法取朔方法
不欲行彊遣之乃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
察哥率步騎爲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
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軍焦

安節敗入左軍朱定國力戰自朝至暮兵饑馬渴死
者甚衆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盖朱峗守兵追
之斬首而去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
敗我于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
料今爲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
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
築城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爲夏所殺至是城又
將陷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時
諸將所築城砦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爲之
蕭條矣劉法既敗死童貫乃以捷聞受賞者數百人

六月夏人遣使納款詔童貫罷兵

熙河之役

神宗熙寧三年冬十月以秦鳳經略使李師中知舒
州先是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闕上平戎三策以爲西
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
信招撫沿邊諸種自威武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
漢郡其地可以耕而食其民可以役而使幸今諸羌
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併合而兼撫之時也且唃氏
子孫瞎征差盛爲諸戎所畏若招撫之使糾合宗黨
制其部族於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

之上也帝異其言召問方略王安石以爲奇請以韶
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韶請築渭涇上下兩城
屯兵以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師中以爲不便詔
師中罷帥事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
願置市易司稍籠商賈之利取其羸以治田乞假官
錢爲本詔秦鳳經略司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命韶
領市易事師中言韶所指田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
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
所失安石主韶議爲削師中職徙知舒州而以竇舜
卿知秦州與內侍李若愚按問田所在僅得地一頃

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舜卿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爲謫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乃進韶太子中允

四年八月命王韶主洮河安撫司事時議取河湟自古渭砦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番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並令王韶主之韶至秦會諸將以番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縻之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韶以東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龍珂既歸朝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包氏帝如其請賜姓包名順

五年五月以古渭砦爲通遠軍帝志復河隴會定州駐泊都監張守約請以古渭爲軍根本隴右帝從之以王韶知軍事行教閱法　八月秦鳳路沿邊安撫王韶引兵擊吐番乞神平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諸羌各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鬬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爲吾有乃徑趨抹邦山壓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鬬師小却韶躬擐甲冑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木征渡河來援餘黨復集韶戒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瞎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韶言措置洮河只用回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彥博曰工師造屋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工及既興作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修王安石曰主者善計自有忖度豈爲工師所欺也彥博不復敢言由是韶進討敢肆欺誕朝廷不與計財　冬十月置熙河路領熙河洮岷州通遠軍升鎮洮軍爲熙州以王韶爲經略安撫使兼知熙州然河洮岷三州猶未能復也　十一月河州首領瞎藥等來降以爲內殿崇班賜姓名包約

六年二月王韶復河州獲木征妻子　九月岷州首領木令征以其城降初王韶既復河州會降羌叛韶回軍擊之吐番木征遂據河州韶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陘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木令征聞先聲遂以城降韶入岷州於是宕洮疊三州羌酋皆以城附韶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捷書至帝御紫宸殿受群臣賀解所服玉帶賜王安石進韶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

七年二月知河州景思立與吐蕃別將戰於踏白城敗死　三月壬寅木征寇岷州木征雖屢敗而董氊別將青宜結鬼章之衆復數擾河州屬蕃時王韶入朝景思立既敗死木征勢復熾遂寇岷州刺史高遵裕遣包順擊走之　是月遣使分行諸路募武士赴熙河　夏四月木征復寇河州圍之時賊勢方盛王韶自京師還至興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撤之選兵得二萬人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羌城破西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

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拔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踏白城後焚賊八十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韶受之送木征赴京師初景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議欲棄熙河帝為之旰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以木征為榮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

八年十二月以王韶為樞密副使

九年二月吐蕃鬼章寇五年谷蕃將蘭氊納支大破之　十二月鬼章聚兵洮岷脅新附羌多歸之帝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

十年二月王韶罷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略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韶鑿空開邊驟躋政地然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常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　夏四月賜熙河路兵特支錢戰死者賜帛

十一月以宗哥首領青宜結鬼章為廓州刺史阿

令骨為松州刺史

哲宗元祐二年八月岷州將种誼復洮州執鬼章青宜結檻送京師初董氊既死養子阿里骨嗣為邈川首領遣鬼章使率其衆據洮河岷州宜等帥師執之遣居秦州聽令招其子結呃齪及部屬以自贖阿里骨懼乃上表謝罪

元符二年秋七月洮西安撫使王贍取吐蕃邈川青唐降其酋瞎征初阿里骨死子瞎征嗣瞎征性嗜殺部曲睽貳大酋心牟欽氊等有異志以瞎征季父蘇南党征雄武譖殺之其黨皆死獨錢羅結得逃奉董

氈踈族溪巴溫之子杓拶據溪哥城瞎征攻殺杓拶
籛羅結奔河州說知州王贍以取青唐之策贍言于
朝章惇許之至是贍引兵趨邈川守者以城降贍留
屯之瞎征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自青唐來降于贍
詔以胡宗回帥熙河以節制之　八月城會州元豐
中雖加蘭會與熙河為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
城會州以西安城北六砦隸之　閏九月吐蕃隴拶
復據青唐王贍擊降之詔以青唐為鄯州邈川為湟
州初瞎征既降于王贍而瞎與總管王愍爭功交訟
于朝於是青唐大酋心牟欽氈迎溪巴溫入城立木

征之子隴拶為主其勢復張瞎征大懼白羌為僧以
祈免熙河帥胡宗回督贍進師贍急攻隴拶及心牟
欽氈等皆出降贍入據其城以青唐為鄯州贍知州
事邈川為湟州王厚知州事
三年三月詔棄鄯湟州以畀吐蕃初王贍留鄯州縱
所部剽掠羌衆攜貳心牟等結諸族帳謀反贍擊破
之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贍又諷諸羌酋籍勝兵
者皆涅其臂無應者籛羅結請歸帥本路為倡贍聽
之去遂嘯聚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
甚苗履姚雄帥所部兵來援圍始解贍因棄青唐而

還溪巴溫與其子溪賒羅撒據之群羌復合兵攻邈
川王厚亦不能支朝論請並棄邈川且詔隴拶乃木
征之子遂命知鄯州賜姓名曰趙懷德其弟邦辟勿
丁𠼪曰懷義同知湟州加瞎征懷遠軍節度使而貶
贍于昌化軍厚于賀州胡宗回奪職知蘄州贍至穰
縣自縊死
徽宗崇寧元年十二月蔡京論前宰執韓忠彥等議
棄湟州失策復薦高永年王厚為帥從之
二年夏四月詔宦者童貫監洮西軍　六月童貫復
湟州初蔡京復開邊還王厚前職會羌人多羅巴奉

谿賒羅撒謀復國趙懷德畏偪奔河南種落更挾之
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羌扇結遂命王厚安撫洮西合
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內客省使童貫善因言貫常使
陝右審悉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請以貫用李憲
故事監其軍帝從之貫至湟州適禁中太乙宮火帝
下手札止貫毋西兵貫發視遽納韡中厚問故貫曰
上趣成功耳遂行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
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
道而進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要害厚擊殺其
二子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遁遇多羅巴與俱遁厚

遂拔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於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罪貶韓忠彥爲磁州團練副使安燾爲祁州團練副使曾布爲賀州別駕范純禮爲靜江軍節度副使奪將之琦三秩凡預議者貶出有差

三年夏四月王厚復鄯州廓州　五月封蔡京爲嘉國公以王厚爲武勝節度留後初厚率大軍次于湟命高永年將左軍別將張誡將右軍自將中軍期會宗哥川羌置陣臨宗水倚北山谿賒羅撒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遊騎登山

攻其北親帥強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翳羌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撒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城門以降厚討羅撒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爲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撒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大軍趨廓州羌酋落施軍令結以衆降遂入廓州詔加京司空封爵而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　史臣曰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爲不侵不叛之臣固嘗宣力王家奮擊夏虜而王安石主王韶章惇王瞻蔡京主王厚三用師于其國唃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功雖訖成邊患不忘及金人得青唐乃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

瀘夷

神宗熙寧六年五月瀘夷叛詔遣中書檢正官熊本爲梓夔訪察使得以便宜措置諸夷事

七年春正月熊本平瀘夷本嘗通判戎州習夷中俗及至部以爲彼能擾邊者介十二村豪爲鄉導爾乃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州其徒股栗願矢死自贖獨柯陰一酋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衆發黔南義軍強弩遣大將王宣等帥以進討賊悉力旅拒宣敗之

黃葛下追奔深入柯陰窘迫乞降本受之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官以其酋簡恕知歸徠州其子及弟爲蕃部巡檢於是淯井長寧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願世爲漢官本還帝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於檄奏詳明近時鮮儷擢集賢殿修撰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自此始

八年十一月熊本擊渝州獠渝州南川獠木斗叛詔本安撫之本進營銅佛壩破其黨木斗舉溱州地五百里來歸爲四砦九堡建銅佛壩爲南平軍召本還知制誥

元豐三年五月復詔中州團練使韓存寶經制瀘夷
先是淯州猺冦南川其酋阿訛奔箇恕熊本重賞檄斬之阿訛桀黠習知邊隙箇恕匿不殺會箇恕老以兵屬其子乞弟遂與阿訛侵諸部將羅苟夷叛犯納溪提刑穆珦言羅苟起端不加誅則烏蠻觀望爲害不細乃詔韓存寶擊之存寶召乞弟犄角討蕩五十六村十三囤蠻乞降承租賦乃罷兵至是乞弟率步騎六千至江安城下責平羅苟之賞數日乃引去知瀘州喬叙遣梓夔都監王宣以兵二千守江安而以賄招乞弟與盟于納溪蠻以爲畏已益悖慢盟五日

遂率衆圍熟夷羅箇牟族王宣救之一軍皆沒事送張驛召存寶授方略統三將兵萬八千趨東川存寶怯懦不敢進乞弟送欵紿降存寶信之遂休兵于綿梓遂資間

四年秋七月韓存寶坐逗遛無功誅於瀘州以步軍都虞候林廣代將時乞弟復送欵帝以其反覆無降意督廣進兵廣遂敗乞弟於納江破樂共城斬首二千級乞弟逃廣帥兵深入自發納江卽入叢箐無日不雨雪兵夫疾病死亾不可勝計往往取僵尸臠割食之過鴉飛不到山至歸徠州竟不得乞弟而還時

朝廷懲南安無功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寶以令諸將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

明　北海　馮　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纂輯
句吳　徐　申　校正
豫章　劉日梧
秣陵　沈朝陽　繙閱

元祐更化

神宗元豐八年三月帝崩皇太子煦卽位時年十歲太皇太后高氏臨朝同聽政太后旣聽政卽散遣修京城役夫止造軍器及禁廷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歛寛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宰相王珪等弗與知也　司馬光聞先帝喪入臨時光罷官居洛十五年矣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有君實至是入臨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至人聚觀之光懼亟還太后遣梁惟簡勞光問爲政所當先光疏曰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以來治亂未有不由斯

道者也夫道猶岐路近差跬步遠失千里今陛下新臨大寶太皇太后同斷萬幾初發號令斯乃治亂之岐塗安危之所由分也當以要切爲先以瑣細爲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逹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皆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臣愚以爲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出榜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卽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强有抑退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乃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詔從之　夏四月甲戌詔曰先皇帝臨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宣布實惠其申諭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　五月丙申詔百官言朝政闕失榜于朝堂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事於詔語中以禁遏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

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后復封詔草示司馬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謂其非職而言罰銅三十斤光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丙辰以蔡確韓縝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詔起司馬光知陳州光過闕入見留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於是衆議少止　羅從彥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況當易危爲安易亂爲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爲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遏衆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于治豈亦光有以召之耶　召程顥爲宗正寺丞時朝政方新賢德登進顥雖小官特爲時望所屬故有是召會顥以疾不行尋卒　丁亥詔中外臣庶許直言朝政得失民間疾苦　秋七月戊戌以呂公著爲尚書左丞初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因上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歛省刑去奢無逸既至遂有是拜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

而未盡者一一舉行之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民懽呼鼓舞稱便　詔罷保甲法初保甲法行于京畿及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凡置會校都保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歲省舊募兵錢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緡而民間應調不勝其苦先是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爲保甲授

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關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堋除草為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十一月丙戌罷方田　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熙寧末侁已嘗為是官至是吳居厚貶復用之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

百子駿布在天下乎　十二月壬戌罷市易法時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於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償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察御史韓川論市易以為雖曰平均物價而其實不免貨交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為況所獲不如所亡願趣罷其法於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　罷保馬法

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庚寅右司諫王覿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蔡確罪且言確在熙豐時寃獄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稍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綱除煩苛確言皆其所建白於是公論益不容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　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

猶在西夏未降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與呂公著書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參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開邊隙　辛亥章惇罷言者論惇譏賊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與蔡確等惇不自安及確罷論者益力會與司馬光爭辯役法于太后簾前其語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　三月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復差役法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

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以下許著為準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耆戶長壯丁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劉摯乞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熈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司馬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為姦欺又農民出

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斂役錢積寬剩以為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顧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卽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為之敕務要曲盡初章惇取光所

奏疏畧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政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于農而吏胥緣以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是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

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初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胥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但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顧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入為出毋多取于民則善矣光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軾獨具實告而光不察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

公道其詳豈今日作柤不許輒盡言耶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顧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顧直遂改顧募爲招募范純仁謂光曰治道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已出謀自已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設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既已改之有司立文

太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初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顧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剗革畧盡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衛尉丞畢仲游與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

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法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不可廢罷蠲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罷蠲去者皆可復行矣可不預治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

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復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亦竟不爲之慮

以劉摯爲御史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
朝廷意在宗厚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在寬大下
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意趨和所爲近似而非
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觀望之俗因在
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槩定
差一路爲之騷動者以是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黜責
數人者皆以非法掊克市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
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爲之禁哉　壬寅
以呂公著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詔起文彥
博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　五月丁巳以韓維爲

門下侍郎神宗崩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宮入臨太后
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
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
爲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
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
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
知陳州召爲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及詳定役法四
方多言差役便民維曰是小人希意迎合者也不可
盡信司馬光不能從　六月甲辰貶呂惠卿爲建寧
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草其制曰惠

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
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
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
雞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
不及從善若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
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天
下傳誦稱快焉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
孟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于
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詔前朝希合
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

謂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
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
豈宜使自棄耶　八月辛卯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
錢司馬光以疾在告范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再立常
平錢穀給斂出息之法限正月以散及一半爲額民
間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半納者止出
息一分臺諫劉摯上官均王覿蘇轍交章論其非光
謂先朝散青苗本爲利民並取情願後提舉官速要
見功務求多散今禁抑配則無害也中書舍人蘇軾
錄黃奏曰熙寧之法未嘗不禁抑配而其爲害至此

民家量入為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今若許人情願則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非良法也會臺諫王巖叟朱光庭王覿等交章乞罷青苗光大悟力疾請對太后從之詔常平錢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趂時糴糶青苗錢更不支俵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驗見欠多少分料次隨二稅輸納　九月丙辰朔司馬光卒時兩宮虛己以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

病革譫譫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其家得遺表八紙上之皆當世要務太后為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　十一月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侍郎

二年夏四月己丑文彥博乞致仕詔十日一至都堂議事

三年夏四月辛巳呂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于東府之南啟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高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為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

至於竄夷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鉅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為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柰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以呂大防范純仁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大防朴厚戇直不植黨與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亦傾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

四年二月甲辰呂公著卒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旣亡呂司空復逝痛惜久之帝亦悲感卽詣其家臨奠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　六月甲辰范純仁罷　冬十月癸丑帝御邇英殿講官進講三朝寶訓時呂大防見帝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敕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于座右又摭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至是帝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三朝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進曰臣事陛下

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耳大防因推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畧因數其事親事長治內待外戚尚儉勤身尚禮寬仁八法以進且曰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奢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帝深然之

五年春正月庚戌文彥博罷　五月壬申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具利害以聞初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顧役中戶歲出幾何今日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幾年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吏百端蠶食比之顧人苦樂十倍李常亦言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更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役望詔一二練事臣僚使與賦臣取差顧二法便者行之於是論差役未便者甚衆遂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中書舍人王巖叟樞密都承旨韓川諫議大夫劉安世同看詳具利害以聞　以蘇轍爲御史中丞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宿

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疏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夫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於內以自遺患也且君子小人勢同氷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

益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爲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有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六年二月以劉摯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巖叟僉書樞密院事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僉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

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于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內君子而外小人則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不可不察　十一月乙酉劉摯罷

七年夏四月丙午王巖叟罷　六月辛酉以呂大防爲右光祿大夫蘇頌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爲門下侍郎范百祿爲中書侍郎梁燾鄭雍爲尚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僉書樞密院事

八年秋七月丙子召范純仁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

闒茸不可復相不報純仁既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爲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耶轍即從旁誦其彈文然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宣仁之誣

神宗元豐八年春正月戊戌帝不豫　二月癸巳帝疾甚三省樞密院入見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許之　三月甲午朔立延安郡王傭爲皇太子賜名煦先是岐王顥嘉王頵日問起居高太后既垂簾命二王毋輒入宮陰敕中人梁惟簡妻製十歲

兒一黃袍懷以來葢審爲毀祚倉卒備也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確成謀審語太后之姪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幼冲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耶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岐王而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陽翰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劒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于朝　庚子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甲寅群臣請帝同太皇太后聽政蔡確思求媚于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驅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

哲宗元祐元年春正月丙辰立神宗原廟太皇太后詔曰原廟之立所從來久矣前日神宗皇帝初即祠宇于[illegible]貞宗殿以崇嚴祖考其孝可謂至矣今神宗既已升附于故事當營館御以奉神靈而宮垣之東密接民里欲加開展則懼成煩擾欲採縉紳之議皆合帝后爲一殿則慮無以稱神宗欽奉祖考之意閱治隆殿後有園池以后殿推之本留以待未亡人也可即其地立神宗原廟吾萬歲之後當從英宗皇帝於治隆上以寧神明中以成吾子之志下以安民之心不亦善乎

二年三月神宗既祥太皇太后詔曰祥禫既終典策告具而有司遵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謂予當受冊於文德殿雖皇帝盡孝養之意務極尊崇而朝廷有損益之文各從宜稱仰惟章獻明肅皇后輔佐眞廟擁佑仁宗茂業豐功宜見隆異顧予涼薄敢企徽音稽用舊儀實有慙德將來受冊可止就崇政殿又論執政曰母后臨朝非國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牙豈女主所當御哉

三年八月邢恕爲太后姪公繪作書上太后乞尊禮高氏太后怒罷恕　十二月甲寅太皇太后詔曰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于今上有久闕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原吾今自以涉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嘗敕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

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顧托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矧此恩私實同毫末忠義之士當識此誠各忘內顧之恩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太妃準此

四年五月安置蔡確于新州確失勢已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因解釋其語以為謗訕且論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朝上之中書於是臺諫上確怨謗乞正其罪詔確具析確自辨甚悉

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曲為之地耳乃貶確光祿卿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務留京未厭衆論執政議寘確于法范純仁王存以為不可爭之未決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乃不復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于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言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常坐貶知鄧州中書舍人彭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封還詞頭汝礪坐貶知徐州侍御史盛陶言不可長告訐之風亦坐貶知汝州初確之具析未上也梁燾自潞州召為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恕極論確有策立勳燾至奏之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勳耶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為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自敗如此行遣蓋為社

稷也　六月甲辰范純仁罷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言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潁昌府傅堯俞言于太后曰蔡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餘可一切置之以陛下盛德何所不容確詞雖涉謗訕願聽之如蚊虻過耳若以纖芥之忤以奸太和之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

六年十一月乙酉劉摯罷摯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

恕勇於去惡竟爲朋讒奇中遂與大防有隙先是蔡確之貶邢恕亦謫監永州酒稅以書抵摯摯故與恕善荅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險人也有求於摯不得見其書陰錄以示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二人方附呂大防因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摯延見接納爲牢籠之計以覬後福且論王巖叟梁燾劉安世朱光庭等三十人皆其死友太后於是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爲

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惶恐退上章自辨而梁燾王巖叟果上疏論救之太后曰垂簾之初摯斥排奸邪實爲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爲也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爲黨亦罷知亳州

八年九月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初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顧託同官家御殿聽斷卿等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爲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之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於是宇內復安遼主戒其臣下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十二月乙巳范純仁乞罷政不許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

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爲朕留之已輒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其要以爲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時群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放而行以戒薄俗韓忠彥亦言于帝曰昔仁宗始政羣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

飭陛下能法仁祖則善矣給事中呂陶復進曰太皇
保佑九年陛下尊而報之惟恐不盡萬一有姦邪不
正之人謂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
之機不可不察
哲宗紹聖元年三月乙亥呂大防罷大防宜仁時懇
乞避位后曰上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
亦就東朝矣及后崩大防為山陵使殿中侍御史來
之邵逆探時旨首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從之
十一月壬子特追復蔡確觀文殿大學士
四年冬十月以邢恕為御史中丞追貶王珪為萬安

軍司戶參軍初恕久斥外心懷憤恨自河陽間道謁
蔡確于鄧州將紓成太后王珪廢立事以明確與已
定策功謀已定而無左驗會司馬光子康赴闕過河
陽恕乃紿康手書稱確功既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
陽恕復頌確功於燾且出康書為詔既而恕帥中山
置酒誘高遵裕之子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
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曰有兄士充
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珪為相
欲立岐王遣士充傳道語言于禁中公知否士京曰
不知恕因暗以官爵曰不可言不知為公作此事第

勿以語人士京庸暗從之至是章惇蔡卞將甘心元
祐諸人引恕自助遂召還三遷為中丞恕遂以士齊
婁太后宮名宜訓嘗廢孫少帝立子演設為司馬光
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宜訓事尤可慮又令王
棫為高士京作奏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
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
立誰我叱士充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
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於是詔追貶珪而贈遵裕奉
國軍節度使
元符元年三月下文及甫于同文館獄及甫彥博之

子也初劉摯嘗論列及甫又嘗論其父彥博不可為
三省長官故止為平章事彥博既致仕及甫自權侍
郎以修撰補外父母喪將除摯與呂大防猶當國及
甫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
可必當塗猜忌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
心路人所知也又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必欲以眇
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
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駙馬都尉為粉侯韓嘉彥
尚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確之弟碩至
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其父陰圖不軌謀危

宗社引及甫書爲証章惇蔡卞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有廢立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令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詭言其父彥博稱摯爲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梁燾字況之況猶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陷諸人以族罪奏劉摯等大逆不道死有餘責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耳會劉摯梁燾已聚死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摯燾子孫于嶺南勒停王巖叟朱光庭諸子官職蔡京覬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上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

章惇蔡卞恐元祐諸臣一日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爲助媒蘖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結主宣仁閣內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崖又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閣自彬州召還使蔡京安惇雜治之以貿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於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鍛鍊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于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爲大逆不道處死帝頗惑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郝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事得寢

洛蜀黨議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辛巳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在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秘書省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

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嘗憑檻偶折柳枝頤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當輒有所折以傷天地之和帝頷之　九月丁卯以蘇軾為翰林院學士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陟華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啟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

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以書戒之軾不能從

二年三月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只乞就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召王昭素講易眞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美盛豈獨子孫所當為亦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位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八月辛巳罷崇政殿說書程頤頤在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

侮方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二人遂成嫌隙軾嘗發策試館職有曰今朝廷欲師仁宗之忠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媮欲法神宗之勵精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軾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覿言軾命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黨論滋熾夫學

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臨朝宣諭曰詳覽軾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請宰臣呂公著問上不御殿知否且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明日宰臣以頤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頤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徧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讐致

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乃罷頤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旣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奸則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冬十月貶右司諫賈易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亦直惟詆大臣太甚耳乃罷知懷州公著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爭臣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衆皆歎服

三年三月孔文仲卒呂公著曰文仲本以抗直稱然惷不曉事爲諫議時乃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知爲所紿憤鬱嘔血以致不起公著之言蓋指其

劾程頤也　以胡宗愈爲尚書右丞諫議大夫王覿以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在慶曆時同爲執政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覿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五年春正月程頤以父憂守制去臺諫復論賈易詆事頤再貶易知廣德軍

六年二月以蘇轍爲尚書右丞轍除名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爲縱橫捭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王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很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　翰林院學士承旨蘇軾罷軾自杭州召還未幾侍御史賈易復劾軾元豐末在揚州聞先帝厭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帝無

人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知宣州君錫知鄭州呂大防請併軾兩罷乃出軾知潁州尋改知揚州

七年三月程頤服闋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上耶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於聖明除頤直秘閣判西監頤再上表辭御史董敦逸摭其有怨望語改授管勾崇福宮　九月召蘇軾爲兵部尚書兼侍讀軾自揚州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二學士御史董敦逸黃慶基言軾爲中書舍人時草呂惠卿制詞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爲表裏以紊朝政呂大防奏曰先帝欲富強中國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捄改蓋理之當然比來言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轍亦爲其兄辯所撰惠卿誥詞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初非謗誹先帝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

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於是罷敦逸慶基爲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

紹述

哲宗元祐八年冬十月帝始親政時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今日乃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爲少必

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旣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佊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唯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奸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聳羣聽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旣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劉瑗樂士宜等十人復職蘇轍諫曰陛下視政以來未

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侍講豐稷亦以爲言出知穎州范祖禹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于京東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輔行鹽法于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爲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奸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言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同一軌轍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于元帝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

奏宦官遂盛李林甫楊國忠皆自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于開元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爲國歛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旣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臣所以敢極言之上曰所召內臣朕豈有意任用止欲各與差遣爾祖禹乃退　十二月端明殿侍讀學士蘇軾乞

外補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疏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絶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黙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

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輙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　呂大防爲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王安中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爲相帝深納之遂復章惇爲資政殿學士呂惠卿爲中大夫王中正復遙授團練使給事吳安詩不書惇録黄中書舍人姚勔不草惠卿中正誥詞皆不聽劉安世極諫章惇等不可用貶出知成德軍

紹聖元年二月丁未以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潤甫爲尚書右丞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亦多不由進擬乃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

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三月策進士于集英殿李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有心哉其意蓋紬元祐之政也蘇轍諫曰伏見策題力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

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眞宗天書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之梓宮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洶洶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

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詞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斥奴僕右丞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　以曾布爲翰林學

士承旨初司馬光諭布増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爲遂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府至是徙江寧過京留拜承旨　夏四月以張商英爲右正言帝初即位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時爲開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爲孝乎復屢詣執政求進且爲諛詞貽蘇軾求入臺呂公著聞之不悅出爲河東提刑至是召爲右正言商英在外久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己因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

呂大防援引朋儕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勘會戶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摘抉揚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商英又論司馬光文彥博奸邪負國至比宣仁爲呂武全臺御史趙挺之等復會劾蘇軾草麻有民亦勞止之語以爲誹謗先帝黜軾知英州范純仁諫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

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覬望耶帝不聽　癸丑白虹貫日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詔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於是天下曉然知帝意所向矣　罷翰林學士范祖禹時帝欲相章惇祖禹力言惇不可用遂罷　壬戌以章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帝有紹復熙豐之志首起惇爲相於是專以紹述爲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報復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衆道謁

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舟詢當世之務瓘因問敦曰天子待公爲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纘述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又曰譬如此舟移置之左則左重移置之右則右重倶不可也熙寧未必全是元祐未必全非惇不悅帝既相惇范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　召蔡京爲戶部尚書

以林希爲中書舍人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闕惇欲使典書誥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識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　丁卯章惇請復行免役法差顧兩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蔡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耳何以講爲惇然之顧役遂定初司馬光盡革熙豐之政而罷顧役復差役獨於人情未協至

是京惇相倚遂執以爲詞復行免役法識者愈見其姦　戊辰以蔡卞爲國史修撰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先帝之聖蔡卞安石婿也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而實錄所紀類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日錄盡改正史　閏月壬申復以陸師閔等爲諸提舉常平官　五月以黃履爲御史中丞元豐末履爲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惇確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爲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

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舊臣無一得免者矣

秋七月丁巳追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官詔諭天下時臺諫黃履周秩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翟思劉拯井亮采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塚斷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贈謚仆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大防爲秘書監摯爲光祿卿轍爲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與爲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

復與爲異惇旣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自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摯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還怒百姓但謫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忝天下耳　八月罷廣惠倉復免行錢　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

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鎭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帝事而泣帝正色不荅訐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　十一月壬子特追復蔡確觀文殿大學士　十二月蔡卞進重修神宗實錄於是范祖禹及趙彥若黃庭堅等坐詆誣降官安置永豐黔州遷卞爲翰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實錄數與祖禹爭辨大要言王安石多有是處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至是佃亦落

職言者又以呂大防監修神宗實錄徙安州居住

二年冬十月貶監察御史常安民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顚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尚隱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

無耻近乃乞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光謚爲文正近乃乞斵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于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乞外帝慰勉而已至是復論章惇顚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于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游説耶惇益怒安民又言曾布之姦於是惇布比而排之取所貽呂公著書白帝以爲比帝于漢靈帝怒安民不辨賴安燾救得免至是御史董敦逸

論安民黨于蘇軾兄弟遂出爲滁州監酒稅　十一月安燾罷時章惇用白帖貶謫元祐臣僚燾言于帝帝疑之鄭雍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嘗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按牘懷之以白帝燾言不行惇怨燾言燾與常安民表裏出知鄭州　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范純仁聞之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犯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黨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軌即今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今趙彥若已死貶所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原放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

四年春正月李清臣罷知河南府　史臣曰哲宗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弼諶俾日邇忠讜絶回遹以端其志向元祐之治業庶可守也而

清臣恬才躁進陰覬柄用首發紹述之説以亂國是蔡京嗣之衛決莫障遂重爲縉紳之禍　二月己未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爲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責遂追貶司馬光爲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爲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爲雷州別駕奪趙瞻傅堯俞贈謚追韓維到任及孫固范伯祿胡宗愈等遺表恩未幾復追貶光朱崖軍司戶公著昌化軍司戶　癸未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于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大防之徒安州也

其兄大忠自涇原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貫天以遺陛下於是三省言呂大防等爲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生死異罪無以垂示萬世遂貶大防舒州摯鼎州團練副使轍化州燾雷州別駕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世光祿少卿郴州居住尋安置郴州韓維落

職致仕再謫均州安置王覿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緬吳安詩秦觀十七人通隨峽衡蔡亳單饒均池信和金光衢連橫等諸州居住王汾落職致仕孔平仲落職知衡州張耒晁補之賈易並監當官朱光庭孫覺趙卨李之純杜純李周並追奪官秩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爲別駕中書舍人葉濤當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

免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時韓維謫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爲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　甲申貶太

師致仕文彥博爲太子少保先是左司諫張商英嘗言彥博背國負恩朋附司馬光故貶　甲辰蘇軾謫授瓊州別駕移昌化軍安置范祖禹移賓州安置劉安世移高州安置　章惇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讟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章著其章疏按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

爲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郎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檔拾附著纖悉不遺凡一百四十三帙上之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鄒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難分之迹而典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於近臣願加省察以爲來事之鑑卞黨薛昂林自又乞毁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議沮　己亥呂大防將赴舒州卒于虔州之信

豐大防爲相用人各盡其能不事邊幅而天下稔於富庶竟以貶死天下惜之上聞之曰大防何以至虔州及請歸葬郎許之一時議者謂痛貶元祐黨人皆非上意也　十一月癸酉貶劉奉世于郴州安置程頤于涪州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遂削籍竄涪州頤在涪與門人講學不輟别易傳亦在涪所著也　復立市易務

元符元年六月戊寅朔改元甲午蔡京等上常平免役法　秋七月再竄范祖禹于化州安置劉安世于梅州初章惇怒范祖禹劉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與蔡京併陷二人安世至貶所惇陰令殺陳衍使者過梅脅安世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土豪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且至家人號泣不食安世飲食起居如平時至夜半其人忽嘔血而死安世獲免祖禹尋卒祖禹在經筵勸講論諫常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能過也

二年八月癸酉章惇等進新修敕令式惇讀於帝前間有元豐所無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帝曰元祐亦

有可取者乎惇等對曰取其善者　九月癸卯命御史點檢三省樞密院並依元豐舊制　閏月置看詳訴理局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者咸爲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按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得依斷施行蔡卞勸章惇置局命中書舍人蹇序辰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逮天下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謠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明 北海 馮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纂輯
句吳 徐申
豫章 劉曰梧 校正
秣陵 沈朝陽 繙閱

孟后廢復

哲宗元祐七年夏四月巳未立皇后孟氏后洛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人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皇太后皆愛之

教以女儀至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儀制以進遂命呂大防兼六禮使韓忠彥充奉迎使蘇頌王巖叟充發冊使蘇轍皇叔祖宗景充告期使皇伯祖宗晟范百祿充納徵使王存劉奉世充納吉使梁燾鄭雍充納采問名使帝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紹聖三年八月竄范祖禹于賀州劉安世于英州時劉婕妤專寵內庭前祖禹元祐中聞禁中覓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太后深嘉之至是章惇蔡卞撫諫乳媪事乃指婕妤也於是坐二人搆造誣謗之罪　九月乙卯廢皇后孟氏初劉婕妤嘗同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后御皆立侍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閤中陳迎兒訶之婕妤不顧閤中皆忿會冬至朝太后於隆祐宮后座朱髹金飾婕妤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易座與后等衆

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坐或已撤婕妤座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為大家早生子此座正當婕妤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邪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后即爇符於帝前宮中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等即皇城司鞫之捕逮宦者宮妾三

十人榜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御史董敦逸覆録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爲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眞出居瑤華宮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爲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寃之踰兩旬敦逸奏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臣常閲録其獄恐得罪天下帝欲貶之曾布曰陛下以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録問今乃貶之何以取信中外乃止

元符二年九月丁未立賢妃劉氏爲皇后后多材藝被專寵既構孟后章惇與内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時鄒浩方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於妃嬪而卜於貴族所以遠嫌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或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陛下臨朝既嘆以爲國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逼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

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霾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浩曰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眞宗立劉德妃也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惇詆浩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尚書右丞黄履進曰浩以親被擢拔之故敢犯顔納忠陛下遽出之死地人臣將

視以爲戒誰復爲陛下論得失乎幸與善地不聽初陽翟田晝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立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絶交矣浩既得罪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賜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歛交游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爲

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凡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又有曾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僥朝廷過舉乃言爲不知幾云　閏月子茂卒

三年春正月己卯帝崩無子弟端王佶即位　辛巳尊皇后劉氏爲元符皇后　五月丙子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自瑤華宮還居禁中　陳邦瞻曰按陳瓘論廢后事有曰當時致此之因蓋生於元祐之說也以繼神考爲說以讐毀宣仁爲心者其於元祐譬如刈草欲除其根瑤華乃宣仁所厚萬一有預政之時則元祐未必不復是以任事之臣懷刈草之慮則瑤華惡得而不廢乎知經術者獨謀於心宰政柄者獨斷於手方其造意自謂審矣而已難逃於見微之士嗚呼小人之愚其君一至是哉其可畏也人情莫親於父子莫昵於夫婦李林甫用而明皇不能有其子蔡卞章惇之計行而哲宗不能有其妻哀哉

徽宗崇寧元年冬十月甲戌復廢元祐皇后孟氏時元符皇后閤宦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間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復后爲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連章論韓忠彦等乗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瑤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虚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踈逖小臣皆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牽于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京與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說明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書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出后

於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降宰臣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戶叅軍黄履祁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人於遠州　十二月追謚哲宗子茂爲獻愍太子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奬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偽爲浩䟽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爲已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追冊茂爲太子而竄浩於昭州

二年二月尊元符皇后劉氏爲皇太后宫名崇恩

政和三年二月太后劉氏自殺帝以哲宗故曲加恩禮于后而后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爲左右所逼卽簾鉤自縊死謚曰昭懷

高宗建炎元年春正月尊廢后孟氏爲元祐太后

七月元祐太后避金兵如揚州　八月更號元祐太后曰隆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諱易以所居宫名從之　十月隆祐太后如杭州

三年秋七月隆祐太后如洪州復如虔州

四年三月遣使迎隆祐太后于虔州帝謂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已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慰朕朝夕慕念之意遂遣盧益辛企宗等奉迎于虔州八月太后至越州

紹興元年夏四月隆祐太后孟氏崩謚曰昭慈獻烈詔權攢于會稽縣之上皇村俟事寧歸葬哲宗山陵

建中初政

哲宗元符三年春正月帝崩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佖當

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於次則端王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于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卽位于柩前羣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拜泣移時乃許之端王神宗第十一子也三月辛卯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鶠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爲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

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爲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曹鸞唐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興嗟矯然山林不返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爲本臣生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爲奸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於今日甚可駭也夫毀譽者朝

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奸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奸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奸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奸可也苞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奸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罰自報恩怨謂之奸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奸可也凡此數者光之有乎惇之有乎夫有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爲狸

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爲忠必以忠爲佞於是乎有謬賞濫罰賞謬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諒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過而謂之奸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爲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其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

必自反覆畜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爲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項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修德善政之

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敎授　召龔夬爲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爲左右正言韓忠彥等薦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鄒浩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何爲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旣往之善惇乃誑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遂出惇知潭州　夏四月丁巳復范純仁等官時純仁在永州帝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徙居

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旣又遣中使趣純仁入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時蘇軾亦自昌化移廉從永更三赦復提擧成都玉局觀　乙酉蔡卞罷卞專托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議論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無一語一時論者以爲

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龔夬論惇卞之惡人略以爲昔日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惇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于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忠臣義士朽骨衘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炎荒海內之人憤鬱而不敢言皆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爲皆卞發之爲力居多望采公論昭示顯黜未報臺諫

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等極論卞罪浮於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寧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秘書少監分司池州　己丑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韓忠彥言之遂有是詔　六月陳瓘論邢恕矯誣定策之罪安置均州　九月辛未章惇罷惇爲相專國復怨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由是正人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處興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兼山陵使靈輿陷淖中踰宿而行臺諫豐稷等劾其不恭罷知越州　冬十月丙申安

惇蹇序辰除名放章惇于潭州惇旣罷陳瓘等以爲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條刻如此看詳之官如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傳致語言指爲謗訕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於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惇武昌節度使居潭州　蔡京林希罷時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京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結交內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龔夬亦言蔡京

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鍛煉附會願考證其實以正奸臣之罪皆未報會中丞豐稷召自河南初入對與京遇京謂之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奸狀帝猶未納臺諫陳瓘江公望等相繼言之帝亦不聽稷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右司諫陳祐復論林希紹聖初黨附權要詞命醜詆之罪乃削端明殿學士從知揚州

丁酉以韓忠彥曾布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爲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乖異元符中惇以上心不附欲薦引名士且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諡布以爲異議沮之且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路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其意蓋欲傾惇會哲宗崩而止及帝卽位銳意圖治延進忠鯁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旣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

爲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思之可爲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人於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布之拜相也御史中丞豐稷欲率臺屬論之遂遷稷工部尚書稷力乞補外不允謝表有內侍已成於怨府佞人方刻於奏章之語上問佞人爲誰曰曾布陛下斥布則天下事定矣

巳未詔禁曲學偏見妄意改作以害國事者　十一月庚午詔改明年元年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

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改元爲建中靖國詔下御史中丞王覿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爲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覿言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於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爲善繼善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孫當守于後至于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爲有失也當國者忿其言遂改爲翰林學士由是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客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

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壬戌朔有流星光燭地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祲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爲泰年當改元時方孟春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爲陽夜爲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爲陽西北爲陰以五色推之赤爲陽黑與白爲陰以從事推之朝廷爲陽宮禁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衝衝正而西散爲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爲警戒陛下進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擊奸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爲休祥矣又言比日內降寖多或恐矯傳制命漢之鴻都賣爵唐之墨敕斜封此近監也　范純仁卒遺表言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勸帝清心寡欲約已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凡八事謚忠宣　二月丁巳貶章惇爲雷州司戶叅軍初任伯雨論章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

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下與皇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爲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惇爲雷州司戶叅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爲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于民民曰前

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死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伯雨初爲右正言半歲
之閒凡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
諭以少默即爲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
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
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
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
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
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爲度支員外郎　六月戊午
尚書范純禮罷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

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
言于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
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
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
非必盡懷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
以藉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
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
其奸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沈毅剛正曾布憚之聞駙
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
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潁昌

府　帝初政虛心納諫海內想望慶曆之治曾
布入相遂右紹述諫官陳祐六疏劾之不從賜罷降
赦以觀望推引責之右司諫江公望聞而求對面請
其故上曰祐意在逐布引李清臣爲相耳公望言臣
不知其他但近者易言官者三逐諫官者七非朝廷
美事因袖疏力言豐祐政事得失且曰陛下若自分
彼此必且起禍亂之源上意感格業從之矣會前太
學博士范致虛上書言太學取士法不當變且言臣
嘗御製泰陵挽章曰同紹裕陵此陛下孝弟之本心
也臣願守此而已江公望又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

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已爲同忠於君爲異借威
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
祐人才皆出於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
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鈎斬袪之
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
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
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
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奈皇天后土
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
者會蔡王府相告有不遜語及于王公望乞勿以無

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罷　秋七月丙戌安燾罷時
燾密奏紹聖元符以來用事者假紹述之虛名以誑
惑君父上則欲固位而挾私伲下則欲希進而肆朋
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彼自爲謀則善矣未嘗有毫
髮爲朝廷計也當熙寧元豐間內外府庫無不充衍
自紹聖元符以來傾府庫竭倉廩以供開邊之費願
陛下罷無益之人厚公私之積早計而預圖之則天
下幸甚又言東京黨禍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
切上不悅遂自樞密院出知河陽府　八月陳瓘上
疏言臣嘗乞別修神宗實錄以成一代之典而不聞

施行蓋紹聖史臣今爲宰相故也不報瓘議論持平
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曖昧之過時兼
權給事中曾布專主紹述取王安石熙寧間所記日
錄以爲依據欲引瓘附己使人語瓘謂將去權即真
瓘語子正彙曰吾與宰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
以官爵相餌也明日遂投書于布論其尊私史而壓
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即
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
孰大於此布得書大怒瓘復錄所上布書及所嘗著
日錄辨國用須知以上三省且乞敷奏早行竄黜遂

黜瓘知泰州瓘始著合浦尊堯集爲十論盡辨其所
紀載猶未證言王安石之非及北歸又著四明尊堯
集爲八門曰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曰
論兵曰處已曰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詞矣
冬十月召陸佃爲禮部侍郎佃上疏曰近時士大夫
相傾競進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以忠
厚爲重遲以靜退爲卑弱相師成風莫之或止正而
救之實在今日夫善續前人者不必因所爲否者廣
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知廣之而不知揚之之罪
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廣之之過也願咨謀

仁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爲貴大中之期亦在今日
也遂命修哲宗實錄遷吏部尚書拜尚書右丞　十
一月庚辰詔改明年爲崇寧

蔡京擅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復詔蔡京爲翰林學士
承旨初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測人主微旨先事順
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蔡京
與之遊不舍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
禁中且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左階
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

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由是宮妾宦官衆口一詞譽京遂起京知定州改大名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有是召京首論二事其一言神宗一代之史非紹聖無以容正元祐之誣謗今復紹參修是紛更也願令史官條具紹聖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元祐置訴理所以雪先朝得罪之人紹聖命安惇蹇序辰駁正固當然耳二人乃坐除名如此則訴理爲是矣夫二臣之罪不除則兩朝之謗終在疏奏上益嚮之　初鄒綰之子洵武爲起居郎恐不爲清議所容常圖所以求知於

上因入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常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爲人臣尚能紹述其父之志陛下爲天子反不能紹述先帝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例旁行七重別爲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爲一重以能助紹述者序于左執政中惟溫益蔡京一二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遹之屬而已其序于右者則舉朝輔相公卿百執

事咸在皆指爲害政不欲紹述者帝出以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　罷禮部尚書豐稷稷初爲諫官劾罷蔡京又陳曾布之姦至是以積忤貴倖罷　十二月邢恕呂嘉問路昌衡安惇蹇序辰蔡卞並復官觀尋與郡召張商英赴闕崇寧元年五月庚申韓忠彥罷左司諫吳材等論忠

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遂罷知大名府已卯陸佃罷佃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人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敘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爲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餘黨佃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　庚辰以許將溫益爲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爲尚書左右丞京素與[illegible]

郎孫諤善譬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諤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　閏月壬戌曾布罷布初因王安石薦在神宗時凡上前所言皆安石所欲建明也又上書欲神宗專任安石以刑罰脅制天下使無敢言哲宗親政宰相章惇托紹述以快私忿布贊之甚力惇與大獄無能救解或陰擠之惇逐而布總右揆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逐蔡京至崇寧初知上意所向又力排韓忠彥而專其政引京

以自助京懷舊恨與布大異會布擬陳祐甫爲戶部侍郎祐甫之子迪布之愛婿也京言布以爵祿私其所親布忿辨久之聲色俱厲溫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遹論之布請罷遂出知潤州　秋七月戊子以蔡京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中道未究先帝繼之兩遭簾帷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今特相卿卿可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　己丑禁元祐法　甲午詔置講議司於都省蔡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爲

在京陰托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爲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爲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爲僚屬取政事之大者講議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度屢變無常矣　八月己卯以趙挺之張商英爲尚書左右丞商英爲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及任翰林學士草蔡京拜相制極其褒美故京引之　復紹聖役法　九月己亥立黨人碑于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時元祐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

强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公亮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王汾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吳安持錢勰李之純趙彥若趙卨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呂希純曾肇王覿范純粹王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鮮于侁賈易鄒浩張舜民餘官程頤謝良佐呂希哲呂希績晁補之黃庭堅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司馬康吳安詩

張耒歐陽棐陳瓘鄭俠秦觀徐常湯馘杜純宋保國劉唐老黃隱王鞏張保源汪衍余爽常立唐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祐任伯雨朱光裔陳郛蘇嘉龔夬歐陽中立吳儔呂仲甫劉當時馬琮陳彥劉昱魯君貺韓跂內臣張士良魯燾趙約譚裔王偁陳詢張琳裴彥臣武臣王獻可張巽李備胡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寧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為正等悉

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餘人為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　冬十月戊寅蔡卞知樞密院事　十二月丁丑詔邪說詖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並勿施用

二年春正月乙酉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貶以黨事同日貶竄任伯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柳州陳祐澧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溫州張舜民商州馬涓吉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州　丁未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三月乙酉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教授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無得至京師　丁亥策進士于集英殿時李階舉禮部第一階深之子陳瓘之甥也安忱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階魁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忱第又黃定等十八人皆上書邪等上臨軒謂之曰若等攻朕短可也神宗何負于若亦並黜之　夏四月丁卯詔毀司馬光呂公著

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十人景靈宮繪像乙亥詔毀范祖禹唐鑑及三蘇黃庭堅秦觀文集　戊寅以趙挺之為中書侍郎張商英吳居厚為尚書左右丞安惇同知樞密院事　除故直秘閣程頤名言者希蔡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聾瞽愚俗近以入山著書妄及朝政詔毀頤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

門也　八月戊申張商英罷商英在紹聖時巧媚求容共倡紹述至是與蔡京議論不合執法石豫御史朱紱余深奉京風旨將劾奏之而無以爲說乃取商英在元祐中嘗著嘉禾頌擬司馬光於周公且酹祭光文有褒頌功德語因請正其罰詔以商英論議反覆貪冒希求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憲交章豈容在列落職知亳州名入元祐黨籍　時蔡京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三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自太祖以來諸路置監鑄錢有折二折三當五隨時立制未嘗鑄當十錢至是蔡京將以利惑上始請鑄于諸路與小平錢通行于時　時四方承平府庫盈溢京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如糞土屢朝所儲大都掃地矣　以蔡攸爲秘書郎攸京長子也有寵于上至是賜以進士出身遂有是拜　夏四月罷講議司詔諸州見行新法文移許直達尚書省其講議司合屬依制置三司條例

司例推恩自張康國以下遷官者幾四十人尚書省復言追復先朝法度以來無慮千百數尚慮講求未盡乞令諸路官司有未興復者各具以聞從之　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倣川峽路立僞造法通情轉用併鄰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已而令諸路吏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惟閩浙湖廣不行錢引趙挺之以爲閩乃京鄉里故得免焉　六月壬寅朔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　癸酉辟雍初成詔荊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吏部尚書何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　戊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爲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復彈奏戶部尚書劉拯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爲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爲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懌風臺臣劾之出知蘄州　秋七月辛卯復行方田法　八月許將罷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攻將舊詞臣表析文句以爲謗且謂將在元祐則盡廢元豐之所守在紹聖則陵匿元祐之所爲遂罷知

[illegible]之黨也　九月乙亥以趙挺之吳居
厚爲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爲尚書左右丞
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康國爲屬及京當國定黨籍
詔述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運
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爲承旨遂拜右丞　以胡師文
爲戶部侍郎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于淮
甸以及真揚楚泗爲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
汴綱搬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
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
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

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
農饑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
其法浸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侈費於是以
其姻家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
爲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
本竭則不能增糴儲積空而輸搬之法壞矣
四年春正月蔡卞罷卞立心傾邪一意婦翁王安石
所行爲至當以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
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謂以童貫爲制置使卞
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遂

出知河南府　三月以趙挺之爲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罷知慶州曾孝序于嶺南初孝序察訪湖北
[illegible]蔡京畏孝序見帝言舒亶事密遣客以美官啖
之孝序不從又與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
通流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遂出
知慶州至是京行結糴俵糴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
序上疏曰民力殫矣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
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
言約日出師幾誤軍期除名竄嶺表　六月戊子趙
挺之罷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遂

拜尚書右僕射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奸惡且請去
位以避之遂罷
五年春正月戊戌彗出西方其長竟天甲辰以吳居
厚爲門下侍郎劉逵爲中書侍郎乙巳以星變避殿
損膳詔求直言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
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明日蔡京
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　丁未太白晝見
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之法及諸州歲貢供
奉物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間存沒稍復其官盡還
諸徙者　二月丙寅蔡京罷京懷奸植黨威福在其

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貶斥羣賢增修財利之政
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
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爲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
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濫節度使至八十
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
制中外百五十員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
杭造作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巧爲功而花石綱
之害爲尤甚至是因彗星見帝悟其奸凡所建置一
切罷之而免京爲中太一宮使留京師言者論不已

中丞吳執中言于帝曰進退大臣當全體貌帝爲京
下詔戒飭言者乃已　以趙挺之爲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蔡京既罷帝召見挺之曰京所爲一如卿
言復拜右相挺之與劉逵同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
虐民之事稍稍釐正之然挺之知慮後患每建白務
開其端而使逵畢其說逵亦欲自以爲功直情不顧
初蔡京興邊事用兵累年至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
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釁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
塗地豈人主愛民之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
息兵吾曹所宜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微笑而已
三月丙申詔星變已消罷求直言尋復方田諸法及

諸州歲貢供奉物　己未賜禮部進士及第出身六
百七十人時蔡嶷揣蔡京且復用其所對策曰熙寧之
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繼述足
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
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
而肆奸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不以爲疑動
揺國是不以爲憚願逆處其未至而絶其原於是擢
爲第一以所對策頒天下　己未劉逵罷時蔡京令
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禀上旨非私爲之
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有用京之

意然羣臣未有覺者鄭居中往來鄭妃父紳所知之
即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禮樂居養安濟等法
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乃更張邪帝悅居
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嗣請對語與居中合
帝遂疑逵擅政於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逵專
恣反覆陵蔑同列引用邪黨出逵知亳州
大觀元年春正月甲午以蔡京爲尚書左僕射兼門
下侍郎壬寅吳居厚罷壬子以何執中爲中書侍郎
鄧洵武梁子美爲尚書左右丞子美初爲河北轉運
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由

号諸路漕臣效尤爭進羨餘矣北珠出於女真
市於遼遼嗜其利虐女真捕海青以求珠女真怨
之而子美用是顯　二月己卯復行方田　三月丁
酉趙挺之罷以何執中鄭洵武為門下中書侍郎梁
子美朱諤為尚書左右丞　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
事蔡京之再相也居中有力焉京薦之初居中直學
士院　言為鄭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以為重
及居中入樞府妃時已貴重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宦
者黃經臣計以親嫌為請改授中太乙宮使居中不
懌蔡京為言宥府本兵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無嫌

經臣沮之於是居中疑京援己不力怨之　以蔡攸
為龍圖閣學士兼侍讀　以葉夢得為起居郎時蔡
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上言周官太
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
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
而已以為可而出於陛下則今不可復令徒以大臣
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言曰
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時
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
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故先王常使德勝才不

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為
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為幹敏未聞器業
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
人以有德為先上然之　九月貶侍御史沈畸監信
州酒稅竄御史蕭服于處州時蔡京怨劉逵會蘇州
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逵婦兄章綖兄弟遣開封尹李
孝壽鞫之株連者千餘人彊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
以為緩遣侍御史沈畸御史蕭服往代畸至蘇即日
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嘆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傅
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

貶畸監信州酒稅服羈管處州而綖竟竄海島　閏
十月復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居中既怨蔡京遂
陰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霆得兩首龜于
黃河獻以為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
者也居中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
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己故申前命　流
太廟齋郎方軫于嶺南時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
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林之計內而執
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
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上意也明日不行又語

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
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
匭者無日無之京分爲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
誰肯爲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爲獻
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爲京必反也請誅
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十一月壬子
朔日食蔡京以不及所當食分率羣臣稱賀
二年春正月戊寅加蔡京太師
三年三月壬申張康國暴卒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
及在樞府寖爲崖異時帝惡京專愎陰令康國伺其

姦且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吳執中爲中丞執中將
論康國康國先知之旦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
對必爲京論臣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
怒黜執中至是康國早朝退趨殿廬得疾仰天吐舌
舁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　六月丁丑蔡京罷京
專國日久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劾京罪
惡章數十上上亦厭京遂罷爲太乙宮使初上爲端
王時大使局有郭天信者言王當有天下及即位言
驗得寵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嘗白日中有黑子
帝爲之恐後屢白不已上始疑京故罷　辛巳以何

執中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執中一意謹事蔡
京遂代爲首相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即
位以來五命相矣若韓忠彥之庸懦曾布之贓汙趙
挺之之蠢愚蔡京之跋扈皆天下所不堪者今陛下
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
有執中中外默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
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
臟腑受診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夤緣攀
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蚤
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　十一月己巳蔡

京進楚國公致仕仍提舉脩哲宗實錄朝朔望石公
弼言蔡京盤旋京師無去志餘威震于羣臣願持必
斷之決以消後悔殿中侍御史洪彥昇言蔡京稱居
元宰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姦誤
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
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殿中侍御史
毛注言京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士葉夢得
爲腹心交植黨與帝爲逐夢得提舉洞霄宮而還注
侍御史注復極論京受孟翊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
素游處引兒朋林攄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其

門人播傳咸謂陛下恩眷不衰行且復用太學生陳朝老亦䟽京惡十四事乞投畀遠方以禦魑魅皆不報

四年二月己丑以余深爲門下侍郎張商英爲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蔡京既免商英自峽州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因奏曰神宗脩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密伺京所爲京聞而銜之　五月

丙辰以彗星見詔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石公弼等遂極論蔡京罪張克公亦論蔡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賜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爲祝聖而脩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法名退送門毀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圍土聚徒郡之惡及不軌不忠之罪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屢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假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己而別爲禁防旣下頒明詔以布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寘於法薛昂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天變　甲子詔蔡京出居杭州　六月乙亥以張商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爲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賜之　十二月張商英請編熙寧元豐事號皇宋政典詔就尚書省置局商英謂蔡京以紹述爲名但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故作政典以黜其姦

政和元年八月乙未復以蔡京爲太子太師　丁巳張商英罷商英爲政持平改蔡京所鑄當十大錢爲當三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歛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遇丞相導騎至必匿由樓下時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爲先於公座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爲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與商英出已上與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竄知惠州時方技郭天信有寵於上商英因與往來事覺居中

因諷中丞張克公併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　冬十月羈管陳瓘于台州瓘以忤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嶷執正彙送京師陰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府併逮治瓘尹李孝壽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黄經臣蒞鞫聞其辭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

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帝命取瓘所著尊堯集張商英先已取其集將上而商英罷相瓘遂表奏乞進尊堯集于御前開拆仍於奏牘寓意言王安石不宜配享宣聖廟帝謂其語言無緒並係詆誣羈管台州初安石嘗著日錄八十卷瓘謂安石此書詆訕宗廟及瓘貶廉州乃著合浦尊堯集以日錄詆誣之罪歸于蔡卞後又著四明尊堯集痛絕王氏以發揚熙寧州舍寧臣本末之緒而自明改過之心至是貶台州何執中奉行蔡京奉旨起遷人石愖知台州欲窘瓘以必試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愖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耳瓘曰然則何用如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短淺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況尊堯集已上進矣愖慙揖瓘使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愖瓘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擿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二年二月戊子詔蔡京復以太師致仕賜第京師京自杭州召還帝宴之于內苑太清樓　夏四月復行

方田　五月乙巳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京患言者議已乃作御筆密進而丐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必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羣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　呂中曰自奸臣創御筆之令凡私意所欲爲者皆謂御筆行之違者有刑於是給舍不得繳臺諫不得言而紀綱壞矣昔有勸仁宗攬權者上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從中出此言真爲萬世法　八月焚元祐制詞　九月更定官名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

首更開封守臣爲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悉倣機庭之號修六尚局建三衛郎送詔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爲三公爲眞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官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爲次相之任更侍中爲左輔中書令爲右弼尚書左僕射爲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爲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勳官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是時員既冗濫名且混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三年春正月癸酉追封王安石爲舒王子雱爲臨川伯從祀孔子廟廷

五年秋七月詔建明堂于寢廟之南以蔡京爲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　八月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於池州初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耶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六年夏四月庚寅詔蔡京三日一朝正公相位總治三省事　五月庚子以鄭居中爲少保太宰劉正夫爲少宰鄧洵武知樞密院事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吏無所師鄭居中每爲帝言帝亦惡京專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爲少宰

七年六月戊午朔以明堂成進封蔡京爲魯國公京辭兩國不拜詔官其親屬二人　八月癸亥鄭居中罷居中與蔡京不相能至是以母喪去位京懼其起復以居中王珪壻也乃使蔡確子懋重理定策事以沮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文立石墓前欲借撼居中然卒不能害　十二月竄侍御史黃葆光于昭州

初葆光爲左司諫始涖職即言三省吏猥多乞非元豐舊制者一切革去帝命釐正之一時士論翕然蔡京怒其異己密白帝降內批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爲衰亂減省之計徙爲符寶郎明年復拜侍御史至是大旱帝以爲念葆光上疏言蔡京彊悍自專侈大過制無君臣之分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災異疏上不報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遂有是竄

宣和元年九月道德院生金芝帝幸觀之遂幸蔡京第時京子儵攸翛及攸子行皆爲大學士儵尚帝女

戊德帝姬家人厮養亦居大官媵妾封夫人每侍上恒以君臣相悅爲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傳觴略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蓋實事也　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攸有寵于帝進退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攸黼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媟詼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　冬十月甲戌以

紹述熙豐政事書布告天下　十二月丙申編管正字曹輔于郴州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之語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廛陌郊坰極遊樂而後返道途之言始猶有忌今乃談以爲常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昔者仁祖視民如子憫然惟恐或傷一旦宮闈少寬衛士輒踰禁城幾觸寶瑟彪有之盜

惛主人主人何負於盜哉況今嵒愚之民見差科日增豈能一一安分萬一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臣願陛下深居高拱臨之以穹昊至高之勢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擇日有司除道三衛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費則臨時降旨稍爲裁節比諸微服不猶愈乎帝得疏出示宰臣令付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王黼陽爵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

不知輔曰玆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于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初黼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夕有惡鳥鳴屋脊聲若紡輪心知其有禍弗恤也及貶怡然就道

二年六月戊寅詔蔡京致仕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

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診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邪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閲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十一月以王黼爲少保太宰初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爲四方翕然稱爲賢相及拜太宰遂乘高爲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稍襲京迹

六年十一月王黼罷黼位元宰每陪曲宴親爲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悦太子聞而惡之黼以鄆王楷

有寵陰爲畫奪宗之計未成及帝幸其第觀芝而黼弟與梁師成連墻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與師成交結狀還宮眷待頓衰李邦彦素與黼不恊陰結蔡攸共發之會中丞何㮚論黼姦邪專橫十五事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等皆罷　十二月詔蔡京復領三省事王黼既致仕朱勔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治事悉决于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爲之至代京入奏事絛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呫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爲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梠爲戶部侍郎媒糵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爲天子私財白時中李邦彦等惟奉行文書而已

七年夏四月勒蔡京致仕蔡絛鍾愛于京擅權用事其兄攸嫉之數言于帝請殺絛帝不許白時中李邦彦亦惡絛乃與攸發絛姦私事帝怒欲竄之京力丐免乃止勒停侍養因安置韓梠于黄州褫絛侍讀毁賜出身敕欲以撼京而京猶未有去志帝乃命童貫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

詞臣代京作三表求去乃降詔從之　史臣曰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顓狙伺爲固位計始終一說謂當越拘攣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以柅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留伏叩頭無復廉恥燕山之役京送攸以詩陽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解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爲參商父子如[illegible]越暮年即家爲府官進之徒舉集其門輸貨僮隷以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爲虚器患得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不可脫卒致宗社之禍

花石綱之役

徽宗崇寧元年春三月命宦者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用諸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之工曲盡其巧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于民民力重困

三年二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四年十一月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于蘇州初蔡京過蘇州欲建僧寺閣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郡人朱冲不可京即召冲語之居數日冲請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嚣其能

踰年京還朝遂挾冲子勔偕來竄其父子姓名於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時垂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召貢五六品至是漸盛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州命勔總其事勔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徒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指爲御前之物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斵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舟人倚勢貪横凌轢州縣道路以目　勔勢焰薰灼貪人猥夫候門奴事自直秘閣至殿學士如欲可得不附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

大觀四年閏八月以張閣知杭州兼領花石綱

政和四年八月新作延福宮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五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

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誇尚各爲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爲海跳泉爲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柵蹄尾動以千數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怪石巖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爲文以記之其後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燈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濬濠

作二橋橋下疊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七年秋七月置提舉御前人船所時東南監司郡官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壁太湖慈溪武康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聲色

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乃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誥領之詔自後有所需即從御前降下乃如數貢餘不許妄進名爲便民而實擾害如故　十二月作萬歲山

宣和三年春正月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初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貫遂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罪己罷諸應奉造作局又御前花石綱運併木石彩色等場務而帝亦黜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悅　閏五月復置應奉司方臘既平王黼言于帝曰士大夫懷姦弗悛抑損應奉妄爲譏謗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專總領庶杜姦謀從之仍令梁師成總領於內遂復諸應奉局奪發運漕輓之卒爲用戶部不敢詰自是四方珍異之物充歸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纔十一

四年十二月萬歲山成更名曰艮嶽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棲真嶝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峯並峙有鴈池噰

噰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沜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沼沼中作兩洲東爲蘆渚浮陽西爲梅渚雪浪亭西流爲鳳池東出爲鴈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廳復由嶝道上至介亭亭左復有極目亭蕭森亭右復有麗雲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爲漱瓊軒又行石間爲煉丹凝觀圜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澌閣北岸有勝筠庵躡雲臺蕭閑館飛岑亭支流別爲山莊

爲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横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爲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既成帝自爲艮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艮位故也初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拆牐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于萬歲山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工藝之巧其後

羣閹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又以金芝産于萬壽峰更名壽嶽諸巨璫爭出新意謂土木既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圃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擾爲優場戲請於童貫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輿衛鳴蹕張黃蓋以游至則以巨柈盛肉炙粱米翁做禽鳴以致其類既乃飽飫翔集聽其去來月餘而圃禽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總之一日上幸是山閶清道聲望而羣翔者數萬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顧問潮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

道教之崇

徽宗崇寧四年五月賜信州龍虎山道士張繼元號虛靖先生

大觀二年三月頒金籙靈寶道場儀範于天下

政和三年夏四月作玉清和陽宮於福寧殿東奉安道像帝所生之地也　九月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老志濮人初爲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爲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亶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

于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啓視乃昔歲中秋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爲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者什八九其門如市京慮太甚漸以爲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絶之踰年而死仔昔洪州人初隱于嵩山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京薦之帝召見賜號沖隱處士篆符有驗進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寖加朝臣戚里寅緣關通中丞王安中上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

臣庶往還之禁并言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帝欣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卽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爲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帝爲遷安中翰林學士

十一月癸未祀天于圜丘帝執大圭以道士百人執儀仗前導蔡攸爲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卽奏見雲間樓臺殿閣隱隱數重旣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卽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盖相繼而出雲間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

位卽其地建道宮名曰迎真作天真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十二月癸丑詔求道教仙經于天下

四年春正月戊寅朔置道階將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得幸遂賜號先生處士等名秩比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級後又置道官二十六等有諸殿侍宸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之名

六年春正月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靈素溫州人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爲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苦之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寵衰帝訪方士于左階道籙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卽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爲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淸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仰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僊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卽左元仙伯王黼卽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卽仙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爲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遂賜號賞賚無算爲改溫州爲應道軍靈素本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召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已　閏月

丁未從林靈素之言立道學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三品歲大比許習僕就試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爲紀志賜名道史　夏四月會道士于上淸寶籙宮

初帝以未得嗣子爲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后宮生子漸多帝益信道教於是蔡攸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及聞林靈素之言遂作上淸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淸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爲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

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下視之由
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路
　九月辛卯朔帝奉玉冊玉寶如玉清和宮上玉帝
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
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又上地祇
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上寶冊禮
儀一如上帝尋改宮名爲玉清神霄宮又鑄神霄九
鼎安置于上清寶籙宮之神霄殿
七年春正月甲子會道士二千餘人于上清寶籙宮
詔林靈素諭以帝君降臨事乙亥帝幸上清寶籙宮

命林靈素講道經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
下數百千頃凡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
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飫餐而襯施三百謂之千
道會且令士庶人聽靈素講經帝爲設幄其側靈素
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絶者時時
雜以滑稽媟語上下爲大鬨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
吏民詣宮授神霄秘籙朝士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夏四月庚申道籙院上章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初
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爲神霄帝君憫中華
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

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於是道籙院
上表冊之然止於道教章疏內用而不施於政事
十二月方士王仔昔下獄死仔昔倨傲而慝帝待以
客禮故遇宦者若童奴又欲羣道士宗已林靈素忌
之乃與宦者馮浩誣以言語怨望下獄死　戊辰帝
言天神降于坤寧殿詔示百官且刻石以紀之初帝
惑於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造青華帝君正
晝臨垣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託天神臨降造
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衆其說妄誕不可究質
宦者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爲帝誥則莫不如志尋加

靈素號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冲妙先生
視中大夫出入訶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
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立元成節以青
華帝君八月九日生也
重和元年八月辛酉詔頒御註道德經　丙戌詔太
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子列子博士二員　冬
十月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職八等
宣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詔更寺院爲宮觀林靈素欲
盡廢釋氏以逞前憾請於帝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爲
仙人大士僧爲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爲宮院爲觀

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　六月甲申追封莊周爲微妙元通眞君列禦冠爲致虛觀妙眞君仍行冊命配享混元皇帝二年春正月甲子罷道學放林靈素歸田里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爲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毒殺允誠專用事及都城水帝遣靈素厭勝方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梃將擊之走而免帝始厭之然横恣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于帝帝怒以靈素爲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命下而靈素巳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二

明　北海　馮　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纂輯
句吳　徐　申　校正
豫章　劉曰梧
秣陵　沈朝陽　繙閱

金滅遼

神宗熙寧七年十二月遼女眞部節度使烏古迺死子劾里鉢嗣初女眞之先盖古肅愼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緑水之源南鄰高麗北接室韋西界

渤海鐵甸東瀕海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姓拏又號完顏氏於夷狄中最微唐貞觀中靺鞨來朝自是中國始聞其名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爲勃利州刺史遂置黒水部以部長爲都督朝廷爲置長史監之五代時始稱女眞其族分六部有黒水部其民在南者繫籍于遼號熟女眞在北者不籍于遼號生女眞巳而避遼主宗眞諱改曰女直又有曰黄頭女眞其人戇朴勇鷙謂之回覇自東沫江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自推豪俠爲酋長僻處契丹東北隅宋太祖建隆二年以馬入貢三年四年

復遣使貢馬自是不絕太宗淳化二年首領野里雞等上言契丹怒言朝貢中國置三柵于海岸每柵置兵三千絕其貢獻之路乞發兵共平三柵太宗降詔撫諭而不爲發兵眞宗大中祥符三年契丹征高麗道出女眞女眞復與高麗合兵拒之天禧三年復遣使至自天聖後沒屬契丹不復入貢至烏古迺能役屬諸部會遼五國蒲聶部節度使拔乙門叛遼遼將致討烏古迺恐遼兵深入得其山川險易或將圖之乃告遼曰彼可計取也若用兵必將走險非歲月可平也遼從之烏古迺因襲而擒之以獻遼主遼主召

見燕賜加等授生女眞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立矣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往鬻者必厚價售之得鐵既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衆至是五國沒撚部謝野勃董復叛遼烏古迺伐之謝野敗走烏古迺將見遼遼將自陳敗謝野之功道死子劾里鉢襲爲節度使

哲宗元祐七年夏四月遼女眞部節度劾里鉢死弟頗刺淑嗣劾里鉢生十一子長曰吳刺束一名烏雅束次曰阿骨打曰吳乞買曰撒也曰斡賽曰斡者曰烏故乃曰闍母曰査刺曰烏特劾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束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遂卒母弟頗刺淑襲爲節度使劾里鉢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劾里鉢乃因敗爲功變弱爲强遂破桓被散達烏春窩謀罕基業始大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勃極烈

紹聖三年二月生女眞節度使頗刺淑死弟盈哥嗣以兄劾者子撒改爲國相時紇石烈部阿疎有異志盈哥召之阿疎與部人毛睹祿阻兵爲難盈哥自往伐之至阿疎城阿疎往訴于遼遼遣使止盈哥勿攻

盈哥留劾者守阿疎城而還

徽宗崇寧元年冬十月遼將蕭海里叛遼亡入女眞阿典部遣其族人斡達刺至女眞約同舉兵節度使盈哥執之時遼主命盈哥討海里盈哥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骨打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遂次混同江蓋先是女眞甲兵未嘗滿千也至是遼兵追海里者數千人而不能克盈哥謂遼退爾軍我當獨取海里遂使阿骨打與戰執而殺之因大破其黨函海里首獻于遼遼主大喜錫予加等盈哥自是知遼兵之易與益自肆矣

二年冬十月生女眞部節度使盈哥死兄子烏雅束嗣時高麗復與女眞通好女眞雖舊屬高麗然不相通者且久會高麗醫者至女眞還言于高麗王曰女眞居黑水部者部族日强兵益精悍其王乃通使于女眞自是來往不阻

政和二年二月遼主如春州至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眞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諭之再三阿骨打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跋扈如此可托

以邊事誅之否則必遺後患奉先曰彼麁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亦何能爲遼主乃止阿骨打之弟吳乞買粘罕胡舍等嘗從遼主獵能呼鹿刺虎搏熊遼主喜加以官爵阿骨打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近部族女眞趙三阿鶻產拒之阿骨打虜其家屬二人走訴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蕭奉先作常事以聞遼主命送咸州詰責欲使自新後數召阿骨打阿骨打不至一日率五百騎突入咸州吏民大驚翌日赴詳穩司與趙三等面折庭下

阿骨打不屈送所司問狀一夕遁去遣人訴于遼主言詳穩司欲見殺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復至矣

三年十二月生女眞節度使烏雅束死弟阿骨打自稱都勃極烈遼使阿息保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吊而乃以爲罪乎

四年冬十月女眞阿骨打叛遼取寧江州先是遼主好畋獵淫酗怠于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生女眞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眞厭苦之及阿踈奔遼烏雅束屢以爲請遼主不遣阿踈遂以爲辭稍稍拒市鷹使者及阿骨打襲位相繼遣蒲家

奴習古乃等索阿踈遼主終不許習古乃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骨打乃召其所屬使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遼主使侍御阿息保往詰之阿骨打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踈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也阿息保還遼主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爲人制乃與撒改子粘沒喝等遂集所屬諸部兵以銀术可婁室闍母等爲將而使婁室少徵移懶路迪古乃兵九月阿骨

打率兵進入寥晦城諸部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數遼之罪告于天地曰世事遼國恪修職貢定烏春窩謀罕之亂破蕭海里之衆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踈屢請不遣今將問遼之罪天地其監佑之遂命諸將傳梃而誓至遼界遇渤海軍耶律謝十墜馬阿骨打射殺之阿骨打之子斡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胄戰或自旁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撤改在別部聞之使粘没喝及谷神來賀勸其稱帝阿骨打曰一戰

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軍寧江州塡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骨打邀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遼主射鹿于慶州畧不介意惟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十月朔寧江州陷遼防禦使藥太師奴被獲阿骨打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初女眞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徵之凡步騎之仗糗皆自備焉其部長曰勃堇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猛安猶千夫長謀克猶百夫長也凡以衆降附者率以猛安謀克之名授之

十一月遼主聞寧江州陷召羣臣議漢人行宮副部署蕭陶蘇斡曰女眞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强敵稍有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陶蘇斡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乃以司空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蕭撻不野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屯出店河阿骨打率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卽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骨打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登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

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刧掠若不肆赦恐聚爲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鬬志遇敵輒潰阿骨打進襲遼蕭敵里于斡隣濼東殺獲甚衆遼人嘗言女眞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十二月遼賓祥咸三州及鐵驪部叛降女眞鐵驪王奚回離保未幾逃歸

五年春正月壬申朔女眞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

先是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
帝阿骨打不許阿離合懣蒲家奴粘罕等復以爲言
至是阿骨打始用鐵州降人楊朴策遂稱皇帝即位
且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
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况所居按出
虎水之上於是國號大金建元收國更名旻追尊祖
龕福以下皆爲帝以吳乞買爲諳班勃極烈撒改斜
也爲國論勃極烈其國語謂金爲按出虎謂尊大爲
諳班謂國相爲國論斜也亦阿骨打弟撒改烏古迺
之孫也粘罕又名没喝亦其國語云　遼主使僧家

奴持書往金議和使爲屬國阿骨打遣塞剌復書云
若歸叛人阿踈遷黄龍府於别地然後議之金主自
將攻遼黄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黄龍金取其餘
民而去遼遣都統斡里朶左副統蕭乙薛右副統耶
律張家奴都監蕭謝佛留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
遼且屯田以爲持久計金主聞之率衆趨達魯古城
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二
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爲陣謀良虎以右翼
先馳遼左軍左軍却婁室銀术可衝遼中堅陷陣力
戰粘没喝以中軍助之遼兵遂敗金兵乘勝追躡至

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至
阿婁岡遼步卒盡殪耕具數千皆爲金人所獲是役
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
三月遼使張家奴等六人齎書使金猶斥阿骨打名
冀其降金主以爲書辭慢侮留五人獨遣張家奴還
報書亦斥遼主名諭遼主降　六月遼復遣使如金
金主留其使蕭辭剌不遣　八月遼主下詔親征女
眞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爲御營都
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北
出駱駝口别以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

期必滅女眞　九月金主攻遼黄龍府次混同江無
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
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水及馬腹既濟使人測其
渡處深無涯涘於是遂克黄龍府遣蕭辭剌還遼曰
若歸我叛人阿踈即當班師遼師渡混同江副都統
章奴與耶律淳妃弟蕭諦里及其甥蕭延留等誘將
士亡歸謀迎立淳淳興宗之孫也初昭懷太子得罪
道宗欲立淳爲太子群臣諫乃止遼主即位寵待加
厚號其父和魯斡爲太叔封淳越王留守京東於是
章奴遣諦里以其謀告淳淳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

諸王當立北南面諸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頃遼主使行宮小底乙信等持書至備言章奴之謀淳卽斬諦里等携其首單騎詣廣平淀待罪遼主遇之如初章奴知淳不見聽乃率麾下掠取上京府庫財物至祖州帥其黨告太祖廟數遼主過惡移檄州縣遂結渤海群盜至數萬趨廣平犯行宮不克北趨降虜山順國女眞阿鶻產以三百騎一戰勝之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並斬以徇餘得脫者皆奔女眞章奴詐爲使者欲奔女眞爲邏者所獲縛送遼主所腰斬於市　十二月金主聞遼主親征乃

聚衆以刀剺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人死戰恐不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羅拜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駝門駙馬蕭特末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斡鄰濼金主行次爻剌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於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章奴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之遂追遼主及於護步答岡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藉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帟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特末焚營而遁金主亦退

六年春正月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是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卽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淸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其衆斬之撫定其民裨將渤海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八甔口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強遂誘渤海并戍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閒遠

近響應有兵八千人因僭號稱隆基元年遼主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　夏四月金人攻高永昌殺之遂取遼東京州縣初永昌使人求援于金且曰願并力以取遼金主使胡沙補謂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欵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斡魯帥諸軍攻永昌與遼將張琳等遇戰敗之遂取瀋州永昌大懼率衆拒金遇於活水金師旣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却遂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帥其衆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撻不野執永昌以獻金主殺之

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繫遼女眞皆降於金金主以斡魯爲南路都統斡論知東京事　六月遼以耶律淳爲元帥

七年八月癸亥遼主自燕至陰凉河募遼東人爲兵使報怨于女眞號曰怨軍凡八營二萬八千餘人屯衛州蒺藜山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爲帥　十二月遼耶律淳遣金咸州都統斡魯古書議和斡魯古告于金主金主猶以歸賽剌及阿疎爲言淳軍至蒺藜山斡魯古及知東京事斡論等攻顯州襲破遼怨軍帥郭藥師遂進與淳戰淳敗走斡魯古追至河里

眞陂援顯州於是乾懿豪徽成川惠七州皆降金遼東鐵州人楊朴言于金主曰自古英雄開國必先求大國封冊金主從之乃遣使求封冊于遼使至遼時遼東諸州盜賊蜂起掠民以充食樞密蕭奉先等勸遼主許之

重和元年十二月遼大饑人相食

宣和元年三月遼遣使冊金阿骨打爲東懷國皇帝阿骨打不受初遼遣耶律奴哥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爲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既而奴哥復至金使胡突袞與俱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縣裁減歲幣之數且曰必以兄事我冊用漢儀如不可勿復遣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乃使烏林答贊謨如遼迎冊冊至金金主以無兄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語涉輕侮乃復使贊謨如遼責其冊乖體式必如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八月金製女眞字女眞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主遂命谷神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

眞字行之後復製女眞小字謂谷神所製爲大字云

二年三月遼復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不許先是遼遣蕭習泥烈持冊藁如金金遣烏林答贊謨持冊副本報遼遼以金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習泥烈往議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詞以爲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將以四月進師令斜葛留兵一千鎭守闍母以餘兵來會于渾河和議遂絕　五月金主自將攻遼上京以遼使蕭習泥烈宋使趙良嗣從遣降者馬乙持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方獵於胡土白

山間金舉兵命耶律白斯不等選精兵三千以濟師
金主進攻且謂習泥烈趙良嗣曰汝可觀吾用兵以
卜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巳闍母
等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以城降良嗣
等奉觴爲壽皆稱萬歲金主乃還
三年二月遼都統耶律余覩叛降金初遼主四子長
趙王習泥烈次晉王敖盧斡次秦王定次許王寧晉
王文妃蕭氏所生積有人望女眞興兵境内郡縣所
失幾半而遼主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疎斥文妃作歌
諷諫遼主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而秦王許

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
之文妃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覩一日其姊
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余
覩撻曷里等謀立晉王而尊遼主爲太上皇遼主遂
誅蕭昱撻曷里等而賜文妃死余覩在軍中聞之大
懼即率千餘騎叛降於金遼主遣蕭遐買等將兵追
之及諸閭山縣遐買等謀曰主上信蕭奉先奉先視
吾輩蔑如也余覩乃宗室豪俊常不肯爲奉先下若
擒余覩他日吾黨皆余覩也不若縱之還即紿曰追
不及余覩至金金主見之因詔咸州都統司曰自余
覩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
十一月金侵遼中京初耶律余覩奔金金粘沒喝
言于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今乘其釁可襲取
中京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然之群臣言時方寒
金主不聽竟用粘沒喝計以斜也都統内外諸軍蒲
家奴粘沒喝斡本斡離不蒲盧虎等副之耶律余覩
爲鄉導以趨遼中京大定府
四年春正月金克遼中京遂下澤州遼主時獵于鴛
鴦濼余覩引婁室奄至遼主憂甚樞密使蕭奉先曰
余覩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甥晉王敖盧斡耳

若爲社稷計不惜一子明其罪誅之可不戰而余覩
自退矣會耶律撒八等復謀立敖盧斡事覺遼主召
樞密使蕭得里底等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爲名若不
除去何以獲安得里底唯唯遼主乃遣人縊之或勸
敖盧斡亡敖盧斡曰安忍爲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
節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耶律撒八等皆伏誅敖盧
斡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
余覩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
鴛鴦濼走雲中遺傳國璽於桑乾河　三月金粘沒
喝敗遼奚王于北安州拔其城遣谷神略近地獲遼

護衛習泥烈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斜也曰遼主窮
廹若失機會事難圖矣斜也意未決斡本勸從之斜
也乃出青嶺粘沒喝出瓢嶺期會于羊城濼遼主在
雲中以金兵爲憂蕭奉先猶言女眞雖能攻我上京
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將出嶺西遼主遂趨白
水濼粘沒喝以精兵六千襲之將近行營遼主計不
知所出遂乘輕騎入夾山始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
父子誤我至此殺爾何益恐軍心忿怒爾曹避敵苟
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
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軍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

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並賜死
蕭得里底自知不免亦絕食死　丙子遼人立秦晉
國王耶律淳爲帝初遼主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
叅知政事李處温與耶律淳守燕京處温聞遼主入
夾山命令不通即與族弟處能及子奭外假怨軍內
結都統蕭幹謀立淳處温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
則可即眞則不可處温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
豈可易也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
[illegible]中文曹義勇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軍及父老數
[illegible]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許將出李奭

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
從之群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天福以妻蕭氏
爲德妃妃普賢女也加處温守太尉張琳守太師餘
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爲常勝軍軍旅之事悉委
大石遂降遼主爲湘陰王遂據有燕雲中及上京遼
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漠以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
府諸蕃族而已淳遣使來報免歲幣結好亦遣使奉
表於金乞爲附庸金人不報耶律大石者太祖八世
孫通遼漢字善騎射登進士第累擢翰林學士承吉
遼謂翰林爲林牙故稱大石林牙　金人攻遼西京

大同府遼耿守中救之粘沒喝謀良虎斡本等繼至
粘沒喝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
守忠大敗其衆殲焉西京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
夏四月金取遼東勝州獲阿疎至金金人杖而釋之
　六月遼耶律淳寢疾聞遼主傳檄天德雲內朔武
應蔚等州合諸蕃精騎五萬約以八月入燕幷遣人
問勞索衣裘茗藥淳甚驚命北南面大臣議李處温
蕭幹等有迎秦王定拒湘陰王之說惟南面行營都
部署耶律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
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安有迎子而

拒其父者處温等以寧扇亂軍心欲殺之淳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耳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淳疾自知不起密授處温蕃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蕭幹等召宰執入議處温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爲備紿云奉密旨防他變淳死蕭幹等乃立淳妻爲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遥立秦王定爲帝蕭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謚淳爲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于燕西之香山蕭后聽政幹以后命召處温至以時方多難未即加誅但追毁元帥劄子處温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土北通于金欲爲内

應事覺后執處温問之處温自陳有定策功后曰誤秦晉國王者皆爾父子何功之有併數其前罪惡數十處温無以對乃賜死臠其子奭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皆爲宰相數月間所取也夏主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將幹魯婁室敗之于宜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夏人漂没者不可勝計

八月金阿骨打襲遼延禧于石輦驛延禧敗走時遼主既失西京及沙漠以南遂奔于訛莎烈金斜也使斡離不言于金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望幸軍中金主從之既而聞遼主在天漁濼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蒲家奴斡離不率兵四千爲前鋒晝夜兼行及遼主于石輦驛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蒲家奴與諸將議耶律余覩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也斡離不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矣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副統軍蕭特烈諭軍中以君臣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斡離不兵少必敗遂與妃嬪登高阜觀戰余覩指遼主麾蓋以示諸將斡離不等遂以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遁去遼兵遂潰斡離不等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

亟追之斡離不追至烏里質驛遼主棄輜重而遁蕭特烈被執

十二月金克遼燕京時金主分三道進兵攻燕遼蕭后五上表于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遼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度關而南遼統軍都監高六等送欵于金金主至燕京遂自南門入使銀术可婁室陳于城上金主次城南遼宰相左企弓參政虞仲文康公弼樞密使曹義勇張彦忠劉彦宗等奉表詣金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自古北口趨

天德於是遼五京悉為金有
五年春正月遼知北院樞密事奚回離保卽箭笴山自立為奚國皇帝改元天復以奚漢渤海三樞密院改東西節度使為二王分司遼主命都統耶律馬哥討之　二月遼主奔四部族蕭德妃來見遼主怒殺之追降淳為庶人而赦其黨蕭幹奔奚　夏四月金以斡魯為都統斡離不副之使襲遼主于陰山至居庸獲耶律大石斡魯使斡離不銀朮可婁室等以兵三千分道襲遼主將至青塚遇泥濘不能進斡離不以繩繫大石使為鄉導直趨遼主營斡魯等大軍繼

至時遼主往應州其子秦王定許王寧及諸妃女併從臣皆被執盡失輜重萬餘乘惟太保特母哥竊遼主次子梁王雅里及長女特里乘軍亂出赴遼主軍得免斡魯兵至埽里門為書招遼主遼主自金城來聞金人以所獲東去乃率兵五千餘邀戰于白水濼斡離不以兵千餘敗之遼主遁去金人獲遼主長子趙王習泥烈追奔二十餘里盡得其從馬別獲遼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遼主使人持兔紐金印偽請降于金而西走雲內斡離不復以書招遼主諭以石晉北遷事遼主答書乞為弟若子量賜土地斡離不不許　五月夏主李乾順遣使請遼主臨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蕭特烈等切諫不從遂渡河次于金肅軍北人情恇懼不知所為特烈陰謂耶律元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為計奈社稷何乃共劫遼主第二子梁王雅里走西北部三日遂立為帝改元神曆以特烈為樞密使特毋哥副之　奚回離保為其下所殺　金遣使如夏時斡離不趨天德聞夏迎護遼主遼主已渡河乃遣書於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　八月金主阿骨打去燕京有疾命粘沒喝為都統蕭家奴斡魯副之駐兵雲中

以備遼而還至部堵濼殂國論勃極烈斜也等請阿骨打弟諳班勃極烈吳乞買卽位更名晟改元天會諡阿骨打曰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以斜也為諳班勃極烈斡本為國論勃極烈輔政斡本阿骨打庶長子也冬十月遼雅里死蕭特烈等復立耶律朮烈為帝朮烈興宗孫也　十一月遼朮烈及蕭特烈為亂兵所殺

六年春正月夏遣把里公亮請以事遼之禮稱藩于金且受地粘沒喝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邪刺部吐祿濼西之地與之自是兩國信使不絕

秋七月遼主延禧復渡河居於突呂不部耶律大石自金來歸遼主責之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大石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卽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于他人耶遼主無以荅賜酒食而赦之　金襲遼主遼主北走有謨葛失者迎遼主至其部事之甚謹遼主遂得至烏敵烈部遼主得耶律大石及謨葛失之兵自謂有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諫曰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皆爲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遼主不從與金人戰敗走山陰

七年春正月遼主延禧謀奔夏會党項小斛祿遣人請遼主臨其地遼主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遼主徒步走出乘從者馬得脫途次絕糧從者至嚙氷雪以濟饑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紿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頭跪而大慟潛宿其家遂趨党項以小斛祿爲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　二月遼主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將婁室等所獲以歸　八月廢延禧爲海濱王遼遂亡　遼耶律大石稱帝于起兒漫先是大石以諫遼主不從遂殺北院樞密蕭乙薛自立爲王率衆西走至可敦城駐于北庭都護府會西鄙七州十八部諭以興復事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械又遺書假道于回鶻王畢勒哥畢勒哥得書卽迎至邸願質子孫爲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牛羊駝馬不可勝計至尋思干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忽兒珊來拒戰大石分所部爲三軍進擊大敗之僵屍數十里駐兵尋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行至起兒漫羣臣共册立大石爲帝改元延慶號曰天祐皇帝妻蕭氏爲昭德皇后是爲西遼

復燕雲

徽宗政和元年九月遣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及宦者童貫使遼童貫旣得志于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爲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　冬十月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爲秘書丞賜姓趙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于人童貫使遼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

嗣薦諸朝植卽獻策曰女眞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眞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爲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眞得志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爲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重和元年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

遼初建隆中女眞嘗自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眞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使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於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自是始通金好

宣和元年春正月金主與粘沒喝議遣渤海人李善慶女眞散覩持國書幷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詔蔡京等諭以夾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齎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諜者言遼已封金主爲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金主遣慶歸且語之曰吾已獲遼數路汝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從也初高麗來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日夕引之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曰聞天子將與女眞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爲中國捍邊女眞虎狼不可交也宜早爲之備帝聞之不樂　安堯臣上言陛下臨御之

初嘗下詔求言於是謗士效忠而憸人乃誤陛下加以詆誣之罪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故比年天下杜口以言爲諱乃者宦寺交結權臣共倡北伐而宰執以下無一人肯爲陛下言者臣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漢文帝備北邊元帝納賈捐之議光武斥臧宮馬武之謀其得如此藝祖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豈勇畧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丹所必爭

忍使吾民重困鋒鏑章聖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今童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以爲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鋭伺隙以逞其欲此臣之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舊好無使外夷乘間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帝然之且以言路久壅宜導以賞予補承務郎後竟爲奸謀所奪

二年二月乙亥遣趙良嗣使金先是呼慶自金還具道金主言并持其書來請別遣使通好時童貫密受

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往仍以市馬爲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　八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初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勃堇偕良嗣還以致其主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函書致討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于遼仍約毋聽契丹講和

四年三月金人來約夾攻遼命童貫爲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屯兵於邊以應之初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童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啓釁萬死不足謝貫不悅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蔡京曰公爲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

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爲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卽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又遣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聞耶律淳自立乃命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蔡攸副之仍以三策付貫如燕人悅而取之因復舊疆上策也耶律淳納款稱藩次也燕人未服按兵巡邊下也中書舍人宇文虛中上書言臣

聞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已以圖萬全
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便爲財用有餘若
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廪食不繼則畧而不問論士卒
之強弱指宣撫司所駐便言兵甲精銳若沿邊諸郡
士不練習武備刓缺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
具軍府無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
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
難守城者易攻城者難守者在內而攻者在外在內
爲主而常逸在外爲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
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

大王耶律淳者智畧輻湊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
不疑今欲亟進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
兵絕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
不繼而耶律淳者激勵衆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
矣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道也夫在我無萬全之策
在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存亡之所繫豈
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貪惏
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過對中國
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眞侵削以來向慕本朝
一切恭順今舍恭順之契丹不封殖拯救爲我藩籬

而遠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眞以爲鄰國彼既藉百勝
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諭也
視中國與契丹拏兵不止鏖戰不解勝負未決強弱
未分持卞莊兩鬭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有悖桀之
衆繫纍契丹君臣雄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逸疆圉憑
陵中夏以百年怠惰之兵而當新銳難敵之虜以寡
謀持重久安閑逸之將而角逐於血肉之林巧拙異
謀勇怯異勢臣恐中國之邊患未有寧息之期也譬
猶富人有萬金之產與寒士爲鄰欲肆并吞以廣其
居乃引強盜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富

汝取其全強盜從之寒士既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爲
切鄰強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臥其可得乎愚見竊
以爲確顒望陛下思祖宗創業之艱難念邦域百年
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議儻臣言可採乞降詔
旨罷將帥還朝無滋邊隙俾中國衣冠禮義之俗永
覩昇平天下甚幸書下三省黼讀之大怒摘撫他事
除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
五月乙亥以蔡攸爲河北河東宣撫副使與童貫共
勒兵攸童騃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陛辭值二美
嬪侍帝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咲而

弗責　庚辰童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
榜及旗述吊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
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
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
之而分其室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為兩道師
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癸未
耶律淳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
人譟而前擊敗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于蘭溝甸士
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大梃自防賴以不大敗丁
亥辛興宗亦敗于范村　六月己丑种師道退保雄

州遼人追擊至城下帝聞兵敗懼甚詔班師遼使來
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惡也今射一時之
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
可乎救災恤鄰古今通誼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种
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答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
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秋七月王黼聞耶律淳
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
為都統制　九月戊午除朝散郎宋昭名昭上書極
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
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

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
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
塗地乎王黼大惡之故除昭名勒停廣南編管　己
未金人聞童貫舉兵恐朝廷徑取燕而歲幣不可得
乃遣徒孤且烏歇等來議師期帝遣趙良嗣報之且
言不負初約　己卯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
時藥師為遼常勝軍帥留守涿州以蕭后立蕭幹專
政國人多貳謂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
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擁所部八千人奉
二州來降童貫受之以聞詔授恩州觀察使以兵隸

劉延慶　冬十月改燕京為燕山府涿易八州並賜
名　癸巳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
以郭藥師為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
今大軍拔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
相應則望塵奔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衆來拒
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
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城
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世簡師為後繼延慶許之遣
大將高世宜楊可世與藥師率兵六千夜半渡盧溝
而進賀明常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

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后后密報蕭幹幹舉精甲
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渝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
世棄馬縋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于盧
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
其目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
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為應舉火為
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
明日見火起以為敵至即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
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
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為作賦及歌詩

以誚之藥師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　十一月戊寅
金人來議燕地　十二月戊子遣趙良嗣復如金初
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
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
悔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使蒲家奴
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
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
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辨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
其使李靖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帝復遣良嗣送之且
求營平灤三州　庚寅加郭藥師武泰節度使　辛

卯金克遼燕京時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
乃密遣王瓌如金以求如約夾攻金主分三道進兵
遂克燕遣騎兵送趙良嗣還且致遼俘
五年春正月戊午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金初良嗣
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平
灤等州并燕京不與因以答書先示良嗣讀至燕京
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
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沒喝曰燕京
自我得之則當歸我若不發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
無留我疆乃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

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
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故仍命良
嗣與靖偕使　辛酉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
知府事時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
安中請行王黼贊於帝遂授安中慶遠軍節度使河
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郭藥師為檢校
少保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
妾張水嬉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
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言臣在虜中聞趙皇如
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獎稱之委以守燕

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
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
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
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爲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
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卽剪盆
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鎭燕山府路　三月己未遣
使如金初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
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耶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鎭不
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
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

日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
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令
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嘗以
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
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旣還金聞遼主謀復
故地乃悉斷盧溝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
雄州以金書遞奏其畧言貴朝兵不克夾攻特用已
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
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
不在許限儻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

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遼
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
萬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金
主大喜遂使銀朮可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
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
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誓書往至
涿州金谷神等先索書觀之言其字畫不謹令易之
益言帝親書所以示尊崇於大國也金人不聽比至
汴京更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溫訊等逃
出南朝須先還方可議交燕地良嗣諭宣撫司縛送

溫訊於金旣至粘沒喝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
良嗣許以二十萬石　夏四月癸巳金人使楊璞以
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其平營灤三州終以非石晉
所賂契丹之地不預庚子命童貫蔡攸入燕交割時
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爲金人盡掠而去惟存
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
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爲之乙巳童貫等奏燕城老幼
迎謁焚香稱壽庚戌帝曲赦兩河燕雲命卽日班師
　五月庚申以王黼爲太傅鄭居中爲太保癸亥進
封童貫爲徐豫國公蔡攸爲少師特王黼竭天下之

財以北征僅得七空城至是率百官表賀詔以收復燕雲故宰執皆進位而命王黼總治三省事賜玉帶以趙良嗣為延康殿學士鄭居中自陳無功不拜六月丙戌遼張㲄以平州來歸初遼主之奔西山也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蕭諦里㲄撫安亂者州民推㲄領州事耶律淳死㲄知遼必亡乃籍壯丁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為備蕭德妃遣時立愛知平州㲄拒弗納金人入燕京訪㲄情狀于康公弼公弼曰㲄狂妄寡謀何能為當示以不疑金人遂加㲄臨海軍節度仍知平州既而粘沒喝又欲先下平州擒張㲄公弼

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自往覘之㲄曰契丹八路七路已降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還言於粘沒喝曰彼無足慮也乃昇平州為南京加㲄試中書平章事判留守事至是金驅遼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㲄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流離至此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㲄遂召諸將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

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為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平州之衆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㲄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為然㲄乃遣張謙率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至灤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皆縊殺之㲄仍稱保大三年畫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恒產為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既得歸大悅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勢之地

張㲄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無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也安中深納之令安弼至汴以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詹度第令羈縻之而度促㲄內附㲄乃遣張鈞張敦固持書來請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權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而詔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㲄聞之自謂得計　秋七月童貫致仕以內侍譚稹為兩河燕山路宣撫使時貫與蔡攸歸自燕頗失上意王黼梁師成共薦稹代貫交雲中之地積至太原招納應蔚諸州降人為朔寧

軍　八月遼蕭幹引兵破景薊州遂攻燕郭藥師與戰破之幹走死初金人既陷燕京幹就奚王府自立爲帝國號大奚時奚人饑幹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於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已而藥師大破其衆乘勝窮追過盧龍殺傷大半幹遁去尋爲其下所殺傳首京師詔加藥師太尉　冬十月詔建平州爲太寧軍以張瑴爲節度使時金人聞瑴叛遣闍母率三千騎攻瑴瑴率兵拒之於營州闍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瑴遂妄以大捷聞朝廷升瑴節度

使犒賞銀絹數萬　十一月金幹離不攻平州圍之金人以闍母無功而還乃復使幹離不督闍母攻平州會張瑴聞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遠迎幹離不乘其無備襲之與瑴戰十城東瑴敗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平州都統張忠嗣及張敦固出降金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城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爲都統閉門固守　詔殺張瑴函首以畀金時金人以納叛來責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類瑴者斬其首與之金知非瑴也遂欲以兵攻燕安中言必不發遣懼起兵端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殺

之函其首併瑴二子送於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瑴即與瑴若求藥師亦將與藥師乎安中懼因力求罷詔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解體而金卒用此爲兵端云　金人來歸武朔州時朝廷以山後諸州請于金金主吳乞買新立將許之粘沒喝自雲中至言于金主曰先帝初闢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遣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累號叛人姓名索之童貫不遣盟未期年已如是萬世守約其可望

乎且西都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朔二州來歸

六年三月金人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耶良嗣口許不足憑也遂不與金人由此大怒　六月金人克平州執張敦固殺之　詔以收復燕雲以來京都兩河之民困於調度令京西淮南兩浙江南荆湖四川閩廣並納免夫錢每夫三十貫委漕臣限督之違者從軍法又詔宗室戚里宰執之家及宮觀寺院一例均敷於

是徧索天下所得纔二千萬緡而結怨四海矣　八
月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
使初金人以拓跋故地雲中二千里遺夏止以武朔
二州來歸至是夏人舉兵侵武朔地界譚稹遣兵禦
之兵數交夏師不卽退又金人以朝廷納張瑴不給
糧遂攻應蔚遂守臣朝廷罪稹措置乖方詔致仕以
貫代之時遼主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
僧齎御筆絹書通意及延禧許歸遂易書爲詔許待
以皇帝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
延禧大喜貫之是行名爲代稹交割山後土地其實

已約延禧來降自往迎之也然延禧以中國不足恃
卒不至　是月以復燕雲赦天下
七年六月封童貫廣陽郡王帝援神宗遺訓能復全
燕之境者胙土錫以王爵封貫爲王

方臘之亂 宋江附

徽宗宣和二年冬睦州淸溪民方臘作亂方臘世居
縣堨村託左道以惑衆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
眞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臘因得
憑藉以自信縣境梓桐帮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
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
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朱勔花石
綱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遊手之徒
以誅勔爲名遂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
帥以巾飾爲別自紅而上凡六等無弓矢甲冑惟以
鬼神詭秘事相扇誅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
爲兵人安於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卽斂手聽命
不旬日聚兵數萬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之皆敗死
於息坑　十二月臘攻陷青溪遂陷睦歙州東南將
郭師中戰死北掠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趙
霆棄城走州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

日死者不可勝計凡得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腸
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
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凶燄
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遘上言臘
衆強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
來使不至滋蔓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詔以
童貫爲江淮荊浙宣撫使譚稹爲兩浙置制使率禁
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
三年春正月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衢守彭汝方被
執罵賊而死賊居其城　二月方臘陷處州又遣其

將方七佛引衆六萬寇秀州統軍王子武禦之會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賊還據杭州　夏四月童貫合兵擊方臘破之執臘以歸童貫譚稹前鋒至清河堰水陸並進屢擊破方臘臘焚官舍府庫民居宵遁還清溪幇源洞諸將劉延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王淵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貫等合兵擊臘於幇源洞臘衆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深據岩屋爲三窟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直前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爲己功併取臘妻子及僞相方肥等共衆遂潰臘之亂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於林中者相望百餘里　五月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於黃州過庭以睦寇竊發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幸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聞而憾之故貶　八月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賞平方臘功也方臘伏誅改睦州爲嚴州歙州爲徽州

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寇京東州郡至海州張叔夜敗之江乃降宋江起爲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刼巨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鬬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三

明 北海 馮 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纂輯
句吳 徐 申 校正
豫章 劉曰梧
秣陵 沈朝陽 繙閱

羣奸之竄

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上以金兵逼禪位於太子桓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為帝明言之於是太學生陳東率諸生上書曰今

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構釁於二虜創開邊隙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願陛下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先是太上皇起崔鷗通判寧化軍召為殿中侍御史既至而帝即位授右正言鷗上疏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害已者此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為此奸言乎王安石除異已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章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為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澥之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太山及章惇蔡京倡為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

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才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遺腹心考定之同已為正異已為邪澥與京同者也故列于正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恐使其餘蠹再破壞邪京奸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累章極論時議歸重焉

欽宗靖康元年春正月王黼聞金兵至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昌昌遣武士躡之及於雍

丘南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爲盜所殺李彥賜死並籍其家朱勔放歸田里勔以花石取媚流毒生民踰二十年積官至寧遠軍節度使居蘇州公肆掊克其園池擬禁御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賑册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聲欬薰灼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邪人穢夫候門奴事時謂東南小朝廷上皇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畧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一門盡爲顯官騶僕亦至金紫天下爲之扼腕至是凡由勔得官者皆罷時二府多宣和舊人秘書郞陳公輔言蔡京王黼柄事二十餘年臺諫皆緣以進如唐重師驥爲太宰李邦彥引用謝克家孫覿爲纂修蔡攸引用令此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願擇羣臣中朴茂純直安貧守節不附權倖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恥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畏服哉　乙未貶梁師成爲彰化節度副使師成晚年益通賂謝士人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爲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帝側囁嚅升降之其小吏儲宏亦與甲科而執役如初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鷙過人時王黼嘗爲鄆王楷陰畫奪

宗之計師成力保護太子得不動搖及上皇東幸變臣多從以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既疏其罪惡布衣張炳亦以爲言遂貶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行及八角鎭賜死　二月甲寅貶蔡京爲秘書監分司南京童貫爲左衞上將軍池州居住蔡攸爲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時三人皆從上皇行以陳東之言故貶癸丑貶童貫安置柳州令吏部考覈濫賞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勔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父子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改幣吳越山東茶鹽陂田之利宮觀池苑營繕之功後苑書藝局文字庫等之費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采效用宜力應奉有勞特赴殿試之流所得爵賞悉奪之　秋七月乙丑朔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　乙亥竄蔡京于儋州攸雷州童貫吉陽軍趙良嗣柳州乙酉詔蔡京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許量移是日京死于潭州京字元長興化仙游人熙寧三年進士天資凶譎舞智御人與童貫相結因得驟進在人主前顯狙伺爲固位計帝亦知其奸屢罷屢起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匍伏叩頭無復廉耻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父子自

為秦越暮年卽家為府營進之徒俱集其門輸貨僮隸皆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為虛器根株連結牢不可破卒致宗廟之禍雖以謫死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為恨 辛卯遣監察御史張徵誅童貫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宮掖卽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貫狀貌魁梧瞻視壯偉頤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有度量能疏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饋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媚翕赫庭戶雜遝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于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劭往察一動一息

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劭反得罪逐死窮奸稔禍流毒四海死不足以償責 遣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誅趙良嗣囚首赴闕懸于市 九月蔡攸與弟翛及朱勔伏誅先是竄勔循州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他物稱是言者又論攸與燕山之役禍及天下罪不容死於是遣使卽三人竄所斬之

金人入寇

徽宗宣和七年冬十月金將粘沒喝斡離不分道入寇初斡離不在平州遣人來索叛亡戶口朝議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斡離不遂請于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為後患金主以為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余覩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眾因糧就兵可也及既獲遼主卽決意南侵以諳班勃極烈斜也領都元帥居京師粘沒喝為右副元帥谷神為元帥右監軍耶律余覩為元帥右都監自雲中趨太原撻懶為六部路都統闍母為南京路都統劉彥宗為漢軍都統斡離不監闍母彥宗兩軍戰事自平州入燕山 十二月乙巳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

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趣擴等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卽去我自遣人至宣撫司矣擴還具言于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寧有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彼既深恨本朝結約張瑴又為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速作備禦貫不從既而粘沒喝遣王介儒撒離栂持書至

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詞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撒離㬹曰兵已興何告為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庶存宋朝宗社貫聞之氣褫不知所為即欲假赴闕稟議為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金未必能便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遂行孝純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畜縮畏懾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粘沒喝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死粘沒喝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己酉金斡離不入檀薊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金盡陷燕山州縣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橫暴藥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為抑損及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於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日聞于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

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為疑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至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為太尉與我等耳此禮何為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於迴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揮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目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而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詹度又言藥師睥睨非常趣向懷異逆節已萌兇橫日甚始詔遣宦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斡離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于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都運使呂頤浩降金斡離不執靖及頤浩置軍中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為金有斡離不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　金人圍太原太常少卿傅察使金至境上遇斡離不兵脅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捽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論辨不屈遂遇害察堯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女拒弗答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否及倉卒臨

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謚忠肅　丙辰金兵犯中山府帝以金人南下罷諸路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悉以禁旅付內侍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守黎陽步軍都虞候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擁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支吾何以善吾後盍留以衛根本不從　戊午以皇太子桓爲開封牧帝以金師日迫爲憂蔡攸探知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柰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梲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

言曰朝廷便爲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爲言梲遂罷行而以太子爲開封牧　己未詔天下勤王初宇文虛中爲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事勢若此柰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己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卽命虛中草詔畧曰朕以寡昧之質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謫見而朕不寤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己愆悔之何及思行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畧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衆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草澤異材能爲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帝覽之曰今日

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暨諸局務　召熙河經畧使姚古秦鳳經畧使种師中將兵入援時欲召古師中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帝命宇文虛中爲河北河東路宣諭使護其軍虛中以檄召古師中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　庚申以吳敏爲門下侍郎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

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君不爲上言之豈
口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卽召綱入議綱刺臂血
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
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
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
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猶可保帝意遂決　辛酉宰
臣奏事帝留李邦彥語敏綱所言書傳位東宮四字
以付蔡攸因下詔禪位于太子桓自稱曰道君皇帝
太子入禁中被服泣涕固辭不許遂卽位尊帝爲教
主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龍德宮皇后爲太上皇后以

李邦彥爲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　遣給事中李
鄴使金告內禪且請修好鄴至慶源府斡離不欲還
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　甲子金
將斡離不陷信德府粘沒喝圍太原詔京東淮西兩
浙募兵入衛
欽宗靖康元年春正月丁卯朔詔中外臣庶直言得
失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
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　戊辰
金斡離不陷相濬二州威武軍梁方平帥禁旅屯於
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

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
何灌帥兵二萬保滑州亦望風迎潰官軍在河南者
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
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
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
州　己巳何灌奔還帝聞金將斡離不渡河卽下詔
親征詔曰朕以金國渝盟藥師叛命侵軼邊鄙劫掠
吏民雖在纘承之初敢忘負托之重事非獲已兵出
有名已戒六師躬行天討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
並依眞宗皇帝幸澶淵故事以李綱爲親征行營使

吳敏副之聶山參謀軍事　以蔡攸爲太上皇帝行
宮使宇文粹中副之奉上皇東行以避敵　庚午上
皇如亳州於是百官多潛遁初童貫在陝西募長大
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爲親軍環立第舍及自太
原還京適上皇南幸貫卽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浮橋
衛士攀望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
踣者百餘人時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爲自全
計　京師戒嚴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
宮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
去之可乎帝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

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
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
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
李邦彦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
鋒乃其職也時中忿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
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
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爲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
明皇聞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廟朝廷毁于賊手今
四方之兵不日雲集柰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
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

留矣卿等無執朕將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綱泣拜
俯伏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帝意
稍定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
勿致疏虞綱倉皇受命　是夜宰臣猶請出幸不已
帝從之欲詰旦決行質明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
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
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
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
歸陛下孰與爲衛且虜騎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
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乃召中宮還禁衛六軍聞之

皆拜伏呼萬歲　辛未帝御宣德樓宣諭六軍始定
固守之議命李綱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侍衛
都指揮使曹曚副之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
兵備禦令肄習之戰守之具粗畢金人已抵城下矣
　壬申遣使督諸道勤王兵入援　癸酉斡離不軍
抵都城西北據牟駝岡天駟監獲馬二萬匹芻豆如
山蓋郭藥師熟知其地故導金兵先據之帝召羣臣
議李邦彦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爲擊之便帝竟從
邦彦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
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以

大船數十順流而行李綱臨城募敢死士二千人列
布拐子城下大船至投石碎之又運蔡京家山石疊
門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衆百餘人金
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至旦乃退　甲戌金使
吳孝民入見問納張瑴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且
言曰上皇朝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
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
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棁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
恐李棁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棁使金軍棁至斡
離不盛兵南向坐棁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

失其所言幹離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耳因出事目一紙付梲遣還梲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中王汭等偕來凡金人所邀求皆郭藥師教之也　乙亥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殺其衆數千人力戰而死

丙子李梲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辨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朝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

誓書已成稱伯大金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併持三鎮地圖示之　庚辰以張邦昌為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為質以求成詔稱金國加大字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濠自午至夜始達金營康王道君皇帝第九子韋賢妃所生也　辛巳道君皇帝至鎮江　甲辰都統制馬忠以京西募兵至擊金人于順天門外敗之金師稍斂西路稍通援兵得達　乙酉路允迪使粘没喝軍于河東　丁

亥种師道督涇原秦鳳兵入援師道至洛聞斡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秖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為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臣以議和非也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

臣在西土不知京城臣今觀京師周廻八十里如何可圍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年不可攻也請於城內削營而城上嚴兵拒守以待勤王之師不踰數月虜自困矣如其退卽與之戰四鎮之地不宜割與帝曰業已講和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素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也自虜渡河京師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啓西南壁聽民出入民始安之又請緩給金幣于金俟彼惰歸扼

而殲諸河計之上也帝命師道于政事堂共議師道見李邦彥曰京城堅高備禦有餘當時相公何事便講和邦彥曰以國家無兵故也師道曰不然凡戰與守自是兩事戰或不足守則有餘京師百萬衆盡皆兵也邦彥曰素不習武事不知出此師道嘆曰相公不習兵豈不聞往古守城者乎又日聞城外居民悉爲賊殺掠畜產甚多亦爲賊有當時旣聞賊來何不悉令城外居民撤去屋舍移其所有盡入城中乃遽閉門以遺賊資何也邦彥曰倉卒之際不暇及此師道笑曰亦大荒忙耳左右皆笑時議人人異同惟李

綱與師道合而邦彥不從　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朝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素爲山西巨室姚平仲以父古方帥熙

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云士不得遠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平仲請先期擊之　二月丁酉朔姚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斡離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侯吏覺之斡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

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　金斡離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爲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汭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耳非朝廷意也　戊戌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時宇文虛中聞汴京急馳歸收拾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邈領之令駐于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縋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辨刼營非朝廷意大臣皆

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　庚子太學諸生陳東等上書于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李梲之徒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昌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鎭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邦彥等不顧國家長久之計徒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李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爲虜擒矣罷

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閫外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衆莫肯去撾壞登聞鼓喧呼動地帝恐生變乃令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臠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麾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乃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促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

至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喏而散明日詔誅士民殺內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爲祭酒復遣聶昌宣諭然後定　宇文虛中冒鋒鏑至金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之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金幕府見斡離不抵暮遣王汭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綱併騎馬曹晟等與金銀騾馬之數且欲御筆書定三鎭界方退軍明日帝命肅王往代康王張邦昌還　詔割三鎭地以畀金初金人犯酸棗門蔡懋號令將士金

人近城不得輙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
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稍稍引却至是宇
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斡離不得詔遂不
俟金幣數足遣閤門使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
王從之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
李邦彥立大旗于河東河北有擅去兵者並依軍法
种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
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
備當速講求不聽　楊時上疏曰河朔爲朝廷重地
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我太祖太宗

百戰而後得之一日棄之北人使敵騎疾驅貫吾腹
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
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
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畧疏上帝詔
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又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
破大名刼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
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
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
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
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

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
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逗
留不進時又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
者代之不報　時姚古种師道及府州帥折彥質等
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斡離不已退
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
乃令護送出境勿輕動以起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
迄無成功　癸丑种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
沉毅有謀不宜使解兵柄不聽　先是粘沒喝圍太
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

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斡離
不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
而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南下折可求劉光世軍皆
爲所敗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嘆曰
關險如此而我乃得越南朝可謂無人矣旣越關知
威勝軍李植以城降　乙卯攻隆德府知府事張確
通判趙伯臻皆力戰死之未幾粘沒喝還雲中留兵
圍太原　壬午詔金人叛盟深入其元主和議李邦
彥奉使許地李棁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又詔金人
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原約

朕夙夜追咎已黜罷主和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
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种師道爲河北
河東宣撫使駐滑州姚古爲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
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師道無兵自隨
乃請合山東陝西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
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渡河
上言粘没喝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
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幹離不行至中山河間
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離不遂出
境　癸未遣李綱迎太上皇于南京　庚寅姚古復

隆德府　辛卯復威勝軍　夏四月己亥太上皇至
京師　丁丑以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與姚古進軍
相爲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
留屯眞定時粘没喝避暑還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
者以爲將遁告于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
責以逗撓師中嘆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
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卽日辦嚴約姚古及張灝俱
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
坑爲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
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

傳粘没喝將至故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
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
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
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
疾鬬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
氣金乘勝進兵迎古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事聞
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古于廣州贈師中少師　京
師自金兵退遂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爲憂數上
備邊禦敵之策輒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
敗种師道以病乞歸乃以綱爲兩河宣撫使劉韐副

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
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
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
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帝以
其爲大臣游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
乎此非謂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公不
起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
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宣撫司兵僅萬
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庶事皆未
集綱乞展行期上批以爲遷延拒命趣召數四綱入

對帝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爲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爲感動陛辭又爲上道唐恪聶昌之奸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　秋七月李綱赴兩河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

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兵起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韐屯遼州幕官王以寧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畫事皆專達進退自若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如故於是劉韐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韐兵潰潛與敵遇于關南亦大敗　八月丙申復以种師道爲兩河宣撫使召李綱還　庚子河東察訪使張灝與金人戰於文水

[illegible]丁未斡離不犯真定戊申都統制張思正等夜襲金人于文水敗之己酉復戰師潰死者數萬人思正奔汾州都統制折可求師潰于子夏山於是威勝隆德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金人乘勝攻太原李綱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荐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　金粘没喝斡離不復分道入寇先是朝廷以肅王爲彼所質亦留其使臣蕭仲恭以相當踰月不遣其副趙

倫懼不得歸乃紿館伴邢倞曰金國有耶律余覩者領契丹兵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斡離不及粘没喝執政以仲恭余覩皆遼貴戚舊臣而用事于金當有亡國之戚信之乃以蠟書付倫致之余覩使爲內應仍賜倫銀絹倫還見斡離不即以蠟書獻之斡離不以聞于金主又麟府帥折可求言遼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結宋以復怨于金吳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麟府以爲粘没喝遊兵所得復以聞於是金主甚怒以粘没喝爲左副元帥斡離不爲右副元帥分道南侵粘没喝發雲中斡離不發保

州　庚申遣給事中王雲使金軍先是遣劉岑李若水分使金軍以求緩師岑等還言斡離不止索歸朝官及所欠金銀粘沒喝則深詰金銀專論三鎭至是乃遣雲往許以三鎭賦稅　九月丙寅金人陷太原始粘沒喝久攻太原不下乃於城下築舊城居之號元帥府已而歸雲中留艮朱大齊攻圍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八九因守不下至是粘沒喝自雲中復至乘勝急攻帥臣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既又釋而用之副都總管王稟負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通判方笈轉運韓揆等三

十六人皆被害初朔州守臣孫翊河東名將也領兵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翊離朔未幾而朔已降虜翊麾下多朔人粘沒喝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軍遂叛翊及戰乃爲麾下所害時府州守臣折可求亦統麟府之師二萬涉大河由苛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爲虜據關不克復越山取道松子嶺至於交城遇粘沒喝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勞不敵遂亦敗　丙戌以李回爲大河守禦使折彥質爲河北宣撫副使從何㮚之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爲四道建三京及鄧州爲都總管府分總四道兵以知大

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孺總東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緩急則以羽檄召之入衛京師　冬十月丁酉种師閔及金斡離不戰于井陘敗績斡離不遂入天威軍犯眞定先是眞定帥劉韐守禦備具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皆可用虜不敢犯是時眞定在河朔最爲堅壘上以太原危急命韐守遼州以據其險又辟淵質自隨乃以李邈代守眞定邈措置無策至是虜攻甚迫鈐轄劉翊率衆晝夜搏戰久之城陷翊巷戰麾下稍稍散亡

翊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戮乎因挺刃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死李邈被執北去　戊戌金人遣楊天吉王汭等以書責問契丹梁王及余覩蠟書并元來割三鎭體貌甚倨持其書于上前曰陛下既不割三鎭之地又安恐復欲立契丹之後上曰此乃奸人所爲也卑詞反覆深明其非朝廷之罪虜請必割三鎭且求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其主徽號仍索親王詣彼軍前陳謝　罷御史中丞呂好問時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界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

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眞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帝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　庚子金人陷汾州知州張克戩畢力扞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衣朝服焚香南向拜舞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　辛丑上聞河南已失太原河北已失眞定大以爲憂下哀痛詔徵兵于四方命河北河東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得便宜行事　丙午詔种師道還先是師道駐兵河陽虜使王汭來禮甚倨知虜必大舉卽上疏請幸長安以

避其鋒以守禦事付將帥朝廷謂其怯召還　十一月詔止援兵時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統兵赴闕會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語同知聶昌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兵于城下何以給之乃止兩道兵勿前　己巳詔集從官于尚書省議割三鎭百官多請割與會李若水使歸亦慟哭於庭請與之以紓國禍何㮚曰三鎭國之根本柰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梅執禮呂好問洪芻秦檜等皆主㮚議而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㮚論辨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

爲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㮚退謂恪曰割三鎭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眞定已失不若任其所之恪唯唯遂詔河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　時粘沒喝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府威勝隆德軍澤州皆陷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壬申粘沒喝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粘沒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之衆皆潰李回亦奔還京師甲戌金活女帥

衆先渡孟津粘沒喝從之於是知河陽燕瑛河南留守西道都總管王襄皆棄城遁永安軍鄭州悉降于金粘沒喝旣渡河不復言三鎭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畫河爲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往使行至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爲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兵畏敵而潰柰何效之今止有死爾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旣行始知和議必不可諧屢附奏言之乙亥申飭守備　丁丑以郭京爲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先是孫傅因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人中訪得無忌於

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自募兵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虜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傅與何㮚尤尊信之或謂傅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正或聽之姑少付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為國家羞傅怒曰京殆為時而生虜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傅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揖使出又有劉孝竭等募衆

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效京所為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斡離不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耿南仲往報南仲以老辭改命聶昌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為揮涕太息而怒南仲及昌乃即命南仲如河北斡離不軍昌如河東粘沒喝軍昌言兩河之人忠勇萬一為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鈐轄趙子清麾衆殺昌抉其目而臠之初南仲為東宮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己上心不能平

故每事異議力沮戰守與吳幵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汭偕行至衛州衛鄉兵欲殺汭汭脫去南仲遂委相州

甲申金人入懷州知州事霍安國被圍捍禦不遺餘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城竟陷粘沒喝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為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詝張諶于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粘沒喝令引於東北鄉望拜皆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

國一門無噍類

乙酉金斡離不自真定趨汴僅二十日至城下屯于劉家寺粘沒喝自河陽來會屯于青城使劉晏來要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為唐恪耿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備緩急救護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道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為還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連

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㮚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己丑南道都總管張叔夜間召郎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至尉氏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甚銳願如唐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頷之加延康殿學士時東道都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金人遇于拱州兵敗被執金人示于城下都人大懼　閏月癸巳粘沒喝軍至城下

甲午雨雪交作帝被甲登城以御膳賜士卒易火飯以進人皆感涕金人攻通津門數百人縋城禦之焚其砲架五鵶車二　驛召李綱為資政殿大學士　乙未金人入青城攻朝陽門丙申帝幸宣化門乘馬行泥淖中民皆感泣戊戌殿前副都指揮王宗濋與金人戰于城下統制高師旦死之癸卯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與之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逐見金兵奔還自相蹈籍溺隍死者以千數甲辰大雨雪金人陷亳州乙巳大寒士卒噤戰不能執兵有僵仆者帝徒跣祈晴召諸道勤王兵兵無至者城中惟衛士三萬可

用然亦十失五六因時挑戰以示敢敵　金人遣蕭慶復來言不須上出城只須僕射何㮚議事又請上皇皇太子越王鄆王為質上曰朕為人子豈可以父為質詔越王往將行而粘沒喝以兵來迓越王乃止於是金人宣言失信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己酉詔遣馮澥曹輔與宗室仲溫士諦如金軍以請和既至粘沒喝郎遣之歸不與交一語已而攻城愈急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請拜康王為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帝從之　壬子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冰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何㮚數

趣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丙辰郭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鼓譟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于護龍河填屍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金兵遂登城兵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仲友死於亂兵宦者黃經國赴火死統制官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殺秦元領果斬關遁四壁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為追騎所殺京城遂陷張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种

師道言以至于此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率其衆數百欲邀乘輿犯闕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傅梅執禮呂好問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奸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傅訶之宣以語侵傅好問譬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為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耶宣詘服曰尚書眞知軍情麾其徒退　史臣曰初斡離不之北還也以粘沒喝在太原其勢未合恐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為宋計者宜為遠謀而乃

忽李綱种師道之言上下相慶以為無虞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眞定咽喉以塞而猶議三鎭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鎭之將皆出於童蔡王梁之門無可以係天下之望惟以割地請和為言未聞有能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怪哉

呂中曰自女眞叛盟以來朝廷乍和乍戰人才乍賢乍否何其洶洶多變之甚也寇至之初始謀避狄以李綱所言而更為城守之計既以堅守又以李邦彥一言為卑辭之請師道既至又以師道一言為不和之謀師道方請堅守不戰以困虜未幾以姚平仲一言為急擊之舉姚平仲既貶又以李綱种師道為誤國諸生伏闕又以李綱种師道為可用而復之及其後也又以臺諫之言而逐之李綱方議備邊師道亦請防秋朝廷之議略定曾未再閱月而吳敏耿南仲謝克家孫覿又以三邊為可割和議復行矣吳敏本主和議未幾復留虜使陰結邊人又以為女眞藉口之資矣二酋已分道入寇朝廷尚集議者問以三鎭存棄之便不便金人之至則下清野之令未幾傳言

寇猶未至則又令清野更不施行戰者不決於戰和者不一於和至於城已破禍已至而議猶不一心猶不決終始一歲之中多變若此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則恐懼而無謀稍緩則遲遲而又變其謀靖康之禍蓋坐此也慶曆元祐專任君子而去小人紹聖崇寧以來專任小人而仇君子靖康之際君子小人雜用焉嗚呼可不戒哉

二帝北狩

欽宗靖康元年十一月辛酉帝如青城粘沒喝軍先是京城既陷何㮚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宜言議和

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㮚及濟王栩使
其軍以請成粘沒喝斡離不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
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戊午何㮚還言
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
朕當親往自乙卯雪不止是日霽夜有白氣出太微
彗星見庚申日出如血無光辛酉帝如青城何㮚陳
過庭孫傅等從奉表請降以金遣二酋還報云其主
欲立賢君宜族中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仍去帝號
帝默然　十二月壬戌朔帝留青城粘沒喝遣蕭慶
入城居尚書省檢視府庫帑藏凡朝廷之事必先關

白癸亥帝至自金營士庶及太學士迎謁帝掩面大
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　帝詣延福宮
朝太上皇奏曰金人以別立賢君為言可且以弟康
王為主以延祖宗社稷時康王母韋妃在側言曰金
人必不止於立賢禍有不可勝言者時金遣使來索
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
銀定京師米價勸糶以賑民縱民伐紫筠館花木以
為薪　丙寅金人索京城騾馬御馬而下七十匹悉
歸之又索少女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祗應宮嬪不肯
出宮赴池水死者甚衆　遣劉韐陳過庭折彥質等

為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珣等
二十人持詔往珣至深州城下痛哭謂城上人曰朝
廷為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
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殺之　時范致虛會陝西
兵十萬人入援至穎昌聞汴京破西道總管王襄南
遁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
帥王倚帥步騎號二十萬赴汴出武關至鄧州千秋
鎮金將婁室以精騎衝之皆不戰而潰王似王倚孫
昭遠等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
靖康二年春正月辛卯朔帝朝太上皇于崇福宮粘

沒喝遣其子真珠同虜使入人入賀帝命濟王栩如
金宮報謝　壬辰遣聶昌耿南仲出割兩河地降金
民堅守不奉詔　庚子金人索金帛急且再邀帝至
營帝有難色何㮚李若水以為無虞勸帝行帝乃命
孫傅謝克家輔太子監國而與㮚若水等復如青城
閤門宣贊舍人吳革白㮚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
出必墮虜計㮚不聽帝出城百姓數萬人挽車駕曰
陛下不可出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曰皇帝日
出暮即返矣百姓投瓦礫擊之瓊遂以刃斷挽者之
手車駕至郊張叔夜猶叩馬而諫帝曰朕為生靈之

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衆皆哭帝回首以字呼之曰嵇仲努力　丙午割地使劉韐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舍謂韐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韐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韐仰天大呼曰有是乎乃手書片紙曰忠臣不事二君必死矣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巵酒而縊燕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　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粘没喝斡離不留不遣太學生徐揆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請車駕還闕其略曰昔楚莊王

入陳欲以爲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載之下猶想其風采本朝失信大國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都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靈幾死而活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未能有過我皇帝親屈萬乘兩造轅門越在草莽國中喁喁跂望屬車之塵者屢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銀未足故天子未返揆竊惑之今國家帑藏旣空編民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公上商賈絕迹不來京邑區區豈足以償需索之數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質留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元帥必不爲也願推惻隱之心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綏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人奉獻則楚封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揆厲聲抗論爲其所殺　金主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爲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　時金人根括津搬絡繹道路上遣使歸云朕拘留在此候金銀數足方可還於是再增侍從郎中二十四員再行根括又分遣搜掘戚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之家

凡八日得金三十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衣段一百萬詔令權貯納特根括已申了絕二月軍前取過教坊人及內侍藍折等言各有窖藏金銀乞搜取二酋怒甚於是開封府復立賞限大行根括凡十八日城內復得金七萬銀一百十四萬併衣段四萬納軍前二酋以金銀不足殺提舉官梅執禮等四人餘各杖數百乃下令曰根括已正典刑金銀尚或未足當縱兵於是再括　丁巳金人索郊天儀制及圖籍　戊午金索大成樂器太常禮制器用以至戲玩圖畫等物盡置金營凡四日乃止　二月辛酉朔帝在青城

丙寅金人塹南薰門路　丁卯金人邀上皇出城詣軍前上皇將行張叔夜諫曰皇帝一出不復歸陛下不可再出臣當率厲精兵護駕突圍而出庶幾僥倖於萬一天不祚宋死於封疆不猶勝生陷夷狄乎上皇遲疑未行欲飲藥爲范瓊所奪瓊遂逼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檄開封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爲保毋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率令衣袂相聯屬而往金人遍

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粘沒喝令鐵騎十餘守視之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不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當復顧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傅留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傅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紿金人曰宦者

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鬭殺傷誤中太子因率兵討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幵莫儔督脅甚急范瓊以危言讋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傅曰吾爲太子傅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傅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傅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死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罵之粘沒喝令擁去若水反顧罵益甚監軍撾破其脣

噀血復罵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三月辛卯朔帝在青城　夏四月庚申朔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斡離不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㮚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等由鄭州去而歸馮澥曹輔路允迪孫覿張徵許世勣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肅郭仲荀等於張邦昌百官遂辭二帝於南薰門衆痛哭有仆絕者凡法駕鹵

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縣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爲之一空　上皇離青城金人以牛車數百乘載諸王後宮皆胡人牽駕不通華言至邢趙間斡離不遣郭藥師迎謁上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藥師慙而退　帝自離青城頂青氊笠乘馬後有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號泣至代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實甞副路允廸出使者粘沒喝逼茂實胡服

茂實力拒之茂實請侍舊主俱行粘沒喝不許帝蹤由代渡太和嶺至雲中　初張叔夜聞金人議立異姓謂孫傅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酋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酋怒追赴軍中被虜北去叔夜在道中惟時飲水度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扼吭而死何㮚孫傅至燕山亦相繼死　金人以太上皇及帝以素服見阿骨打廟遂見金主於乾元殿金主封太上皇爲昏德公帝爲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令下之役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惟秦檜不與徙依撻懶以居撻懶亦厚待之

張邦昌僭逆

欽宗靖康二年二月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幵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爲人主者　癸未吳幵莫儔復召百官議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時雍問於幵儔二人微言虜意在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

叔夜置軍中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死　是日王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爲諍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爲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蠹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　三月辛卯朔金人遣張邦昌入城居尚書省令百官班迎勸進閤門宣贊舍人吳革謀先誅范瓊輩劫還二帝以討邦昌期以三月八日舉事與謀者呂好

問馬伸張所吳倫等數人又有內親事官數百人皆以不忍屈節立異姓殺妻孥焚所居同謀舉義前期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入言邦昌以七月受冊請急起兵革乃被甲上馬至咸豐門四面皆瑣黨給革入帳即執之脅以從逆革罵之極口引頸受刃顏色不變其麾下百人皆死丁酉金人奉冊寶至遂立邦昌爲帝國號大楚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位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皆慘怛邦昌亦變色惟王時雍吳幵莫儔范

瓊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百官皆加權字以王時雍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吳幵權同知樞密院事莫儔權僉書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惟呂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惟王時雍每言事稱臣啓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耶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赭袍張紅蓋

所過設香案起居時雍秉哲幵儔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都人曰昨雍爲賣國牙郎時上皇在軍中聞邦昌僭位嘆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旣尸君之位則吾事決矣因泣下霑襟　時金人議留兵以衛邦昌呂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孛堇統之可也好問曰孛堇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金人乃不留兵而去於是好問謂邦昌曰相公欲眞立耶抑姑塞虜意而徐爲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眞兵威耳女眞旣去能保如今

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無令衛士夾陛虜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下文書不得稱聖旨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言於邦昌曰伏見逆胡犯順且逼立相公以定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虜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卽生變亦以相公能定趙孤也今虜退多日吾君之子亦已知所在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以爲外挾強虜之威使人遊說康王且

令南遁然後爲久假不歸之計一旦喧閧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太后命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師以示無間一應内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抅取俟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不然仲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以爲叛臣也自邦昌僭立凡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至仲始貽書稱太宰相公書入邦昌氣沮　甲子邦昌尊元祐皇后爲宋太后迎居延福宮遣人至濟州訪康王其冊太后詔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崇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識者皆謂邦昌之意非真爲趙氏也

時宗室子崧知淮寧府聞二帝北遷與江淮經制使翁彥國等誓衆登壇歃血同獎王室移書訶斥邦昌責其反正併諭王時雍等辭旨激切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奉迎康王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能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矣徐秉哲復從旁贊之邦昌知人心不順遂不聽時雍言克家至濟州勸進康王不許　邦昌又遣蔣師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立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耳非敢有他也康王復書與之而諭宗澤等以爲邦昌受僞

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僭亂蹤跡已無可疑大王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康王遂自濟州如應天府邦昌來見伏地慟哭請死康王慰撫之王既即位問宰執何以處邦昌黄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爲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寶避位之意告之遂以邦昌爲太保封同安郡王尋詔邦昌宜如文彥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參決大事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四

明　北海　馮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纂輯
句吳　徐申
豫章　劉曰梧　校正
秣陵　沈朝陽　繙閱

高宗嗣統

欽宗靖康元年冬十月戊辰詔馮澥副康王使金幹離不軍先是王雲至眞定幹離不軍遣從吏先還言金人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金使王汭等亦來帝乃命澥副康王往會雲還復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王由滑濬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虜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眞姦賊也因執雲殺之時幹離不濟河遊兵日至磁城下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橐鞬部兵以迎于河北王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伯彥由此受知相人岳飛亦因劉韐見王王令招賊吉倩倩降以飛爲承信郎議者謂是役王雲不死王必至金無還理　閏月

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爲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爲大元帥率天下兵入援何㮚亦以爲然密草詔藁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爲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遘爲元帥汪伯彥宗澤爲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仔至相州于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哽咽軍民感動　十二月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有兵萬人分爲五軍而進次于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冰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齎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

二年春正月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移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

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懋合兵入
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
驅云前有賊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
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令曰今
日進退皆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
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卻數十里澤計敵衆勢
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
澤不敢出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破之　二
月庚辰康王至濟州時王有衆八萬分屯濟濮諸州
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楊惟忠亦以部兵數

千至東平王遣真定總管王淵以三千人入援金人
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澂齎帝蠟詔自汴京至
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
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
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
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
擊則邀擊之不能即宜遠避　夏四月金人以二帝
北去宗澤在衛聞之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
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
者遂不果　時張邦昌請元祐皇后孟氏入居禁中

垂簾聽政后以馮澥為奉迎使與謝克家及康王舅
忠州防禦使韋淵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勸進既至
王慟哭受寶命遣克家還京辦即位儀物　后手書
告中外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闕既二
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
主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為辭然事
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亾之命外以紓
衰癃之質起於閑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
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

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
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
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祖之心乃眷
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
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
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
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
同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濟州父老
詣軍門言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王即皇帝位
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

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既發濟州鄜延副總管劉光世西道都總管王襄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皆以師來會王至應天命築壇於府門之左期以五月庚寅朔卽位改靖康二年爲建炎元年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帝登壇受命畢慟哭遙謝二帝遂卽位于應天府治大赦張邦昌及應干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收敘是日元祐皇后於東京撤簾　辛卯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

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尊元祐皇后爲元祐太后　遙尊生母韋氏爲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爲皇后　乙未以呂好問爲尚書右丞初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遂有是命　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主行幸總齊軍政命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副之而以王淵爲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爲左軍統制張俊爲前軍統制楊惟忠主管殿前公事

李綱輔政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甲午召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綱再貶寧江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爲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卽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趣赴行在所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封爲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覬沮其來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于實有

震主之威帝亦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扳附之勞擬必爲相及召李綱于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莅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爲法　六月己未朔李綱至行在入見涕泗交集帝爲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於外爲天下臣民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

覥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顔岐嘗封示論臣
章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因力辭帝命岐奉祠
併出范宗尹綱猶力辭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
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
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
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
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
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
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
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

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
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
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
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
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
復官職皆泛濫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
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
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
變鮮有伏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于其庭者
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放

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
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
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
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
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
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
膺天命宜益修孝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
翌日班綱議於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　李
綱以二事留中言於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
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卽位首擢爲相

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
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
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儼然正位號處宮
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
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
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
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書以弑
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
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
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

人臣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異議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彦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保化軍副

使潭州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李擢孫覿于高梅永全柳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邦昌後至潭州伏誅　賜李若水霍安國劉韐官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伏節死義者在内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諡忠愍安國延康殿學士韐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　甲子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群臣輯睦於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

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内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眞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

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

綱又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伍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辛未予勇生大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

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効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聞有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　丁亥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用李綱之言也綱上三議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兵于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

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于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敎習之　丁亥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初靖康中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振河北帝卽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言其有五利奉宗廟

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又言黃潛善姦邪恐害新政帝方倚任潛善貶所江州至是以李綱薦用爲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招撫使之擾且

言自置司河北盜賊愈熾李綱言張所尚留京師於
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豈由置司
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
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
伯彥力爭伯彥語塞所招來豪傑擢王彥爲統制時
岳飛上書言陛下巳登大寳社稷有主巳足伐敵之
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而擊
之黃潛善汪伯彥不能承聖意恢復日謀南幸恐不
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
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飛越職言事奪官歸河北

詣所所以飛爲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
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
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
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
列重鎭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
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惟
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　秋七月巳丑朔以
王璵爲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又以錢蓋爲陝西經
制使　甲辰右諫議大夫宋齊愈棄市初齊愈論李
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時方論僭逆僞命

之罪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於是逮齊愈於獄
齊愈引伏遂命戮於東市　時帝手詔擇日巡幸東
南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
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
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
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巳而帝意復
變綱又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
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
而有西北葢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
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爲

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
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
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
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
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蹔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
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
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
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
遽失大信帝然之丙午詔定議巡幸南陽以范致虛
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

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八月壬戌以李綱黃潛善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勸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　呂中曰自綱之入相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

以修政攘夷爲己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氣定經制改弊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𤫊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襄鄧且將盡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之計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爲此也　乙亥召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李綱罷時傅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爲逗遛令東京留守節制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爲之請潛善等不以爲然綱言招撫經制

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擧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旣而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才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幸爲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

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招軍買馬之非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提舉洞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關輔殘毀而中原盜賊蠭起矣　壬午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東自丹陽召至未得

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帝怒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

李猷贖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　乙酉許翰罷翰言李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於市吾在廟堂可乎凡八上章求罷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宗澤守汴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戌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六月乙酉以宗澤爲東京留守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

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屛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荊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愚不敢

本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　眞定懷衛閒虜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宗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勝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　秉義郞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

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爲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秋七月宗澤復上表曰今逆虜尚熾群盜方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又上䟽曰陛下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又抗䟽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棄之以遺狂虜今陛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爲狂

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諭之不獨諫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時澤每䟽奏上以付中書省潛善伯彥以爲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冬十月帝如楊州宗澤上䟽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閩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極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時兩河雖多陷於金而其民懷朝廷舊恩所在結爲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䟽言欲遣

閻勍王彥各統大軍盡平賊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卽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掃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姦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　十二月宗澤聞金人將渠侵汴遣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兀朮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

二年春正月金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

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出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撝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人虛

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還則天下之民何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畏憚對南人言必稱宗爺爺　二月乙丑河北盜楊進等降於宗澤楊進聚衆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與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

時澤招撫群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約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爲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姦邪之臣一爲賊虜方便之計一爲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士氣已勇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至

帝乃降詔擇日還京既而不果　宗澤召王彥兵還汴使屯滑州先是彥率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戰於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詣彥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於太行山擒其將拓拔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退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爲留守司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爲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壘圍之數匝

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敗去彥獨保共城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厲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至是澤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略以俟

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討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秋七月宗澤卒澤既招集群盜聚兵儲糧結中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計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皆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爲於是豪傑離心群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史臣曰

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姦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澤卒後王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致仕

兩河中原之陷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金人陷河中府先是粘沒喝等既北去留萬戶銀朮可屯太原副統韶合屯眞定婁室圍河中蒙哥進據磁相渤海大撻不也圍河間帝命馬忠及忻州觀察使張換將所部合萬人自恩冀趨河間以襲之已而黄潛善等復主和議遂詔追襲兵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至是婁室以重兵壓河中守臣席益遁去權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不屈而死　十二月金人分道南侵粘沒喝自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分遣銀朮可等攻漢上訛里

朶兀朮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阿里蒲盧渾軍趨淮南婁室與撒離喝黑鋒自同州渡河攻陝西　粘沒喝至汜水關留守孫昭遠走死　婁室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冰過陷同州華州安撫使鄭驤死之金兵遂破潼關王𤫊棄陝州走入蜀中原大震

二年春正月戊子金人陷鄧州粘沒喝諜知鄧州將爲行在所令銀朮可急攻之知州范致虛遁去安撫使劉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死鬬城陷死之初議南陽備巡幸儲峙甚多悉爲金有　乙未金婁室旣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軍時京兆兵皆爲經制使錢益調赴行在經略使唐重與守臣皆死守已而經制副使傅亮以兵奪門出降重死之　金人陷均州又陷房州　辛丑金人陷鄭州通判趙伯振死之　癸卯金帥窩里嗢陷濰州知州韓浩與通州朱廷傑皆力戰死之金人又陷青州　二月丙子金人陷淮寧府守臣向子韶死之　金婁室旣陷永興經略使張深遣都監劉惟輔以精騎二千人禦之夜趨新店金人恃勝不虞黎明軍進惟輔舞矟刺其帥

黑鋒洞胸墮馬死虜爲奪氣深更檄右都護張嚴往追之嚴追婁室及鳳翔境上銳意擊賊至五里坡婁室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伏而敗死之　丁酉粘沒喝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以援婁室盡焚西京廬舍擄其民而北時韓世忠以所部萬人赴西京捉殺盜賊粘沒喝復留兀朮河陽以待之　金人陷中山府中山受圍三年城中糧絕知府陳遘欲盡括城中人爲兵力戰部將沙振潛害遘城遂陷　庚子河南統制官翟進復西京　夏四月乙丑翟進以兵襲金兀朮於河南兵敗其子亮死之進又率

韓世忠等兵戰於文家寺又敗世忠南歸兀朮復入西京尋棄去　五月金婁室大掠而東遂陷絳州初宗澤承制以王庶爲陝西制置使曲端爲河東經制使未幾錢蓋聞虜陷長安檄庶兼節制懷慶涇原兵旣而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勝移文兩路協力更戰而環慶帥王似涇原帥席貢不欲受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人至清溪爲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支軍入鄜延攻康定庶急遣兵斷河橋又令劉延亮屯神水峽斷其歸路虜遂去曲端乘虜退復下泰州

端雅不欲屬庶會延亮自鳳翔歸端斬之庶猶以書約似貢欲遏餘虜渡河復限大河自守二人竟不應時絳州猶爲國拒守婁室還軍陷之　六月以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曲端爲都統制時陝西撫諭使謝亮持詔賜夏國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虜人占據同華畏暑休兵秋高必大舉盍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爭先並進驅逐渡河徐圖恢復亮不從　八月癸巳金人陷冀州將官李政死之　甲午金人再犯永興軍辛丑陝西節制司賀師範及金人戰於八公原死之　九月金將訛里朶襲破信王榛於五馬山初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於眞定五馬山得上皇子信王榛於民間奉之以總制諸砦兩河遺民聞風響應王遣擴赴行在奏事還至大名訛里朶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五馬山諸砦諸砦皆陷時詔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張俊自東京至開德馬擴爲河北應援使以備金訛里朶旣破五馬山探知擴兵南來使人馳報粘沒喝粘沒喝將歷懷衛而東聞訛里朶已敗擴軍於清平遂由黎陽渡河會兵以攻澶濮榛亡走不知所終

十一月金人陷延安府通判魏彥明死之先是王

庶至京兆曲端不欲屬庶凡有命多托辭不行庶無如之何復還端涇原時金婁室渡河諜知庶端不協乃併兵攻鄜延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乘冰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兵禦之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趣端進端不聽而遣其副將吳玠復華州自引兵遷延迂道自邠之三水與玠會于襄樂金攻延安急庶自坊州收散亡往援知興元府王𤫊亦將所部赴之比庶至甘泉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兵付𤫊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端

見庶問延安失守狀欲殺之不果乃奪其節制使印
庶自劾得詔罷守京兆乃去　乙未金粘沒喝訛里
朵合兵圍濮州以濮州小易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
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
益急凡三十三日而陷粹中被執不屈而死金人又
陷開德府守臣王棣死之　庚子金人陷相州守臣
趙不試死之不試太宗六世孫也　甲辰金人陷德
州兵馬都監趙叔璵死之　金人寇晉寧軍知軍事
徐徽言拒却之知府州折可求叛降金先是徽言陰
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爲守長聽其世襲

會朝論與虜結和抑其所請虜忌徽言欲速拔晉寧
以除其患既破延安遂自綏德渡河圍之三月徽言
屢破却之至是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婁室聞之
執可求之子彥文使爲書招可求遂以所屬麟府豐
三州降金可求與徽言連兵金人使招徽言於城下
徽言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引兵擊虜大破之斬婁
室之子　十一月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陷濟南府
甲子金訛里朵攻大名府守臣張益謙欲遁提點
刑獄郭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虜得志則朝廷危矣
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縋死士告急於行在會大霧

四塞城遂陷益謙與轉運判官迎降訛里朵問曰城
破乃降何也二人以永不從爲辭訛里朵遣騎召永
謂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訛里朵以富貴啗之
永罵曰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降乎訛里朵怒
併其家屬皆殺之　己巳金粘沒喝陷襲慶府軍士
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
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
殺軍士
三年二月金婁室破晉寧軍徐徽言據子城拒戰因
潰圍走被擒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

諭使降徽言大罵婁室併其子鬬殺之統制孫昂及
士卒皆不屈死事聞贈徽言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徽
言父翊宣和末牧太原死之世著忠義　秋七月留
守杜充棄東京歸行在充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
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
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朝廷命郭仲荀程昌
寓相繼代充然留守司亦名存而已
四年二月金人入東京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爲盜所
殺自是四京皆沒於金
南遷定都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帝以京師未可往手詔廵幸東南　丁未元祐太后如揚州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決意幸揚州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九月壬辰以金人犯河陽汜水詔擇日廵幸淮甸命淮浙沿海諸州增脩城堡招訓民兵　冬十月丁巳朔帝如揚州時金兵日迫許景衡亦言建康天險可據帝從之命揚州守臣呂頤浩繕修城池至是諜者言金人欲犯江浙乃詔暫駐淮甸捍禦稍定卽還京闕有敢妄議惑衆沮廵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斬

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揚州　以葉夢得爲戶部尚書夢得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里山川爲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爲重氣以將師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因請上南廵阻江爲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爲宣撫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　冬十月甲子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劉正彥爲扈從都副統制　十一月庚子朔享祖宗神主於壽寧寺壬寅郊祀天配祖枚東京起奉大樂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就揚州江都築壇行事凡鹵簿樂舞之類率多未備嚴更警場就取軍中金鼓權一時之用是日大赦　十二月乙卯太后至杭州扈從統制苗傅以其軍八千人駐奉國寺　己巳以黃潛善汪伯彥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山東羣盜蠭起潛善伯彥旣無謀略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爲李成餘黨無足慮者　戊寅以張浚參贊御營事浚極言金人必來請預爲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爲過計而笑之

三年春正月帝在揚州　丙午金粘沒喝陷徐州知州王復死之時韓世忠屯淮揚會山東兵以援濮州粘沒喝聞之分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以衆寡不敵夜引還粘沒喝躡之至沭陽世忠棄軍走鹽城衆遂潰粘沒喝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取淮東入泗州　二月庚戌詔聽士民從便避

兵劉正彥部兵衛皇子六宮如杭州　壬子金粘沒
喝至楚州守臣朱琳降遂乘勝而南陷天長軍內侍
鄺詢報金兵至帝即被甲乘騎馳至瓜洲步得小舟
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內侍康履等從
行日暮至鎮江府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圖
說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
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不
怨憤司農卿黃諤至江上軍士以爲黃潛善罵之曰
誤國誤民皆爾之罪諤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金
將馬五率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

追至揚子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棄太常少卿
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城中已煙焰
燭天矣陵爲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于道　帝至鎮
江宿於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呂頤浩乞留蹕以
爲江北聲援群臣皆以爲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
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
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張邵上疏曰有中原之
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
陵因江淮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報　是夕帝
發鎮江越四日次平江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

馬張浚副之又命勝非兼御營副使留王淵守平江
又二日次崇德時呂頤浩從行即拜同僉書樞密院
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張浚
以兵八千守吳江　用朱勝非計詔錄用張邦昌親
屬遣閤門祗候劉俊民使金軍仍命俊民持邦昌貽
金人約和書藁以行　壬戌帝駐蹕杭州即州治爲
行宮下詔罪己求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
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還　用黃潛善計罪綱以
謝金也　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
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

兵留重臣使鎮江南撫淮甸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
心是爲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荊湖控引川廣招集義
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
地世守是爲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
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
爲下策若倚長江爲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
候至秋終金賊再舉驅虜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
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謂無策擴累數千言皆中事
機　戊辰金人焚揚州而去呂頤浩遣陳彥渡江襲
金餘兵復揚州　己巳黃潛善汪伯彥罷中丞張徵

諭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潛善很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爲之切齒而帝不悟　夏四月丁卯帝發杭州留鄭瑴衛太后　五月戊寅朔帝次常州　辛巳帝次鎮江　乙酉帝至江寧府改府名建康　六月戊午命江淮引塘濼開畎澮以阻金兵　庚申皇太后至建康府　乙亥諭中外以迫近防秋請太后率宗室迎奉神主如江表百司庶府非軍旅之事者並令從行朕與輔臣宿將備禦寇敵士民家屬南遷者有

司毋禁　八月己未太后發建康　帝聞金兵追求可使緩師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及修武郎宋汝爲使金軍以請和致書於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所以諰諰然惟冀閤下之見哀而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　閏月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略無捍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恣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和議而修戰略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都荊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　辛卯帝召諸將議駐蹕之地張浚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

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乃命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池州　丁卯太后至洪州　壬寅帝發建康將如臨安考功員外郎婁炤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帝一意還臨安不復防淮矣　九月辛亥帝次平江府　冬十月癸未帝至臨安遂如越州　丁卯詔曰國家近遭金人侵逼無歲無兵朕纂承以來深軫念慮謂父兄在難而吾民未撫不欲使之

陷於鋒鏑故包羞忍耻爲退避之謀冀其逞志而歸
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而會稽播
遷之遠極於海隅卑詞厚禮使介相望以至願去尊
稱甘心貶屈請用正朔比於藩臣遣使哀祈無不曲
盡假使金石無情亦當少動累年卑屈卒未見從生
民嗷嗷何時寧息今諸路之兵聚於江浙之間朕不
憚親行據其要害如金人尚容朕爲汝兵民之主則
朕於事大之體敢有不恭或必用兵窺我行在傾我
宗室塗炭生靈竭取東南金帛子女則朕亦何愛一
身不臨陣以踐前言以保群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

五日移蹕前去浙西爲迎敵計惟我將士人民念國
家涵養之恩二聖拘縻之辱憚殺戮殘焚之禍與其
束手待斃曷若并計合謀同心戮力奮厲而行以存
國家是日金人陷吉州又陷六安軍己巳帝發越州
次錢清鎮將如浙西迎敵親征百司有至曹娥江者
有至錢清鎮者侍御史趙鼎力諫以爲衆寡不敵不
若爲避狄之計庚午遂復召百司回越州　十二月
丙子帝至明州　壬午定議航海避兵　庚子帝移
温台

四年春正月甲辰朔帝舟居於海　三月帝發溫州

　夏四月癸未帝還越州初金人退帝自溫將西還
召群臣議駐蹕之所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圖
入蜀范宗尹曰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圖關
陝則兩得之帝曰善至是遂駐越尋升越州爲紹興
府　八月隆祐太后至越州　十一月壬子日南至
帝率百官遥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其後正
旦亦然

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　夏四月隆祐
太后崩　九月辛亥合祭天地於明堂太祖太宗並
配時初駐會稽而渡江舊樂復皆燬散太常奏權用
望祭禮

二年春正月丙午帝自紹興如臨安從呂頤浩之請
也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

四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　九月辛酉合祭天
地於明堂用國子丞王普議正樂舞先是帝嘗以時
難備物禮有從宜敕戒有司叅酌損益務崇簡儉仍
權依元年例令登歌通作宮架其押樂舉麾官及樂
工器服等羇省其多既而國步漸安始以保境息民
爲務而禮樂之事寖以興矣　冬十月帝以劉豫入

冦詔親征戊戌發臨安壬寅次於平江

五年春正月乙巳朔帝在平江府　二月壬午帝還臨安　己丑建太廟於臨安時太廟神主寓温州歲時委守臣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請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聖孝於是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卿迎神主奉安帝行款謁禮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廟甚失與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爲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

六年七月建行營於建康府時張浚奏東南形勝莫重於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内則易生玩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帝從之詔以秦檜爲行營留守孟庾副之　九月丙寅帝發臨安以劉豫將入冦故也

癸酉帝次于平江

七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詔移蹕建康

八年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車駕將幸平江李綱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具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皐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變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避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鬬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奸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

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埸未有驚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　戊戌帝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　癸亥帝發建康　戊寅帝至臨安自是始定都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五

明 北海 馮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纂輯
句吳 徐申
豫章 劉曰梧 校正
秣陵 沈朝陽 繙閱

金人渡江南侵

高宗建炎三年六月金兀朮請大起燕雲河朔兵南侵金主吳乞買從之是月遂陷磁州 九月諜報金人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浙遣韓世忠控守圌山福山

冬十月金兀朮分兵南寇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蘄黃入江西遂取壽春掠光州復陷黃州守臣趙令㦛死之令㦛燕懿王玄孫也 金人陷江州時劉光世在江州日置酒高會金兵渡江凡三日尚未之知及薄城下遂引兵遁趨南康知江州韓梠棄城走金人入城殺掠遂由大冶趨洪州 十一月乙巳朔金人犯廬州守臣李會以城降 戊申金兀朮犯和州守臣李儔以城降 己酉兀朮陷無爲軍守臣李知幾棄城走 丁巳金人陷臨江 戊午陷臨江撫袁二州守臣俱降 庚申金人陷眞州 壬戌金人陷溧水縣尉潘振死之 癸亥金人陷太平州 甲子杜充遣統制陳淬等及金人戰於馬家渡王𤫊先遁淬獨與戰死之 金兵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時胡銓爲舉子居薌城團結丁壯以保廬井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卒完其城 辛未兀朮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金時江浙倚重於充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兀朮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兀朮遂乘充無備由馬家渡渡江陷太平長驅至建康充渡江遁眞州諸將怨充嚴刻欲乘其敗害之充聞不敢入營居長蘆寺兀

朮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還建康與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梲率官屬迎金師拜兀朮於馬首通判楊邦乂獨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兀朮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事聞贈直秘閣謚忠襄 癸酉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甲戌韓世忠自鎭江退守江陰是月知徐州趙立聞詔

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金人邀立於淮
陰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嚼其齒曰回
顧者斬於是率衆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
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麾諸軍戀
欷定方拔箭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兵未有如
此之鏖戰者　十二月丙子帝至明州　辛巳金人
攻常州守臣周杞遣赤心隊官劉晏擊之迎岳飛移
屯宜興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等追破之
盡降其衆時兀朮將趨杭州遂進攻廣德軍飛聞之
邀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駐軍鍾村

將士無糧忍饑不敢擾民會金復遣兵攻常州飛復
追至四戰皆捷於是廣德無援金人殺守臣張烈
乙酉兀朮自廣德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
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遂犯臨安守
臣康允之棄城走錢塘縣令朱蹕率弓手土軍前路
拒戰兩中流矢猶奮勇而進力竭死之　兀朮聞帝
在明州遣阿里蒲盧渾帥精騎渡浙來追己丑帝乘
樓船次定海縣留范宗尹趙鼎於明州以待金使又
謂張俊曰若能扞敵成功當加王爵呂頤浩奏令從
官以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

從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以下多從
衛　癸巳帝舟次昌國縣　戊戌金人犯越州安撫
使李鄴以城降金人琶八守之衛士唐琦袖石伏道
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琶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
我即死爲趙氏鬼耳琶八曰使人如此趙氏豈至是
哉又問李鄴爲帥尚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爲
臣不忠恨不得手刃之肯言及斯人耶仍顧鄴曰我
月給石米不肯悖其主汝享國厚恩乃至此豈人類
哉詬罵不少屈琶八趣殺之至死不絶口
四年春正月乙巳金人犯明州張俊及守臣劉洪道

擊却之　庚戌金人再犯明州張俊引兵遁去　己
未金人陷明州夜大雨震電乘勝破定海昌國以舟
師來襲御舟追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
大舶擊却之金人引還辛酉帝發章安甲子泊溫州
港口　時金人既破江西諸郡乃引兵犯湖南遂陷
潭州將吏王暕劉玠趙聿之戰死向子諲率兵奪門
而出金兵遂大掠屠其城而去　丙子金兀朮引兵
北還至臨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能遵陸取道秀州
而北　庚寅帝次溫州時諸將無功翰林學士汪藻
上言敵人之來諸將擁兵相望曾不能爲陛下施矢

鏃之勞獨張俊守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
虜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分戰虜若失利終身懲剏不
敢復南牽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去方其行也
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為虜性強愎不娶其鋒猶懼
屠戮況以致怒而去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授
之是前日之小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
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
張俊使之也臣復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為宗社大計
慨敵人之侵逼宵旰勞焦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
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

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璞隸杜充其措
置非不盡善也若虜騎渡江充世忠璞并力扼其前
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
捕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船焚其城郭為逃遁之計
及杜充危急王璞劉光世亦儼然坐視不出一兵竟
至陷沒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當誅然不可盡誅
也惟王璞本隸杜充充敗於前而璞不救此不可赦
當先斬璞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
過庶幾國威少振敵人知忌不報　辛卯金人陷秀
州　金遊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守臣湯東野棄城

遁兀朮入城縱火焚掠死者五十萬人　三月壬子
金人入常州守臣周杞棄城走　丁巳金人至鎮江
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
口欲俟兀朮師還擊之及兀朮由秀州趨平江世忠
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
兀朮欲濟之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
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
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岸側戒之曰聞
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
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振

策以馳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
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力戰妻梁氏
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兀朮之壻龍虎
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
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朮循南岸世忠
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
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朮窘甚或曰老鸛河
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朮從之一夕渠
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
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大

龍灣飛以騎兵三百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大破之兀朮奔竄會撻懶自濰州遣孛菫太一引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朮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柰何乃募人獻破舟之策於是閩

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能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篛篷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煙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朮遂濟江屯於六合縣是役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夏四月金人犯江西者聞兀朮北還亦自荆門引去統制牛皐潜軍邀擊敗之于寶豐之宋村金撻懶圍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至是兀朮將北歸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　九月金人攻楚州趙立遣人告急朝廷欲遣張俊救之俊辭不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海州李彥先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光世諸將王德酈瓊多不用命惟岳飛僅能爲援而衆寡不敵帝覽立奏以書趣光世會者五光世迄不行金人知外援絕進攻東城立登磴道以觀飛礮中其首

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爲國殄賊矣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岳飛亦自泰州引還

苗劉之變

建炎三年三月庚辰以朱勝非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浚駐平江辛巳葉夢得罷以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爲江東安撫制置使先是帝渡江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不悞今臣所部數萬騎二千餘不能濟淵忿其言斬江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解朱勝非馳見淵督之淵

始經畫已無所及遂失諸將心至是僉樞制下諸將口語籍籍　壬午詔王淵免進呈書押匿從統制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得君遷顯職心忿不平劉正彥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懷怨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凌忽諸將諸將嫉之會內侍臨浙觀潮供帳遮道傅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中大夫王世脩亦嫉內侍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內侍以進遂與世脩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明日癸未值劉光世進殿前都指揮使

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捽下馬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于行闕分捕內侍百餘皆殺之履馳入宮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傅等擅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傅黨入內奏曰傅等不負國家正為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苗傅等望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傅等問故傅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曾擇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履擇當重與降責卿等可歸營傅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臣不還營帝猶未許逾時傅兵不退帝不得已命湛執履與之傅即於樓下腰斬履臠其肉梟首與淵首相望帝遂以傅為慶遠軍承宣御營使都統制正彥渭州觀察使副都統制諭傅等歸營傅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

朱勝非縋樓下委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即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傅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楹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況皇帝初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傅等對曰臣等必欲

太后爲天下主奉皇子爲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以
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
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
決相公可無一言勝非還白帝曰傅等腹心有王鈞
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
圖之緒帝卽坐上作詔禪位于皇子請太后同聽政
宜詔苗傅等麾其軍退於是皇子旉卽位太后垂簾
決事是夕帝移御顯寧寺　甲申尊帝爲睿聖仁孝
皇帝以顯寧寺爲睿聖宮大赦以張澂兼中書侍郎
韓世忠爲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張俊爲秦鳳副

總管分其衆隷諸軍丁亥分竄內侍藍珪曾擇等于
嶺南諸州傅追還殺之　戊子以王孝迪爲中書侍
郎盧益爲尚書左丞加傅爲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爲
武成軍節度使以吳湛主管步軍司王孝迪盧益爲
大金國信使朱勝非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
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者乞許臣條獨對而日引
傅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
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傅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諭
之以禍福乃止　己丑改元明受赦書至平江張浚
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旣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

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傅令張俊以
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僞拒不受
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卽引所部八
千人至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決策
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
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
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
于幼沖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卽遣人寓書于浚會諫
議大夫張澂所親謝嚮變姓名微服爲賈人徒步如
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事以爲嚴設兵備大張聲勢

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浚以頤
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
于鎭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書因上書請睿聖復辟
癸巳張浚命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措置海船又
念傅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遣布衣馮轓持書說
傅正彥轓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睿聖
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
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
震懾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　甲午呂頤浩率勤王
兵萬人發江寧　乙未劉光世部兵會呂頤浩于丹

丙申韓世忠自鹽城收散卒由海道將赴行在
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
之世忠得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
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
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
帥兵赴闕戒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恐有他變宜
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
稱病不行而大脩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
子以爲質朱勝非紿傅曰不若遣之使迓世忠而慰
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

妻梁氏爲安國夫人俾迓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
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兇真無能爲也張浚
復遣馮轓往杭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
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
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
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而恐　辛丑苗傅等
以韓世忠爲定國軍節度使張俊爲武寧軍節度使
知鳳翔府而誣張浚欲謀危社稷謫黃州團練副使
郴州安置俊等皆不受傅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
臨平拒勤王兵　壬寅呂頤浩將至平江張浚乘輕

舟迓之咨以大計頤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
承乏漕挽幾陷腥羶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
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　癸
卯呂頤浩張浚傳檄中外聲苗傅劉正彥之罪以韓
世忠爲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爲游擊頤浩浚總中
軍光世分兵殿後討之　乙巳太后降旨睿聖皇帝
處分兵馬重事　丙午以張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邴
鄭𣪍並同僉書院事張浚呂頤浩發平江丁未次吳
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即位傅正彥等聞之憂恐不
知所爲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

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
何地乎即召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傅
正彥鐵券傅等遂率百官朝于睿聖宮帝慰勞之傅
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傅黨張逵曰
趙氏安苗氏危矣夏四月太后下詔還政帝復位與
太后御前殿垂簾詔尊太后爲隆祐皇太后己酉以
苗傅爲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庚戌復紀年建炎
張浚知樞密院事苗傅劉正彥並檢校少保　呂頤
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
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

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爲陣中流設
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
翊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
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爭用命翊
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
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急趣
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遂開湧金門夜遁犯富陽
新城將南趨閩中統制王德喬仲福追之辛亥皇太
后徹簾顧浩浚等入城世忠手執王世脩以屬吏浚
等見帝伏地涕泣待罪帝慰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

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貶卿不覺覆手念卿被
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
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
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脩俱斬于市
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時希孟皆貶　癸丑右
相朱勝非及執政顏岐王孝迪張澂路允迪盧益罷
初朱勝非見帝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
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
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踈
帝曰浚太年少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

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
宜罷之不報至是與顏岐等俱罷初張浚在秀州議
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
後浚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
我乎曰然浚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
書寧肯爲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
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浚問欲金帛乎笑曰殺
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
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
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浚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

獲奸細浚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　以呂頤浩
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邴爲尚書右丞鄭瑴
僉書樞密院事甲寅以劉光世爲御營副使韓世忠
張浚爲御前左右軍都統制凡勤王條屬將佐各進
官有差　五月韓世忠言苗傅劉正彥擁精兵距甌
閩甚邇儻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
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賊遇世忠
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
擒正彥及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亡入
建陽縣人詹剽執之獻于世忠悉械送行在帝手書

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秋七月辛巳苗傅劉正彥伏誅　甲申詔以苗劉之變當軸大臣不能身衛社稷朱勝非顏岐並落職張澂衡州居住　丁亥皇太子旉卒太子從幸建康屬疾官人蹴地上金鑪有聲驚悸疾轉劇遂不起初張浚以旉嘗奸帝位議去之至是竟連其保母置死　壬辰范瓊伏誅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悖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詣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瓊下有敕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至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

平羣盜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命都統制王淵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分討江淮羣盜自宣和末羣盜蜂起至是祝靖薛廣党忠閻僅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綱言今日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生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揀凡潰兵願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皆聽所發至數萬其他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皆擁兵數萬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皆有潰卒數千為亂綱以招安則彼無畏憚勢難遽平乃白遣淵等分討之既而光世遣部將擊李昱斬之淵殺杜用丁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自是少衰　八月戊午勝捷軍校陳通作亂於杭州執帥臣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昉等尋詔王淵兼領杭州制置盜賊使以討之　冬十月丙戌王淵誘賊趙萬誅之　十一月軍賊張遇陷池州遇本真定軍校聚衆為盜自淮西渡江水陸並進至是犯池州入城縱掠驅強壯以益其軍守臣滕祐棄城遁　軍賊丁進圍壽春府守臣康允之拒却之　十二月王淵討杭州亂卒陳通等誅之　丙寅張遇犯江州辛巳丁進詣宗澤降

二年春正月東平軍校孔彥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帥所部刼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南渡淮犯黃州守臣趙令㞬拒之　丁未詔諭流兵潰兵之爲盜賊者釋其罪　辛亥王淵招降張遇以所部萬人隷韓世忠　五月己酉秀州卒徐明等作亂執守臣朱芾迎前守趙叔近復領州事詔命御營中軍張俊討之

六月癸亥建州卒葉濃等作亂寇福州　乙丑張俊至秀州殺趙叔近執徐明斬之甲戌葉濃陷福州　秋七月甲申葉濃入寧德縣復還建州命張俊同兩浙提刑獄趙哲率兵討之　八月河北京東捉殺使李

成叛犯宿州詔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之光世至光州大破成衆招降二萬餘人成遁去　九月丁進叛復寇淮西　冬十月楊進復叛衆至數萬剽掠汝洛間翟進患之與其兄興謀擊之未果楊進遣騎數百絕洛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奔數十里至鳴皐山破賊四砦馬驚墜塹爲賊所殺賊乘勝大敗官軍詔以興爲京西北路安撫招討使劉正彥擊丁進降之　十一月濱州賊葢進陷棣州守臣姜剛之死之

建州賊葉濃降復謀爲變張俊擒斬之　吳玠襲史斌斬之史斌圍興元不克引兵趨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誘斌還長安欲徐圖之曲端怒宗遣玠襲斬斌端自襲宗殺之

三年春正月庚子盜張用王善復叛寇淮寧用善駐京西連亘數州自京西至光壽據千里之地兵馬接迹不斷擄掠糧食所至一空　二月帝出手詔以弭盜保民之要訪于直學士胡交修交修疏言昔人謂饑有麥飯牀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爲盜惟其凍餒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下寬大之詔開其自新之路禁苛刻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

與攜落亦爲吏士所捕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爲盜區皆吾秔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劒椎牛發冢白晝爲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急征暴歛啓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韭與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爲農爲兵不蕢夕積粟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況以中興二百郡地欲強兵以禦寇不能爲翟興輩之所爲乎世以爲名言　三月盜邵青掠泗州靑本五丈河帀人去爲盜聚兵刼楚泗州　夏四月盜薛慶

據高郵有衆數萬張浚恐其滋蔓請往招之入慶壁
諭以朝廷恩意慶感服遂降浚爵撫其衆　秋七月
山東盜郭仲威掠淮陽軍仲威本李成之黨成先在
泗上仲威乃引兵圍淮陽凡四月城陷仲威入城大
掠取強壯以充軍　冬十月郭仲威降于平江守臣
周望李成掠淮北陷泗州殺知州耿堅據其城帝降
詔撫諭之命成知泗州成復陷滁州守臣向子伋及
諸官屬皆被殺　十一月淮盜劉忠初聚兵于東京
自蘄轉入湖南遂陷舒州通判孫知微死之京西制
置使程千秋軍襄陽招降劇盜曹端桑仲未幾疑仲

有異命端圖之端及千秋所部俱爲仲所敗千秋棄
城自金州入蜀仲遂據襄陽京西列城皆爲仲有
十二月孔彦舟犯荊南詔諭降之以爲湖北捉殺使
四年二月金人去潭州羣盜大起鼎州人鍾相嘗以
左道惑衆因結集忠義以捍賊爲名自稱楚王改元
天載寇澧州陷之李成入舒州　三月孔彦舟獲盜
鍾相及其子子昂檻送行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衆
于龍陽　己巳盜戚方陷廣德軍初韓世忠退保江
陰潰卒戚方等遂趨鎮江劫知府胡唐老部衆以行
唐老怒罵不從遇害　五月以翟興等爲京湖淮南

諸路鎮撫使分地處之時京東西荊湖南北淮南諸
路盜賊蜂起大者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
宗尹言于帝曰羣盜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
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帝
善之乃以翟興等並爲鎮撫使分地界焉翟興河南
府孟汝唐州趙立楚泗州漣水軍劉位滁濠州趙霖
和州無爲軍李成舒蘄州吳翊光黃州李彦先海州
淮陽軍薛慶高郵[illegible]軍未幾又授陳規德安府復
州漢陽軍解潛荊南府歸峽州荊門公安軍程昌寓
鼎澧州陳求道襄陽府鄧隨郢州范之才金均房州

馮長寧順昌府蔡州軍翟興聽便宜從事俾立顯功
許以世襲然李成薛慶輩起于羣盜翟興劉位土豪
李彦先等皆潰將既無統屬有急又不遣援故諸鎮
鮮能自守未幾求道與劉忠戰敗沒又命孔彦舟爲
辰沅靖州郭仲威爲真陽鎮撫使　六月甲申岳飛
破戚方于廣德　丙戌戚方降于張浚　秋七月建
州民范汝爲作亂時方艱食民從者甚衆州遣兵出
戰爲所敗賊勢滋盛統制李捧捕之軍大潰而遁詔
福建安撫使程邁會兵進討時汝爲已破建陽乃移
命神武副軍統制辛企宗討之　冬十月江東賊張

琪犯建康府虔州賊李敦仁及弟世雄破石城縣[illegible]
相王善餘黨楊祝友復作亂　十一月以王彥爲金
均房州鎮撫使時所在盜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
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覬桑仲既陷均房遂乘勢直擣
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仲彥舊部曲也以申牘請
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彥遣統
領閔立爲先鋒擊之賊鋭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
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
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
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搏戰

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鬬仲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
白磧遂復房州
紹興元年春正月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
據江淮湖湘十餘郡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多
造符讖幻惑中外以圖江州朝廷患之以張俊爲招
討使岳飛副之　李成陷江州未幾復陷筠州　三
月張俊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湖之間
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
洪州連營西山俊斂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
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爲怯岳飛曰賊貪

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絶生米渡出其不意破
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絶生米
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
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
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
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
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
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成
鬬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遇於樓子莊大破之追
斬進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衆與俊夾河而營沂中

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成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
成勢迫絶江而去走蘄州降于僞齊已而興國軍等
處羣盜皆通　五月劉光世使都統制王德襲揚州
擒郭仲威送行在斬之時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
故也　辛亥水軍統制邵青叛圍太平州劉光世招
降之　張俊引兵渡江追李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
之其衆數萬皆潰成北走降劉豫　張用復寇江西
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
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
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　六

月邵青復叛犯江陰之福山遣海州鎮撫使李彥進中軍統制耿進率舟師會劉光世討之　冬十月邵青聚其黨于崇明沙將犯江陰劉光世令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衆大潰翊日餘黨復索戰諜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　十二月盜曹成陷道州成初陷漢陽鄂州屯攸縣湖東安撫向子諲招之成聽命子諲遣兵扼衡陽欲圖之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已即擁衆而南官軍悉潰成大掠執子諲而去

二年春正月辛丑韓世忠聞范汝爲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爲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徇擒其謀主謝嚮施逵及裨將陸必強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　二月庚午以李綱爲湖廣宣撫使仍命岳飛等共討曹成　丁丑分降盜崔增李捧邵青趙延壽李振單德忠徐文所部兵爲七賜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奏旨不許調遣　閏四月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岳飛權知潭州兼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丙午岳飛八千人登桂嶺破曹成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入邵州　五月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邊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旼招成成方爲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孔彥舟叛降劉豫彥舟暴橫不法朝廷將以兵掠之遂以所部叛去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蘄陽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

營栅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碁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援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益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　十一月甲戌命李綱劉洪道程昌寓解潛會兵討湖寇綱至潭州湖南流民潰卒羣聚爲盗者數萬人綱悉平之

王彦守金州數立奇功以捍蜀桑仲既死劇盗王闢董貴祁守忠等悉因兵窺蜀彦皆擊平之

三年夏四月詔統制王𤫉會兵討楊太時太衆日盛自號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儀爲太子太以下皆臣事之太又名么蓋楚人謂年少者爲么云　六月己酉岳飛自虔州班師時虔吉盗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揮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　冬十月李成寇襄鄧李横奔荆南成遂陷京西六郡

四年五月庚戌朔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爲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盗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

無如飛者遂有是除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　秋七月飛復襄陽等六郡先是飛至郢僞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illegible]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僞齊收成餘衆益兵屯新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皐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

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兵所愛惟子女玉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俟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八月王𤩽遣忠銳統制崔增等討楊太于鼎江師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社木寨守將許筌戰沒官軍死者甚衆於是授岳飛清遠軍節度使代𤩽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

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五年六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初飛奉命討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勝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參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

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𤩽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爾士安出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

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擊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

壞太技窮赴水牛皐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濬嘆曰岳侯神筭也黃誠取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據洞庭恃其險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薛弼為湖南運判謂飛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鬬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匃與戰連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遂用其策決勝於

八日之間先是太自以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嘗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云

金人立劉豫

高宗建炎二年春正月以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為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奔真州張慤薦之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　十二月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攻濟南府劉豫遣子麟出戰敵縱兵圍之數重郡倅張東益兵來援却之撻懶遣人啖豫以利豫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歸于撻懶

三年三月金人陷京東諸郡以劉豫知東平府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

四年九月戊申金立劉豫為齊帝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諭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還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撻懶請立己撻懶許之乃言于粘沒喝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耶元帥盍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粘沒喝從之乃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者衆未

及對豫鄉人張浹請立豫議遂定撻懶以聞於是金乃遣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璽綬寶冊立豫為大齊皇帝世修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豫即位都大名府以張孝純為丞相李孝揚為左丞張東為右丞鄭億年為工部侍郎李儔為監察御史王瓊為汴京留守子麟為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弟益為北京留守冊其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改明年為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僞仕於豫而其家屬之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反正豫囚之

紹興元年六月劉豫置招討司于宿州誘宋逋逃　十二月金以陝西地畀劉豫於是中原盡屬於豫
二年夏四月庚寅劉豫徙居汴豫至汴尊其祖考爲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士民大懼時河南山東陝西皆屯金軍劉麟籍鄉兵十餘萬爲皇太子府軍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塚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　先是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劉豫罪朝廷尋命仲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豫所陷州郡仍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彥舟盧壽王亨相爲

應援未幾仲爲其下所殺翟興進屯伊陽山豫患之使人招興許以王爵興焚僞詔併戮其使豫乃陰結興麾下楊偉圖之偉殺興持興首降豫　十二月李橫敗劉豫兵於陽石乘勝趨汝州僞守彭玘以城降
三年春正月庚申李橫破潁順軍僞守蘭和降壬戌敗僞兵于長葛　甲子李橫引兵至潁昌府僞安撫趙弼固守橫急攻下之弼遁復潁昌　二月統制李吉敗劉豫將梁進於伊陽臺殪之　三月劉豫聞李橫入潁昌求援于金金遣兀朮赴之豫亦遣將李成率兵二萬逆戰于京城西北之牟駝岡橫敗績復陷潁昌　夏四月劉豫陷虢州獲統制官謝皐皐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以死　水軍都統制徐文以衆叛降劉豫文勇力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爲徐大刀以功爲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于豫且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也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帥其衆寇通泰州　五月朝廷遣韓肖胄胡松年使僞齊劉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爲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因問帝意所向松年

曰必欲復故疆耳豫大沮　詔李橫等班師還鎮禁邊兵侵齊以與金議和也　十一月金人遣李永壽王翊來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翰林學士綦崇禮言豫父子倚重金人且永壽等從豫所來畫江之請必出於豫覘其姦謀在窺吾境土恐既通使人情必懈弛宜戒將帥嚴爲之備
四年夏四月熙河路總管關師古與劉豫兵戰于左要嶺敗績遂降賊洮岷之地盡歸豫　九月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先是金主晟與粘沒喝議南侵

合兀朮還力言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粘沒喝曰都監務偷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豫聞岳飛復襄鄧懼遂乞師于金晟乃命訛里朶撻懶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詔兀朮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猊各將兵分道南侵騎兵、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　冬十月丙子詔韓世忠屯揚州初金兵渡淮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至是奉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濟師進屯揚州　時張浚在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及兵至

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問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能逆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還　戊子韓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至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

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眡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復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孛堇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孛堇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旼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鵶口橋　己丑金人攻承州解元遇敵于州之

北門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籍溺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復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己請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

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𤫉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温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眞敢爲者鼎聞之恐帝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軍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卽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兵扈從次平江帝欲渡江決戰鼎曰賊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尚不自來陛下豈可與逆雛決勝負哉乃止　十一月壬子下詔暴劉豫罪逆於六師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爲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勵六師　己未以張浚知樞密院視師江上初浚以召命至見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浚旣受命卽日赴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朮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旣部分諸將身留鎭江以節制之　十二月壬辰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悆

嬰城固守求援于岳飛飛遣牛皐徐慶援之皐至遙語金將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爲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皐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皐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　金兵自淮引還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墪鎭爲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鎭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饋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旣去劉麟劉猊亦棄輜重而遁

六年春正月韓世忠圍劉豫聚兵淮陽卽引軍渡淮傍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猊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騎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

萬計　夏四月劉豫陷唐州　九月岳飛遣將敗劉
豫兵於唐州　冬十月丁酉劉麟劉猊分道寇淮西
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
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
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以開
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
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勝則豫收其利敗則我
受其弊況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柰何許
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
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

以犯合肥猊率東路兵由紫荊山出渦口以犯定遠
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俊劉光世
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
鼎深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俊與沂中同保合肥浚
以為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趨
濠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
立功會邊報日急張俊欲棄盱眙劉光世欲舍廬州
皆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
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哉今
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

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
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
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
上言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
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
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
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
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
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
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淮西大震浚

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
以狥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猊
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
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猊率
衆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
與猊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猊恐孤軍深入為王師
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
之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
率勁卒五十突入其軍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
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

張宗顔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於李家灣賊衆大敗横屍滿野猊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怖而降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彦舟亦解光州而去時岳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以致目疾至是逾甚及一聞召命即日起行未至麟敗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賜飛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飛乃還軍　金人聞劉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七年閏十月金人襲汴執劉豫廢之初豫由粘没喝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兀术及諸將多憾之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粘没喝死岳飛因遣間齎蠟書與豫約同誅兀术兀术得書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爲太子金主亶曰徐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侵金乃建元帥府于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束拔爲左都監屯太原撻不野爲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亳潁許諸郡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撻懶兀术僞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木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木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逮兹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爲乃以鐵騎數千圍宮因遣小校巡閭巷間宣言自今不僉爾爲軍不取爾免行錢爲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是人心稍安遂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爲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豫求哀于二帥撻懶謂

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與家屬徙臨潢

岳飛奏乘廢劉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六

明　北海　馮　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纂輯
句吳　徐　申　校正
豫章　劉曰梧
秣陵　沈朝陽　繙閱

張浚經略關陝

高宗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帝問浚大計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窺蜀則東南不可保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

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爲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遂以浚爲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初浚宣撫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若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悦遂決行李陵論任浚太專忤旨落職與祠　秋七月庚子張浚發建康　冬十月壬辰張浚治兵於興元以圖中原浚上疏言漢中實形勢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荊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謹積粟以待巡幸　辛丑張浚以趙開爲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貨尚存羸餘而貪猾認爲已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自釀斛輸錢三十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買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

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以爲便時浚荷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資財常有餘　十二月甲申張浚承制拜曲端爲威武大將軍宣撫處置司都統制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遂有是拜軍士悦服浚又辟劉子羽參議軍事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爲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四年夏四月金婁室既陷陝州遂長驅入潼關曲端

遣吳玠拒之於彭原而自擁兵邠州爲援金人來攻玠擊敗之撒离喝懼而泣婁室整軍復戰玠軍敗績部將楊晟死之端退屯涇原金乘勝焚邠州玠怨端不爲援大詬之由是二人有隙婁室以端全軍退去且入夏遂復還河東　六月癸酉張浚罷其都統制曲端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今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穫必取糧河東則我

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斃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爲然及聞兀朮留江淮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秋七月金兀朮引兵趨陝西時張浚以金兵萃淮上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其虛兀朮聞之遂自六合引兵趨陝西金主亦以婁室專攻陝西所下城邑旋復拒守因其請益兵命訛里朶往

監其軍　張浚遣兵復陝西軍州趙哲復鄜州吳玠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　九月癸亥張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爾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於富平

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婁室引兵驟至輿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陣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離所部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乘勝而進關陝大震浚時駐邠州督戰既敗退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於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　十一月金人入德

順軍張浚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據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即請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

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扼險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孫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紹興元年三月金人破福津縣同谷以迫興州浚遂退保閬州而以張深爲四川制置使與劉子羽趨益昌王庶爲利夔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

六月張浚以吳玠爲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路盡陷於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　八月丁卯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浚既敗於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於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於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帝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憾端入骨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數聲乃赴逮既至隨令獄吏縶縛之糊其口

脅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未幾金人再戰於富平浚師詐張端旗以懼敵金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紿我也師復敗

二年五月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　九月丙戌以王似爲川陝宣撫處置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轉運擢吳玠爲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

殺趙哲曲端爲無辜任子羽開玠爲非是乃以似爲副使浚始不安　十二月甲辰召張浚知樞密院事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爲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

四年三月乙丑張浚至臨安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秘其事未行王似盧法原亦未赴闕已而詔押似法原赴鎮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初辛炳知潭州浚在陝以檄發兵炳不遣浚奏劾之至是炳爲御史中丞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

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於白州詔以王似爲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會兀朮攻關爲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不濟師上手詔詰問法原憂恚而卒　八月戊子改命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爲朱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至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爲國立事者每以浚爲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鼎旋以入相不果行

吳玠兄弟保蜀

高宗紹興元年冬十一月癸酉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保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决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玠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城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

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
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
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兵
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
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
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
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
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進兵夜擊大敗之兀
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剃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
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

志有謀劫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
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三年春正月乙丑金人陷金州時金人久窺蜀以吳
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
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
遊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
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焚積聚退保石泉
撒離喝遂乘勝而進　二月辛卯王彥引兵會吳玠
於饒風關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
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

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
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
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
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
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瞰饒
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
而留玠固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
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己亥撒離喝遂入
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
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

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
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等
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
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
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
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
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
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
謀邀之於武休不及撒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
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為我語賊欲來

鄧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役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　五月丙子王彥復金州金人遂棄均房己卯論金牛之功以吳玠爲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劉子羽爲寶文閣直學士王彥爲保大軍承宣使諸將佐第賞有差　十

一月乙亥金兀朮陷和尚原於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武都

四年三月辛亥吳玠吳璘與金兀朮戰於仙人關敗之先是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兀朮撒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以示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疊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

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張彥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携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敢妄動矣

五年春正月吳玠復秦州玠聞虜犯淮南遣吳璘楊

政秉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拔其城撤离喝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六年八月癸卯四川都轉運使趙開罷時吳玠爲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不問盈虛一切以軍期趣辦於開數以餽餉不繼訴於朝開亦自劾老態求去朝廷爲之交解乃以席益爲制置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州軍兵馬並隸大使司邊防重事仍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川頗侵用軍期錢開復訴於朝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恊乃召開赴行在而以李迨代之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饋餉軍用無乏

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榷酤奇零絹帛之征遂爲蜀常賦則開所作俑也益尋以母喪亦去帝問胡交修孰可守蜀者交修以從子世將對遂以世將爲四川安撫制置使

九年春正月己亥以吳玠爲四川宣撫使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帝以玠功高因和議成授玠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　六月己巳吳玠卒玠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雖身爲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　秋七月乙巳以胡世將爲四川宣撫副使世將至謂諸將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習虜情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家故事以文臣爲制將耳軍事一無改吳宣撫之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服

十年五月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時金人復渝盟撒离喝入同州趨永興軍陝西州縣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初關陝新復朝廷分軍屯熙秦鄜延諸路撒

离喝既至鳳翔陝右諸軍皆隔在虜後遠近大震

六月吳璘敗金人於扶風初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時吳璘孫渥已在楊政田晟繼至諸將請少退清野以挫其鋒渥言河池不可守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遂遣諸將分據渭南尋有詔世將移屯蜀口會金人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既而撒离喝使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虜先於扶風築城既敗入城拒守官軍攻拔其城獲二將及女真百七十

七人撒离喝怒甚自戰百通坊仲力戰破之撒离喝還鳳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

閏月撒离喝與吳璘楊政夾渭河而陣璘駐兵大蟲嶺撒离喝覘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趨郯州田晟遣將拒之於青溪嶺胡世將又遣王彥楊從儀分道而出屢戰敗之撒离喝還屯鳳翔既而復出攻涇州田晟據山爲陣乘虜壁未定奮兵擊敗之奪其兵馬甚衆撒离喝走還鳳翔

十一年九月丙申吳璘及金人戰於劉家灣大敗之癸亥受詔班師初吳璘進兵抜秦州金統軍胡盞與

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圈璘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内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遺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鋭不能當也遂進次劉家灣特胡盞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夜半璘遣姚仲王彥銜枚渡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盞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盞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鬭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盞走保臘家城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抜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守領爭來附而楊政抜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

浩復華州入陝州矣詔至璘即臘家城引兵還河池浩還延安政還興世將惟浩嘆而已

三十一年五月乙未以吳璘爲四川宣撫使王剛中同處置軍事時聞金主亮將敗盟故命璘爲之備

八月金西道行營徒單合喜將兵抵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誼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内郡兵分道而進援以方略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

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卻之璘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金師旣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蔚曰將帥之力吾何有焉　冬十月詔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虢州

三十二年二月金人犯虢州吳璘遣將楊從儀等攻之分兵守和尙原金人走寶雞璘遣兵復河源州及積石鎭戎軍遂復大散關　時璘遣姚仲攻德順踰四旬不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於瓦亭大敗之擒其將耶律九斤等百三十七

人金人悉兵趨德順璘自將徃督師先壁於險且治夾河戰地接行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捍敵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大風雪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又遣嚴忠取環州遂還河池姚仲等又復蘭會熙鞏等州及永安軍　十二月丙寅詔吳璘班師時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二軍璘亟馳德順以備之已而金察世傑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會史浩上言官軍西討宜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於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虞允文時爲川陝宣諭使疏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不可不慮疏上罷允文知夔州遂詔璘班師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皆復爲金取

岳飛規復中原 秦檜害飛附

高宗紹興六年六月岳飛進屯襄陽時張浚視師江

上會諸大帥獨稱韓世忠與飛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遂移軍京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　秋七月岳飛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者數萬人張浚曰飛措置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已而忠義社梁興等果歸之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及僞齊李成孔彥舟連戰皆捷至蔡州克其城　時僞齊屯唐州岳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飛因奏進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

七年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使張宗元

監其軍先是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
德酈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
見帝數論恢復之略既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
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耳
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
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先進豫必棄汴
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
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
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
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

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瓊軍隸飛詔飛
詣張浚議事時浚奏罷劉光世兵柄以其軍隸都督
府因分為六軍謀置帥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
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飛曰德與
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
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何如飛曰張宣
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沂中視
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固知非太尉不
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
為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

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浚怒奏言飛積慮專在併兵
遂命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六月岳飛入朝
復還鎮帝累詔趣飛還飛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
之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
致帝大悅飛至鎮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
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
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
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速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
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不報
八月以王德為淮西都統制酈瓊副之瓊與德素等

夷不相下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訴於都督府及御
史臺乃詔德還建康仍命呂祉往廬州節制之祉至
廬州瓊又頌德祉諭曰若以君等為是則大相誑然
張丞相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闊略況小嫌
耶當為諸公辨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祉乃
密奏乞罷瓊及統制靳賽兵權書吏漏語於瓊瓊令
人邀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怨怒會開朝廷命
楊沂中為淮西制置使劉錡為副召瓊赴行在瓊大
懼遂謀叛諸將表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
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

耶祉大驚欲走不及爲瓊所執環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瓊遂率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北去距淮三十里祉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上馬祉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衆心急策馬先渡祉遂遇害事聞張浚始悔不用岳飛之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

八年二月岳飛乞增兵不許

九年春正月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

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銜之及赦書至鄂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矢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檜益怒遂成仇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之飛乃受命會遣士㒞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掃實欲覘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

十年五月岳飛敗金人於京西時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臯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闞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

使未幾所遣諸將李寶牛臯等相繼敗金人於京西

閏月岳飛遣統制張憲擊金韓常於潁昌又復淮寧府郝晸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楊遇復南城軍喬握堅復趙州他將所至皆捷中原大震河南兵馬鈐轄李興聚兵應飛收復伊陽等八縣及汝州金河南尹李成棄城遁走詔與知河南府飛又使張應會興復永安軍　秋七月岳飛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皆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技

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术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术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术憤甚合師十二萬次於臨潁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於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

戶撒八千戶百人再興死獲其屍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术夜遁追奔十五里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术果至貴將遊兵雲將背嵬戰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兵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术婿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堇兀术遁去梁興以飛命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敗金人於垣曲又敗之於沁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屢敗兀术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术對

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术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术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

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忔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榜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公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方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

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閑田處之方兀朮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書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逆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

許既而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十一年三月金兀朮韓常與龍虎大王合兵逼廬州帝趣岳飛應援凡十七札飛奏金人傾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敵方在邇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帝大喜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於舒以俟命兀朮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

時和議已決秦檜忌飛異己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既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飛因請還兵柄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屢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己下之而俊益忌飛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訹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

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檜捕著下大理獄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又以恢復爲己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朮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諷卨劾飛又諷中丞何鑄

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又誘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柄檜遣人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既命万俟卨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

指淮西事爲言卨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資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卨俱劾去宗正卿士㒟請以百口保飛卨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傅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事母至孝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卻不受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注坡馬躓怒而鞭之曰前臨大敵亦如是耶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間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

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犒賞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問用兵之術曰智仁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竭矣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

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
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
出肺腑眞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
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讐可復宋耻可雪
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下獄嗔目
曰自壞爾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
嗚呼寃哉

順昌柘皐之捷

高宗紹興十年二月以劉錡爲東京副留守　五月
劉錡大敗金人於順昌初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彦八

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泝江絕淮至
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
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
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
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
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斂兵入城爲守禦計
時八字軍以將駐於汴皆携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
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
遮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
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言已決敢言

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
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耳然欲棄父
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
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大喜
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
脫有不利即焚吾家無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
明斥堠募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
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
爲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
督厲取僞齊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

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
而遊騎已涉潁河至城下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
擒敵將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
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衆已而金三路都
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下錡
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傅城築羊馬垣穴垣
爲門至是與清等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
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
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
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

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
將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
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
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嘂如市井兒
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
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嘂聲卽聚
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
朮在汴聞之卽趣騎急行率十萬衆來援錡會諸將
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
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況已挫敵鋒軍聲

方振雖衆寡不侔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朮
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
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
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
遣汝作間事成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
綽路騎中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
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
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
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卽置鵝車砲具不用明
日錡登城望見二人來縋而上之乃敵械繫成等歸

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朮至城
下責諸將喪師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
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
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
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請獻浮橋五所
濟而大戰兀朮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
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
雖渴死無飲於河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
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
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朮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

大暑敵遠來疲憊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
輒病往往困乏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
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戰氣索忽遣數百人出
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
犯之統制官趙撙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
鬭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
餘明日兀朮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
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
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
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

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摽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眞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騎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騎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遂還汴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摘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十一年春正月乙卯金兀朮犯壽春初兀朮自敗後留屯京亳出入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舊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遂聚兵攻陷壽春復渡淮陷廬州　二月癸酉詔張俊楊沂中赴淮西時兀朮自合肥趨歷陽游騎至江張俊遣王德渡江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脣亡齒寒虜數千里遠來餉道夾不繼及其未濟擊之可以奪氣若

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時淮已失守矣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兀朮退屯昭關　乙亥金人復來爭和州張俊敗之丙子王德敗金人於含山癸未王德田師中復含山及昭關甲申崔皐敗金人於舒城

丁亥楊沂中劉錡大敗兀朮軍於柘皐初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兀朮以柘皐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兀朮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諸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爲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即與錡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兀朮以鐵騎十餘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河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勝大呼馳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進虜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之

於東山虜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走保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既而兀朮復親帥兵逆戰於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遂復廬州　三月乙巳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行總數里諜報金人攻濠州甚急俊乃復邀沂中錡還會於黄連埠同往援距濠六十里而濠南城已陷俊召諸將謀之沂中欲戰錡曰本來救濠今濠已失不若退師據險徐爲後圖諸將皆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謂俊曰敵得城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兵備之俊不聽且欲自以爲功命錡無往而令沂

中與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趨濠州列陣未定煙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沂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安敢議事沂中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爲令其走也遂潰而南無復紀律金人追之死者甚衆韓世忠率師至城下亦不利而退沂中遂入滁州俊軍入宣化錡軍入藕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追奈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謂俊無恐請以步兵禦之宣撫試觀焉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遂設三伏以待俄而俊謂錡曰諜者妄也戚方殿後之軍耳乃皆還鎮俊歸建康錡歸太平沂中歸臨安兀朮亦渡淮北去蓋自是王師不復出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七

明 北海 馮 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纂輯
句吳 徐 申
豫章 劉曰梧 校正
秣陵 沈朝陽 繙閱

秦檜主和 檜死附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帝初黃潛善白遣雱為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為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詞厚禮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二帝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雱以往且致書于粘沒喝 秋七月丙辰閤門宣贊舍人曹勛以上皇手書至自金時上皇在燕山謂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

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黃潛善等難之出勛于外 冬十月壬辰以王倫為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副之倫等至金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留倫等不遣

二年五月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時竄韶州會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乃復資政殿大學士充所請使稱臣奉表于金時金人方起兵南侵已留王倫朱弁矣虛中至金人遣虛中楊可輔劉海王覘並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獨留金國初建制度草創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即受之遂與韓昉俱掌制因是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密以信義結納金人不之覺

三年夏四月起復朝散郎洪皓為金國通問使時粘沒喝自東平還雲中詭里孫自濱州還燕山帝遣皓往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十藩臣時所在盜起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

喝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
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仰豫亦死不願
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
校曰此眞忠臣也目止劍士且爲皓請得流遞冷山
　九月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武臣楊憲副之邵至
濰州接伴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邵爲臣子所
不忍聽請止樂至于三四聞者泣下見左監軍撻懶
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
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强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
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起兵端是以大國能勝

之厥後僞楚僭立羣盜蠭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
天意人心未厭宋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
不已曲有在矣撻懶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于
祚山砦　金人又迫朱弁仕劉豫且訹之曰此南歸
之漸弁曰豫乃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
之乎吾有死耳金人怒絶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
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
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
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
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　冬十月辛未秦檜自

金歸初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爲其任用
撻懶信之及南侵以爲參謀軍事又以爲隨軍轉運
使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
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
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
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㮚孫傅等同被拘執而檜
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
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
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
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

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
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雖數遣
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
始

紹興元年八月丁亥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
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范宗尹罷相檜欲得其位因揚
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
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

二年六月秦檜罷時呂頤浩爲左相檜爲右相會桑
仲上疏願以所部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爲聲援願

浩信之屢請出師檜時已有傾頤浩之意因諷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种蠡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帝謂給事中程瑀曰頤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頤浩至常州桑仲已爲霍明所殺前軍將趙延壽復叛遂稱疾不進尋召還行在初胡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才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

浚諸人檜入相安國時爲給事中呂頤浩旣還憾檜傾己欲去之問計于席益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爲朱勝非代己都督命下安國奏勝非正位冢司値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强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爲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爭之遂落職提舉仙都觀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

黨落職檜亦自求去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檜善檜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旣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着衣喫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及檜求去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上書劾罷檜遂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龜年又奏論檜狥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魑魅章凡三上乃褫檜職仍榜其罪于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

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乃召直學士院綦崇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崇禮卽以帝意載于制詞畧曰自檜得權而舉事謂當聳動于四方逮兹居位以陳謀乃首建明于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九月壬戌王倫還自金倫旣被留久之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所在倫遂與朱弁及洪皓以金遺忠潛通倫意由是兩宮始知帝已卽位先是淵聖自雲中徙燕山始與太上皇相見居于愍忠寺至是並遷於雷郡雷古奚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旣至居于相府院嗣濮王仲

理等千八百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食死者甚衆金
粘沒喝使烏陵思謀即驛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曰
海上之盟兩國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
饋師貸厥成功上國之臣曾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
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
亘古自分南北盍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
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
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沒喝至
曰比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
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

指不然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
帥察之粘沒喝不答及是粘沒喝忽至館中與倫議
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之
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復以潘致堯爲通問
使如金附茶藥金幣進兩宮
三年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帝自即位屢遣使如
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粘沒喝使
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
者且欲盡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
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

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
分爲兩事可以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
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
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爲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
河南地
五年夏四月甲子上皇崩于金五國城遺言欲歸葬
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
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君
父之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
衰朝夕哭金人議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

泣血遣同使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
疏詞旨悲痛金人亦不之罪　五月辛巳遣忠訓郎
何蘚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寅上疏言女眞驚動陵
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讐也
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
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
得女眞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
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
眞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
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

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爲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爲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耶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況歲月益久虜情益閑必無可通之理也邉觀何蘚之事恐和議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既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蘚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六年八月丁未以秦檜爲建康行營留守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溫州紹興府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七年春正月丁亥何蘚還自金始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衰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從之

是月以秦檜爲樞密使　三月己卯遙尊宣和皇后韋氏爲皇太后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寧處屈己講和正爲此耳至是從翰林學士朱震之請遙尊爲皇太后　十二月癸未王倫還自金初倫再使將還金人新廢劉豫撻懶送倫曰好報江南自今道途無壅和議可成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丁亥復遣倫奉迎梓宮于金

八年三月壬辰復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爲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爲過

五月丁未王倫偕金使來初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撻懶自河內還言于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斡本力言不可東京留守訛魯觀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阿懶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讎也何

從之今勿與何蒲盧虎位在斡本上撻懶能傾覩附之由是蒲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將至詔以吏部侍郎魏矼館伴之矼以爲御史時嘗言和議之非不可奉詔因備論敵情之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待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檜乃改命吳表臣思謀等至臨安入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己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

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己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詞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參議遂息烏陵思謀等稱朱弁忠節詔附黄金三十兩賜之　秋七月乙酉秦檜復請遣王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日左正言辛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因恥未雪義難講好凡七上疏力陳不報　冬十月丁巳罷參知政事劉大中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爲侍御史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矣　甲戌趙鼎罷帝意不樂鼎給事中勾濤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遂出知紹興府入辭言于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將行秦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　以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畏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

更思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爲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爲中丞劾與議者卒成檜志　丁丑金以張通古蕭哲爲江南詔諭使與王倫偕來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郡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諲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　十一月戊戌王倫入見辛丑詔曰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己就和命侍從

臺諫詳思條奏於是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又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開乃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

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趙雍皆極言不可和吏部員外郎許忻上疏曰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河朔千里焚掠無遺及再舉深入遂陷都城擢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二聖出郊追取宗族係纍大臣然後僞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從以王倫繆悠之說遂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已從之夫彼以詔諭江南而來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詞哉我躬受之眞爲臣妾矣陛下方寢苫枕塊其忍下穹廬之拜乎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爲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況犬羊之羣驚動我陵寢戕毀我宗廟劫質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我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鑾輿不反遂致萬國痛心是謂不共戴天之讐彼謂我之必復此讐也未嘗須刻而忘圖我豈一王倫能平哉陛下包羞忍耻受

其詔諭而彼之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夷狄矣豈不痛哉自金使入境以來中外惶惑陛下必以王倫之言爲不妄金人之詔爲可從臣恐不惟墮夷狄之奸計而意外之虞將有不可勝言者此衆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此乎國家今雖未能克復中原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粗振國勢粗定故金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朝廷其謀叵測今虜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更與二三大臣熟議其便無遺後時之悔不報　甲辰王庶

罷庶論虜不可和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自重
以為功紬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
而忘此虜耶檜大恨出庶知渭州　辛亥樞密院編
修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
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
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
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
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
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
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

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
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
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
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
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
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
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
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
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
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

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
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
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
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
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
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
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
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
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
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

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
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
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
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
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
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
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
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
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
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

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伯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

不荅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刦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於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橫議詔除名編

管新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鋟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啟事為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為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奸諸君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　十二月己未以李光參知政事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李光有人望欲藉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于帝而用之光既受命遂於尚書省榜諭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

需索時檜以未見國書疑封冊白帝帝曰朕嗣守祖宗基業豈受金人封冊於是楊沂中解潛韓世良見檜曰朝議藉藉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勾龍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王倫亦以計說張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于禁中　丙子張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權禮部侍郎尹焞上疏曰本朝金狄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

昨者城下之盟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絶而續陛下卽位已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讐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遠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奉迎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陛下信讐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

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爲甘言以緩王師儻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耻尚何和之足爲不報

李綱時知洪州上疏曰臣竊見朝廷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爲陛下言之金人毁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于道卑辭厚禮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承往還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與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荊襄四川盡欲得之

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猶不可況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寘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

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帝不納先是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荅以大河為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嘆息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遮蔽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陳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為名世忠四上疏

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時劉豫既廢傳言金人欲立淵聖于南京以和定而止

九年春正月丙戌以金人通和大赦河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畧曰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鑒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懈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于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恭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可以削平禍難者也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　戊子遣判大宗正事士㒟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從史館校勘范如圭之請也　戊戌賜王倫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僉書

樞密院事既又以倫為東京留守與金人交割地界

二月癸丑以周聿為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為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京見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遭發掘而泰陵至暴露歸以白帝秦檜怒之　三月丙申王倫至汴見金兀朮交割地界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府宿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兀朮遂自祁州渡河而去移行臺于大名府　五月士㒟張燾自河南還燾上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讎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讎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

此賊帝默然秦檜惡之出熹知成都府　時金人所
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權刑部侍郎陳橐上言
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
南地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爲不然且今之立豫蓋欲
自爲捍蔽使之南窺豫毎犯順卒皆敗北金知不足
恃從而廢之豈爲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
以豫爲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嘗謂歲幣多寡聽
我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
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
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騁謬悠之詞包藏禍心變出

不測願深鑒前轍益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
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爲立國之常
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允協
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勳則梓宮太后可還祖宗境
土可復矣秦檜憾之罷察官　丁亥王倫如金議事
金兀朮時言于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割河南地與
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
具言于朝會孟庾至汴倫即解留鑰將使指赴金國
議事行至中山會撻懶等謀反金人執之蒲盧虎誅
魯觀皆誅倫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不荅而

令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勘官問倫知撻懶罪否
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求割地汝但知有
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倫曰比蕭哲以國書許歸梓宮
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
息使人奉使通好兩國耳紹文復曰卿留雲中已無
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耶乃遣副
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東北士
民之在南者而徙倫拘于河間以待報命之至時皇
后邢氏崩金人秘之　十二月李光罷光初謂可因
和爲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

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
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
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
怒光遂求去
十年春正月丙戌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充迎護
梓宮奉迎兩宮使　五月己卯金兀朮撤離喝分道
入寇兀朮以歸河南陝西地爲非計而張通古又言
宋詎成河南請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幹本然之
及誅撻懶遂大閱國中兵於祁州命兀朮自黎陽趨
河南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兀朮率孔彥舟等入汴

遣烏祿取歸德李成取河南分兵下諸郡於是東京留守路允廸等皆以城降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降撒离喝入同州趙永興軍權知軍事郝遠開門納之陝西州郡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秦檜聞金人叛盟以其言不讐其權謂給事中馮檝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衮未測上意君其爲我探之檝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意遂安　秋七月丙午以王次翁參知政事秦檜薦次翁爲中丞故

凡可以爲檜地者無不力爲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兀朮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屢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至戒帝深然之檜德其言遂引與同列由是檜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搖奪矣　八月貶秘閣修撰張九成等官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乃貶九成知邵州喻樗知懷寧縣陳剛中知安遠縣凌景夏知辰州樊光遠閬州學教授毛叔度嘉州司戸參軍　九月罷諸大帥軍俱還鎮

十一年三月金兀朮渡淮北去　時秦檜力主和議以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于檜請皆除世忠張俊岳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密奏召三大將赴行在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皆入朝飛亦後至遂拜世忠俊樞密使飛爲副使並宣押至樞府治事俊知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贊和議檜大喜遂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取旨　九月莫將還自金兀朮欲議和莫將久留于金乃縱之歸以道意秦檜遂奏遣劉光遠爲通問使　冬十月壬午以魏良臣爲金國禀議使時兀朮遣

劉光遠還欲得官尊望著者爲使秦檜乃奏遣良臣　十一月辛丑金兀朮以蕭毅邢具瞻爲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壬子蕭毅等入見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定議和盟誓乙卯以何鑄僉書樞密院事充金國報謝進誓表使庚申命宰執及議誓官告祭天地社稷何鑄奉誓表往表略曰臣構言今來畫疆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爲界屬鄧四十里外并西南盡屬光化軍爲敝邑沿邊州城既蒙恩

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為首每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敝邑永為憑焉敎辭帝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為虛設　十二月乙亥何鑄至汴見兀朮遂如會寧見金主且趣割地尋復遣使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遂命周聿鄭剛中等分畫京西唐鄧二州陝西商秦之半以界金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

餘地棄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關為界於是宋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凡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三金既盡界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凡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守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　初邵隆在商州十年披荊榛瓦礫以為治招徠流散屢敗金人值和議成割商與金隆甚怏怏徙知金州嘗以兵出虜境秦檜恨之徙知敘州檜陰使人酖殺之

十二年二月癸巳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為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　夏四月金遣左宣徽使劉筈以衮冕圭冊冊帝為大宋皇帝　秋七月壬午皇太后韋氏至自

金后有智慮初聞金人許還三梓宮后恐其反覆呼役者畢集然後起梓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於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后將南旋淵聖臥車前泣曰歸語九哥與丞相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帝至臨平奉迎見后喜極而泣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始知朝議遂不敢述淵聖車前之語已丑帝易緦服奉迎徽宗及顯肅懿節二后梓宮奉安于龍德別宮　九月乙巳以和好成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先三年通和赦河

南新復州軍兀朮讀赦文謂不歸德其國遂扣行營
以起兵至是檜懼當制者不能悅金遂屬其黨程克
俊爲文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
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
而况申遣使軺許敦盟好來存殁者萬餘里慰契濶
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啓固陵之吉壤志伸就養日
承長樂之慈顏於是郵傳至四方遺黎讀之有泣下
者　甲寅遣使如金沈昭遠賀生辰楊愿賀正旦賀
禮俱用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金循契
丹例不欲兩接使人故併遣使歲如之　冬十月以

皇太后回鑾進封秦檜爲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
與蔡京同辭不拜
十三年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自建炎
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
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
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去會寧二百里地苦寒穴
居百餘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子或
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粗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
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以問皓皓力折之
悟室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
地相拍耳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
年用兵不止者又數爲言所以來爲兩國事既不受
使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臣之禮也悟室怒
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此謂不能殺汝耶皓曰自
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於水以墜
淵爲辭可也悟室義之而止皓屢因諜者密奏敵情
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遣李
微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
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流落於金者
盡力拯救之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

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
朕去耶皓送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魏公金人所
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爲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
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遂除徽猷閣直學士
提舉萬壽觀後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初被囚祚
山砦令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爲
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于獄久之復
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在邵又以書
言于金曰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
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徒

之會寧及還入見除秘書修撰主管佑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改台州崇道觀弁初副王倫使金旣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報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于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豫且訹之復欲易其官弁皆誓不爲屈語在四年九月又

以書訣洪皓曰金敎行人非細事吾曹遣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夫飮半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及粘沒喝死弁密疏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王倫還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扳龍髯而莫逮淚洒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謂丞相張浚曰弁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銷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旣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納其言賜賚甚厚秦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

秘閣而卒　十二月金遣完顏璹等來賀明年正旦以金酒器六事綾羅紗縠三百端馬六匹爲禮自是歲如之

十四年秋七月王倫爲金所殺金拘倫河間六載欲授以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人益脅以威倫自縊死後數年宇文虛中亦以反誅

朱熹戊午讜議序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彞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

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爲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爲之必報其讐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塊不與共天下也而爲之說者曰復讐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累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讐者葢有在矣紹興之

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葢已十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讐敵之虜而偷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讐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爲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廷其曰虜世讐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爲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爲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爲讐人役之嘆者一旦進而立乎

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終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

二十五年冬十月丙申秦檜死檜自和議之成擅國柄者十五年偷安江左專爲粉飾太平計勸帝立太學耕籍田修舉彌文殆無虛日帝之視學也命其子禮部侍郎熺執經司業高閌講易泰卦知虔州薛弼承檜意言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檜大喜

乙宜付史館自是四方祥瑞之奏日上舉朝晏然不復知有兵事矣殿前軍士施全候檜入朝挾刃刺之于道不中捕送大理獄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遂磔全于市檜懼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衛晚年尤銜恨舊臣不已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於一德格天閣必欲殺之鼎時安置吉陽軍檜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因不食而死檜憾未釋也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于朝其詞

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汀州至是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令衿飲別厚贐必有姦謀詔送汾令衿大理鞫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矣帝幸檜第問其疾檜惟涕泗無一語子熺奏請代居相位帝曰此事卿不當與遂命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父子致仕制命下而檜死檜兩據相位倡和誤國忘讐斁倫包藏禍心劫制君父陰納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微旨動靜必

具知之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性陰險深阻如崖穽不可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事以誣陷善類為功凡無罪可狀者則曰立黨沽名曰訕謗曰指斥曰怨望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官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自知惡極為衆論所嫉置邏卒布滿京城聞有議之者卽捕治中以深文道路以目閉門受路富敵于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檜每事與帝爭勝曹筠言水漲詔逐之檜陞為從官周葵欲言梁汝嘉

檜不待帝言卽改除之由是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其勢漸不可制檜既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其畏之如此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八

明　北海　馮　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纂輯
句吳　徐　申　校正
豫章　劉曰梧
秣陵　沈朝陽　繙閱

金亮之惡

高宗紹興十八年六月金以完顏亮爲平章政事亮本名迪古乃金太祖子斡本之子爲人慓急猜忌殘忍任數自以巳與金主同爲太祖孫常懷覬望及爲中京留守專立威以懼衆結蕭裕爲腹心每與論天下事裕傾險揣知其意因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衆大事願竭力以從亮喜遂與謀弑逆事至是引裕爲兵部侍郎　十二月金以完顏亮爲右丞相亮生日金主遣近侍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廐馬賜之金主后裴滿氏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近侍奪回賜物亮本謀不軌疑畏益甚　十九年三月金主以完顏亮爲太保領三省事　五月金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

蕭肆摘其語以爲誹謗金主殺鈞且問誰使爲之左丞相宗賢曰迪古乃實使之金主不悅出亮于行臺亮過中京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亮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謀逆益甚　冬十月金主亶殺其弟胙王常勝遂殺其后裴滿氏初金宰臣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遷訴於裴滿后后白金主致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右丞唐括辯而殺左司郎中三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辯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烏帶以告完顏亮一日亮與辯語因問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辯曰胙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子阿楞亮曰阿楞屬疎安得立辯曰公豈有意耶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思疑之以告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召辯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因此忌常勝阿楞惡特思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弟按察大王而金主之弟止有常勝查剌亮乘此構常勝查剌阿楞撻楞特思皆殺之金主積怒于后遂亦殺之而召胙王妃撒卯入宮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等　十二月金完顏亮弑其主亶而自立時護衛十人長僕散忽土

嘗受斡本恩徒單阿里出虎與亮姻家亮皆使為內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為尚書省令史亮度興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興國內應興國給事寢殿夜常取符鑰歸家是月丁巳秉忽土阿里出虎內直作變夜二鼓興國以符鑰啟門亮與妹婿徒單貞及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括辯大理卿烏帶李老僧等以刀藏衣下入宮門者以辯乃國婿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劫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常置佩刀於榻是夜興國先取刀投榻下金主求刀不得阿里出虎先進刃忽土次

之金主頓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殂秉德等未有所屬忽土曰始有議立平章今復何疑秉德遂與羣臣奉亮即位詐以金主欲議立后召大臣因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為左丞相唐括辯為右丞相烏帶為平章政事諡裴滿后為悼平皇后廢亶為東昏王大赦改元

二十年春正月金主尊其嫡母徒單氏及母大氏皆為太后徒單氏與大氏相得甚歡及金主弒亶徒單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金主聞之至是追尊斡本為帝廟號德宗二母俱尊為皇太后徒單氏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後徒單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為壽徒單后方與諸公主宗婦語大氏跪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與徒單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為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耶　夏四月金主亮大殺其宗室初亮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強忌之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聊之將盡誅焉於是嗾教尚書省令史蕭玉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魯左丞相唐括辯判大宗正事胡里甲繫鞫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鄰北京留守斛祿

補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而烏帶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亮又令王子尚主曰朕無以報卿使朕女為卿男婦代朕事卿也　冬十月金主亮殺其左副元帥撒離喝等夷其族亮復忌斜也諸子盛強及宗室勳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遥設誣飾上變遂殺撒離喝及景祖孫謀里野斜也子孛吉及其族自數十人以魏王斡帶孫活里甲好修飾亦族之

二十一年五月金主亮納其叔母阿懶及宗婦于宮

阿懶亮叔曹王阿魯補妻也亮殺阿魯補而納之封為昭妃又命徒單貞語宰相曰朕嗣續未廣前所誅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選納焉宰相乃奏請行之遂納阿魯子莎魯剌胡魯子胡里剌胡失打秉德弟糺里四人之妻于宮尋封糺里妻高氏為修儀崇義節度使烏帶妻唐括定哥舊嘗與亮私及為帝定哥使侍婢來朝亮諷使殺烏帶許以為后定哥初不忍亮訹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縊殺烏帶即納之宮中封貴妃大愛幸後與舊家奴姦賜死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括石哥而以為麗妃使乙剌補出其妻蒲察又察而納之又察亮姊之女也

二十二年十二月金主亮聞濟南尹葛王烏祿妻烏林荅氏儀容整肅召之烏林荅氏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召王府臣僕曰為我禱東岳使皇天后土明鑒我心行至良鄉得間自殺

二十三年夏四月金太后大氏卒金主還都于燕親屬皆從獨留徒單太后于會寧徒單后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燕常思念徒單后及病篤以不得一見徒單后為恨將死謂金主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偕來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我

二十四年十一月金主納其諸從姊妹於宮壽寧縣主什古斡離不之女也靜樂縣主蒲剌及習撚兀朮之女也師古兒訛魯觀之女也混同縣君莎里古真及其妹餘都阿魯之女也皆亮之從姊妹郕國夫人重節蒲盧虎之女孫亮之姪也張定安妻奈剌忽太后大氏之兄嫂也蒲魯胡只石哥之妹也皆有夫亮無所忌恥皆召與之私分屬諸妃位下莎里古真最得幸每召必親候廊下立久則坐於師古膝上凡宮

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寧不聽出外每幸婦人必奏樂撤幃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之常於臥內遍設地衣倮逐為戲

二十五年冬十月金主亮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為山陵遣右丞相僕散思恭等如會寧奉還太祖太宗梓宮及迎徒單后至燕后及流沙河亮親迎之命左右持杖二束跪后前曰亮不孝久缺溫凊願笞之后掖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尚且愛之不忍笞之我有子如是寧忍笞乎叱杖者退既至居壽康宮亮事之外極恭順后起則自扶之常從輿輦徒行后所御物或

自執之見者以爲至孝雖太后亦信其誠
三十一年八月金主亮弒其太后徒單氏初徒單后
聞亮欲南侵數以言諫之亮不恱每謁見還宮必忿
怒人不知其故及至汴后居寧德宮使侍婢高福娘
問亮起居亮通之因使伺后動靜凡后所爲事無大
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聞及契丹反
樞密使僕散忽土往討辭謁后后謂曰國家世居上
京既徙中都今又至汴復將興兵涉江淮伐宋疲敝
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也契丹事復如此柰何福
娘以告亮亮意謂后嘗養鄭王充爲巳子充四子皆

成立恐忽土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
等使弒后且揖后左右數人名皆令殺之后方樗蒱
懷忠等至令后跪受詔后愕然下跪尚衣局使虎特
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娘等縊殺之幷殺
其左右數人亮命焚后于宮中棄骨于水幷殺鄭王
充之子檀奴阿里白等三人遂召忽土等皆殺之封
高福娘爲勛國夫人以特末哥爲澤州刺史

金亮南侵 金人殺亮立雍附

高宗紹興二十年三月遣參知政事余堯弼如金賀
卽位及還金主亮以上皇玉帶附遣于帝其秘書郎

張仲軻曰此希世之寶也亮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爲
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仲軻由是知金主有南侵之意
遂每事先意逢之
二十一年二月以巫伋爲金國祈請使伋至金首請
迎靖康帝歸國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唯唯
而退
二十三年三月金主亮自上京如燕遂改燕京爲中
都大興府汴京爲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
改中都大定府爲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
如舊遣完顔長寧爲南京留守經畫之以爲南侵之

漸既而汴京大火宮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長寧
二十六年三月東平進士梁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
宜爲之備帝怒編管勛于千里外州軍因下詔曰講
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特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
而渝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衆聽至
有僞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
之自今有此當重寘憲典
二十七年二月金主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尚書
李通刑部尚書胡礪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語之
曰朕自卽位視閱章奏治宮中事常至丙夜始御內

寢嘯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覩覿有二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宜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具鞶鎧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駿號小將軍者儵已鞚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既行但覺雲霧勃鬱起馬蹄間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開金碧焜燿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鈞天之宮嚴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人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臾有朱衣出贊拜髣髴聞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畀朕曰天策上將令征宋國朕伏而謝使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喏聲如震雷驚而寤喏猶不絕於耳朕立遣內侍至廄視小將軍喘汗雨浹取箭箙數之亦亡其一矢昭應如此豈天假手于我令混江南之車書耶衆皆稱賀於是南侵之議益決矣

二十八年五月金主亮召李通及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入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于汴遂以伐宋使海內一統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爲對亮大悅永固却立楹間亮顧見之問之故徐進曰臣有愚慮請殫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德而黷兵是聞古稱兵猶火不戢將自焚也故雖如梁王之武毅猶以和爲上策今宋室偏安天命未改金繒締好歲事無闕遂欲出無名之師以事遠征臣竊以爲未便兼中都始成未及數載帑藏虛乏丁壯疲瘁營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繼爭戰丘墟之地尤爲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對因伏地請死亮以問暉汝嘉暉是通汝嘉是永固亮大怒拂袖起傳宣二臣殿側聽旨繼而召翰林待制綦戩講漢史及陸賈新語事亮怒稍霽乃赦之明日以爲右丞嗣暉爲參知政事永固遂請老

秋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初金主亮召其侍臣秘書少監張仲軻左諫議大夫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等使殿侍坐金主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謂大矣金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珫嘗爲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艷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衆兵必遠竄耳欽與信皆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

主曰然則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主恃其累世强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方可以爲正統及拜李通參知政事通承金主意遂與仲軻欽及近習羣小輩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欲金主以通爲謀主遂議舉兵南伐　冬十月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參政敬嗣暉如汴京營建宮室國子司業黄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爲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宰相

湯思退大怒貶中官

二十九年春正月金主亮命其左丞相張浩及敬嗣暉内侍梁漢臣與中國叛臣孔彥舟造戰船于通州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命諸路舊貯兵器並致于燕又建汴宮修燕城民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　五月禮部侍郎孫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畧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即發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托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蓋欲南侵故設此二端爲詞道夫還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不以爲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貶知綿州　六月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隣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退

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爲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三十年春正月金遣施宜生來賀正旦宜生閩人也上命吏部尚書張燾館之都亭驛諜者傳金亮造舟調兵之耗上不深信館者以首丘諷宜生微問其的宜生爲隱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宜生歸爲介所告金主烹之　八月賀允中使金還言金人必叛盟宜爲之備不聽命允中致仕

三十一年三月詔廷臣議邊事先是陳康伯以金人

必敗盟請早爲之備及聞金人南侵已决乃召楊存
中及三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
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
上意雅欲視師内侍省都知張去爲陰沮用兵且陳
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
伯奏曰金狄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
意堅决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
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路都統吳拱知襄陽部兵三
千戍之退守荆南以視緩急　五月金人來求淮漢
之地初金主亮聞人言行在景物繁麗皆密隱畫工

於奉使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爲屏而圖已之像策馬
於吳山絶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至
是遣其僉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以
賀天申節爲名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焚南
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
將親詰之且索淮漢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彼
必不敢害汝盖欲激怒以爲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
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
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
桓今已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遂起舉哀詔以王全語

諭諸路統制帥守監司隨宜應變無失機會　六月
金主亮遷都于汴　秋七月金大括馬于諸路初金
調馬諸路以戶口爲差計五六十萬匹仍令戶自養
以俟至是又大括羸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併舊籍
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往來晝
夜絡繹不絶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
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
所儲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羸馬所至當給芻粟
而無可給有司以爲請金主亮曰北方比歲民間儲
畜尚多今禾稼滿野自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

亦何傷乎於是國内騷然盗賊蠭起大者連城邑小
者保山澤有以盗賊事聞者亮輒杖而黜其官太醫
使祁宰上疏諫南伐亮殺之由是羣臣不敢言　金
主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國者凡百三十餘人　遣
徐嚞如金賀遷都嚞至盱眙金主亮使韓汝嘉就境
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
庸來賀也嚞乃還　八月辛丑宿遷人魏勝起兵復
海州總管李寶承制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初應募
爲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
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

意不殺一人經畫布置課酒榷鹽士卒有自北來歸者勝與之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乏使之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者日衆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爲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寛大之意城中人聞卽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按堵如故勝遣人諭朐山懷仁沭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明肅部

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二千餘人悉降得器甲數萬金遣棠恬鎭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於隘障以待衆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鎭國馘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滕裕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陳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

如其爲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合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冐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絶其水砦中食乾糧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爲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兵分四面攻之勝募兵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　乙卯劉錡引兵屯楊州遣統制王剛中以兵五千屯寶應　巳巳起復成閔爲京湖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　九月金主亮大舉入寇亮分

諸道兵爲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以總之以奔睹爲左大都督李通副之紇石烈良弼爲右大都督烏延蒲盧渾副之蘇保衡爲浙東道水軍都統制完顏鄭家副之由海道徑趨臨安劉蕚爲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進自蔡州以瞰荊襄徒單合喜爲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由鳳翔趨大散關駐軍以俟後命左監軍徒單貞別將兵二萬入淮陰金主亮召諸將授方畧賜宴于尚書省命后徒單氏與太子光英居守張浩蕭玉敬嗣暉留治省事亮戎服乘馬具裝起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氊

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
自清河口入淮東達近大震　庚辰詔劉錡王權李
顯忠戚方備清河潁河渦河口　丁亥高平人王友
直起兵復大名遣使入朝友直幼從父佐游志復中
原聞金主亮渝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
歸于正何害于理即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
使以其徒王任爲副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
萬制爲十三軍置統制等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
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遣人入朝未幾自壽
春來歸詔以爲忠義都統制　冬十月金主亮渡淮

盧魏勝覘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師舟師由
海道將拒敵於膠西勝遣人邀之寶遇風至東海慷
慨厲士卒赴援與勝同擊金兵於西橋敗之勝還守
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
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遏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
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人欲過砂
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拒之薄以單騎逐虜于東
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
金兵駭散明旦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
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

辛丑劉錡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氈裹船
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
錡次于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　丁未金人立曹
國公烏祿爲帝於遼陽更名雍金主亮自發汴京將
士在道多亡歸者曷蘇館猛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
婆娑路總管謀衍東京謀克金住等始授甲於大名
即舉部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於路曰我輩今
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烏祿許王訛里朵
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沉靜明達衆心歸之亮嘗
使謀良虎闞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故吏六斤

自汴還具言金主殺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
弟矣烏祿益懼謀于其舅與元少尹李石石勸烏祿
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壽
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烏祿遂御宣政殿即
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惡十事追尊訛里
朵爲帝　戊申劉錡遣都統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
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即棄廬州退屯昭關兵皆潰錡
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金主亮入廬州權自昭關
退保和州　吳拱戍閔遣兵復唐鄧諸州　丁巳帝
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

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
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
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
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
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詔吉
有云惟天惟祖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
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鬬士
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帝次平江以葉義問督視
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尋以楊存中
爲御營宿衛使　金人陷眞州統制邵宏淵逆戰敗

走　庚申王權退屯采石金主亮入和州以梁山濼
水涸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復造船督責苛急
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爲材木煮死人
膏爲油用之　乙丑金人陷揚州劉錡以舟渡眞揚
之民于江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吳超員
琦王佐等拒之于皂角林錡陷重圍下馬死戰佐以
步卒設伏林中金人既入張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
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追擊大破之斬其統軍高
景山　丙寅李寶大破金人于陳家島殺其將完顏
鄭家奴寶既解海州之圍遂與其子公佐引舟師至

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拒僅一山
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風自柂樓中如鐘鐸聲衆
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
船給敵兵入舟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
敵鼓聲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掣矴舉帆帆皆油纈
綿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之
煙熖隨發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
壯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衆三千餘人斬
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擒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
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

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　十一月壬申召張浚判建
康先是秦檜既主和晏然不復以邊事爲意浚欲力
論時事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計氏知之諭
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
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
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治疾則
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於獨謹察情僞
預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
檜大怒貶浚連州居住及檜死朝廷復以和爲可恃
如檜時浚方居喪會星變求言浚慮虜數年間必求

覆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莫爲之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受爲嫌復上疏極言臺諫論浚名在罪籍倡異議以動國是復貶永州居住至是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藎帝悟乃有是命　召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將其軍　金人犯瓜洲時劉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劉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錡還鎮江專防江於是盡失兩淮之地金人攻圍益急汜以克敵弓射却之葉義問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遂督兵渡江衆以爲

不可義問強之汜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鐵騎奄至江上汜先退李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橫左軍統制魏俊右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義問聞之乃陸走趨建康　乙亥金主亮臨江築臺自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于江中召奔睹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蕭盧渾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亮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耶昔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亮置黃旗紅旗于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問命

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船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

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魏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金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凡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殺之會報曹國公已即位于東京改元大定拊髀嘆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

而還若衆散于前敵乘于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兵渡江斂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亮然之允文知亮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絕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率其軍趨揚州使將

寶郎耶律沒答護神果軍扼淮渡亮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　丁亥劉錡以疾罷李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牐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少不足用聚材改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

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詔以成閔爲招討使閔淮東李顯忠淮西吳拱湖北京西　乙未金主亮至瓜洲居于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顧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衆刳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亮又令軍中運

鴉鶻船于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乃決計于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野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期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黎明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斡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死之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使大磐衣巾裹其屍而焚之收

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徒單永年梁珫大慶山等皆殺之元宜自爲左領軍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于汴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鎮江軍議和未幾金軍在荆襄兩淮者皆拔柵北還初金人之犯邊也鄭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至是果然　金主雍知亮被殺趨入燕京　十二月戊閱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　張浚至建康先是浚被召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煙焰漲天愼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

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金亮敗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浚犒軍畢即趨建康先牒通判劉子昂辦行宮儀物至是遂請車駕臨幸帝從之　戊申帝如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

三十二年春正月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時金亮既死中原豪傑並起京據東平自稱東平節度使以歷城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歸京遣棄疾奉表詣行在帝大喜厚賚之以京知東平府　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報諭宋國使且告即位　二月癸卯帝發建康頒行詔張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畧淮甸大駕宜留以係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從矣不從　閏月辛棄疾至山東値耿京將張安國已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李寳統制王世隆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郎帳中縛安國獻於臨安斬之詔授棄疾江淮判官　夏四月戊子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

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此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爲梓宮太后雖屈己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絶宜正名畫境朝儀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既而忠建責事以臣禮及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濶三十年不得以時灑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北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己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閤門

見國書不如式卽令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遵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遵張浩不可乃遣還　金人復攻海州鎭江都統張子蓋及魏勝敗之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擇勁悍三千餘騎拒于石闥堰金軍不能進遲夜始還留十人備險臨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旣而金人

併力急攻勝告急于李寶寶以聞命張子蓋赴援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于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汜畧陣中流矢死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擠溺石湫河死者半圍遂解　六月罷三招討司以金人議和故也初李顯忠陰結金都統蕭琦爲内應請出師欲自宿亳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旣通則鄜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河東會詔罷兵乃止顯忠初名世輔綏德青澗人世爲蘇尾九族都巡檢使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

陣以勇捷知名先是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受國恩乃爲彼用耶會劉豫令世輔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卽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至東京從兀朮以萬騎獵淮上世輔令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兀朮歸朝俊還世輔馳問之爲竹刺傷馬而止兀朮授世輔知同州世輔至鄜省父永奇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虢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金撒離喝至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

河舟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憩高原望追騎益多撒離喝搏顙求哀世輔乃與折箭爲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撒離喝許之遂推之下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携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卽挈家出城至馬趐谷爲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旣至夏人問其故世輔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卽死願得二十萬衆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於夏夏主以世輔爲延安經畧使與其臣王樞移訛同出師時紹興九年五月也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

清大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因與官屬列拜大夫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㕘訛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㕘訛不從曰初經畧乞兵來取陝西既到此乃令我歸耶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㕘訛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鷂子軍來世輔以所部驅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世輔揭榜招兵得驍勇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于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遂見吳玠于河池尋之行在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九

明 北海 馮 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纂輯
句吳 徐 申
豫章 劉曰梧 校正
秣陵 沈朝陽 繙閱

建炎紹興諸政 朝臣上言事附

高宗建炎二年五月定詩賦經義試士法初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殿試仍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己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

三年夏四月禁內侍干預朝政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饋遺假貸借役禁軍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違者處以軍法 重正三省官名自元豐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覆之尚書承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元祐初司馬光乃

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至是從呂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爲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三省始合爲一 六月以久雨恒陰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勲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蔡京托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缺莫大於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尋下詔以四失罪已一曰

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業業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已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七月廣州

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爲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爲十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石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爲四番以直官

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筭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勳爲桂州節度使掌書記其後勳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略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以古尺記之爲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

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當世論者皆韙其言

紹興元年九月知湖州汪藻上言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覩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真本朝廷已收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

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曆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脩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成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成之事乃一代典章殘闕如此恐於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淵聖皇帝緣奸臣誤朝馴至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陵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細群臣當任其責此其

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況三十年之間朝廷之設施豪傑之謀謨政事之興廢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羌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事隳且當時群臣間有在者以爲忠賢耶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爲邪佞耶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史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則其事詳於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爾況其他乎中原

失守三見闕矣及今耳目所接尚可追求更數年間
事將湮沒雖有良吏莫知所憑況比年風俗之衰公
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爲一人而著
書行事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
信疑以傳疑是非混淆白黑顛倒則小人之說行而
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
政和中爲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曆東觀凡例臣
得預聞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祝諸
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尚班班
可考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在顛沛

中史官不廢伏望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文字
裁自元符庚辰自建炎巳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繕
寫進呈以備修日曆官採擇帝從之即以命藻後因
綦崇禮言專以其事付史官

三年二月召知柳州常同還同首論朋黨之禍自元
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倡
於紹聖之初蔡京和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
死上下蔽蒙養成夷虜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
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
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以爲欲破朋黨先明是
非欲明是非先辯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上曰
朋黨亦難破同對曰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君子
小人皆有黨而所以爲黨則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
小人之黨挾私害公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讒謗竄殛
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
行元祐子孫不可用上曰聞有此論同對曰禍亂未
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則是非定矣尚猶如
此蓋今日士大夫猶宗京黼等傾邪不正之論朋黨
如此公論何自而出願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爲小
人所惑

四年夏四月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冲
祖禹之子也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
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奸臣肆
爲謗誣雖嘗下詔明辯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
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愀然至是召冲直
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冲乃爲神宗考異明示去
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
朱墨史又爲哲宗辯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奸臣
情狀益著既又除常同爲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修
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

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止爲宫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欲辯白其事須重修實録具以保立勞効昭示來世此朕遐卿意也何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於實録卷末　十一月以金齊兵退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爲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爲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

制勝之術也漢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向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内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唐肅宗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殽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既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爲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況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思恢復若今歲不

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鋭士馬日以耗散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

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宫闕立官府葺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

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亾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内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邈乎無聞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乎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安危之重委之陛下而

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埸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爲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擊

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

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於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攘也

況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和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

臣相與有爲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瓌瑋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爲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群之才者多爲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爲黨與

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遣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辯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僞安能辯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爲端人正士者往往閒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寤寐側席有乏材之歎盍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爲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考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猶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

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群枉嫉之指爲姦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濫誕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廈堂室奧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於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爲之規模而後

不為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為即天之所為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先自退屈而欲責成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

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為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所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叮嚀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為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為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為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忠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惓惓之忠疏奏上為賜詔褒諭然不能用

五年二月置總制司先是帝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呂頤浩葉夢得等言政和間陳亨伯為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稅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之東南及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寧費用日廣請復行之諸路一歲無慮數百萬計賢於緩

急暴斂多矣帝從之至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析為總制錢歲收至七百八十餘萬緡戶部侍郎張致遠言陛下欲富國強兵大有為於天下願詔大臣力務省節明禁奢侈自朝廷始員額可減者減之可罷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橫費日積月聚惟軍需是應中興之業可致帝善其言

十四年三月太學孔子廟成司業高閌表請臨視帝從之遂視太學止輦於聖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高閌講易泰卦胡宏稷

書責閎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劫制於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之大讐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檜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讐大辱爲大恩師儒之臣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與太平之典又從而爲之詞欺罔孰甚焉

十六年春正月帝親饗先農於東郊行籍田禮詔曰朕惟兵興以來田畝多荒故不憚甲躬與民休息今疆埸罷警流徙復業朕親耕籍田以先黎庶三推復

進勞賜耆老嘉與世躋於富厚昔漢文帝頻年下詔首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戒免田租光於史冊朕心庶幾焉

十八年秋七月寬諸郡雜稅帝曰人知取之爲取而不知予之爲取若稍與展免使家給人足稅斂自然易辦於是蠲廬光二州上供錢米汀漳二州秋稅處州三縣被水民家紬絹鄂州舊額綢各一年又蠲四川積貸常平錢十三萬緡京西路請佃田租及州縣場務稅錢

二十四年八月禁百官避輪對自秦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言蔽上耳目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畏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皆避免輪對至是上乃諭執政曰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可令檢舉約束

二十五年十二月詔曰臺諫風憲之地比用非其人黨於大臣濟其喜怒殊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毋合黨締交敗亂成法當謹茲戒毋自貽咎　陳邦瞻曰建炎紹興之間其時事可謂亟矣然君臣之所欲有爲者槩可

槪也李綱曰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措意嗚呼若是而猶望其戡大難成大功豈不難哉講和之後人主耳目壅蔽雖欲自達無由試讀其約束輪對戒諭臺諫二詔亦可悲矣

孝宗之立

高宗紹興二年春正月辛未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於宮中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嗣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

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子育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羅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

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於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吳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爲和州防禦使改名瑗

五年夏四月封和州防禦使瑗爲建國公就學資善堂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爲資善堂命建國公聽讀且薦徽猷閣待制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尋以伯玖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璩時岳飛請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飛前此亦疏請建儲云　陳邦瞻曰余觀岳少保請高宗建儲事未嘗不悲其忠而惜其智也夫造膝密謀爲宗社計慮根本此誠忠臣事然惟腹心大臣得爲之非將帥任也智名勇略蓋一世挾震主之威而居不賞之功斯已危矣猶欲與人父子間事乎矧苗劉之變實立明受帝庸主也豈能遽忘諸將而飛乃觸其深忌安知讒人不以此爲中傷地也史稱趙鼎請正建國皇

子之號秦檜曰鼎欲立太子是謂陛下終無子也鼎由此獲罪然則飛之不免蓋可見矣

九年三月封和州防禦使璩爲崇國公聽讀于資善堂

十二年春正月進封建國公瑗爲普安郡王崇國公璩爲恩平郡王

十三年九月宗室左朝奉大夫子偁卒詔普安郡王解官持服

三十年二月甲戌以普安郡王瑗爲皇子更名瑋初帝知瑋之賢欲立爲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回久之

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
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名分宜早
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燾頓首謝至
是荊州提點刑獄范如圭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
凡三十六篇合爲一書囊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疑
帝意遂決制授瑋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
封建王　丙午加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大
宗正事稱皇侄
三十二年五月甲子立建王瑋爲皇太子初金亮南
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不勝其憤及帝

下詔親征瑋請率師爲前驅直講史浩聞之入言於
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爲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帝
亦欲瑋徧識諸將遂命從幸金陵及還臨安帝欲遜
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
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瑋既立更名眘　六月庚
午詔集議子偁封爵戶部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
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
諡安僖母張氏爲王夫人　乙亥帝降手札皇太子
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
壽宮太子固讓不許　丙子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

面諭之太子固辭即趨側殿門欲還東宮帝勉諭再
三乃止於是百官拜禪詔畢宰相率百僚固請太子
遂即帝位班退上皇即駕之德壽宮帝步出祥曦門
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
右掖以還顧謂群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史臣
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
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
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爲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
事機始惑於汪黃終制於秦檜偷安忍恥匿怨忘親
以貽來世之譏悲夫　丁丑帝朝太上皇帝於德壽

宮戊寅大赦其文有曰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
之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　庚辰帝五日一朝德
壽宮太上皇不許自是月四朝

隆興和議

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
七月帝手書召張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
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
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
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
當人心自歸敵讎可復帝悚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

少傅魏國公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
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搗山東命諸
將出師犄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
時與樞密議欲城采石瓜洲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
于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
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多沮之　十一月金以
僕散忠義爲都元帥紇石烈志寧副之時金主以朝
廷欲正敵國禮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
復令志寧駐軍淮陽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
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

要害
孝宗隆興元年春正月庚子以張浚爲樞密使都督
江淮東西路軍馬開府建康浚薦陳俊卿爲江淮宣
撫判官先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
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堧以爲吳璘聲
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
城不容浮言搖奪浚開府江淮參佐皆一時之選栻
以少年内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
自以爲不及及入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
讐恥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思有以振之臣謂

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
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嘉納
之　三月壬辰金帥紇石烈志寧以書來求海泗唐
鄧商州之地及歲幣先是金人十萬衆屯河南聲言
規取兩淮朝廷震恐張浚請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
備之至是志寧乃以書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來
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且遣蒲察徒穆大周仁屯虹
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爲南攻計　夏四月戊
辰張浚被命入見帝銳意恢復浚乞即日降詔幸建
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爲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

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輕興不教之師寇退
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取快一時含冤
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
圖僥倖復辯論於殿上浚因内引奏浩意不可回恐
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爲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
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命李
顯忠邵宏淵亦獻擣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
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
五月甲辰李顯忠及邵宏淵敗金人於宿州乙巳史
浩罷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

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哉不去何待入對因奏陳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爲子孫憂張浚鋭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乞罷王十朋論浩八罪曰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帝爲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論之予祠　李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力戰敗之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

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李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於顯忠　丙午李顯忠兵傅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邵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眞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旣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

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爲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　癸丑金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孛撒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淸涼且不堪況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鬭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爲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荔澤張淵等

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積屍與牛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歎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退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鬬志勢不可孤立嘆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甲寅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略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爲鎭江諸軍

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

乙卯下詔親征　癸亥張浚乞致仕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帝召浚子栻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爲之君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

骨帝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難乞去之章日上朕必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爲醴泉觀使奉朝請

癸酉下詔罪己於是尹穡附湯思退劾張浚遂降授浚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邵宏淵降官階仍前建康都統制王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橫議蠭起臣謂今日之師爲祖宗陵寢爲二帝復讐爲二百年境上爲中原吊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蓋當內修俟時而動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衂爲群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既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寬殛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存中爲御營使上嘿然改除十朋吏部侍郎復出知饒州

己卯貶李顯忠官筠州安置

八月丙寅陳俊卿以張浚降秩從治上疏曰若浚不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可也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

解體尚何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爲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效疏入帝悟即復浚都督江淮軍馬浚遂以劉寶爲淮東招撫使

戊寅金紇石烈志寧復以書移三省密院求海泗唐鄧泗州地及歲幣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嘗俟衆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爲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欵我

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丙戌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殘瘵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　冬十月戊午命廷臣議金帥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地歲幣可許名分歸正人不可從　十一月己丑盧仲賢至宿州濮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貽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侄二欲得唐

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　庚子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仞之望爲都督府參贊軍事奏言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覩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不若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會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

地今不可許四郡若歲幣則俟得陵寢庶爲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帝然之　癸丑以胡昉楊由義爲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力言金未可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併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胡昉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　詔以和戎遣使大詢於廷侍從臺諫與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胡銓獨上議曰京師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

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　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爲言未之與也乞召張浚歸因特進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群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虞允文胡銓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爲不可與和湯思退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邊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辯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

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内外之議未决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爲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况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爲陛下憂之不聽

二年春正月丙午金帥僕散忠義復以書來議和

二月胡昉自宿州還初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張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詔王之望以幣還既而僕散忠義以書進金主覽

之曰行人何罪即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置

三月丙戌詔張浚視事江淮金軍退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事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馳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又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是帝惑之會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爲戒早決國是爲社稷至計乃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櫃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於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沉勇有謀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　丁亥貶盧仲賢械送郴州編管張浚遣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奪三官尋除名竄郴州　夏四月丁丑罷張浚判福州湯思退諷

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奏令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爲拒命復論督府參議官馮方罷之浚乃請解督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右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動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　秋七月己巳命撤兩淮邊備湯思退急欲和好之成自撤邊備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船毀拆水櫃不準軍功賞典及撤

海泗唐鄧之戌　八月胡銓上疏言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爲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酖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吊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爲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吊者十眞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

不以爲然既而遂和海內虛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吊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吊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吊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

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吊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陳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爲蕭墻變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吊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

蝗蟲水潦自此復和虛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吊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覿之費私覿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憚而爲之此其可吊者七也側聞虜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爲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醜

虜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吊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此其可吊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吊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儻能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湑等絕請和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爲矣如此則有可賀

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兵食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慘十也去十吊而就十賀利害較言雖三尺童稚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爲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爲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壬午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書稱侄大宋皇帝某再拜奉于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

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輒遽加兵帝嘉之錢端禮又請遣國信所大通事王抃如金師持周葵書致於僕散忠義及紇石烈志寧　九月癸卯命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不果行初思退急於求和諷侍御史尹穡言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因擢穡諫議大夫至是命思退都督江淮固辭不行乙巳復命楊存中爲同都督　冬十月辛巳金兵復渡淮初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僕散忠義

等遂議渡淮始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至是與紇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知楚州魏勝奏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糧糗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拒於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

可　十一月乙酉金兵軼境魏勝帥諸軍拒於淮陽
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
戰矢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
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
中矢墜馬歿楚州遂陷金人入濠滁州都統制王彥
棄昭關走　庚寅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
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
相為援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　辛卯
湯思退罷落職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
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鈎致敵人之

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
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
俊卿黄中龔茂良張栻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聞
之憂悸而歿　戊戌復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同
平章事兼樞密使時金兵犯淮人情驚駭張浚已卒
皆望康伯復相故有是命　癸卯遣王之望勞師江
上　丙辰王抃見金二帥得報書以歸　乙亥王之
望罷先是金人至揚州或請擊之楊存中不敢渡江
獨臨江固壘以自守之望與湯思退表裏專以割地
啖敵為得計帝詔督府擇利害擊金軍之至下令諸

將不得妄進言者論之遂罷　丙子王抃使金持陳
康伯報書以行　十二月丙申以金人議和下詔曰
比遣王抃遠抵穎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倣
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為叔侄之國歲幣減十
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
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重念數州之民
罹此一時之難老稚有蕩析之災丁壯有係累之苦
宜推蕩滌之宥少慰凋殘之情應沿邊被兵州軍除
逃遁官吏不赦外餘並放遣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
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

乾道元年三月魏杞還自金初杞至燕山金館伴張
恭愈以國書稱大宋務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
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
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
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藉甚厚
　夏四月庚子金報問使完顏仲等入見　十一月
詔收兩淮流散忠義人
三年五月乙亥金遣使來取被俘人詔實俘在民間
者還之軍中人及叛亡者不與
六年閏五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為金國祈請使求陵

寢地及更定受書禮沓泛使也初紹興要盟之日金
先約毋得擅易大臣秦檜益思媚金禮文多可議者
而受書之儀特甚凡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
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
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
事帝常悔恨每欲遣泛使直之陳俊卿既屢諫不聽
罷去至是乃令成大使金臨行帝諭之曰朕以卿氣
宇不群親加選擇聞外議洶洶官屬皆憚行有諸成
大對曰無故遣泛使近於起釁不執則戮臣已立後
爲不還計帝愀然曰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嚙雪

餐氈或有之成大奏乞國書併載受書札一節弗許
遂行辛卯吏部尚書陳良祐論奏陛下恢復之志未
嘗忘懷然詞莫貴於僉同不可不察博訪歸於獨斷
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衆而亾固有
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啓釁之端
萬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
連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
效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不戰自潰瓜
州之遁望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
全且金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常歸版圖不旋踵而

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
未定根本內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
難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虛聲
下之乎況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此觀其答書
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啓釁必須遣使則祈取欽
宗梓宮猶爲有辭內事不足何暇事外邇者未懷豈
能綏遠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起居郎張
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
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
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

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
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
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
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
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
或猶以爲憂者益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
之形當在於蚤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
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絕金人不與
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
攘進戰退守通爲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

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　九月壬辰范成大至自金初成大至金密奏具言受書式并求陵寢地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既爲叔侄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其復書畧云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爲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卽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

明　北海　馮　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纂輯
句吳　徐　申　校正
豫章　劉曰梧
秣陵　沈朝陽　繙閱

孝宗朝廷議

孝宗隆興元年冬十月辛巳召朱熹入對垂拱殿先是帝卽位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熹時監南嶽廟上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脩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而或者猶爲是說者其意必曰今根本未固形勢未成進未有可以恢復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備禦衝突之方故不得已而出於此因得以其閒從容與補而大爲之備以臣策之則議者所謂根本未固形勢未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爲而然哉正以有講和之說故也此說不罷則天下事無一可成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遷延中已

之資則人之情雖欲勉强自力於進爲而其氣固已
涣然離沮而莫之應氣爲勢所分志爲氣所奪也故
今日講和之説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淺大臣之任
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
悉其心力以聽上之所欲爲然則根本終欲何時而
固形勢終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
何時而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臣願陛下斷以義理
之公參以利害之實罷黜和議追還使人自今以往
閉關絶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事攘
夷狄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以爲遷延中巳之資而

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
不曉然知陛下之志必於復讐啓土而無玩歲愒日
之心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
兵强於是視吾力之强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
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
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
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
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
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顧陛下無自而知也
耳上異其言至是召熹入對熹復陳三劄一言大學

之道本於格物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謂之理則無形
而難知謂之物則有迹而易覩必因物求理使瞭然
無毫髮之差則應事自然無毫髮之謬是以意誠心
正而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今勸講之臣所以聞
於陛下者不過記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
老子釋氏之旨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
能即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能即理以
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
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
於淺近虛無之過也願博訪眞儒知此道者講而明

之則今日之務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
得不止次言今之論國計者有三曰戰曰守曰和此
三説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談者各飾其私聽者不
矜其眩由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騖於利害之
末流故也君父之讐不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
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
同情而非專於一己之私也國家之與北虜其不可
與共戴天明矣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
無以制勝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三言
先王制馭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强而在乎德業其

備不在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乎紀綱顧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爲急先之務庶幾形勢自強而恢復可冀矣時朝廷遣王之望使虜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覿龍大淵招權故奏及之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熹初讀第一劄上爲動容聽納至第二劄論復讐之義上遂默然

淳熙四年三月己酉呂祖謙入對上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

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日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耶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糾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處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脈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論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事體視前代

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視前代遠過者尤當愛護而扶持帝善之

六年夏旱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略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

利之甲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淸顯所惡則密行訾毁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齱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

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懷非獨壞陛下之紀綱而已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永嘆不樂其生而貪利無恥敢於爲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得而恤財又安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宗社之讐恥又何自而雪耶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者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者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

見矣帝以爲然熹任職如故

八年十一月己亥朱熹奏事延和殿熹去國二十年復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修德任人之說凡兩劄大略謂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歟業之廣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歟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倖免歟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歟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歟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歟德義之風未著而汚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

有是數者而後足以召災而致異而陛下未悟也又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庭之論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御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

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猾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已墮其計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紀綱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上爲

動容竦聽熹因條陳救荒之策畫爲七事以進上皆納之又下熹社倉法於諸路社倉法者先是乾道中熹里居值饑民艱食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官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十一年删定官陸九淵上殿輪對進五劄其一曰臣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論辨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即位之初魏徵爲尚書右丞或毁徵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温彦博按訊非是彦博言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彦博責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徵入見曰臣聞

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間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戶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爲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即著成效陛下天錫勇智隆寬盡下遠追堯舜宜不爲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歸仇耻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爲寒心執事者方雍容于于以薄書期會之隙與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酬酢而不悟道所賜時若有詠誦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 薾薾滯漬之深雖陛下

剛徒亦不能不銷蝕也鳳凰之所以能高飛者在六翮臣以陛下無以今日所進遂爲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碩相與講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治朝而唐太宗誠不足爲陛下道其二曰臣少讀漢武帝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嘗竊嘆曰漢武帝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卓然有志於道矣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

陛下此志亦不能自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集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鰍較技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其三曰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嘗戰三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遂使小白置彎弓之怨釋拘囚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自業見辱於人寄食出胯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

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耕隆中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窮困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所見逾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爲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群日與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其四曰臣嘗謂天下之

事有可立致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者則可以立致至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趨向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日至之時陽氣即應此立致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爲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者無智愚皆知其非然或者明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爲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矣所謂懲羹吹齏因噎廢

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龎雜而甘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絕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可復哉顧當爲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復請爲陛下誦之其五曰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皐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

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皐陶周公之旨今陛下米鹽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皐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往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爲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絕而不得遂其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

勢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爲而百事治矣上反覆稱歎

十二年五月庚寅地震尚書左郎官楊萬里應詔上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奸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旣而皆不驗道途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增驛

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爲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金主北歸可爲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鎮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棄淮而保江臣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

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爲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宰相也一則不爲之慮一則不自已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爲北之計者曰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惟舟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用乎且夫

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於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其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邇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

爲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兹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兹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兹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相續道殣相枕而常

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賑救之動而有事將何所仰以爲資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閹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爲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

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琪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畏者又何人也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曰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温之西伐李勢而劉

惔知其必取蓋玄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温於蒱博不必得則不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見昭然早寤勿恃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爲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爲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爲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讐之包藏爲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

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董蜀之心而董荊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脣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惟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可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上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然猶未害

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爲今日之事將無類此傳曰水木有本原聖學高明願留心於所以爲本原者焉

十五年十二月朱熹上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輒以陛下之心爲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人主之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惟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

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逆於朝廷而及於天下若宮闈之内端莊齋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覆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内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内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

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陛下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令供掃除

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内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為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矣至其納財之途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養軍士本非得已而為將帥者巧立名色頭會箕斂陰奪其糧賜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為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愁怨之毒於陛下

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及古帝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為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匹夫以一家為私諸侯以一國為私至於天子則窮覆極載莫非己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内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為

皇天之所予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爲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彊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宫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爲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

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内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内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内有陰邪之寇日夜交攻而不置爲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早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賢人終不得用所用者皆庸繆儉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善政必不得立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

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至於輔翼太子之説則臣竊惟陛下所以調護東宫者何其疎略之甚也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至於皇孫德性未定又非皇太子之比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宫别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稍倣六典親王之制置傅友諮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衆

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爲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至於選任大臣之説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置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决可保

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任之不得而重而彼之自任亦輕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爲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如吏卒之爲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不能也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未盡不爲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

之計若是而猶曰不得其人豈理也哉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以陛下一念既未能去其私邪之蔽而宫省之間禁密之地凡爲不公不正者得以盤據窟穴於其間至其敗露則又未能深割私愛付諸外庭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容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切究治紀綱既壞於上風俗頽弊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務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肯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

塗萬轍經營計較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蓋自朝廷以及閭巷十數年間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間所謂元祐學術者嗚呼此豈盛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爲陛下嘗謂今日幸無變故雖有仗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夫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

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居無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眞有仗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畜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紀綱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而發於一朝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士始復不幸而著其忠

義如唐天寶之亂其將相貴戚皆已頓額賊庭而起兵討賊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豈至眞爲仗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此識者所以深恨於或者之言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臣皆已極陳於前矣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皆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

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竭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愈至於不可爲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疏入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然竟不能用

陳亮恢復之議

孝宗隆興元年十二月婺州人陳亮上中興論時金人約和中外忻然幸得蘇息獨亮以爲不可發解至京師因上言曰臣竊惟海内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嗸嗸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況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爲之計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爲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爲

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鎭終唐之世以奉賊爲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爲敵而不自知其爲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爲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諭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爲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奸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

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違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户口户口繁則財自阜揀將材以立軍政軍政明則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

則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則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魁敢言以作天下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闘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蹻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所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

形一縱一横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横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爲術以乖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江以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奈虜人以爲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

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爲重鎮而安隨信陽及光黄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吏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銳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荆

襄之師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屯兵於潁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爲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山以爲固揚兵擣壘增陂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雜耕之利爲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間諜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郢之間前爲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

軍以待鳳翔之虜則命驍將出祁山以截隴右偏將由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爲内應舟師由海道以擣其脊彼方支梧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摇其腹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爲東西形援勢如猨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虚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爲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乘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帥必得純意於國家無貪功生事之心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日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爲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爲譬援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

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迂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就愚慮之略曰中興論惟陛下裁之不報亮退居永康力學著書亮嘗環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於西湖故云

淳熙五年春正月丁巳陳亮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

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力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爲何事也況望其憤故國之恥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在

滅虜而天下之人安如無事時方口議腹誹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爲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導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

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霸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未講也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便也自和好之成蓋已有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

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溢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月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命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

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

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眞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讐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辟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却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仇以勵羣臣

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日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來今日大有爲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鎭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

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鎭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筦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常宿重兵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偉功天子早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

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耻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内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奬天下之英偉

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單視中國之耻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藉天下之兵盡統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強也括郡縣之財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椿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内臣經畫而豪傑耻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本朝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眞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爲

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重輕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耻事讐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讐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強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日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史

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營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况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三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此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全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

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蕃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鎭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皆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

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襄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爲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

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相望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錯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拓其地洗濯其人以

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士人之沉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荊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勵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

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啟陛下於是年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霸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

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勵志復仇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

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帝赫然震動欲牓朝堂以厲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恥爲覿所知踰垣而逃覿以其不詣已而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勵志復仇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

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
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
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
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怯矣此
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
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
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
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
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舉不得而成矣又上
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

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
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
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六十年之計有
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効見殊絕非陛
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以聽之臣不敢泄之
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
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
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
氣銷鑠頹墮不復知仇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
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仇此春秋

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
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
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
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
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
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
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
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
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爲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
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

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
飲醉中戲爲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
刑部侍郎何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
澹聞而嗛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亮無完膚誣
服爲不軌事聞帝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
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於
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於境適被殺者嘗
辱亮父其家疑事由亮聞於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
數不服又囚亮父子於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
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高亮

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世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

十五年夏四月陳亮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

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恐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則吾之驅馳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為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為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

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為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為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為未盡也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居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為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為

天下雄盖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釆
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
止於僅僅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日限於一江之表
而不使與中國而爲一哉江旁極目千里固將使誅
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
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熊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竊
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
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兒之護
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
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

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爲長淮
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
於隋之開皇在南方則定建業爲都更六姓而天下
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
謀南者蓋亦凡有數耳南北通和之時則絶無而僅
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爲可畏以南方
爲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
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
高宗皇帝於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
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遣留報謝

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
臨小邦開諸道路哀祭之辭寂聊簡慢義士仁人痛
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
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女紅積尺
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
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
豈不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尋即位
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
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苻堅皆夷虜
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僅八十

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
而方畏其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爲當
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
今之建業非昔之建業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
也直在沙觜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
據其平處以臨城市之前則逼山而斗絶焉此必後
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爲非
有據高臨下以乘正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
平天下不恃險以爲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
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

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旁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重帶玄武以爲險擁秦淮清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术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爲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守國不使之乘正氣而有爲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𢀛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康之計以震動

天下而與虜絕陛下卽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卽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武失之大怯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眞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淸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跅弛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奇論目爲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

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遲回莫前而不敢有翻然之喜隱忍事仇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爲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仁戒諭以爲義牢籠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奸虜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

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而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成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間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略於奉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容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怒示天下天下惡知仇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

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間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恨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即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爲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制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

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

鼓動天下使知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眞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大略欲激帝恢復而是時帝將内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亮爲狂怪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明 北海 馮 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纂輯

句吳 徐 申

豫章 劉曰梧 校正

秣陵 沈朝陽 繙閱

道學崇詘

高宗紹興元年秋七月丁亥詔贈程頤直龍圖閣制詞畧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頤潛

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襃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

六年十二月左司諫陳公輔請禁程氏學從之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帝渡江復尊尚程頤之學至是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捨此者非也誠恐士習從此大壞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一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臣僚所奏可布中外使知朕意時方召尹焞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七年五月張浚薦胡安國帝召之安國聞陳公輔請禁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於易因理以

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願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安

[illegible]召命

孝宗淳熙五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乞戒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未幾秘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爲師可矣而別爲洛學飾怪驚愚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從之

十年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先是朱熹爲浙東提刑行部至台州知州事唐仲友爲其民所訟熹劾治之仲友與宰相王淮同里且爲姻家淮由此怨熹欲沮之風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爲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未嘗不同既同矣而謂己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僞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僞而已矣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僞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

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于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于世後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爲言所攻言于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于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所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懷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爲姦真僞相亂爾

十五年六月除朱熹爲兵部郎官先是熹以周必大薦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愼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上迎謂之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以清要不復以州縣煩卿獎諭甚渥遂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

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徒迭為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程頤張載之學教之然也望將熹停罷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帝

曰朕亦見其跛曳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耳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於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又剏為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缺以好學為己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為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

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讒言橫生良善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于既形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疏入不報詔熹仍赴江西熹力辭不赴

光宗紹熙元年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係焉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

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議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夫以忠諫為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即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偏黨為主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往往納忠

之士指爲沽名之舉事勢至此循默乃宜循[illegible]
國家安賴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illegible]
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
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
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
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
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
寧宗慶元元年六月右正言劉德秀請考核道學眞
僞從之先是上在嘉府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光宗諭
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

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光宗問爲誰裳
以朱熹對直講彭龜年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
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對曰朱
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及上卽位宰相趙
汝愚首薦熹遂自潭州召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熹
在道聞近習已有用事者卽具奏言宰門一開其弊
將不可復塞及至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上心上
亦稍稍嘉納焉熹復奏疏極言陛下卽位未能旬月
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
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時韓侂

胄方用事熹意蓋指侂胄也侂胄由此大恨使優人
峩冠濶袖象大儒戲於上前因乘間言熹迂濶不可
用遂出內批罷熹經筵除宮觀熹去侂胄益無忌憚
矣其黨復爲言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
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爲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
罪當名曰僞學由是有僞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至
是德秀上言曰邪正之辨無過於眞與僞而已彼口
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興王之所必斥
也昔孝宗銳意恢復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者未嘗
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爲法考核眞僞以辨

邪正詔下其章於是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
皆罷司業汪逵入劄子辯之德秀以逵爲狂言亦被
斥 秋七月御史中丞何澹上疏言紹興間諫臣陳
公輔嘗言程頤王安石之學皆有尚同之弊高宗皇
帝親灑宸翰有曰學者當以孔孟爲師臣願陛下以
高宗之言風勵天下使天下皆師孔孟有志於學者
不必自相標榜使衆人得而指目亦不必以同門之
故更相庇護是者從其爲是非者從其爲非朝廷亦
惟是之從惟善之取而無彼此異同之別聽言而觀
行因名而察實錄其眞而去其僞則人知勉勵無敢

詔以來售上風純而國是定將必由此上是之詔考亭朝堂既而吏部郎官糜師旦復請考核眞僞被左司員外郎又有張貴模者指論太極圖亦被賞指何澹復上疏言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迹然亦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三年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知貢舉翥與劉德秀奏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

世大禁准西總領張釜上言邇者僞學盛行頼陛下聖明斥罷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爲前日之習願明詔在位之臣上下堅守勿變毋使僞言僞行乘間而入以壞既定之規模乃除釜尚書左司郎官　八月申嚴道學之禁時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僞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帝頗知其非乃詔臺諫給舍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上疏言自今舊奸宿惡或滋長不悛臣等不言恐悞陛下之用人且俟其敗壞國事如前日而後言則徒有噬臍之悔願下此章播告中外令舊奸知朝廷紀綱尚在不致放肆從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太常少卿胡紘上言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頼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屛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遂詔僞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大理司直邵褎然言三十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

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詔僞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僞學之禍乞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原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十二月削秘閣修撰朱熹官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且買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蓍決之遇遯

之同人熹默然取藁焚之遂六奏力辭職名詔仍充秘閣修撰時臺諫皆韓侂冑所引洶洶爭欲以熹爲奇貨然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鷄手酒山中未爲乏也及是爲監察御史乃鋭然以擊熹自任物色無所得經年醖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爲小官時嘗採摭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爲御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論熹剽竊張載程頤之緒餘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潛形匿迹如鬼如魅乞加少正卯之誅以爲欺君罔世汚行盜名者之戒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乞編管別州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嚞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獲免

二年十一月知綿州王沇上疏乞置僞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僞學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從之於是僞學逆黨得罪著籍者宰執則有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等四人待制以上則有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

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等十三人餘官則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李𡌴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范仲壬張致遠等三人士人則有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呂祖泰等八人共五十九人

四年五月諫議大夫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徼幸之徒倡爲道學之名聾瞽愚俗權臣力主其說結爲死黨陛下取其罪魁之顯然者止從竄免餘悉不問所以存全之意可謂至矣柰何習之深者怙惡不悛日懷怨望反以元祐黨籍自比臣願特降明詔播告天下使中外曉然知邪正之實庶姦僞之徒不至假借疑似以盜名欺世帝從之爲下詔戒飭

六年三月朱熹卒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聚于信上欲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乞下守臣約束從之

嘉泰二年二月弛僞學黨禁特韓侂冑已厭前事張孝伯謂之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侂冑然

之故有此令
嘉定四年十二月著作郎李道傳上奏言孔孟既沒正學不明漢唐非無儒者然於聖門大學之道或語之而未近或近之而未眞理未能盡窮義未能盡精施之於事未能盡得其當故千數百年之間雖有隨時以就功名之臣不過極其天資力分之所止而已治不如古職此之由至于本朝河洛之間大儒並出於是孔孟之學復明於世用雖未究功則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說而推明之擇益精語益詳凡學者修已接物事君臨民之道本末精粗殆無餘蘊誠使此

學益行則人才衆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權臣顧以此學爲禁十數年間士氣日衰士論日卑士風日壞識者憂之今其禁雖除而獨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說臣竊謂當世先務莫要於此今有人爲入則順於親出則信於友上則不欺其君下則不欺其民義不可進不肯苟進以易其終身之操義不可生不忍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可任緩急可恃豈非陛下所願哉如此等人豈皆天資知而行之非學不可然則學術成人才非今日最要之務乎臣願陛下特出明詔崇尚此學指言昔日所禁之誤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此詔一下必有振厲激昂以副陛下作成之意者臣聞學莫急於致知致知莫大於讀書書之當讀者莫出於聖人之經經之當先者莫要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講朱熹有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者於是乎在臣願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務求所以教育天下人才爲國家用臣聞紹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有請於朝

乞以邵雍程顥程頤張載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廟淳熙中學官魏掞之亦言宜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顥頤兄弟厥後雖詔罷安石之子雱而他未及行儒者相與論說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敦頤臣願陛下詔有司考安國掞之所常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聖朝崇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所宗其所益甚大其所關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缺而已陛下不以臣言爲迂誠能下除禁之詔頒四者之書定諸儒之祀三事既行人心興起當見天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歲加一歲其或不然臣請伏妄言之

以合西府中有不喜道學者未及施行
九年春正月潼川府路提點刑獄魏了翁狀奏臣竊見故虞部郎中周惇頤嘗爲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其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向風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郎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惇頤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耳蓋自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未離洴澼莫適其歸醇質者滯於呫嗶訓詁儁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淸虛寂滅

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肌髓不可救藥惇頤獨奮乎百世之下窮探造化之賾建圖著書闡幽抉秘卽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爲不小臣愚欲望聖慈先將惇頤特賜美謚其於表章風厲蓋非小補詔下太常定議

十三年追謚周惇頤曰元程顥曰純程頤曰正從魏了翁任希夷之請也

理宗寶慶三年春正月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嘆慕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

三月朱熹子工部侍郎朱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

紹定二年九月改封朱熹徽國公用鄒兗例也

淳祐元年春正月甲辰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眞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折衷融會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副朕崇奬儒先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

丙午封周惇頤爲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　戊申視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堂命

祭酒曹箴講禮記大學篇諸生推恩錫帛有差製道
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
洞學規賜焉　按宋世道學之傳自周惇頤始敦頤
授之程顥及其弟頤而其學始盛同時張載邵雍與
顥兄弟實相師友雖立言各成一家至澤於仁義道
德不求同而自不能異程氏之門人則謝良佐游酢
楊時尹焞最著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
受學於侗熹出而程氏所傳之學始發明無遺蘊其
與熹同時而志同道合者爲張栻呂祖謙持論異者
爲陸九齡兄弟今自惇頤而下畧採師友淵源所自

以見一代道脉之大較云　周惇頤字茂叔道州營
道人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饘粥
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
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
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
而尚友千古好讀書雅意林壑不爲人事窘束世故
拘牽不由師傳黙契道體嘗著太極圖說明天理之
根原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
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
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

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
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
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
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
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
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
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
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程
顥程頤受業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
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
師聖學於程頤未悟因見惇頤惇頤留與對榻夜談
越三日乃還程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
開發人類此學者稱爲濂溪先生　程顥字伯淳河
南人顥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
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極其
德美非形容所可及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遂

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
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之六經而後得之知
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
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
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其
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
害深而難見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
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
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
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皆正

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其卒也
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
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道不傳道不行百世無
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
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
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
後得不傳之道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
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
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
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程頤字正

叔自幼非禮不動其為學之要曰涵養須用敬進學
則在致知嘗作顏子好學論曰聖人之門其徒三千
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
也然則顏子所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
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
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
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
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
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
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

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
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
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其至所謂自明而誠也
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
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
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
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
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
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

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

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者也今謂可學而至豈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後人不達以為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詞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頤所著惟易傳為成書尹焞謂頤踐履皆易作傳只是因而寫成其自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

…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

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游酢楊時從頤學一日頤坐而瞑日久之覺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出門外雪深尺餘其師道尊嚴如此　張載字子厚鳳翔人少孤無所不學喜談兵當康定用兵時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告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也又訪之釋老之書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見二程於京師共語道學

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熙寧中被召以事辭歸築室南山下弊衣蔬食專精治學以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自秦漢以來學者之大弊也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嘗以定性之學問于程顥顥荅書曰承諭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

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載得之大悅載所著有西銘正蒙而西銘最爲一時

儒者所服其言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楊時嘗問程頤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頤荅曰西銘推理以存義廣前聖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二本之弊私間而失仁無分之弊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

不及不亦異乎　邵雍字堯夫范陽人雍少篤學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臥不就枕席者數年嘗以爲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眞故其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通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襍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易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自著無名公傳曰無名公生于冀方老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

盡里人之情巳之滓十去其二三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巳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於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巳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今遂盡古今之情巳之滓十去其八九矣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巳之滓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于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羣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于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于四方之人曰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終始無可與同者又

考之于天地天地不對當是時也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爲無名公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跡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强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初見程顥受學甚篤後又事

程頤嘗指良佐謂朱公掞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
學或問良佐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
只爲用若不用則何止問子莫不用否曰是聖人便
不用當初曾發此語被伊川一語壞却二十年曾往
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
川曰是則是有此理發得大早再問當初發此語時
如何曰見得是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得去問如
此却何故被一語轉却曰當了須有不透處當初若
不得他一語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善鍛錬
人既說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　游酢字定夫建陽

人初以文學知名於時程頤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
程顥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
聚邑人子弟教之召酢職學事酢欣然往從之得其
微言於是盡棄其學學焉呂居仁曰定夫後更學禪
居仁嘗以書問之荅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
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從出哉要
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
爭也　尹焞字彥明洛陽人從程頤學頤教人專以
敬以直內爲本焞獨能力行之嘗言伊川教人只是
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

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往年先
生自涪陵歸日往見之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
問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
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可輕說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初擧進士得官聞二程之學
卽往從之程顥見時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
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時歸閑居累年
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畜廣大
而不敢輕自肆也學者稱爲龜山先生　羅從彥字
仲素南劍人初爲博羅主簿聞楊時得程氏之學慨

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卽
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
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爲豫章先生從彥嘗與人論
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果能明道則周孔之
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
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
漢唐徒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明道者寡
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
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
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其議論醇正類此　李侗

字愿中劒浦人初受學於羅從彥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云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爲延平先生

朱熹字元晦新安人父松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屏山劉子翬三人者善松疾革命熹父事此三人且禀學焉子翬嘗告熹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所謂不遠復者吾三字符也既而熹復受學於李侗亦父友也熹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

向者從事釋老之說皆非侗與人書曰元晦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有如此者且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熹生平於書無所不讀於義理無所不究極而其綱領樞要則在中庸未發一語先後與張栻論之最詳其言曰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

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

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發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真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賢之本統

明乎此則性情之中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門人黃幹狀熹行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日中天昭晰呈露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張栻字敬夫廣漢人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從胡宏仁仲問程氏學宏一見知其大器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以書質之宏宏喜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爲人表裡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朱熹每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嘗有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呂祖謙字伯恭婺州人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汪應辰林之奇胡憲游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洛爲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祖謙嘗與朱熹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之原凝聚停畜方始收拾得上又與張栻書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欲粗薄故却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却欠

操存澄定之力積畜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其自克治如此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少有異稟三四歲時侍父賀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荅遂深思至忘寢食嘗讀書至宇宙二字忽大省曰宇宙內事卽已分內事已分內事卽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卽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初九淵之

兄九韶嘗有書與朱熹論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掖終爲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熹荅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九韶不以爲然詆濂溪不已九淵乃復與熹書爲申其辨畧曰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兄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名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無有也熹荅曰大傳旣曰形

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眞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氣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謂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謂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

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兄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九淵終不以熹言爲是再書辨之詞加憤厲熹荅以爲凡辨論亦須平心和氣反覆精詳務求實是乃有歸着如不能然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者之意乎如曰未然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熹又嘗言子靜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

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生而穎悟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涵泳其義旣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若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行於世其論經世書曰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可得而數者郎歲月日辰而知之也

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日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爲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

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朓朒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曆數名家者惟太初太衍耳太初以四千六百六十七歲爲元以八十一爲分太衍之曆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爲元三千四十爲分皆附會牽合以此求天地之數安得無差乎其竄道州也郡縣逮捕甚急元定色不爲動與季子沉徒步就道熹與從游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于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勿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

明　北海　馮　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纂輯

句吳　徐　申

豫章　劉曰梧　校正

秣陵　沈朝陽　繙閱

兩朝內禪　孝宗光宗寧宗 [illegible]陵黨附

孝宗淳熙十四年九月癸卯太上皇有疾　冬十月辛未帝罷朝侍疾赦　乙亥太上皇崩於德壽殿遺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號痛擗踊謂宰臣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議之自我作古何害辛巳詔曰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令可令有司討論儀制以聞尤袤典禮定大行皇帝廟號高宗翰林學士洪邁獨請號世祖袤率禮官顏師魯等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爲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爲宋太宗自眞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太上

紹徽宗子子爲祖父爲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爲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祔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議袤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爲有證遂從初議乙酉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不許戊子帝衰絰御素輦還內　十一月己亥帝始以白布巾袍視事於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絰而杖如初因詔太子參決庶務於議事堂左諭德尤袤言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庚子皇太子三辭參決不許辛丑帝詣德壽宮禫祭百官釋服甲辰羣臣三上表請御殿聽政詔俟過祔廟

十五年春正月丁酉朔詣德壽宮几筵行禮　三月庚子上大行太上皇謚曰聖神武文憲孝皇帝廟號

高宗用翰林學士洪邁議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享高宗廟庭秘書少監楊萬里以趙汝有社稷功請用浚配享不聽　丙寅權欑高宗於永思陵夏四月壬申帝親行奉迎虞主之禮自是七虞八虞九虞卒哭奉辭皆如之丙戌祔高宗主於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絰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十六年春正月丙申以周必大留正爲左右丞相帝自高宗崩即欲傳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莫重於祀宗廟而孟享多以疾分詣孝莫大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將退休矣因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於必大命預草詔專以奉几筵以畢高宗三年之制而進必大爲首相　乙巳皇太后移御慈福宮更德壽宮爲重華宮　二月壬戌下詔傳位於皇太子太子即位帝素服退居於重華宮辛未尊帝爲壽皇聖帝皇后爲壽成皇后皇太后爲聖壽皇太后大赦　立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爲恭王妃性悍妬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敕令以皇太后爲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爲后　三月己亥子擴進封嘉王李后所生也

光宗紹熙元年春正月丙辰帝朝壽皇於重華宮

二年十一月辛未帝有事於太廟后殺貴妃黃氏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太上合藥一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李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爲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手宮中覩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於帝啟之則宮人兩手也至是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壬申冬至郊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决

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内視之且責后后怨益深

三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　三月辛巳帝疾稍愈始御延和殿聽政以子擴為安定郡王帝自有疾重華溫凊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至是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為請者甚衆至有扣顙引裾號泣而諫者帝為開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為憂　夏四月戊午帝始朝重華宮　五月帝有疾不視朝　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帥百官詣重華宮稱賀兵部

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御史黃度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秘書郎彭龜年復上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況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為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鬬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能伏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内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駕與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懽然宗社有永不亦幸歟龜年又以書詣趙汝愚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更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

還都人大悅　是月皇后歸謁家廟推恩使臣鄧從訓等一百八十人

四年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　三月辛巳以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為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命當制學士申諭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　五月己巳親策禮部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陳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於壽皇涖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

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
矣豈徒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也哉上得之大喜
以爲善處人父子之間擢爲第一　秋七月壬午以
趙汝愚知樞密院事　九月庚午重陽節百官上壽
請帝朝重華宫不聽而召内侍陳源爲押班中書舍
人陳傅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重華宫者
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卽陛下之
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
變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爲眞而成不療之
疾是陛下自貽禍也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

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
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
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屛后挽留帝入曰天
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趨進引
帝裾請毋入因至屛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
耶傅良痛哭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
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内傅
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
開秘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國子錄王介等皆
上疏請朝不從會上召嘉王倪思言壽皇欲見陛下

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時李后寖與政思
進講姜氏會齊侯於濼因奏言人主治國必自齊家
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
横至於陰陽易位内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
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帝悚然趙汝
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上怒
思出知紹興府　冬十月工部尚書趙彦逾等上書
重華宫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
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及會慶
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

王府翊善黄裳請誅内侍楊舜卿彭龜年奏言臣所
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爲職車駕不過宫問安如
此書者殆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又言陛下誤以臣
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
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
若身之切哉是時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
亦上書請朝重華宫皆不報　十一月趙彦逾復力
請帝朝重華宫帝始往朝尚書左選郎官葉適奏自
今宜於過宫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宫
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

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聽　五年春正月癸酉壽皇不豫　夏四月壽皇疾浸革羣臣數請帝問疾重華宮皆不報帝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宮且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貳志設有間離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

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則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漬甃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事何大於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曰知之然猶不往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俟日昃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秘書少監孫逢吉等再上疏以請陳傅良請

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不報　五月壽皇疾大漸欲一見帝數顧視左右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閤門痛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入對帝令知閤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至浙江亭待罪壽皇聞之憂甚侂胄奏曰昨傳旨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於是正及趙汝愚等

復還第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羣臣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曰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從官及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爲之感動　六月戊戌夜壽皇崩年六十八是夕重華宮內侍訃於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惑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昃不出大宗正丞李大性上疏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逆況金使祭奠當引

見於北宮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有兄死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蓋言成人畏子臯之來方爲制服乃子臯爲之非爲兄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宰相乃率百官請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琚請壽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内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爲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

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　史臣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爲南渡諸帝稱首即位之初銳志恢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國平治無隙可乘然易表爲書正敵國禮減去歲幣以定隣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寖異於前日故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蓋忌帝之將有爲也惜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終喪三年

又能却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其無愧矣　乙巳尊壽聖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爲皇太后丁未葉適言於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帝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　秋七月辛酉留正因朝仆於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

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内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遁去　甲子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時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徐誼以書讁汝愚曰自古人臣爲忠則忠爲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内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

不可知閤門事韓侂胄琦五世孫憲聖女弟之子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閤門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於太后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逡巡將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

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太后因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后於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騤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傅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禫祭汝愚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甲子羣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太后乃命

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前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袞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登御座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命舜卿往南內請入寶初猶靳與舜卿傳奏皇子即位乃得寶出汝愚即喪次召還留正尋詔即以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力也

乙亥侍御史章穎等劾內侍林億年陳源楊舜

卿詔奮舜卿官億年常州居住源撫州居住　冬十月庚寅更號泰安宮爲壽康宮　閏月庚申詔議祧廟時以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曹三復皆請併祧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至是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侍講朱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子孫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又擬爲廟制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乃

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　十一月辛亥詔行孝宗皇帝三年喪先是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時朱熹在講筵奏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以日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策爲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擬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追改啓殯發引當復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熹言也　乙卯攢孝宗於永阜陵先是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詔集議朱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

寧宗慶元六年六月乙酉太上皇后李氏崩謚曰慈懿　八月辛卯太上皇帝崩廟號光宗史臣曰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即位之初總權綱屏嬖倖薄賦寬刑有可觀者及夫宮闈妒悍閹寺交搆驚憂致疾

孝養日怠孝宗之業衰矣

韓侂冑專政

光宗紹熙五年秋七月甲子皇子擴即位　乙丑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冑則其季父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爲后

己巳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　己亥復召留正赴都堂治事趙汝愚乞免兼參知政事乃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

戊寅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爲武寧軍節度使辛

已而趙汝愚爲樞密使壬午以韓侂冑爲汝州防禦使初侂冑欲推定策功意望節鉞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豈可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但遷侂冑防禦使侂冑大失望然以傳達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冑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冑觖望與知閤劉弼言於汝愚曰侂冑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八月丙辰內批罷左丞相留正時韓侂冑浸

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侂冑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山陵不合侂冑因間之於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　以趙汝愚爲右丞相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韓侂冑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冑慙憤羅點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冑終不懌　九月壬申以京鏜僉書樞密院事初帝欲除鏜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鏜聞而憾之由是韓侂冑引以自助鏜時已變素守羣憸附和視正士如仇讐衣冠之禍自此始　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爲御史中丞劉德

秀爲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時韓侂冑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閤門事劉弼亦以不得與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冑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冑愕然問計曰惟有用臺諫耳侂冑問若何而可弼曰御筆批出是也侂冑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爲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冑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冑之人排斥正士侍講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爲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冑會龜年出護使客

不果熹復貽書汝愚當以厚賞酬侂冑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爲人踈謂其易制不以爲慮黃度將上疏論侂冑之姦侂冑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冑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未幾復內批罷侍講朱熹（熹事見道學紀）游仲鴻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日講官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爲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

志以養成禍亂王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盛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為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皆不報　十一月庚戌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初詔侂胄可特遷二官侂胄意不滿力辭乃止遷一官為宜州觀察使怨趙汝愚益深至是特遷都承旨

十二月乙丑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見韓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上疏條奏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

知之假托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為後患上覽奏駭曰侂胄朕托以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龜年又言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騤進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耆儒一朝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不遂則復侍左右留者納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上批龜年已為優異侂胄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與鑰同奏龜年除職與郡以為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為過龜年既已決去侂胄難於獨留宜畀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由是侂胄愈橫御史中丞謝深甫劾陳傅良罷之　己巳陳騤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陳騤與趙汝愚素不恊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

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為好人耶故罷之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間汝愚汝愚孤立於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時彥逾為工部尚書自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於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寧宗慶元元年二月戊寅罷右丞相趙汝愚初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

沐嘗有慾於汝愚引爲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
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異安天位杜塞姦
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
知福州甲申謝深甫等論汝愚冐居相位今既罷免
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思答命提
舉洞霄宫直學士院鄭湜草制詞有曰頃我家之多
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公竭
節利國家無不爲坐無貶詞亦免官兵部侍郎章穎
侍經幄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穎奏言
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

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國子祭酒李
祥言去歲壽皇崩兩宫隔絶中外洶洶留正棄宰相
而去官僚幾欲解散君喪無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
滅族决策立陛下風塵不揺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
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直節拂欝黯
闇何以示後世知臨安府徐誼素爲汝愚所器凡有
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
早退及預防侂胄之姦侂胄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
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爲黨皆斥之　夏四
月丁巳大府寺丞呂祖儉奏言趙汝愚之忠韓侂胄

怒曰呂寺丞乃與我事耶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
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彭龜年
舊學也有所論列則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
非有偏比蓋衆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
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爲戒鉗口結舌之
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耶又曰今之能言
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
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
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
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近

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
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聞之
道路左右暬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
輳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揺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
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
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内外
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
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頽靡之中稍忤權臣
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憂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
持宗社者寖寡也疏上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

安置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不當貶中旨祖儉
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從寬會樓鑰進讀呂公著
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
宥之祖儉乃其孫也今投嶺外萬一即死陛下有殺
諫臣名臣竊惜之帝問祖儉所言何事人皆知韶州
之貶不出上意尋改吉州　庚申太學生楊宏中周
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徐範六人伏闕上書曰自古
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端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
慘黨錮敝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
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也

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爲
父老懽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
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
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
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
安妥乃有異意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
非即遭斥逐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
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托朋黨以罔陛下
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
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耶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

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
祥簡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搖國是
悉送五百里外編管中書舍人鄧馹繳奏留之不聽
是日有旨李沐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右正言知
臨安府錢象祖捕諸生押送貶所未幾出馹知泉州
時天下號宏中等爲六君子　秋七月癸酉加韓侂
胄保寧節度使　十一月丙午竄故相趙汝愚於永
州初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
何澹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
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

爲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謫汝愚寧遠軍
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
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
欲殺之之意趙師古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
二年春正月壬午趙汝愚卒於衡州初汝愚之貶謂
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
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鍪承侂胄風旨窘辱備至汝
愚暴卒天下聞而寃之訃聞上命追復元官許歸葬
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嘗夢孝宗授
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

驗也議者遂以爲罪云　秋七月量徙流人呂祖儉等於內郡祖儉移高安尋卒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

四年五月己亥加韓侂胄少傅賜玉帶　八月丙子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爲吏部尚書諂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惻然憐之故有是命侂胄嘗值生辰朝臣畢集及之適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閽未及閉遂俯僂而

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　是月以趙師睪爲工部侍郎師睪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睪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侑觴啟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韓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睪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爲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庄顧竹籬茅舍曰此眞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嘷叢薄視之乃師睪也侂胄大笑

五年春正月庚子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寘之既而逃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賓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爲不盛然而至今得罪於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爲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已但莫問其人乃知京鏜劉德秀實主其議侂

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張巖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龜年三官而擢璉進義副尉

六年秋七月以陳自強簽書樞密院事自強嘗爲韓侂胄童子師及侂胄當國自強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爲入言之一日侂胄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於堂延自強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蹴踖莫敢居上者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汩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其才即除太學錄未踰歲三遷爲秘書郎既入館即

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秉政

九月甲子婺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侂胄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勳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何人也徒以韓侂胄童穉之師躐致

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共知之今師旦乃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蘇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廝役之周筠者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下三省朝論雜起御史施康年以為必大實使之遂露章奏劾且謂淳熙之季王淮為首相必大嘗擠而奪之位倡偽徒植黨與今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扣閽自薦以覬召用林采言偽學之成造端自周必大乞加貶削遂貶必大一官為少保降詔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脊黥面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亦以為言遂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　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　十一月己未皇后韓氏崩

嘉泰元年八月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巖松皆附韓侂胄松諂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

二年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殊快快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遂得同知樞密院

二年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初韓侂胄為平江府兵馬鈐轄時師旦以筆吏事之侂胄愛其辨慧帝登極竄姓名於藩邸吏士內遂以隨龍恩得官至是權勢日盛　十二月甲申立貴妃楊氏為皇后自韓后崩中宮未有所屬后為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與

侂胄有怨矣　加韓侂胄太師封平原郡王先是監
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侂胄平章
軍國重事侂胄繆爲辭謝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
位太師侂胄欲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
陳謙等皆起廢顯用當時困於久斥者往往損晚節
以規榮進政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侂胄之門而蘇
師旦周筠又侂胄厮役亦得預聞國政卑小滿朝勢
焰薰灼
三年五月以陳自強爲右丞相時韓侂胄專權凡所
欲爲宰執惕息不敢爲異自強至印空名敕劄授之

惟所欲爲宰執不與知也言路扼塞每月按舉小吏
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
緩慢略無擾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
耳加以苞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饋必題其
緘云其物若干併獻凡書題無併字則不開縱子弟
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嘗語人曰
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爲恩主恩父蘇師
旦爲叔堂吏史達祖爲兄侂胄姦宄專國自強表裏
之功爲多
開禧元年秋七月庚申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立班

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
呂夷簡省同字則其禮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
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置機速房於
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
人莫敢言　時侂胄專政既久黨與徧內外天子孤
立於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嘗鑿山爲沼下瞰太廟
出入宮闈無度孝宗時嘗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
人見之往往流涕頹枯草制以爲得聖之清易祓撰
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
擬其勳余嚞請加九錫趙師𢍰乞置平原府官屬侂

胄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與妃
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後伏誅籍其家多乘
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

北伐更盟

寧宗嘉泰四年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時金爲北
鄙韃靼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兵連禍結士卒
塗炭府庫空匱國勢日弱羣盜蜂起民不堪命有勸
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
遂起聚財募卒出封樁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
曦練兵西蜀既而安豐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

府兩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亡願屬大臣備兵為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會鄧友龍使金還言金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金國困弱王師若來勢如拉朽侂胄聞之用師之意益決矣　五月癸未追封岳飛為鄂王飛先已賜諡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厲諸將故追封之

開禧元年夏四月武學生華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啓邊釁且乞斬韓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寧　五月金主璟聞朝廷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衄之餘自救不暇

恐不敢叛盟完顏匡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乃命平章僕散揆會兵於汴以備之　六月詔內外諸軍密為行軍之計

八月金罷河南宣撫司初僕散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答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會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蘇貴等為間言於揆曰宋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行臺之建益畏讋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裹糧糒窮蹙饑疫死者甚衆揆益弛備以其言白於金主璟時金羣臣皆勸先舉璟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　丁亥命湖北安撫司增招神勁軍乙巳以郭倪為鎮江都統兼知揚州　九月丁未韓侂胄欲審敵虛實遣陳景俊使金賀正旦景俊還金主璟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為侄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即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含容恐侄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　以丘崈為江淮宣撫使崈辭不拜初韓侂胄以北伐之議

示崈崈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命崈宣撫江淮崈手書力論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儆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侂胄不悅　十二月戊寅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旦入見韓侂胄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之傑遂倨慢侂胄請帝還內著作郎朱質乞斬虜使不報詔使人更以正旦朝見

二年夏四月庚午追論秦檜主和誤國之罪削奪王爵改諡繆醜　金聞皇甫斌分兵規取唐鄧復命樸散揆領行省於汴河南皆聽節制盡徵諸道籍兵分守要害命彰德守臣護韓琦墳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　鎮江都統制陳孝慶復泗州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忠義人孫成復褒信縣　五月辛巳陳孝慶復虹縣　丁亥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潁上虹縣乃命直學士院李壁草詔下伐金詔略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朘生靈之資奉溪

壑之欲此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爲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嫚詞之見加含垢納汚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初兵部侍郎莫適輪對嘗言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侂胄聞而喜之以爲直學士院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命璧云　甲午郭倪遣郭倬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還至蘄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時建康都統

李爽攻壽州亦敗　皇甫斌敗績於唐州時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　六月甲寅鄧友龍罷以丘崈爲兩淮宣撫使韓侂胄以師出無功罷友龍而以崈代之駐揚州崈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侂胄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崈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僨師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崈欲全淮東兵力爲兩淮聲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渦河口及犯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墮敵計矣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於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

斌李爽等皆坐貶斬郭倬於鎮江　秋七月韓侂胄旣喪師始覺爲蘇師旦所誤召李璧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璧微摘其過以覘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翌日罷師旦籍其家尋除名韶州安置　八月丙子金僕散揆分兵爲九道南下揆兵三萬出潁壽完顏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紇石烈子仁兵三萬出渦口紇石烈胡沙虎兵二萬出清河口完顏充兵一萬出陳倉蒲察貞兵一萬出成紀完顏綱兵一萬出臨潭石抹仲兵五千出鹽州完顏疇兵五千出來遠

胡沙虎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　十一月甲申以
丘崈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
急詔郭杲將兵駐眞州以援之又以崈督視江淮軍
馬或勸崈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崈曰棄淮則與敵共
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　金
完顏匡陷光化棗陽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奔襄
陽招撫使趙淳焚樊城金人遂破信陽襄陽隨州進
圍德安府　金僕散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
八疊灘可涉卽遣奥屯驤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
何汝礪姚公佐以爲誠然悉衆屯花靨以備之揆乃

遣賽不等潛師渡八疊駐於南岸官軍不虞其至遂
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潁口下安
豐軍及霍丘縣進圍和州屯於瓦梁河以控眞揚諸
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於沿江上下江表大震
　十二月金紇石烈子仁陷滁州遂入眞州州之士
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
以濟又廩食之自是淮西縣鎮皆沒於金　時金僕
散揆欲通和罷兵有韓元靚者自謂琦五世孫揆遣
之渡淮丘崈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靚言兩國交兵
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墳墓宗族皆不可保故

來依太師耳崈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崈密使人
護送北歸俾和其實元靚既回崈得金行省文字以
聞於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
十萬以助軍而諭崈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崈乃
遣陳壁充小使持書於揆願講和息兵揆曰稱臣割
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崈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
旦鄧友龍皇甫斌所爲非朝廷意且言今三人皆已
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還
崈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
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

軍守之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
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
縛槀人數千衣以甲胄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
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
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於
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
爲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
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
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
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

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三年春正月丁丑丘崈罷命張巖督視江淮軍馬時金已有和意崈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和議且言金人旣指韓侂胄爲首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侂胄大怒罷崈　二月以知建康府葉適兼江淮制置使適上言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乞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法度
是月金僕散揆卒於下蔡揆有疾金主命左丞相完顏宗浩行省事於汴至是揆卒　夏四月以方信

孺爲國信所叅議官如金軍時韓侂胄募可以報使金帥府者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詞答之侂胄矍然信孺遂持張巖書以行　九月貶方信孺官初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止之於獄露刃環守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死生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遣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

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爲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爲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蜀中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於張巖曰若能稱臣卽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欲世爲子國卽盡割大江爲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匹犒師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

其書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虜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卽和然已有成說及貶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柟薦乃命柟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柟王倫之孫也　辛卯以趙淳爲江淮制置使乙未張巖罷韓侂胄怒金人欲罪首謀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乃以淳鎭江淮而罷巖巖開督府九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萬緡而無寸功　十一月乙

亥禮部侍郎史彌遠奏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韓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使皇子榮王曮具疏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次山擇群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諾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以告李壁壁謂事緩恐泄乃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統兵三百俟侂胄入朝至太廟前即呵止之擁至玉津園側殺之彌遠

象祖以聞帝猶未信既乃知之遂下詔暴揚侂胄罪惡於中外蓋其謀始於彌遠而成於楊后及后兄次山帝初無意也侂胄既死錢象祖採懷中堂帖授陳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去丁丑貶自強永州居住己卯斬蘇師旦

嘉定元年春正月戊寅右諫議大夫葉時請梟韓侂胄首於兩淮不報　三月癸酉復秦檜王爵贈謚己丑王柟自金軍還初柟至金請依靖康故事世爲伯侄之國增歲幣爲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柟言奏於金主璟璟命匡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喻以誅韓侂胄事柟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柟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柟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爾匡曰南朝欲去此人可乎柟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頷之而笑和議始決因遣柟還索侂胄首詔百官集議倪思謂有傷國體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胄及蘇師旦首付王柟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　六月王柟

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黄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於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於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爲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

八月置安邊所凡韓侂胄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隷焉凡所輸錢租籍以給行人金繒之費迨後與北方絶好軍需邊用每於此取之　九月辛丑金遣完顏侃喬宇來詔以金國和議成諭天下

吳曦之叛

光宗紹熙三年夏四月以丘崈爲四川安撫制置使
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
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爲吳家軍不
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崈往崈陛辭奏曰臣入
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
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四年五月利州安撫使吳挺卒丘崈使總領財賦楊
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知樞密院趙
汝愚亦言吳氏世掌西兵非國家之利宜別置帥遂
以興州都統制代挺以挺子曦帶御器械

寧宗嘉泰元年秋七月以吳曦爲興州都統制曦時
爲殿前副都指揮使鬱鬱不得志乃以賄賂宰輔規
求還蜀陳自強爲言於韓侂胄侂胄許之遂有是命
曦至興州因譖副統制王大節罷其官由是兵權悉
歸於曦異志遂成矣
開禧二年三月以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松
屯興元東以軍三萬屬之曦進屯河池西以軍六
萬屬之仍聽節制財賦按劾計司曦由是益得自專
松無所關預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庭參曦聞
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摘以

去松不悟尋詔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知大安軍安
丙陳十可憂於松既而松開府漢中夜延丙議丙屢
松言曦必誤國松亦不省　夏四月丁丑吳曦叛曦
既得志與其從弟晛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董鎮共
爲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於
金求封蜀王　十二月吳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因持
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
謀泄乃遣兵度秦隴與金人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
聞曦叛求封大喜與曦詔曰卿家專制蜀漢積有歲
年猜嫌既萌進退維谷且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

飛飛之威名戰功暴於南北一朝見忌遂被誅夷之
慘可不畏哉智者順時而動明者因機而決今大軍
臨江若能按兵閉境不爲異同使我師東下無西顧
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册一依康王故事
更能順流東下助爲掎角則旌麾所指盡以相付因
命完顏綱經略之綱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端署
爲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曦得報心喜以程松在
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款於綱及金
將蒲察貞破和尚原犯西和州曦將王喜等力戰
曦忽傳令退保黒谷軍遂潰貞入成州曦因焚河池

退保青野原金人無復顧慮　時興州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吳曦聞金兵至因撤藩關之戍金人由板閘谷遶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曦退屯置口完顏綱遣張仔會之且索曦告身爲信曦盡出以付仔綱乃以金主璟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爲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㫖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騤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於金　金完顏𥘈合攻

鳳州程松猶未知吳曦之叛遣人求援於曦曦紿言當得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馳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爲（一作措）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松亟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匄贐稱曦爲蜀王曦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爲劒亟逃奔使者追予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陜西向掩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

三年春正月辛卯吳曦自稱蜀王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爲界曦即興州爲行宮改元置百官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議行削髮左衽之令稱臣於金分其所統兵十萬爲統帥遣祿祁等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榜於成都潼川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爲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爲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先是從事郎錢鞏之從曦在河池嘗夢曦禱神祠以杯珓擲之神起立謂曦曰公何疑公何疑後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才足能辦此鞏之覺心異其事具以語曦曦遂召丙用事又召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吳晛

爲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保民心於是陳咸自髠其髮史次秦自瞽其目李道傳鄧性甫楊泰之悉棄官去　二月己未以楊輔爲四川制置使吳曦遂之初輔知成都嘗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青城山道人安世通獻書於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爲公初得曦檄即當還書詰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屬帥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劒門檄夔梓興伐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

洏釘仮叢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救子之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驅民而爲叛也且曦叛雖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論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爲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央不忍汗面戴天同爲叛

民也輔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者而世通之言尤切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不發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棄成都而去　乙亥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吳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君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減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

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若成報國救西蜀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略曰惟干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　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挺而走巨源持詔

乘馬自稱奉使入戶內曦啓戶欲逸李貴即前執之刃中曦頰曦反撲貴仆於地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曦始斃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立凡四十一日金遣术虎高琪奉冊於曦未至而曦已誅矣先是韓侂冑聞曦反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且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似非附

逆者或能討賊佞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
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書未達而誅曦露布
已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於廟社梟之市三日
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祖玠
子孫出蜀存璘廟祀玠子孫免連坐初曦未叛時嘗
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轎載雜襲曦方垂鞭
四顧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騎而垂鞭
與已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為駭嘿自念曰我
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
喜異謀由是而決蓋其妄心一萌遂奪其魄舉目形

似已兆覆亡之禍矣　三月丁丑斬僞四川都轉運
使徐景望於利州庚子以楊輔為四川宣撫使安丙
副之許奕為宣諭使　壬寅連貶程松澧州安置
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賊破膽矣關外西和
成階鳳四州為蜀要害盍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為後
患丙從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
州劉昌國復和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鋭復大散關好
義進兵次於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
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
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

歸於官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宣撫司楊輔
安丙不許士氣皆沮孫忠鋭因而失守散關丙素惡
忠鋭檄其還欲廢之先命楊巨源偕朱邦寧以朽兵
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鋭出迎伏壯士於幕後
突出殺之并其子授丙遂以忠鋭附僞表聞於朝
丁卯楊輔還以吳獵為四川制置使時朝廷察安丙
與輔異召輔赴闕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
當召遂命輔知建康　李好義以中軍統制知西和
州吳曦故將王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
之酬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死而昌國遁矣既

斂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冤之號慟如私親朝
廷慮喜為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既而昌國白
日見好義持刃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死　六月安
丙殺楊巨源初吳曦之誅實楊巨源李好義為首倡
功最大既安丙以討賊事聞於朝詐言以巨源好義
為首實則獨後二人及獎諭詔書至沔州巨源曰詔
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
使而巨源僅與通判心益不平乃為啓以謝丙曰飛
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高節解印而去彭澤庶
幾陶靖節之清風既又愬功於朝或謂安丙曰巨源

[illegible]丙令王喜鞫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
于鳳州之長橋樞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械巨源收
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援刀取
其頭不絕者踰寸遂以巨源自殰聞忠義之士莫不
扼腕流涕劍外士人張伯威爲文以弔其詞尤悲切
丙以人情洶洶上章求免楊輔亦謂丙殺巨源必召
變請以劉甲代之

嘉定二年八月以安丙爲四川制置大使罷宣撫司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

明　北海　馮　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纂輯
　　句吳　徐　申
　　豫章　劉曰梧　校正
　　秣陵　沈朝陽　繙閱

蒙古侵金

寧宗開禧二年十二月蒙古奇渥溫鐵木眞稱帝于斡難河鐵木眞之先有曰孛端叉兒母曰阿蘭果火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孛

端叉兒其季也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爲部居于烏桓之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隸于韃靼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眞還次于跌里溫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眞名之也速該死鐵木眞年幼其部衆多歸于族人泰赤烏部率部人爲十三翼大戰泰赤烏等敗因得少安時泰赤烏部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鐵木眞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眞吾主也因悉歸之泰赤烏部遂微未幾塔塔兒部叛金鐵木眞自斡難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

封鐵木真為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鐵木真以乃蠻部強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真乃大會屬部于帖麥垓川議伐乃蠻乃蠻太陽罕嘗于流海山與蔑里乞諸部合兵勢頗盛鐵木真與之大戰擒殺太陽罕諸部悉潰鐵木真益以盛強明年遂攻西夏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斡難河之源即位建九斿白旗諸王羣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先是紹興中金人屢擊蒙古不能克遂與之和金主嘗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鐵木真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

之金主不許鐵木真聞而憾之　鐵木真既即位遂發兵復征乃蠻滅之執杯祿可汗以歸

嘉定元年冬蒙古征脫脫及屈出律罕時斡亦剌等部遇蒙古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為鄉導討蔑里乞部滅之脫脫中流矢死屈出律奔契丹是年金主璟卒衛王允濟立

二年三月畏吾兒國降于蒙古畏吾兒即唐之高昌也　五月蒙古兵入靈州夏主安全納女請降於蒙古夏自是益衰

三年十二月蒙古侵金先是金主永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謂金使曰新天子為誰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耶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永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為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禁百姓傳說邊事

四年夏四月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初金納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

欲惜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掠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濼以進金主始恐乃釋買住之囚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求和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備邊　八月金獨吉千家奴完顏胡沙至烏沙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及烏月營破白登城遂攻西京凡七日胡沙虎等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翠屏山遂取西京及桓撫州蒙

古主復遣其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三人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金德興弘州昌平懷來縉山豐閏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欒南至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于蒙古　閏九月蒙古主既破撫州休士牧馬將遂南向金主復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完顏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胡沙率重兵爲後繼或謂九斤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爲計萬全蒙古主聞之進兵于貛兒觜九斤遣麾下明安問蒙古

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九斤等戰金兵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胡沙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河堡金兵又大敗胡沙僅以身免走入宣平蒙古兵乘勝薄宣平遂克晉安縣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兵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多所損折遂襲金羣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命泰州刺史朮虎高琪屯通玄門外尋降胡沙爲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

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　十一月金徒單鎰初爲上京留守蒙古兵日攻西北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右丞相鎰上言曰自國家與韃靼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實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瑾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金主從瑾謀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

搖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金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恥哉　胡沙虎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荊關殺來水令至中都金主不問以爲右副元帥胡沙虎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平金主與之三千令屯媯川胡沙虎不悅

五年三月金胡沙虎欲移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韃靼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爲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俱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

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　蒙古主旣克宣平遂攻德興府坎壖而登金人禦之蒙古兵不利蒙古主第四子拖雷與赤駒駙馬復擁楯先登而射之金兵引却蒙古遂盡拔德興境內諸城堡而去金人復守之

六年五月金主永濟復以紇石烈胡沙虎爲右副元帥　八月金主復用胡沙虎使將兵屯燕城北徒單鎰切諫不聽胡沙虎與其黨完顏醜奴蒲察六斤烏古論奪剌等謀作亂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謀反奉詔入討分其

軍爲三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韃靼至北關已絕戰矣旣又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徒單金壽召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虎遇之於馬上手刃殺之完顏石古乃聞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殺之胡沙虎至東華門護衛斜烈乞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聲伎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遣武衛兵二百錮守之胡沙虎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大夫鄭氏掌寶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爲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爲逆豎奪璽耶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其黨數十人丞相徒單鎰時以墜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軍士索人於閭巷鎰乃還第胡沙虎欲僭位猶豫不決以鎰人望乃詣訪之鎰從容謂曰昇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

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弑金主於邸時完顏綱將兵十萬行省事于縉山胡沙虎誘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徒單銘等迎昇王珣于彰德九月至燕卽位立子守忠爲太子追廢永濟爲東海郡侯後追復衛王謚曰紹　蒙古兵至懷來金元帥右監軍朮虎高琪拒之敗績僵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蒙古主乃留可忒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衆趨紫荆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

與可忒薄察軍合旣而又選諸部精兵五千騎合怯台哈台二將圍守中都方蒙古兵至皂河欲渡高橋胡沙虎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翊日再戰胡沙虎創甚不能出期高琪以糺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沙虎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擧目金兵大潰高琪自度必爲胡沙虎所殺乃以糺軍入中都圍胡沙虎之第胡沙虎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絓墜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

赦之因詔暴胡沙虎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爲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　時蒙古木華黎統兵侵金所向殘破永清人史秉直聚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旣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木華黎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爲萬戶領降人家屬屯霸州　十二月蒙古主留怯台及哈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幷韃靼兵爲三道命其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三人爲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洺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黄河大掠平陽太

原之間別將薄察等遵海而東破灤薊大掠於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與子拖雷由中道破雄漢清滄景獻河間濱棣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爲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捲而去屋廬焚燬城郭丘墟惟大名眞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

七年三月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諸將請乘勝

破城蒙古主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河東河北郡縣悉爲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旣弱汝我復迫汝於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丞相高琪言於金主曰韃靼人馬疲病當决一戰完顏承暉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社稷安危在此一擧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爲之計金主然之遣承暉議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主乃以其故主永濟之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與之　夏四月金及蒙古平蒙古主引歸出居

盾關金主以蒙古既和大赦其國內　五月金主珣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議遷于汴左丞相徒單鎰諫曰鑾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爲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遂命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承暉左丞抹撚盡忠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啓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爲款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鄉命扈衛糺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糺軍怨之遂作

亂殺其主帥素溫而推斫答比涉兒札剌兒三人爲帥北還完顏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斫答擊敗之遣使乞降於蒙古蒙古主遂遣明安援斫答合其兵圍燕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以爲不可平章术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　九月蒙古將木華黎進兵攻金北京守將銀青帥衆二十萬禦於花道敗

還嬰城自守其裨將完顏昔烈高德玉等殺銀青推寅答虎爲帥木華黎命史天祥等趣兵進攻寅答虎遂舉城降木華黎怒其降緩欲坑之蕭也先曰北京爲遼西重鎮既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木華黎從之奏寅答虎權北京留守以吾也兒權兵馬帥府事於是金順成懿通州相繼降於蒙古

八年二月金中都被圍既久完顏承暉以抹撚盡忠久在軍旅悉以兵付之而自總持大綱又遣人以礬書奏告急金主命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軍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

千河北軍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孛术魯調遣繼發以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然馭衆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遇於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軍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絶內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既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一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

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受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旣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紿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爲亂兵所焚月餘不滅時蒙古主在

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實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沒焉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得至此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盡忠至金主釋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

金好之絕

寧宗嘉定四年六月遣余嶸賀金主生辰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　冬十月以金國有難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飭邊備

七年三月金主珣遣使來督歲幣　五月金主珣遷都于汴遣使來告　秋七月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罷金歲幣其畧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旣能越三關之阻以致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埸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爲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

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常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不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之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歲幣　八月癸卯金國復來督歲幣

八年十一月復遣使如金賀正旦刑部侍郎劉鑰等

及太學諸生言其不可不報與德秀從上奏曰金自南遷其勢日蹙韃靼西夏東出潼關深入許鄭攻圍都邑遊騎布滿山東而金以河南數州之地抗西北方張之師加以羣盜縱橫叛者四起危急如此不亾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叛遼在政和甲午其滅遼也在宣和己巳而犯中原即於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爲監夫以皇皇鉅宋八葉重光至於政宣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刼遷我二聖荼毒我烝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嘗論政宣致禍之由其失有十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説王黼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淫侈蠱上心奢靡盡國用土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江南甚至內庭曲宴出女樂以娛羣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自童貫高俅迭主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階級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卹而誣以逃亾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政宣之失災異數見火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光

洶洶欲動赤氣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羣臣恬不知警方且以怪孽爲嘉祥變異爲休證此上不畏天戒其失三也政宣之際以言爲諱張根論征歛之煩散官安置李綱論大水之變遠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言矣鄧肅以進詩諷諫屏出太學朱夢説以冐言官寺竄斥偏州於是布衣不敢言矣鈐結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卹人言其失四也政宣用事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爲事凡累朝老成之望當代鴻碩之材不以奸黨廢則以邪等斥不以曲學黜則以異論逐排沮挫抑之餘舉國無君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失五也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難壬人變夷率服政宣之世京黼繼尸宰柄卞攸監司樞庭其翱翔臺省布列館殿非歌頌書生即膏粱子弟非奴事閹尹即翼附權臣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宣小人顧爲蒙蔽以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邊臣掩覆於外女真啟期入寇而大臣諱聞於中上下相蒙稔成大患至虜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宣小

人專務聚歛以掊根本朱勔以貢奉擾浙右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比屋嘆息王黼創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爲盜賊雖微夷狄亦必有蕭牆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事寢敵謀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覘國而童貫實行遼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譏北事既與遂付戎律以僕隸之材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諸將無所稟畏庸懦不武敵師得以憑陵未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譚稹其爲駑怯又益甚焉於是女眞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此授任非材

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蕞爾之鄭崎嶇強國間區區一環宜無愛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令於小邦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蓋有國者不幸與強敵爲鄰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徇其欲方女眞欲遼國交雖能每戰輒克然覬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淺深何敢遽有他志不幸奸臣黼貫希功寡謀惟恐無以順適其意

彼方邀吾歲幣則與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酧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師已侵尋於境上矣蓋犬豕豺狼本無饜足徒知狥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張瑴結余覩爲造釁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微結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置失宜其失十也今一人憂勤恭儉無愧仁祖之風而羣臣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餉者十

八而士卒窮悴常有不飽之嗟災異頻仍修省之實未覩言路壅塞讜直之士弗容君子非不叅用而正論未嘗獲伸小人非不欲遠而譏諂猶或得志蒙蔽之風日熾聚歛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事不敢盡言獨請爲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韃靼之在今日無與昔者女眞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爲鄰亦以紐述女眞已行之故智蓋女眞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覘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辭使大義以

見攻女眞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畢詞遣使以覘吾之所啓乎從之則要索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黠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預圖以應之也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以羣醜迭爭莫能相一故吾得以偸日夕之安及符堅旣滅慕容旋啓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飮江之志今新虜鴟張盡有河朔楊劉羣盜人皆服從臣恐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爲江左苟安之計也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能當强大之魏者其君臣能相與策勵也今國家幅員萬里帶甲百萬江漢爲池豈下於吳

陛下任九廟之託固不可付安危於度外養成深患也因以五不可爲獻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讎高宗孝宗値其方强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句踐望後人今天啓此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還虜之貴而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句踐之良圖懲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也二曰北鄙之盜不可輕言韃靼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覦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爲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爲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强之志媺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虜亡爲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縉紳大夫工爲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乾象告愆適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監天人

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鬲不可以爲人公論堙鬱不可以爲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爲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由分故臣於篇終反覆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不報

十年二月陳伯震還自金金主謂之曰聞息州南境

有盜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爲亂耳宋人何故攻我蓋欲以爲用兵之端也　夏四月金人分道入寇初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爲淮南招撫使遂有南侵之謀术虎高琪復勸金主侵宋以廣疆土金主始猶不然至是命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帥師南侵遂渡淮犯光州中渡鎮執推場官盛允升殺之慶壽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鄰入大散關以攻西和階成州朝廷聞之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李珏董居誼俱便宜行事以禦之先是金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韃

靼聞之亦將歛迹不宜用兵以益敵金主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示參政高汝礪汝礪言有哀祈之意徒示微弱無足取者議遂寢平章政事胥鼎亦切諫南侵有六不可高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爲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有所言皆不用　五月金人犯襄陽棗陽趙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

興等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與伴御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右左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梳籍山谷間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聞捷大喜以宗政權知棗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興亦敗金兵於光山隨州金人乃去　六月趙方請以伐金詔天下乃下詔暴曰朕勵精更化一意息民犬羊跨我中原天厭久矣孤兎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豈不知機會可乘讐恥未復念甫申於信誓實重起于兵端若能立非常之勳則亦有不次之賞遂傳檄詔諭中原官

吏軍民　十二月金完顏贇以步騎萬人犯四川破天水軍守臣黃炎孫遁金人攻白環堡破之統制劉雄棄大散關遁

十一年二月甲辰金人焚大散關復破皂郊死者五萬人　戊辰金人圍隨州棗陽軍孟宗政權棗陽初視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堤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樘兵列濠外飛鏃鏑以綱鈴自警鈸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

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攻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三月利州統制王逸帥官軍及忠義人十萬復大散關及皂郊堡追斬金統軍完顏贇進攻秦州至赤谷口沔州都統劉昌祖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遂大潰　夏四月金兵合長安鳳翔之衆復攻皂郊遂趨西和州劉昌祖焚城遁還時西和守臣楊克家成州守臣羅仲甲階州守臣侯順以昌祖遁棄城走金兵遂入諸州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不可勝計復犯大散關守將王立亦遁又犯黃牛堡

興化都統吳政拒郝之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以狥事聞政進二官昌祖奪官竄韶州克家等並竄遠州

十二月金主欲乘勝來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爲詳問使至淮中流不納遁去由是和好遂絕金主以僕散安貞爲左副元帥輔太子守緒會師南侵

十二年春正月辛卯金復寇西和州守將趙彥吶設伏待之殲其衆乃還　乙未興元都統吳政及金人戰于黃牛堡死之　二月癸卯金人乘勝攻武休關都統李貴遁還　丁未金人破興元府權府趙希昔棄城走　辛亥金人破大安軍連破洋州　壬子四川制置使董居誼遁都統張威使石宣邀擊金人於大安軍大破之殲其精兵三千人俘其將巴土魯安金人乃遁去　金完顏訛可復大舉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趙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知隨州許國及扈再興引兵二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又命其子范監軍葵爲後殿

閏三月癸亥金人圍安豐軍及滁濠光三州江淮制置使李珏命池州都統制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陳孝忠救之皆不克進金人遂分兵自光州犯黃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石磧自盱眙犯滁州之全

椒來安及揚州之天長眞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遊騎數百至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時賈涉以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應忠義人兵爲金所用乃遣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楊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紇石烈牙吾荅鬬馬阿海連戰于化湖陂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擊之復敗之于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初賈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

李全因致所得金牌干涉云殺駙馬阿海所獲者涉
請於朝乞如約授賞遂授全廣州觀察使而阿海實
不死也　秋七月孟宗政扈再興合擊金人于棗陽
時金師完顏訛可擁步騎傅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
樓棚列甕瀦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
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
銀鑛石工晝夜攻城運茆葦直抵圜樓下欲焚樓宗
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剏戰棚防城損穿穽才透
即施毒煙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以
刲士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

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
翼傅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氊衫鐵面而前又濕
氊濡葦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圜樓登城城中軍
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
焰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
境焚其城柵糧儲金頓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
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於再興赴期
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瀼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出
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
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

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
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
發廩賑之給田剏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
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
冬十月己丑京湖制置使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
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帥
師六萬分三道伐金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
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
十三年春正月丁酉扈再興攻鄧州許國攻唐州皆
不克而還金人追之遂攻樊城趙方督諸州拒退之

孟宗政復敗金人于湖陽　八月安丙遣夏人書定
議夾攻金人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
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丁焴節制且傳檄招
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初夏人與金連和八十餘年
未嘗交兵及爲蒙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人不能出兵
夏人怨之和好遂絕　九月辛卯夏人遣其樞密使
寧子寧帥衆二十萬圍鞏州且來趣兵王仕信帥師
發宕昌是月安丙命諸將分道進兵統制質俊李實
發下城都統制張威出天水程信出長道陳立出大
散閭田昇出子午谷陳昱出上津庚子質俊等克來

遠鎮敗金人於定邊城辛丑王仕信克鹽川鎮乙巳會夏人於鞏州城下攻城不克遂趨秦州丙辰夏人自安遠砦退師　冬十月丁巳程信復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遂自伏羌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安丙命信斬王仕信于西和罷張威官

十四年二月戊辰金人圍光州己巳金人犯五關壬申金人圍黃州又遣將圍漢陽軍　三月丙戌鄂州副都統扈再興引兵攻唐州　金人圍黃州急詔馮榯援蘄黃榯遷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與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縋

出門而虜兵已集大節竟自沉於江而歿金人復陷蘄州知州事李誠之自殺家屬皆赴水死　癸丑金兵退扈再興邀擊於天長敗之　夏四月戊辰金人渡淮北去李全遣兵邀擊又大敗之　冬十月夏人復乞會師伐金

十五年夏四月金主以朝廷絕歲幣國用以困乃命元帥左監軍訛可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同僉書樞密院事時全副之由穎壽進渡淮敗官軍於高塘市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既而獲生口言時全之侄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訛可引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衆惑之留三日訛可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為橋渡軍官軍襲之金兵大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數全罪而誅之

十七年三月金主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既而復遣樞密判官移剌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不南侵

李全之亂

寧宗嘉定四年十一月金益都楊安兒兵起初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鬻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安兒遂自名楊安兒金泰和中南侵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為群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金人招鐵瓦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兒至雞鳴山不進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劫州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

七年十二月金濰州李全兵起全濰州北海農家子

鋭頭蠭目權譎善下人弓馬趫捷能運鐵鎗人號李鐵鎗開禧中戚拱嘗結之以復漣水金主遷汴賦斂益橫河北山東遺民保砦阻險群聚為盜寇掠州郡皆衣紅納襖以相識時日為紅襖賊金與仲兄福亦聚衆數千鈔掠山東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于洋于潭等皆附之

八年二月金僕散安貞敗楊安兒於益都安兒奔登州刺史耿格納之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衆數十萬安貞復與山東行省完顏霆經歷黃國等將花帽軍討敗之殲其衆安兒乘舟入海走岠嵎山舟

人曲成等擊之安兒墜水死無子其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餘黨奉之稱曰姑姑衆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李全以其衆附之楊氏因與私通遂以為夫安貞復遣夾谷石里哥破劉二祖斬之餘黨稱霍儀為帥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附焉

十年秋七月知楚州應純之以山東群盜來歸置忠義軍時李全等出沒島嶼寶貨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鎮江武鋒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應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以歸銅錢為名弛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莫可遏初楊安兒之未敗有意歸朝定遠民季先者大俠劉佑家廝養也常隨佑部綱客山陽楊安兒見而悅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賓緣鐸得見純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為機察諭意群豪以鐸為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遂以兵五千人附忠皎忠皎與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於朝謂中原可復時瀕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敕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

制給忠義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輳漣水李全等生羨心焉　十一月李全及其兄福襲金青莒州取之

十一年春正月壬午李全率衆來歸詔以全為京東路總管　五月金石州賊馮天羽敗死其黨國安用來降詔以安用同知孟州事

十二年九月以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節制京東河北軍馬初山東來歸者日衆而石珪以計殺沈鐸於漣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之季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率所部五千併馬良等萬人往密

引就食丙不許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衆丙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毀幾盡丙遣人諭之不止時涉知盱眙軍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需饑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因命涉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即遣傅翼諭石珪楊德廣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衆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為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

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至是分江淮為三司乃命涉管淮東　是月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初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益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歸金以功為治中兗險不逞知府田琢在山東徵求過當失衆心林率其黨逐之琢戰敗乃還汴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附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自齊州還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驩請得所托置酒結為兄弟全既得林要領

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辭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安撫使兼京東總管　十二月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時大雨雪淮水合請於賈涉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涉許之全以長槍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踰濠水傳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獲炬數百齊舉遙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特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

十三年六月壬午賈涉誘殺漣水忠義軍副都統季

先其下推石珪為帥以拒涉初李全自化湖陂之捷有輕諸將心以季先威望出已上陰結賈涉所任吏莫覲使譖先欲反涉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事於道殺之而遣統制陳選總先衆於漣水先部曲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拒選不納而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為統帥珪道楚城涉不之覺遂入漣水選還涉恥之謀分珪軍為六請於朝出修武京東路鈐轄印誥各六授淵等以分統先衆淵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其詔以珪為漣水忠義軍統轄　八月金長清縣令嚴實為主將所疑

挈家壁於清崖峒依益都張林以避之會趙拱以朝
命諭京東過清崖實因求內附賈涉以聞實亦分兵
四出所至州縣皆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實
乃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郡來歸涉因再遣拱往
諭配以兵二千李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
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
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勝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林軍
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行省蒙古綱帥師固守全
與林夾汶水而砦明日金監軍王庭玉以騎兵三百
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

馬逐北抵山谷遇金將幹不答盛兵出旁有繡旗女
將馳搶突鬭全幾不免會諸將赴救拔全以出乃[illegible]
保長清精銳喪失大半全恐所携鎮江軍五百人
憤乃使洪先將之以歸而自以餘衆道滄州假鹽利
魁騰之尋還楚州　張林攻金滄州王福以城降
冬十月金以時青爲濟州宣撫使初青與叔父全俱
爲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赦爲濟州義軍
萬戶後附李全來歸處之龜山有衆數萬至是金帥
府遣人招之青以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
眙盡定淮南以贖罪金主乃有是命未幾青復自金

來附以爲京東鈐轄　十二月漣水忠義軍統轄石
珪自以入漣水非賈涉本意心懷不安李全復請討
珪於涉涉遂以全所統衆列於楚州之南渡門而移
淮陰戰艦於淮安以示珪有備因命、將招珪軍來
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衆心遂散珪技窮乃殺裴
淵而挾孫武正宋德珍降於蒙古珪既去漣水之衆
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涉不能却遂以付全
十四年春正月以李全還自山東賜緡錢六萬時青
入泗州西城二月金人來救青敗乃還　十一月京
都安撫張林叛降於蒙古先是李全既併將漣水忠

義益驕悍輕朝廷及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
江府喬行簡方舟逆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語其徒
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舩艤舟謀爭
舟楫之利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
福守之爲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猶重南貨價增
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
轉海達於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乃聽往諸
郡貿易東夫皆督辦於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illegible]
[illegible]福恃弟有恩於林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
不分場租福怒曰若恃恩耶待與都統提軍取若頭耳

材懼其黨李馬兒詭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降
於蒙古將木華黎福狠俱走還楚州林猶賄賈涉書
言非已叛實由李福也
十五年二月李全復泗州　夏四月知濟南府种贇
討張林林恐走李全入青州據之　十二月以李全
爲保寧軍節度使京東路鎮撫副使初全有戰功史
彌遠欲加全官賈涉止之及加節鉞涉嘆曰朝廷但
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耶
十六年六月淮東制置使賈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
求還朝在道卒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崔朝宗統鎮

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
趙邦永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淮
陰李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
過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庭下併召涉帳
前將校於是帳前亦願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丘
壽邁攝帥事全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
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考請
給無節壽邁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已軍盡籍之
而併統其軍壽邁不悟　八月李全攻鄧州不克復
還青州　十二月以許國爲淮東制置使初國爲淮
西都統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數言李全必反
涉卒會召國入對國疏全奸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
豪傑不能消弭蓋自警也遂易國文階爲淮東安撫
制置使兼知楚州命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幕徐晞稷
雅意開閫及聞國用乃註釋國號以寄全全不樂
理宗寶慶元年二月楚州軍作亂初許國至鎮李全
妻楊氏郊迓國辭不見楊氏慙而歸國既視事痛抑
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賞十損八九
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誇于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略
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故畱青州國不能致乃數致

厚餽邀全還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語覘
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
不恭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遂還楚州上
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庭參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
端坐納全拜不爲止全退怒曰全歸本朝拜人多矣
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
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勳業一朝位我上便不相假借
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遣勞加
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之幕客章夢先夢先令隔幕
覘諸慶福亦怒既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

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爲卑因
會集閒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
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
服此虜矣全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
楚城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潛其謀已
內自爲備後全遣慶福還楚爲亂適湖州潘壬事敗
全黨益不安或教楊氏畜一妾男子繙閹人曰此宗
室也且語僚佐曰會令汝爲朝士潛約盱眙四將爲
應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謀中輟止欲快意於國
討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

我豈文儒不知兵者耶夢玉懼僞及求檄往盱眙復
告慶福曰制使欲圖汝兩爲自結之計及是國晨起
視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
及額流血被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人縱火焚官寺
兩司積畜盡爲賊有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縋城
走伏道堂中宿焉賊権通判姚翀入城情兩軍使歸
楚是日慶福首殺夢玉以報其辱明日國縊於途事
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含忍以徐晞稷嘗倅楚守
海得全歡心乃擢晞稷爲制置使令屈意撫全全自
青州還楚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鬨斬數人

上表待罪朝廷不問知揚州趙范得制置印於潰卒
中以授晞稷晞稷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
等止之賊衆乃悅晞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
而手足倒置矣　五月李全牒彭義斌于山東曰許
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
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仇乃斬齎牒人南
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於是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
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
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岫抽山陽忠義以北楊
氏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遣人求徐晞稷書與義

斌連和乃止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
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蹙之斷
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
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
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
以爲言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各享安靖之福
范復以書力論之曰今上自一人下自一人至公卿
百執事又下至士民軍吏無不知禍賊之必反雖先
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先生知
而獨不言不言誠是也內無臥薪嘗膽之志外無

勝攻取之備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廟
謨所以爲高也然以撫定責之晞稷而以鎮守責之
范責晞稷者函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責
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爲傷人之痛惡其爲
傷人之言何哉賊見范爲備則必忌而不得以肆其
奸他日必將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
先生始末之信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
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
范遂爲宋晁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紓國禍
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

護家之狗必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
之姦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彌盜也欲望矜
憐別與閒慢差遣彌遠不聽　六月彭義斌既克山
東復納李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圖東平嚴實潛約蒙
古將孛里海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盡乃與義
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
事實時實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留所掠實青崖
之家屬不遣　秋七月彭義斌下眞定道西山與孛
里海等軍相望義斌分嚴實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
實知勢迫卽赴孛里海軍與之合遂及義斌戰於內

黃之五馬山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略其後遂擒
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爲他臣屬
耶遂殺之於是京東州縣復爲實有
二年六月蒙古圍李全于青州全北剽山東南仰錢
糧且挾朝廷以疑蒙古蒙古攻之全大小百戰終不
利嬰城自守蒙古築長圍夜布狗砦全糧援路絕與
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
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
數千萬勍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城夕陷於是全留青
福還楚　九月徐晞稷罷以劉琸爲淮東制置使朝

廷聞李全爲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以晞稷畏懦謀易
帥劉琸雅意建閫使鎮江副都統彭忙延譽忙亦密
覬代琸從臾尤力故以琸代晞稷忙代琸知盱眙
十一月劉琸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盱眙四總管惟
以鎮江兵三萬自隨夏全請從琸素畏其狡不許彭
忙自以資望視琸更淺曰琸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
琸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
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
何不往赴事會夏全忻然帥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
淮陰入屯城內琸駭懼勢不容却復競二人謀焉時

傳李全已死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琸令夏全盛陳兵
楚城李全之黨震恐李全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
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兎悲李氏滅夏氏寧獨
存願將軍垂盻全諾楊氏盛餙出迎與按行營壘曰
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為夫
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無多言也
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為好反
與福謀逐琸遂圍楚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
物時琸精兵尚萬人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
半琸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

多死器甲錢粟悉為賊有琸步至揚州借兵自衛夏
全既逐琸幕歸李全營楊氏拒之全恐楊氏圖已因
大掠趨盱眙欲為亂盱眙將張惠范成進閉城門夏
全不得入狼狽降金朝廷聞之大恐琸自劾未幾死
三年春正月以姚翀為淮東制置使朝廷以翀嘗與
李全交歡故命之翀朝辭帝謂曰南北皆吾赤子何
分彼此卿其為朕撫定之翀至楚城東艤舟以治事
門人城見李全妻楊氏用徐晞稷故事庭參之楊
氏許翀入城翀乃入寓治僧寺中極意娛之　三月
趙范上書史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

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
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異辭厚惠
可以啗賊而不知啗彼款兵之計或謂斂兵退屯可
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
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爲喜
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
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勝悔者矣夫有過
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
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
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

伺隙時遣偏師擣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
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
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
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
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
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
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
可以强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
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聽於金金
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

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速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實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閫以張軍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與議復令知池州　五月李全以青州降蒙古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鄭衍德田四救已曰譬如爲衣有身愁無袖耶今北歸未必非福全乃降蒙古　劉慶福在山陽

自知已爲厲階懷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于朝李福知之亦謀殺慶福於是二人互相猜忌不復相見一日李福僞稱疾不出旬餘慶福往候之李福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走左右殺之李福以慶福首納于姚翀翀大喜幕客杜來曰慶福首禍一世奸雄今頭落措大手耶時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餘綱運不續賊黨藉藉謂福所致福畏衆口數見翀促之翀謝以朝廷撥降未下六月福乘衆怒與李全妻楊氏謀召翀飲翀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翀二妾諸幕客知有變

不得已而往杜來至入字橋福兵腰斬之福兵欲害翀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鬚髯縋城夜走歸明州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姑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爲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　秋七月張林等歸淮安討李福斬之初李全之黨以贍軍錢糧不繼屢有怨言全將國安用閻通歎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生而劉慶福爲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時張林邢德亦在楚自謂嘗受朝廷恩中遭全間貳今歸于此豈可不與朝

廷立事王義深嘗爲全所辱且謂我本賈師帳前人與彭義斌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爲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李福及全妻楊氏以獻遂帥衆趨楊氏家福走出邢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及全妾劉氏妄稱楊氏函其首并福首獻于楊紹雲雲馳送臨安傾朝皆喜　八月檄知盱眙軍彭忙及總管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使便宜盡戮李全餘黨忙輕儇不爲惠等所服得檄不敢自決請制府及朝廷處之朝議以時青望重檄青還盱青恐禍及密遣人報全於青

州遂延不決惠成進以朝檄專委青而不及巳乃歸
盱眙設燕邀忭乘其醉縛之渡淮以盱眙降于金
李全得時青報慟哭力告蒙古大將求南還不許全
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蒙古大將乃承制授
全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幣全遂與蒙
古張宣差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蒙古衣冠文移紀
甲子而無年號楊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不還王義
深奔金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郭統制亦爲全
所殺　十二月金封李全爲淮南王全不受時全敗
完顏訛可于龜山故也　李全誘殺時青併其衆

紹定二年二月起復趙范趙葵節制鎮江滁州軍馬
　五月以李全爲彰化保康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
不受命初全自還楚即厚募人爲兵不限南北天長
民保聚爲十六砦比歲失業官賑不繼壯者亦皆就
募射陽湖浮居者數萬家家有兵仗使掠鮭制其家
周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之亦議結水砦以觀成敗
全知東南利舟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糴之留
其舵工以一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黏復募南
匠大治舭艣船自淮口及海相望時時試舟于射陽
湖及海洋復以糧少爲辭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

嘉興實欲習海道以覘畿甸然以山東經理未定而
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因以
貿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來山東得以少寬北顧
之憂遂偷不絕全因縱遊說于朝徑請建閫山陽又
遣使入金且欲銷朝廷兵備乃遣軍士殺椎滸入京
師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於是先朝兵甲盡喪全
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其下皆曰
通泰鹽場在焉貴若先取爲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
全欲朝廷不爲備且雖反而不敢遽絕其給乃挾蒙
古李宣差宋宣差以恫疑虛喝而蒙古實未嘗資全

兵其李宣差則青州賣藥人也朝廷雖知其奸姑事
苟安不之詰及全糴麥舟過鹽城知揚州翟朝宗嗾
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爲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
將陳益樓强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廷倉皇
遣幹官王節懇全退師全不許留鄭祥董友守鹽城
而自提兵還楚州以狀白于朝曰遣兵捕盜過鹽城
縣令自棄城遁去處軍民驚擾不免入城安衆朝廷
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全曰朝
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朝廷爲罷朝宗
命通判趙敬夫攝州事先是士大夫無賢愚皆策李

全必反而不敢言國子監丞度正獨上疏極言之且獻毙全之策有三其言鯁亮激切時不能用至是趙范趙葵深以全必反爲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

冬十月以趙善湘爲江淮制置使時李全造舟益急至發塚取黏板煉鐵錢爲釘熬囚脂揭油灰列艦縲㫺招沿海亡命爲水手又紿趙敬夫以蒙古爲辭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瞻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皆怨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息全又遣人以金

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橋于瑜口以便鹽城往來時史彌遠多在告諸執政又不以爲意獨鄭清之深憂之力勸帝討全帝乃以趙善湘制置江淮許便宜從事然猶有內圖進討外用調停之說惟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兵討之 十二月庚申李全寇至揚州灣頭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乃攻城南門趙敬夫得史彌遠書許增萬五千名糧勸全歸楚州即遣劉易就全壘示之全笑曰史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紿耶卻書不受敬夫恐亟迎趙范于鎮江范亦刻日約葵發帥雄勝寧淮武定强勇四軍萬四千赴之時全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坐郡治盡收其子女貨幣將趨揚聞范葵已入揚城乃鞭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矣江其可渡耶既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遂分兵守泰而悉衆攻揚州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至平山堂以偵三城機便全攻東門葵親搏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葵出與全隔濠立馬相勞苦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汝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

糧餉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全每云我不要淮上州縣渡江淨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然全志吞揚州三城而兵每不得傅城下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薪芻儲畜爲總領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悉衆及驅鄉農凡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舉火爲期夜半縱兵衝擊殲賊甚衆自是全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全張蓋奏樂于平山堂布置築圍范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攻之

全分兵諸門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官兵王青力戰死之明日范出師大戰獲全糧數十艘葵亦力戰敗之

四年春正月壬寅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時全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挑戰全走上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范陳于西門賊閉壁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耳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如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吊橋並出爲三迭陣以待之自巳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

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順而淮陲喜事者欲挾全爲重遂贊成之故全決計反及趙善湘趙范趙葵用事聲罪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常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寨西門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有堡寨候卒識全搶垂雙拂爲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鋭數千而西

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鬭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淮二軍蹙之全趨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羣卒碎其屍而分其鞍馬器甲併殺三十餘人皆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安用不從議推一人爲首莫肯相

下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捷聞加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使葵淮東提刑善湘季子汝楳史彌遠婿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亦以范葵進取有方慰籍殷勤故能成功

五月趙范趙葵復帥步騎十萬攻鹽城屢敗賊衆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焚二千餘家城中哭聲震天淮安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燒砦柵萬餘家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懼王旻趙必勝全子才等移砦西門與賊大戰又破之全妻楊氏謂鄭衍德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

今事勢已去撑柱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遂總淮而去其黨即遣馮垍等納欵軍門趙范許之淮安平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四

明 北海 馮 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纂輯
句吳 徐 申 校正
豫章 劉曰梧
秣陵 沈朝陽 繙閱

史彌遠廢立

寧宗慶元四年八月京鏜等以帝未有嗣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太祖後燕懿王德昭九世孫與愿于宮中年六歲矣尋以爲福州觀察使賜名曮封衛國公

開禧元年五月乙亥詔立衛國公曮爲皇子進封榮王

二年五月詔以宗室子均爲沂靖惠王柄嗣賜名貴和柄孝宗孫魏惠獻王愷之子均之父曰希瞿太祖九世孫也

三年十一月丁亥詔立榮王曮爲皇太子更名幬又更名詢

嘉定十三年八月癸亥皇太子詢卒謚曰景獻

十四年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爲皇子更名竑尋以宗室子貴誠爲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

之後希瓐之子也母全氏家于紹興之山陰初慶元余天錫爲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王於帝爲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爲名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室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爲丞相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也日者嘗言二兒後極貴問其姓長曰趙與莒次曰與芮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

告之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誇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其鄉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於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爲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

十五年夏四月丁巳進封子竑爲濟國公以貴誠爲邵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瞷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爲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

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座即君座也然言出于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見彌遠即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究竟何如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乃日媒孽竑之失言于帝覬帝廢竑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與德秀聞其事力辭宮教去位

十七年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

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
清之從游久故使布腹心今不荅一語則清之將何
以荅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
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
貴誠爲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
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
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
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以歸
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
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卽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

今所宜是沂清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
汝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
至乃凴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
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爲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
拊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
然後召竑竑聞命卽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
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
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曰
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宣制前當
在宣制後乃卽位竑以爲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

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卽位矣宣制畢閤門宣贊呼百
官拜賀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爲
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
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
喪尋進封竑爲濟王出居湖州　史臣曰寧宗恭儉
守文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
政可觀中更韓侂冑首養群奸指正爲僞外挑強鄰
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擅權幸帝
耄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國統亦得乘機伺間遂其
廢立之私他可知也　九月帝追封所生父希瓐爲

榮王生母全氏爲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理宗寶慶元年春正月庚午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
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謀立濟王
意于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進兵應接而
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
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盜千餘人結束如
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
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
不從壬等彊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
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

州卿率官屬入賀壬子僞爲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壬壬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任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壬至楚將渡淮爲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竑苛言竑有疾令余天錫召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諭旨逼竑縊于州治以疾薨聞尋詔追貶爲巴陵郡公又降爲縣公改湖州爲安吉州起居郎魏了翁考功員外郎洪咨

夔相繼言竑之冤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入見奏曰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分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卹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論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

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爲法帝曰亦是一時倉卒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陛下知有此失益講學進德以贖前愆以收人心　五月鄧若水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皇帝晏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於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死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弒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當倖逆之初

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濟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剛不決威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無者今或疑其有昔之信陛下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忍以清明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汚辱也盍亦求明是心於天下而俾有辭於千古乎爲陛下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於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當其廢立

之間威動天下旣立則眇視人主是故强臣挾恩以陵上小人恃强以無上久則內外相爲一體爲上者喑默以聽其所爲日朘月削殆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豈總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榯其爪牙也彌遠之欲行某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間哉臣以爲不除此數凶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爲哉此臣所以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次而不行又有一焉曰

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李全一流民耳寓食於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非特盛也賈涉爲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卽位乃敢倔强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其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弒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勢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雖曰今暫無事未能必知其不一日羽檄飛馳以濟王爲辭以討君側之惡爲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可復情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文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奏上彌遠以肇橫抹之　秋七月罷工部尚書陳德剛金部員外郞洪咨夔以論濟王之冤忤史彌遠故也　竄大理評事胡夢昱于象州夢昱上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爲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故竄

二年八月追降巴陵郡公竑爲縣公從李知孝之請也

端平元年詔復故濟王竑官爵太常少卿徐僑常侍講開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復竑官爵有司檢視墓

域以時致祭時竑妻吳氏自請爲尼特賜號慧靜法空太師紹興府月給衣資緡錢

金河北山東之沒

寧宗嘉定八年冬十月蒙古主駐軍魚兒濼遣三哥拔都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金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爲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蒙古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還至陝州適河氷合遂渡而北金人專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蒙古欲許之謂撒沒喝

日辟如園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此一兎盍遂舍之撤沒喝耻於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若欲議和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爲王議遂不成　十二月蒙古以張鯨總北京十提控兵從奪忽蘭撒里必南征鯨懷反側木華黎覺之令蕭阿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遛不進阿先執而殺之鯨弟致憤其兄被害乃殺長史復據錦州自稱瀛王改元興隆掠平灤瑞利義懿廣寧等州下之木華黎帥先鋒蒙古不花權師吾也兒等軍討之州郡皆降蒙古　是年蒙古取金城邑凡八百六十有

二

九年夏四月金知平陽府胥鼎聞蒙古兵渡潼關遣必蘭阿魯帶徒單百家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僕散禄吾出師兵會諸將以拒蒙古兵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尚書左丞還平陽　冬十月蒙古兵入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崤澠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絶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畜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朮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益衰　十一月蒙古木華黎以張致兵精且依險爲阻欲設奇取之乃遣吾也兒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

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致聞溜石被圍以兵救蒙古不花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木華黎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致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致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木華黎殺之

金胥鼎慮蒙古兵扼河乃檄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畧司相與會師爲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析津北渡至平陽鼎遣兵拒戰蒙古兵敗去金人復潼關　金以苗道潤爲中都經畧使道潤有勇畧敢戰鬬前後撫定五十餘城署保定張柔爲元帥左監軍

十年三月金主徵山東兵偕應苗道潤共復中都而石海方據眞定叛慮爲所梗乃集祐劉貞郭文振及威州刺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爲犄角之勢圖之武仙遂率兵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金以武仙同知眞定府事　十二月蒙古主以木華黎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賜誓券金印分弘吉剌等十軍及蕃漢諸軍並隸麾下建行省於燕雲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初蠡州拒守力屈乃降木華黎怒將屠其城時州人趙瑨從木華黎爲

署百戶泣曰母與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哀懇切至木華黎義而許之遂東擊齊定益都臨淄登萊濰密等州而去

十一年五月金將苗道潤爲其副賈瑀所殺張柔擊召道潤部曲共討瑀會蒙古兵出自紫荊關柔遇之遂戰于狼牙嶺柔馬跌爲蒙古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立而不跪左右强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卽死終不偷生爲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蒙古以柔爲河北都元帥　八月蒙古木華黎圍太原壞之數匝金元帥烏古論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壞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行省參政李革守平陽兵少援絕城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自殺節度使完顏訛出虎守汾州元帥右監軍納合蒲剌都守潞州城破皆力戰而死

十二年五月金築汴京裏城初术虎高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旣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甓五

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剌左廂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甓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金主忽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效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爲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鼎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蒙古使張柔率兵南下遂克雄易保安諸州殺賈瑀進兵攻滿城金將武仙會鎭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纔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軍後毀其攻具策馬杖槊大呼入圍仙兵皆披靡柔綠

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
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乘勝攻下完州復敗仙葛
鐵鎗于新樂遂南掠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
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柔威名震于河朔
十二月金殺右丞相朮虎高琪高琪自執政專固權
寵擅作威福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高琪主機
務汝礪掌利權附已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
負才力或與已頡頏者對金主陽稱其才使幹當于
河北險置之死地又以已爲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
攬兵柄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侵置河北于意外凡

精兵皆集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輙出一卒以應方面
之急至是使奴賽不殺其妻因歸罪于賽不而殺之
以滅口事覺金主久知其奸遂下高琪于獄殺之初
金主將遷汴欲置糺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發中都
金主戒承多厚撫糺軍而承多輙殺人且勸金主取
其元給器用故有所答之難而中都以亾金主嘗嘆
曰壞天下者高琪承多二人也
十三年夏四月金封經畧使王福等九人爲郡公分
河北山東地以隷之初太原爲蒙古所有河北州縣
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爲長久之計徙單鎬

等言制兵有三曰戰曰和曰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
欲和則彼不肯惟有守耳河朔州郡旣殘毀不可一
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西陝西不願者許
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宜微使移剌光祖等謂當募土
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
道總管能捍州郡即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
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
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衆守土萬鐘三公何惜
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
三公就節鎮何不可金主從之同時九府惟武仙號

富强　秋七月金使烏古論仲端如蒙古求和呼蒙
古主爲兄蒙古主不允　八月蒙古木華黎至滿城
使蒙古不華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適金恒山公武
仙遣葛鐵槍戰敗仙遂舉城降史天倪說木華黎曰
今中原已漸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吊民
伐罪之意且王爲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爲乎木
華黎善之即下令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冬十月蒙古主遣塔忽報金謂烏古論仲端曰向欲
汝主授我河朔地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念汝遠來
河朔旣爲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

爲河南王勿復達也　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入濟南金嚴實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木華黎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謀歸朝實攻信殺之復取靑崖峒以魏博等郡歸蒙古時金兵二十萬屯黄陵岡遣步卒二萬襲木華黎于濟南木黎華迎戰敗之遂薄黄陵岡金兵陣河南岸木華黎令騎下馬短兵接戰金兵大敗溺死者甚衆木華黎遂進陷楚丘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十二月蒙古木華黎因金兵固守東平不下乃謂嚴實曰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安輯之勿苦

郡縣以敗事也乃留孛魯忽禿以蒙古兵屯守之以嚴實權行省謂千戶撒兒塔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　金易水公靖安民出兵至礬山取擔車寨會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者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不從遂爲其所殺

十四年夏四月金東莒公燕寧與蒙古兵戰敗死

五月蒙古兵圍東平日久餉道復絕行省蒙古綱監軍王庭玉不能守率衆南趨邳州蒙古孛魯忽禿邀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於府第撒兒塔以木華黎命中分其城以嚴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綏治曹州　冬十月蒙古木華黎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會西夏兵五萬復引而東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木華黎以石天應守葭自將兵攻綏德　十一月蒙古木華黎攻延安金元帥合達與納合買住禦之合達以兵三萬陣于城東蒙古將蒙古不花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夜半伏發木華黎乃命軍士銜枚潛進伏於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木華黎出伏乘其後鼓譟震天金兵大亂木華黎追殺七千餘人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木華黎以城堅難猝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鄜坊等州

十五年秋七月金平陽公胡天作降于蒙古時木華黎徇靑龍堡天作遂降　冬十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河中所過州縣皆下時金于牛心寨僑治吉州事木華黎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令妻孥先墜崖已從之皆死木華黎入寨留兵守之且使蒙古不花引遊騎出秦隴以爲聲援及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以石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隰等帥並受節制木華黎遂趨長安使兀胡乃太不花屯

守之遣安赤將兵斷潼關　是年蒙古主入西域諸國進次于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能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葢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寔無彊之福蒙古遂大掠忻都而還

十六年春正月蒙古木華黎攻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木華黎以天應

子斡可代領其衆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魯帶守河中阿魯帶恇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為浚築之計及絳州破阿魯帶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上謂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魯帶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終不能成故隨守隨陷　三月蒙古木華黎自河中帥師還至解州聞喜縣疾篤謂弟帶孫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干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而卒　是年金主珣殂太子守緒立

蒙古取汴

理宗寶慶三年五月蒙古遣使責歲幣于金　六月金使請和于蒙古　是月蒙古主滅夏以夏主睍歸

十二月蒙古入京兆關中大震復以兵破關外諸隘時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陝惟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以守禦之　蒙古主鐵木真殂于六盤山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

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

紹定元年三月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合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為前鋒陳和尚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葢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中授定遠大將軍世襲謀克忠孝一軍皆回鶻乃蠻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鷙狠難制陳和尚馭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秋毫無犯

每戰則先登陷陣諸軍倚以為重
二年冬十月蒙古兵圍金慶陽
三年春正月蒙古兵入金大昌原金將移剌蒲阿敗之慶陽圍解　八月蒙古史天澤攻金武仙于汲先是武仙既降蒙古復殺蒙古將史天倪以叛天倪弟天澤屢擊敗之復真定仙歸金金復封為恒山公置府衛州史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率衆來援蒙古兵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仙後仙走屯胡嶺關　冬十月蒙古窩濶台帥衆入陝西初蒙古使斡骨欒至陝西議和金行省移剌滿阿紇石烈牙吾

答等懼其泄事機留之及滿阿既解慶陽之圍志意驕滿乃遣斡骨欒還謂之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斡骨欒還見蒙古主白之蒙古主怒即與其弟拖雷帥衆入陝西鳳翔京兆同華之間破諸山砦栅六十餘所遂趨鳳翔金以平原政事完顏合達及移剌滿阿行省事于閿鄉以備潼關
四年夏四月蒙古圍鳳翔府金行省合達蒲阿逗遛不進金主遣樞密判官白華往諭之合達滿阿言北兵勢盛不可輕進白華還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軍出關界與渭北軍人交手計北軍聞之必當奔走少舒鳳翔之急合達滿阿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蒙古遂取鳳翔合達滿阿遷京兆民于河南使完顏慶山奴戍之　金完顏陳和尚敗蒙古將速不臺于倒回谷　五月金降人李昌國言于蒙古拖雷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然之白于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拖雷先趨寶雞速不罕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　秋七月速不

罕至沔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拖雷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八月蒙古拖雷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徑趨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民散走死于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鱉山撤屋為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界地至西水縣破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　九月蒙古主將兵圍河中急金完顏慶山奴棄京兆東還僉樞草火訛可元帥板子訛可懼軍力不

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陷草火訛可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訛可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閿鄉初板子訛可在鳳翔爲監戰奉御六兒所制有隙及攺河中總帥同赴召六兒遂譖訛可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兩訛可皆内族一得賊好以草火燒之一嘗誤呼宮中牙牌爲板子故時人因以別之　十一月蒙古拖雷攻饒風關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壁險阻以避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勢苦已極爲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　十二月合達蒲阿帥諸軍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

之遂出屯順陽拖雷將兵渡漢江合達蒲阿召諸將議由光化截江與戰及放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按得木皆曰截江便縱之渡則我腹内空虛必爲所潰蒲阿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況自來乎未幾蒙古兵畢渡合達蒲阿始進至禹山分據地勢列步卒于山前列騎士於山後蒙古兵覩之竟不前陣散如爲翅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三隊而來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却其在西者望蒲阿親軍環繞甲騎後而突之金蒲察定住力戰始退合達曰彼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若乘其卻而擁之必勝矣蒲阿曰江路已絶黃河不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遂不逐明日蒙古兵忽不見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已而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合達蒲阿議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忽至合達蒲阿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合達蒲阿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

捷生靈之禍其可勝言哉蓋以爲實然也於是民保城堡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游騎突至多被俘獲

五年春正月金主聞蒙古兵趨汴召羣臣議尚書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平章白撒不從而遣麻斤出等部民丁壯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衛京城命夾谷撒合將步騎三萬巡河渡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城蒙古主用西夏人恤可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拖雷以師來會夾谷撒合行至封丘而還蒙古兵奄至麻斤出等皆死丁

壯得免者僅三百蒙古主入鄭州遣速不臺攻汴金主召羣臣議所守有言术虎高琪所築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於是決計守外城命修樓櫓器具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不能徧守故議以遷避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於上清宮平日防城得功者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義軍凡四萬併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秉文爲赦文改元布宜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詞情俱盡聞者莫不

感動洛陽人至於痛哭　蒙古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完顏合達移剌蒲阿自鄧州率步騎十五萬赴援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三千而我不戰是弱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急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金軍遂進次於三峯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

兵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遂與陳和尚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拖雷與金相持遣口溫不花赤馬溫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踰其城合達匿窟室中城破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有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

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詣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湩酹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拖雷欲降之不從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鋭卒自是俱盡不可爲矣

二月金聞蒙古入饒風關遣徒單兀典行省閿鄉

以備潼關徒單百家爲關陝總帥便宜行事百官驅入陝㮄縣鎮運入大城糧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會阿里合傳旨召兀典援汴兀典遂與潼關總帥納合合閏秦藍總帥完顏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虢入陝同華閿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蒙古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會蒙古游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于蒙古蒙古兵遂長驅至陝兀典發閿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饑憊於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於馬前金兵遂大潰兀典合閏從數十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　蒙古取金睢州回歸德府金行省石盞女魯歡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才智故得不陷　金復以完顏賽不爲左丞相賽不先請致仕至是蒙古攻汴日急財匱援絶金主大懼平章政事白撒以爲勢必講和和議定則首相當往爲質乃力請金主起復賽不且括汴京民軍

二十萬分隸諸帥　三月蒙古立砲攻洛陽洛陽城中惟三峯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守撒合輦疽發於背不能軍遂投濠水死已而元帥任守貞復立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强伸爲府僉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軍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憨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爲四以銅鞭發之又創遏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

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蒙古主將北還
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且索翰林學士趙秉文
衍聖公孔元宜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移剌蒲
阿妻子并繡女鷹人等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訛可
爲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爲質以請和諫
議大夫裴滿阿虎帶爲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臺聞
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濠列木
柵驅漢俘及婦女老弱負薪草塡濠頃刻平十餘步
平章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閧金主聞之從
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

愕失措但跪於道旁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衣者
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
此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塡濠過半平章傳
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耶金主曰朕以生
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長成今
往作質子矣汝等畧忍待曹王出韃靼不退汝等死
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宮造
砲石取艮嶽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重其
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磑或碌碡
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梢者餘砲稱是每

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
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玉溪所折大
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綱
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蒙古
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爇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
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惟凹
而已蒙古兵濠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
壕深丈許濶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
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墻委曲狹隘容二三人
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

乃不能猝出比出又爲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
穴城由濠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
起渡濠又爲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蒙
古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鳶紙
燈退敵難矣時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
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
以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蒙古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
掘城爲龕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
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
皮皆碎迸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

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惟畏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主母明惠皇后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爲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速不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參政赤盞合喜以守城爲已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思烈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爲耻況以罷攻爲可賀耶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君后免難汝等不以爲喜耶乃命趙秉文爲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

慰不當賀乃已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飫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爲制旨釋衛紹王族禁錮汴京解嚴步兵始出封丘門外采薪　五月金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尋以疫後園戶僧道醫師鬻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國用　秋七月金飛虎卒申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於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　金恒山武仙等會兵救汴初三峯之敗仙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屯

留山汴京被圍金主詔仙與鄧州行省完顏思烈鞏昌總帥完顏忽斜虎合兵入援仙至密縣東遇蒙古兵即按軍屯山店報思烈曰阻閒結營待仙至俱進思烈急欲至汴不聽金主又命樞密使赤盞合喜帥兵應仙思烈等至京水蒙古乘之不戰而潰仙衆亦散走還留山合喜屯中牟三日聞思烈軍潰即夜棄輜重馳還　八月金主以和議既絕擇兵再至乃復僉民兵爲守禦備遂括汴京粟以完顏珠顆等主之置局以推舉爲名珠顆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舉果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

粟復以進奉取之且賣官及令民買進士第前御史大夫內族合周復覬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尚可得百萬石金主乃命合周爲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括之合周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完顏久住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矣執寡婦以令衆婦泣訴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爲養故雜蓬粃以自食耳非敢以爲軍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也久住不聽竟杖死聞者股慄盡棄其餘于糞

涸中或白于李蹊蹊顰蹙曰白之參政及白合周合周曰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城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衆莫敢言所括不能三萬斛而滿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遂至人相食金主聞之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翰林直學士斜卯愛實嘆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爲奉御把奴所告金主怒送愛實有司近侍李大節救免　十二月金汴京糧盡援絶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蒙古速不臺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

乃起院判白華爲右司郎中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既汝州有速不臺則鄧下亦不可往計今事勢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汝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激三軍之氣内則可慰都人之心或止爲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請詳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以蒲察官奴爲馬軍

帥高顯爲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者欲奉命參政内族訛出曰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耶衆默然官奴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賽不平章白撒右副元帥訛出左丞相李蹊元帥左監軍徒單百家等帥諸軍扈從參政奴申樞副燕知開封習捏阿不裏城四面都總領珠顆外城元帥東面把撒合南面术甲咬住西面崔立北面孛术魯買奴等留守乃發府庫及内府器皿宮人衣物賜將士民間鬨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目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

費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賽不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爲白華敗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與進發之數便謂無功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是日肇呂元帥忽斜虎援兵至言于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決意東行進次黃陵岡白撒擊蒙古降其兩寨得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羣臣固請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溫敦昌孫曰太后中宮

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為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為便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為耶金主惑之遂一意向河朔蒙古速不臺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六年春正月金主遣使徵糧於歸德總師石盞女魯歡送糧千五百石至蒲城東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二百張布為艦金主遂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蒙古回古乃追擊于南岸金元帥賀都喜力戰而死金兵溺者近千人金主次于北岸望之震懼次于屈靡岡遣白撒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

不應蒙古聞之自河南渡河白撒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白撒棄軍東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皆為民家所殺金主進次魏樓村猶欲俟蒙古兵至决戰少頃白撒至倉皇言軍已潰北兵近在隄外請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帥合里合等六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軍始聞金主棄師遂大潰金主入歸德遣奉御术甲塔失不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暴白撒罪殺之初瀕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見蒲察官奴一軍號令明肅所過無絲毫犯老幼婦女無復畏避及白撒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滿野所過丘墟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皇民始思叛故衛州堅守而蒙古之追無來援者以至于敗

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大懼時速不臺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殍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煑充饑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南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洶洶潛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習捏阿不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

兩宮民間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習捏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耶習捏阿不不答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顏奴申及習捏阿不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習捏阿不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輝等十餘人即諭百姓曰吾為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為爾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立遂勒兵入宮集

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恪至以太后誥命爲梁王監國百官拜舞立自爲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弟脩爲平章政事侃爲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爲左右司員外郎遂送欵詣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速不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爲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至數人死者未幾

遷梁王及宗族近屬于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荊王府爲巳私第取內府珍玩寶之羣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翰林學士王若虛爲文若虛私謂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爲愈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頌功德而可取信于後世者乎奕雖殘害聞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　史臣曰崔立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其爲罪不容誅矣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夏四月金崔立以天子袞冕后服進于速不臺又括在城金銀搜索熏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中諸門出葬者凡百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値此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王及荊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

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速不臺殺二王及宗屬而遣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徽欽之時速不臺入汴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巳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陷速不臺遣使言于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

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
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
得保全遂爲定制

會蒙古兵滅金

理宗紹定五年十二月蒙古遣王檝來京湖議夾攻
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爲可逐復讐之舉獨趙范
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
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往報
蒙古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
六年三月金主在歸德隨駕親軍及河北潰軍漸集

石盞女魯懽懽不能給白于金主乞遣出城及就糧
于徐陳宿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留元帥蒲察官
奴忠孝馬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於城中諸
軍既出城金主召官奴謂曰女魯懽盡散衛兵卿當
小心官奴以馬用本歸德小校一旦拔起心常輕之
又以金主時獨召用計事而不及已因謀圖用時蒙
古忒木䚟圍亳州且日遣兵薄歸德民心搖搖官奴
請北渡河再圖恢復女魯懽沮之官奴不悅乃私與
完顏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官奴積忿異
志益定李蹊以聞金主深憂之乃諭馬軍總領紇石
烈阿里合內族習顯陰察其動靜阿里合反以金主
意告官奴金主復懼官奴馬用相圖因以爲亂命宰
執置酒和解之馬用卽撤備官奴乘隙率衆攻用殺
之遂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刼朝官聚于都水毛花輦
宅以兵監之驅女魯懽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
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刃刼直長把奴申於金
主前金主擲所提劍於地謂實曰爲我言于元帥我
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實乃退官奴因大殺朝官
李蹊以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三千人薄暮官奴提
兵入見言女魯懽反臣殺之矣金主不得已暴女魯

懽罪而以官奴權參知政事　夏四月金唐鄧行省
武仙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剌
瑗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孟珙
逼天錫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
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于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
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及申州安撫張
林皆以城降移剌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爲
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于史嵩之曰
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
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

職事各招其徒以殺其勢蒿之從之　五月金蒲察官奴襲敗蒙古軍於亳州初衛州白公廟之潰官奴母爲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因其母以計請和官奴乃密與忒木解言欲劫金主以降忒木解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令官奴以金銀牌與來使而拘之遂定斫營之策端午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忒木解之營金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郤而復進官

奴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忒木解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遂眞拜左副元帥參知政事命習顯總軍以守亳州　金蒲察官奴既敗忒木解勢益暴橫居金主于照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蓋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爲此奴所困耳於是內侍局令宋珪奉御女奚烈完出吾古孫愛實等密討官奴且圖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饑窘會蔡息陳潁等州便宜總帥烏古論鎬運米四百斛至歸

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奴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蔡官奴力陳不可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出號于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奴爲無君諷金主早爲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相議事而令完出伏于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完出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劍斫之官奴中創投城下以走完出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完出請金主親撫慰之於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　先是金主以强伸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又以參政內族思烈自南山領軍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伸建一堂

於洛川驛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願以死自效已而蒙古自汴驅思烈之子于金昌府東門下誘思烈降思烈命左右射之聞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烏林荅胡士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凡餘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伸陳于水北蒙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伸躍而射之韓奔還陳卒步卒數百奪橋伸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伸即手觧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墻蒙古以五百騎迫之伸率卒二百鼓譟而出蒙古逕走朝士以蒙古兵强多

以輕騎携妻子出奔蔡州於是鷹揚都尉獻西門以
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
師力盡就執見蒙古帥語不遜左右持使北面伸拗
項南面遂殺之　金主守緒留元帥王璧守歸德遂
如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為
糧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兔鶻帶
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
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
國家涵養汝等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
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

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
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為之一慟及入蔡
父老羅拜于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
歔欷遂以完顏忽斜虎為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
古論鎬為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參知政事
孛朮魯小婁室僉書樞密院事忽斜虎有文武材事
無鉅細率親為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
奉金主幸秦鞏之志近侍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
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金主信
之忽斜虎惟深居燕山暝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

蔡差遠商販漸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
建山亭為游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
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
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
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于罵詈忽斜虎縛德
杖之金主曰此軍得力方以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
乃爾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
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
可使一日不在紀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
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可縱之太過耳今欲易

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
聞之自無有復犯法者是時從官近侍皆窮之悉取
給于烏古論鎬鎬不能繼日夕交譖于金主至以尚
食闕供為言金主遂疎鎬鎬憂憤成疾多不視事
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蹬山武仙愛將劉儀
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
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
可圖也若破離金砦則岵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
攻離金砦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擣王子山砦斬金
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遇金人

大捷未幾丁順復破黙侯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
破其七珙召儀曰此砦旣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
我招之乎儀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安榜以往珙
料仙勢窮蹙必上岵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駐軍
其下巳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
衆失措枕籍崖谷山爲之赭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
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
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
可緩夜漏下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石穴丙
夜蓐食啟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

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
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
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
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　八月蒙古都元帥
塔察兒使王檝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會
伐唐州金將烏古論黑漢戰死城遂降官軍駐于息
州之南降者日衆息州刺史烏古論忽魯懼請益兵
爲備金主以參知政事抹撚兀典僉書樞密院孛术
魯中婁室帥忠孝軍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曰北兵
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

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
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以忽魯畏縮命夾谷九住代之
塔察兒傅爾忽之從孫也　九月金使完顏阿虎帶
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
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
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
金幣爲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
淸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敝
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爲謀亦淺矣蒙
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

脣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
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　金主
拜天于節度使廳羣臣陪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
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
躍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
衆從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
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
長壘圍之　冬十月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
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益修攻具
斲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

斜虎曰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察兒約南北軍毋相犯塔察兒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鉤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旦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能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為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金總帥孛术魯中婁室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薪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强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婁室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隳其城先是忽斜虎命築寨浚濠為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為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縶或為俘獻或辱於階庭或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已而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去及柵遇敵兵戰而還殺廄馬以犒將士然其勢

不可為已時金徐州節度使郭野驢約源州叛將麻琮襲破徐州徐州將士以蔡州被圍又迫于蒙古兵議出降完顏賽不弗從恐被執乃投河求死軍士援出之卒自縊麻琮遂以州降蒙古

端平元年春正月戊申孟珙同蒙古兵圍蔡州會飲歌吹聲相接城中饑窘歎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煑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議攻金自被圍

以來戰沒將帥甚衆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
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爲五門整
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
主永緒集百官傳位於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
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
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
卿平日趫捷有將畧萬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志也
承麟起受璽己酉承麟卽位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
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
之萬衆競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百人

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陴已立
宋旗幟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門守者棄
門走門西開孟珙招江海塔察兒之師以入忽斜虎
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卽取寶
玉貢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
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爲
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
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
能耶於是參政孛术魯小婁室兀林荅胡土總帥元
志元帥玉山兒紇石烈柘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

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羣臣
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
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宗奠未畢城已陷諸
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
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
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察兒分金主骨及寶玉
法物是日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
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語以爲養相
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心困或俟再議因
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臨事多所

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于亡　戊辰史嵩
之露布告金亡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蒙古以劉
福爲河南道總管史嵩之遣郭春按循故壤詣奉先
縣汎掃祖宗諸陵孟珙還師屯襄陽江海還師屯信
陽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
均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于唐鄧州　夏四月詔
遣朱復之詣八陵相度修奉荆襄以兵五十護之未
至西京諜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
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
也　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主完顏守緒遺骨

及寶玉法物并俘囚張天綱完顏好海等獻于臨安時相方侈大其事監察御史洪咨夔上言曰此朽骨耳函之以匳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況與大敵爲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政和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上雖頷之不悉從也　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金主完顏守緒骨于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張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

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眞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爲虜主天綱曰殺卽殺焉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

三京之復

理宗端平元年六月詔出師收復三京時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淸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師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饋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荊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

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弊凡幾今旣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仍苟且不務任責朝廷有禁苞苴禁貪墨之令而州縣仍黷貨不知盈厭欲加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多頹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闢乾坤混一區宇制姦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

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爲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綏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愛其將校臨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畜怨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遑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向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況乎境内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併饑寒之迫常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嘗欲伺間而竊發蕭墻之憂凛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綴於强敵而不得休潰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

其將柰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内郡武備单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濶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趨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氣招徠以功

賞激勸推擇行伍卽可爲將接納降附卽可爲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饑色今之餽運累日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帛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棄前功欲勉强則無多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

遠寧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三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使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是之時孫吳爲謀主韓彭爲兵帥亦恐無以爲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　淮西總領吳潛又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金人旣滅與北爲鄰法當以和爲形以守爲實以戰爲應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浸廣百姓狼狽死者枕籍使生靈肝腦塗地得城不過荆榛之

區獲俘不過瘦昧之骨而吾之内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聞有進恢復之畫者其笲可謂僥倖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爲變率爲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執政不能從　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爲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伯淵燒封丘門以警動立立殊不安乃來約立視火立從兆秀折希顏等數騎往既還伯淵親送之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爾何傷即出匕首横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三合殺兆秀折希顏後至見立墜馬謂與人鬬欲前解之隨爲軍所殺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内前號于衆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軍民皆慟或剖其心啖之以三屍掛闕前槐樹上　全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范

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彊弩軍萬三千繼之各給五日糧　秋七月徐敏子啟行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迪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與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　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麵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立紅黄涼傘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爲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是夜有潰卒奔告于洛曰楊誼一軍已爲蒙古大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皆奪氣　八月蒙古兵至洛陽城下徐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汴京以史嵩之不致餽糧用不繼所復州縣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決黄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遂皆引師南還　九月壬寅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趙葵全子才輕遣偏師復西京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喪敗詔趙葵削一秩措置

河南京東營田邊備全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劉子澄趙楷並削秩放罷又言楊誼一軍之敗皆由徐敏子范用吉怠於赴援致不能支詔范用吉降武翼郎徐敏子削秩放罷楊誼削秩勒停自効　十二月己卯蒙古遣王檝來責敗盟辛卯遣鄒伸之等報謝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

明　北海　馮　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纂輯
句吳　徐　申
豫章　劉曰梧　校正
秣陵　沈朝陽　繙閱

蒙古連兵

理宗端平二年春正月丙辰詔孟珙屯黃州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分屯漢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鎮北軍遂以為襄陽都統制

六月蒙古主命子闊端將塔海等侵蜀忒木䚟張柔等侵漢口溫不花及察罕等侵江淮　秋七月蒙古將口溫不花寇唐州全子才等棄師走趙范帥兵敗蒙古于上閘兒還　冬十月蒙古闊端入蜀次鞏昌金總帥汪世顯降時金亡郡縣皆降獨世顯堅守不下闊端至世顯率其衆持牛酒迎謁闊端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闊端大悅戒其下秋毫勿犯俾世顯仍舊職即日令帥所部從征世顯遂截嘉陵進趨大安　十二月蒙古闊端入沔州殺知州

事高稼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流散皆襁負歸之及
數與蒙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剻端自鳳州入西川
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
保大安稼言於制置使趙彥吶曰今日之事有進無
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
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吶曰
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蒙古自白水關入六股
株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爲阻稼升高鼓譟盛旗
鼓爲疑兵彥吶至蜀口輟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
沔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

歸以助之已而蒙古大至何璘遁沔州遂陷衆擁稼
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彥吶聞稼死沔州破
乃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
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半夜截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
先鋒汪世顯犄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
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
扼僊人關
三年春正月蒙古兵攻洪山張順翁成大等以兵捍
禦蒙古將忒木解寇江陵統制李復明奮戰死之
二月襄陽北軍主將王旻等作亂時制置使趙范在

襄陽以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爲腹心朝夕
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
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
相繼降於蒙古時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財粟
在倉庫者無慮三千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爲蒙古所
有金銀鹽鈔不與焉南軍將李虎乘勝劫掠城中爲
之一空襄陽自岳飛收復以來百三十年生聚繁庶
城高池深甲於兩陲一旦灰燼詔以趙范失於撫御
削三官仍舊職任　時師屢爲蒙古所敗襄漢淮蜀
日急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己監察御史王

萬謂泳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令邊民生意
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因爲條具沿革事宜
泳從其言草詔進略曰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嘗金
之寢滅而蒙古之與鄰遂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
有滅虞之勢心之憂矣勝可嗟乎又曰兵民之死戰
鬭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骼胔相望是皆朕明不
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方
施令發政以爲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
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　是月蒙古陷隨郢
州荊門軍　八月蒙古陷襄陽軍德安府　九月壬

午御前諸軍統制曹友聞與蒙古戰於大安軍陽平關敗績死之初友聞帥師扼仙人關諜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萬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蒙古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爲不可彥呐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寨在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爲應外呼殺聲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入都寨

及達海帥步騎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創令諸軍梟烽友聞分所部爲二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旁而令虎銜枚突陣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濘深沒足宜候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鬭黎明蒙古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州三路俱陷沒西

蜀所存唯夔州一路及潼川順慶府而已　冬十月壬寅蒙古兵陷固始縣　丙午蒙古闊端兵離成都入文州知州劉銳通判趙汝鄉乘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死汝鄉被執辭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　十一月蒙古口溫不花入淮西蘄舒光州守臣皆遁口溫不花合三州人馬糧械趨黃州遊騎自信陽趨合肥詔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

韡過和州爲淮西聲援　蒙古忒木解攻江陵史嵩之遣孟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救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　蒙古將察罕攻真州知州丘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蒙古兵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於胥浦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敵兵少却岳曰敵衆十倍於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爲三伏設砲石待之於西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岳遣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二日皆引去

嘉熙元年冬十月蒙古口温不花攻黃州孟珙帥師救却之遂攻安豐杜杲繕完守御蒙古以火砲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蒙古令拔都魯所牌杈木拔都魯者皆死因爲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蒙古塡壕爲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壩蒙古乘風縱火礮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壩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斵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屐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値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召置帳下遂累

功勞超擢軍職

二年春正月己未詔史嵩之趙葵援黃州安豐其立功將士等第亟具名以聞　二月蒙古再遣王檝來求歲弊銀絹各二十萬僉書樞密李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踴奚啻倍蓰矣史嵩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二嵩之職在督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所當爲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虛捐歲月坐失事功

三月己丑命將作監周次說爲蒙古通好使　九月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數倍於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壩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壩下焚之皆爲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鴈翅七層俄砲中壩上衆驚杲乘勢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而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冬十月以孟珙爲荆湖制置使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擣

襄郢召諸將指授方略發兵深入遂復郢州荆門軍

三年二月孟珙遣兵及蒙古戰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因上疏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耳襄陽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八月蒙古塔海將兵入蜀制置使丁黼聞之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守至是塔海自新井入詐豎宋將旗幟以爲潰

卒以旗榜招之既審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而
死蒙古遂取漢卭簡眉蓬州遂寧重慶順慶府尋引
還黼帥蜀爲政寬大蜀人思之　十二月孟珙諜知
蒙古塔海等帥衆號八十萬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
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
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聲援
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及蒙古至珙密遣將禦之
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
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邊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
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知峽州帥兵迎拒於

歸州大垭砦得捷於巴東遂復夔州
四年春正月蒙古張柔等分道入寇　二月癸丑以
孟珙爲四川宣撫使珙遂與屯田條具上流事宜會
諜知蒙古於襄樊信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
於鄧之順陽乃分兵撓其勢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
其必因糧於蔡遣兵火其積聚遂拜四川安撫使知
夔州節制歸峽鼎澧軍馬珙至鎮招集散民爲寧武
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八都魯爲飛鶻軍發蜀政之弊
爲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
衞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

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
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漢尾口爲屯二十爲頃十
八萬八千二百八十以李庭芝權施州建始縣庭芝
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朞年民皆知戰守善
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悉出而戰珙下其法
於所部行之　夏四月蒙古復使王檝來檝前後凡
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疾卒遣使歸其柩於蒙古
淳祐元年十一月蒙古塔海部汪世顯等復入蜀進
圍成都制置使陳隆之固守彌旬誓與城存亾部將
田世顯潛送款於蒙古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

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守臣王夔降
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殺漢州兵三
千出戰城閉盡爲蒙古所屠　十二月蒙古月里麻
思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月里麻思曰吾與汝等
奉命南下楚人多詐當誓死無辱吾君已而馳抵淮
上守將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間耳若能
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爾貸月里麻思曰吾持節
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守將知其
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二年二月蒙古也可那顏耶律朱哥自京兆取道商

房以趨三川遂攻瀘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郢州一軍屯沙市一軍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又遣一軍屯浩州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由是諸將稟命惟謹　冬十月蒙古陷通州屠其民守將杜霆棄城遁　十二月蒙古兵攻敘州都統楊大全戰死

三年春正月蒙古張柔分兵屯田於襄城　秋七月蒙古兵破大安軍忠義副總管楊世安守魚孔隘力戰却之詔以世安就知大安軍

四年五月蒙古兵圍壽春呂文德率諸軍禦之　六月以呂文德為淮西招撫使未幾文德敗蒙古兵於五河復其城　十二月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有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匱畜洩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千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

五年五月詔沿江湖南江西湖廣兩浙制帥漕司共造輕捷戰船置遊擊軍壯士分備捍禦　七月蒙古察罕會張柔掠淮西至揚州而去

六年十一月蒙古兵寇荊湖江淮之境攻拔虎頭關遂至黃州

余玠守蜀

理宗淳祐三年二月以余玠為兵部侍郎四川制置使玠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嘗作長短句謁淮東制置使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泝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推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

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為麤人斥之為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蜀中財賦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二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無幾國用益窘至是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副使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謬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

各謀終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玠至築招賢館于府左供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士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所在州郡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才而任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璡冉璞兄弟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皆不至聞玠賢兄弟相率詣謁玠賓禮之館穀加厚居數月無所言玠乃更闢別館以

處之且常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餘請見玠屏人曰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勝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遂不謀於衆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璡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爲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諠然同辭以爲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率築

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棊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又移金戎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興戎先駐分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内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爲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

十年冬十月余玠出師擣興元不克玠慷慨自許有挈故地還天子之語數年之間建城堡築關隘增屯堡邊警稍息於是一意出師率諸將巡邊直擣興元遇蒙古將汪德臣鄭鼎大戰而還

十二年二月蒙古將汪德臣城沔州未幾又城利州

自是蒙古且耕且戰蜀土遂不可復　冬十月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余玠率諸將俞興元用等夜開關力戰始解去

寶祐元年五月甲午召余玠還　六月庚申以余晦爲四川宣諭使代余玠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初玠帥蜀至嘉定夔帥所部迎謁纔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弊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棹失色而

玠曰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恐其握重兵居外恐難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夔在蜀雖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一日曦爲叛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況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豨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錯

愕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下拜夔至玠斬之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將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侄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朝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帝惑之於是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四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答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兵召之或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代之

秋七月余玠卒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能及之者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士情然寄耳目於群小故人多懷疑懼至是聞召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

薛應旂曰宋之不競若天有以限之者纔得一人讒忌即入自其盛世固已有之熙豐以後類不相容迄於南渡日甚一日迨嘉寶開殘金雖亡蒙古方熾余玠治蜀措置有方猶足以爲一木之支而謝方叔徐清叟之徒必爲疑間以致之死嗚呼玠死之後不特蜀非宋有而國勢亦從可知矣乃又籍玠家財以犒師若非忠義之士有不解體者哉

二年八月下利州西路安撫王惟忠大理獄余晦帥蜀惟忠潛通北國遂下獄竟斬於市　九月追削余玠官秩奪其子晦告身先是侍御史吳燧等論玠聚

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籍𫏨庚之積以歸詔簿錄玠家財以犒師賑邊如孫遂認錢三千萬徵之累年始足

眞魏諸賢用罷

理宗寶慶元年八月罷直學士院眞德秀先是嘉定中德秀爲起居舍人兼東宮講官言事不避權貴知宰相史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爲從官者遂力請外帝初卽位自知潭州召爲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對勸帝以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爲本帝頗

納之時又召魏了翁爲起居郎了翁開禧初以武學博士對策諫開邊事出知嘉定府尋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是與德秀同召而洪咨夔亦入爲考功員外郎咨夔言事尤剴切因論臺諫失職有六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欵謁景靈宮而已臺臣深銜之會上書言濟王事者甚衆彌遠以爲患有梁成大者以知縣秩滿待遷謟事彌遠家幹萬昕昕一日言眞德秀嘗逐

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昕爲達其語遂擢監察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等論德秀所主濟王贈典非是遂命德秀提舉玉隆宮咨夔亦鐫二秩去成大澤知孝三人共爲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於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爲三凶又目成大爲成犬　冬十月貶魏了翁官罷眞德秀祠祿初胡夢昱以論濟王事逐了翁出闗餞之李知孝遂指了翁首唱議論將擊之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出知常德府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德

秀奏劄誣詆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閣待制罷祠李知孝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奏言大俠似忠大辨若訥或好名以自鬻或立異以自詭或假高尚之節以要名或飾矜僞之學以欺世言若忠鯁心實回邪一不察焉薰猶同器涇渭雜流矣言不達變謀不中機或強辨以爲能或詭計以市直或設奇險之說以駭衆聽或肆詭誕之論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守非所學一不辨焉枘鑿不侔矛盾相激矣魏了翁雖從追竄人猶以爲罪大罰輕眞德秀狂僭悖謬不減了翁相羊家

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
尼不爲已甚乃止成大貽書所親曰眞德秀乃眞小
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
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
要義一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旣歸蒲
城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
者執此以往
紹定六年十一月召魏了翁爲文華閣待制了翁應
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
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三曰復都

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
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
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
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強主威十曰復制閫之典
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
燦若白黑上讀之爲感動　戊辰禮部郎中洪咨夔
進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
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眞德秀魏了翁帝納之
命咨夔與王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
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

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
人主則廉陛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
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羣
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
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揚廷出令震撼海宇天
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旣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
能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
權大政亦畧舉矣然中書之弊端其大者有四一曰
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
論道之頃宜示臣言俾大臣充初志而加定力懲往

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時樞密院編修
官陳塤亦上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
機會秦檜死所任不過万俟卨沈該耳韓侂胄死所
任不過史彌遠耳此今日所當謹也次言內庭當嚴
宦官之禁外庭當嚴臺諫之選於是宦者陳洵益陰
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塤出知常州塤史彌遠之甥
紹定初嘗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
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妃及彌遠也彌遠謂塤曰吾
甥殆好名耶塤曰好名孟子所取也夫求士於三代
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

耳遂力辭職直聲動一時
端平元年春正月秘書郎蔣重珍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試權臣照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辯君子小人重珍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此為難辯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重珍每草奏必齋心盛服有密啓手書削藁帝嘉其忠實　冬十月召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時江淮帥闖有進取中原

之議德秀上封事言移江淮兵甲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壞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進德秀為戶部尚書入見帝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進因言于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陛下欲祈天永命惟存乎敬而已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足害敬今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及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了翁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辯以為進退人材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次及修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小學等皆切於上躬者又言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晝漏下四十刻而退帝皆嘉納之　時又召徐僑為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帝慰諭之顧見僑衣履垢弊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為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才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掊尅群臣養交而天子孤

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今女謁閹宦相為囊橐誕為二豎以腹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不此之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卻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及之帝為之感動明日內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警群臣以朋黨為之戒內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

二年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以疾辭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宮德秀奏言息民講武上嘉納之

五月真德秀卒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皆頌都城人時驚傳傾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塡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彰且慨然以斯文自任不因學禁之餘而少有疑沮後學宗之晚年帝始有意向用而德秀遽殞天下以爲恨　十一月以魏了翁同僉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以魏了翁往江淮京湖督視軍馬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

引與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開幕府於江州以吳潛爲參謀官趙善瀚馬光祖爲參議官

三年二月召魏了翁還時廷臣多忌了翁故謀假出督以外之甫二旬復以建督爲非召之還而帝不悟於是了翁固辭求去　夏四月魏了翁罷了翁乞歸田里不允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殿中侍御史李韶上疏曰了翁刻志學問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庭之詔未幾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人材燁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不報　帝時又召崔與之以爲參知政事不至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摧鋒軍士作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幕屬甘心焉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卽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召參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材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

愈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則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濶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敎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進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于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天下

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獨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劇切獻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來變故層出

盜賊跳梁雷雹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寮凡有絲髮夤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採訪外事及問以群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問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能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與之控辭至於十三疏不許

三年九月鄭清之喬行簡罷召崔與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復辭不至　十一月以魏了翁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未幾了翁卒

史嵩之起復

理宗紹定五年春正月以史嵩之爲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

端平元年六月以入蔡功加史嵩之兵部尚書　九月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罷

三年二月以史嵩之爲淮西制置使

嘉熙二年二月詔史嵩之以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荊

湖南北路江西軍馬置司鄂州

三年春正月以史嵩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兩淮四川京湖軍馬嵩之既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侶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王邁首上疏論嵩之謂其事體迫遽氣象傾搖太學生欲趣其歸則賄賂之迹已形或謂有族人發其私事肆爲醜詆者以相國大臣而若此非書之所謂大臣矣時嵩之與喬行簡李宗勉並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

淳祐四年六月禮部進士徐霖以宰相史嵩之挾邊

功要君植黨顓國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以爲其先
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
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
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彰彰然號於人使之爲小
人也常於善類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
二其或稍有異巳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柔
弱者始雖欲爲君子終以名節之尊不足易富貴之
願而義利之辨亦終晤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
而巳此嵩之變化士大夫之術舉朝皆受其牢籠鮮
有不爲其所欺也於凡善則歸巳過則歸君入以告

於陛下者惟窺測上情承順風旨出以語於人則曰
某事吾所調停也某人吾所幹旋也是嵩之要譽於
下而陛下叢怨於上也古人所謂斯謀斯猷惟我后
之德者嵩之肯當有哉不報　九月癸卯史嵩之以
父病謁告許之甲辰史彌遠卒詔史嵩之起復右丞
相兼樞密使中外莫敢言於是太學生黃愷伯金九
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叩闕上書曰臣等竊謂君
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望其忠也宰
我問三年之喪於夫子而曰期可巳矣夫子曰予之

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
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夫宰
予朞年之請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有聞父母欲
亾之病而不之問聞父母巳亾之計而不之奔有人
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
且無一日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人而嵩
之者則又宰予之罪人也此天地所不覆載日月所
不照臨鬼神之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其
去夷狄禽獸不遠矣且起復之說聖經所無而權宜
變化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佩社稷安

危進退係天下輕重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日無者
也起復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
世卒不從命天下至今稱焉至若鄭居中王黼輩頑
忍無恥固持祿位甘心起復絕滅天理卒以釀成靖
康之禍往事可鑒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蹤跡
詭秘鬣者開督府以和議惰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
位羅天下之小人爲之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之私
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
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
不速也嵩之亾父以速嵩之之去中外方以爲快而

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也嵩之不天聞計不行乃徘徊牽引彌縫貫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僉緣御筆必得起復之札然後徐徐引去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鼎鑊尚有耳嵩之豈不聞富弼不受起復之事乎而乃恐爲鄭居中王黼輩之所爲邪禮子聞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今嵩之視父疾如路人方經營內引搖尾乞憐暨奸謀已遂乃始就道初不見其有憂戚之容夫以無父之嵩之而陛下必欲起復之者爲其有折衝萬里之才歟

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刼制朝廷之術彼國內亂骨肉相殘天使之也嵩之貪天之功以欺陛下其意以爲三邊雲擾非我不足以制彼也殊不知敵情叵測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欲以制敵之名以制陛下耳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豐殖之計且國之利源鹽筴爲重今鈔法屢更利之歸於國者十無一二而聚之於私帑者已無遺筭國家之士壤日削而嵩之之田宅益廣國家之帑藏日虛而嵩之之囊橐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將以利吾國也殊不

知適以貽無窮之害爾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爲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母也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後而後奔喪以彌遠貪戀固位猶有顧藉丁艱於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匿喪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憯也且嵩之之爲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耄矣必有不測旦夕以思無一事不爲起復張本當其父未死之前已預爲必死之地近畿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京尹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經襄

之許堪故里巷爲十七字之謠也曰光祖作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奸陛下獨不知之乎臺諫不敢言臺諫嵩之爪牙也給舍不敢言給舍嵩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侍從嵩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執政嵩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怙勢至於三世未有不凶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之司馬氏是也史氏秉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史氏天下

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後亦惟知有史氏陛下之勢孤立於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於史氏之手而後已臣方涕泣栽書適觀麻制有曰趙普當乾德開創之初勝非在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迄定武功夫擬人必於其倫曾於奸深之嵩之而可與趙普諸賢同日語耶趙普勝非在相位也忠肝貫日一德享天生靈倚之以爲命宗社賴之以爲安我太祖高宗奪其孝思俾之勉陳王事所以爲生靈宗社計也嵩之自

覩器局何如勝非且不能企其萬一况可匹休趙普耶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此其驗也臣又讀麻制有曰諜諗憤兵之聚邊傳哨馳之騎况秋高而馬肥近冬寒而地凍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時諱言邊事通川失守至踰月而後聞壽春有警至危急而後告今圖起復乃密諭詞臣昌言邊警張皇事勢以恐陛下蓋欲行其刼制之謀也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又其驗也竊覩嵩之自謂牢相動欲守法至於身乃跌蕩於禮法之外亙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寘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况

從置諸具瞻之位其何以訓天下後世耶臣等於嵩之本無宿怨私忿所以爭趨闕下爲陛下言者亦欲扶綱常於日月重名敎於丘山使天下爲人臣爲人子者效忠效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孟軻有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乆被敎育此而不言則人倫掃地將與嵩之胥爲夷矣惟陛下裁之不報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書略曰天下有一日不可廢之人倫人心有一日不可泯之公論大倫之盡廢固不足爲亂臣賊子蓋公論之不泯所以爲宗廟社

稷慮先儒謂事親之情可奪則事君之情亦可奪正以不忠實原於不孝無父後至於無君此理之必然也陛下拳拳於嵩之之不忍釋者豈以秋風向邇冬寒又迫非嵩之素諳敵情熟識邊事莫能當此寄耶然臣等不憂敵國之勢盛而憂陛下之勢孤昔者金人之盛十倍韃靼吾國之專政者秦檜爾檜死而逆亮南牧兵號百萬孰不束手無策時宰臣陳康伯以靜定運廟謨詞臣虞允文以忠義鼓士氣竟能致采石之捷成誅亮之功檜之死而有陳康伯虞允文孰謂嵩之之去而無如康伯允文者耶惟是陛下所進

今之矣其亡凡當世傑特之士皆銷落於嵩之排擯
之餘如王蕃謝方叔以爭不勝最先去游侶以大政
不使聞而激之去劉應起以轉對直言去張蟠以轉
對觸諱去劉漢弼以臺論攻嵩之之黨去趙與懽以
才名軋已而嫉逐斥去李韶以作從數嵩之之專柄
去王伯大以意向不合去趙汝騰以麻詞無佞語陰
摘其小疵而遣去徐榮叟趙葵皆嬰其機穽去別之
傑號爲長厚又以每事必問本末假托而擠之去杜
範尤爲簡聖眷負人望上前敢論諍遇事有分決則
又用李鳴復而速其去竊聞其時太學九士扣閽上

疏乞罷鳴復而留範九士袁封未徹於宸旒之聽而
親管之門生已入臺端矣庸邪小人奉承唯謹即今
同寮交章論範陛下所藉以爲耳目心腹者皆盡空
於嵩之之一網陛下雖居九重身處佚愉傍無可謀
之人外無入告之益是以獨善之清躬游於史氏之
黨局君父至此天下謂何宗學生與衮等三十四人
上書畧曰爾讀麻制私竊有疑陛下謂其修法度能
制夷狄能運掉二邊能發蹤百將又謂嵩之可以慰
中外之望凡此數者必非陛下之意乃嵩之之腹心
小人之無忌憚者爲陛下之喉舌也嵩之不孝上徹

於天弔者在門賀者在閭卽欲捨苫塊而坐廟堂脫
衰絰而被公衮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縱使陛下屬
念史氏則公圭旄節魚鱗雜襲陛下之恩亦至矣而
嵩之今乃一日不肯釋相位者其意將安底止耶惟
陛下決去大奸則社稷幸甚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皆
上書切諫亦不報諸生乃榜於太學齋廊云丞相朝
入諸生夕出諸生夕出丞相朝入時范鍾劉伯正暫
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
與懽逐遊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辭先聖以出曰天
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羅斥

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國廣學校
以儲才非惟衍豐芑以遺後人抑亦隆漢都而尊國
士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爗爗爲四學戔戔束
帛倒及諸生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
骨寧畏觸鱗盡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實惟公
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
咎咎歸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皆鄭僑且謂毀校
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爲非彼旣便已行之吾亦何
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無見義而不爲當行已
而有耻苟爲飽煖恐貪罔象之羞相與携持毋蹈秦

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京尹遂盡削遊士籍畤
將作監徐元杰適輪對言臣前日進侍經筵親承聖
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臣奏陛下出命太輕人言不
可沮抑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玉
音賜俞臣又何所容喙今觀學校之書使人感歎且
大臣讀聖賢書畏天命畏人言家庭之變哀戚終事
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
犯清議哉前日朝廷出命之易士論所以凜凜者實
以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
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

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
天理誰實無之與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隣國也陛下
烏得而不悔悟大臣烏得而不堅忍臣懇懇納忠何
敢詆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爲大臣愛惜名節而已
疏出朝野傳頌帝亦察其忠亮　冬十月以劉漢弼
爲左司諫時史嵩之久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
御筆黜四不才臺諫於是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
王贄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皆罷去故漢弼乃有
是命漢弼首贊帝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爲安否則
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

得矣帝嘉納之　十一月徐元杰復上疏論史嵩之
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
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
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脉因乞引去左司諫
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蚤定相位
又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
乞勒令追服以補名教會嵩之亦自知不爲衆論所
容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
五年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先是史嵩之既去
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及杜範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

所裨益是月朔日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范鍾歸是
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
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於蠻煙瘴雨
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嶺外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
鞫治常所給使之人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姦邪
未盡屏汰爲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
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閽上書訟冤詔給元杰漢弼官
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
元杰漢弼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
筯者嵩之從子璟卿嘗上書諫嵩之曰自開督府東

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困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一則曰督府二則曰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江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別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勝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畫捐藩籬深入堂奥坐使飢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於沅湘搖蕩於鼎澧恐江陵之勢既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荆湖之路稍警則江浙諸郡焉得高枕而臥況殺降失信則

前日徼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直几上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安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爲今日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群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然見失而不知救覩非而不知革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亾之域矣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

六年十二月史嵩之服除有進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昴英監察御史黃師雍翰林學士李韶抗疏論之乃命嵩之致仕詔不復用

董宋臣丁大全之姦

理宗寶祐三年五月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宋臣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强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並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也帝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若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之愈也不報　六月以丁大全爲右司諫大全鎮江人面藍色爲戚里婢壻貪緣閻妃及內侍盧允升董

宋臣遂得寵於帝自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爲三不吠犬

戊子罷監察御史洪天錫時雨土天錫以其異爲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巨閹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列愬宦官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彈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illegible]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illegible]可[illegible]謂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

併盧允升及言脩內司止於供膳脩比年動曰御前姦賍之老吏逋逃之渠兇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役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無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横自今始疏六七上悉留中不報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崇嶓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正救而議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劾謝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清叟罷之董宋臣盧允升猶以為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詆洪天錫謝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無預遂出方叔提舉洞霄官

四年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為嘗言於帝有害吏者三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士將帥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擅威福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奸邪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不去政且日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嬖之者滋甚時帝年寖高操柄獨斷群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內嬖竊弄威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

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奸邪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奸不可與共事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紿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闕棄槐轎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

大學士提舉洞霄官大全既逐槐益恣橫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為六君子左司郎中陳宗禮見大全擅柄以言為諱嘆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言願為宗社大計毋但為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無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逕類引貪濁不納　十一月以丁大全簽書樞密院事馬天

驥同簽書院事時閻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　十二月罷知嚴州吳槃帝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場錢槃奏言內庫理財太急督促太峻龍章鳳篆施於帑藏之催科寶冊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擻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董宋臣諷臺諫劾罷之

六年夏四月以丁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開慶元年春正月國子監主簿徐宗仁伏闕上書曰賞罰者軍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天下

如器之欹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固不容髮兵虛將惰而力匱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則未學者安保其終不墜乎臣竊為此懼久矣陛下當危急之時出金幣賜土田授節鉞分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賞故當悉心效力圖報萬分而自出兵趍江踰廣以來未聞有死封疆戰陣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乃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吳衍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

抗疏學校叩閽至有欲借尚方劍為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豈眞欲愛護此數人而重拂千萬人之心哉今天下之事勢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東南一隅已半壞於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其毫毛彼方擁厚貲挾聲色高臥華屋而使陛下與二三大臣焦心勞思可乎三軍之在行者豈不憤然不平曰稔禍者誰歟而使我捐軀兵革之間百姓之罹難者豈不群然胥怨曰召亂者誰歟而使我流血鋒鏑之下陛下亦嘗念及此乎不報宗仁又極論宋臣盤固日久蒙蔽日深不誅

且誤國竟不報　冬十月丁大全罷時蒙古侵軼日甚大全當國匿不以聞至是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奏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御史朱貔孫等相繼論大全姦回險狡狠害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又論其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四罪詔致仕

景定元年夏四月出內侍董宋臣於安吉州

三年十一月竄丁大全於新州道死

公田之置

理宗淳祐六年十一月殿中侍御史謝方叔言豪強兼併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併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為之勢所謂富貴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資生養之具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

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強之食兼并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為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為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共紓目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諭二三大臣撫臣條論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兼併以塞于以尊朝廷裕國計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廢良策帝從之按方叔此疏蓋置公田之漸故載於此

景定四年二月賈似道當國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毖張希顏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於廪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緒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

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訔為檢閱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買所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為公且忠也然未見其利

所適見其害近給事中徐經孫奏言江西買田之弊甚詳若浙西之弊則尤有甚於經孫所言者因歷述爲害者八事疏奏不省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爲則似道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二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畝爲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六月庚申詔平江江陰安吉嘉興

常州鎮江六郡已買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今秋成在邇其荊湖江西諸道仍舊和糴丙寅詔公田竣事進劉良貴等官初買官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有直千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誥准三千楮將仕郎誥准千楮許赴漕試校尉誥准萬楮承信郎誥准萬五千楮承節郎誥准二萬楮安人誥准四千楮孺人誥准二千楮民失實産而得

虛誥吏又恣爲操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衆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敘由是有司爭以多買爲功似道又以陳訔往秀湖廖邦傑往常潤催督其六郡買田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墀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趙與訔王唐珪馬元演常州則洪穮劉子庚鎮江則章坰郭夢熊江陰則楊班黃伸恢在平江至以肉刑從事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朝廷惟以買公田爲功詔進良貴官兩轉餘進秩有差

五年三月賈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鎮江公田隸總所每歲租輸之官倉特與減饒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爲官耕者曰官佃爲官督者曰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初買時上下迎合惟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租收有虧則以其額取足於田主遂爲無窮之害　秋七月甲戌彗星見詔許中外直言臺諫士庶多上書以爲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買

似道上䟽力辯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濟所以舉意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知臨安府劉良貴亦以人言籍籍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由是公論頓沮　九月賈似道請行經界推排法於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民力益困

度宗咸淳三年十二月司農卿李鏞言經界嘗議修

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害成者又每倡為擾民之說故寧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奸民之欺寧忍取下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徧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細折計等奸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財富公平者訂田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遲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知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大抵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公租額重而納亦重則佃者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執事人皆得為侵漁之計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須浩繁和則歲幣重大

國用常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買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收其租以助歲幣後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初議欲省和糴以紓民力而其弊極多其租尤重迄於宋亡遺患猶不息云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六

明　北海　馮　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纂輯
句吳　徐　中　校正
豫章　劉曰梧
秣陵　沈朝陽　繙閱

蒙古諸帝之立 太宗 定宗 憲宗 世祖

理宗寶慶三年十二月蒙古主鐵木真卒于六盤山在位二十六年廟號太祖凡六子長曰朮赤性卞急而善戰早死二曰察合歹三曰窩闊台四曰拖雷至

是拖雷監國

紹定二年八月蒙古主窩闊台立窩闊台聞太祖之喪自霍博之地來會耶律楚材以遺詔召諸王畢至請立窩闊台時拖雷監國諸王意猶豫未決楚材言于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乃與諸王奉窩闊台卽位于和林東庫鐵烏阿剌里之地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楚材始定冊立禮俾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稍有忤意者刀鋸隨之至有全家被禍者楚材以爲亡命禁絕之

淳祐元年十一月蒙古主窩闊台卒廟號太宗闊台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以獻曰此鐵爲酒所蝕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臟耶蒙古主乃少減是年二月疾篤脉絕第六皇后乃馬氏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宜赦天下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蒙古主少蘇后以爲言乃首肯之赦發而脉復生至十一月疾愈楚材以六一數推之不宜田獵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爲樂出田五日還至鈋鐵鎋胡蘭奥都剌合蠻進酒懽飲極夜乃罷

翊日卒闊台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富庶羊馬成羣時稱治平初蒙古主有旨以孫失烈門爲嗣失烈門蒙古主第四子曲出之子也至是后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於和林

三年三月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時蒙古后乃馬眞氏稱制奥都剌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塡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奥都剌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

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斷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爲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阮十餘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爲相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　宋子貞曰元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幾乎泯絕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畨降附言語不通趨向不同

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設施者十不二三向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耳　時蒙古諸王拖雷第四子忽必烈思大有爲於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初邢臺人劉秉忠英爽不羈年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爲僧往來雲中會忽必烈召他僧遂邀秉忠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秉忠于書無所不讀尤邃於天文律曆三式六壬

遁甲之屬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忽必烈大愛之秉忠復薦張文謙召爲掌書記

六年秋七月蒙古主貴由立貴由太宗長子母六皇后臨朝四年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貴由乃即位于汪吉宿滅禿里之地朝政猶出於后

八年三月蒙古主貴由卒于横相乙兒之地廟號定宗時國內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又遣使於諸郡徵求貨財或於西域回鶻索取珠璣或於海東取鷹鶻驛騎絡繹晝夜不絕民力益困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抱曲出

子失烈門聽政諸王大臣多不服

十一年六月蒙古主蒙哥立初定宗卒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木哥及大將兀良合台等咸會議所立時定宗后所遣使者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失烈門爲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失烈門固在而議欲他屬將置之何地耶兀良合台等不聽共推蒙哥即位于闊帖兀阿蘭之地追尊其考拖雷爲帝廟號睿宗失烈門及諸弟心不能平蒙哥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于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

攽之政始歸一　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忽必烈總
治漢南詔凡軍民在漢南者聽忽必烈總之遂開府
于金蓮川時姚樞隱居蘇門忽必烈遣趙璧召之樞
至待以賓禮樞乃爲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
次及救時之務爲條三十忽必烈奇其才動必召問
樞因言于忽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
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爲後必有間之者矣不若但持
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樞又
說忽必烈置經略司于汴分兵屯田西起襄鄧東連
清口桃源皆列障守之

十二年二月蒙古主以諸王嘗欲立失烈門乃徙太
宗后于擴端所居地之西分遷諸王于各邊定宗后
及失烈門母以厭勝並賜死禁錮失烈門于沒脫赤
之地　六月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忽必烈於
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
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忽
必烈遂請于蒙古主蒙古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
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忽必
烈與姚樞夜燕樞因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
一人市不易肆事忽必烈喜曰吾能爲之樞賀曰王

能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
開慶元年秋七月蒙古主蒙哥卒於合州城下蒙哥
沉斷寡言不樂燕飲自謂遵祖宗之法然性喜畋獵
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叩之殆無虛日廟號憲
宗
景定元年三月辛卯蒙古主忽必烈立初忽必烈自
南伐北還廉希憲聞阿里不哥命劉太平及大將霍
魯懷行尚書省事于關右恐結諸將以動秦蜀請遣
趙良弼往覘之良弼具得實還報時諸王合丹莫哥
塔察兒俱會于開平旭烈亦自西域遣使勸進惟阿

里不哥不至希憲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
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忽必烈三讓諸王大臣
固請遂即位詔曰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
功迭興文治多缺五十餘年於此矣蓋時有先後事
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也先皇帝
即位之初風飛雷厲將大有爲憂國愛民之心雖切
於已尊賢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夔門之師遽遺
鼎湖之泣豈期遺恨竟勿克終肆予沖人渡江之後
蓋將深入焉乃聞國中重以僉軍之擾黎民驚駭若
不能一朝居者予爲此懼驛騎馳歸目前之急雖紓

境外之兵未戢乃會羣議以輯良規不意宗盟輒先
推戴左右萬里名王臣臣不召而至不謀而同咸謂
國家之大統不可久曠神人之重寄不可暫虛求之
今日太祖嫡孫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賢以長止予
一人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衆實可
爲天下主天道助順人謀予能祖訓傳國大典于是
乎在執敢不從朕峻辭固讓至于再三祈懇益堅誓
以死請於是俯狥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屬時多
艱若涉淵氷罔知攸濟爰當臨御之始宜新弘遠之
規祖述變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尚虛文雖承平

未易遽臻而饑渴所當先務嗚呼曆數攸歸欽應上
天之命勳親斯托敢忘烈祖之規體極建元與民更
始朕所不逮更賴我遠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協力
獻可替否之助誕告多方體予至意　夏四月蒙古
阿里不哥聞忽必烈卽位命阿藍答兒發兵于漠北
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賚士卒又命劉太
平霍魯懷拘收關中錢穀時渾都海自先朝將兵屯
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渾都海復分遣人約成都密
里霍者青居乞台不花同舉事阿里不哥遂自稱帝
于和林　五月蒙古劉太平霍魯懷聞廉希憲將至

乘傳急入京兆謀爲變秦人前被阿藍答兒太平等
威虐聞其來皆破膽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遣
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去至
云來自六盤希憲訊之盡得太平魯懷與渾都海密
里霍者乞台不花要結狀希憲集僚佐謂曰主上命
我華正爲今日遂分遣人掩捕太平魯懷等仍遣劉
黑馬誅密里霍者於成都汪惟正誅乞台不花于青
居又命總帥汪良臣帥秦鞏諸軍進討渾都海良臣
以未得旨爲辭希憲卽解所佩虎符銀印卽授之曰
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

行又摘蜀卒四千命蒙古將八春帥之爲良臣聲援
會有詔赦至希憲命殺太平等於獄尸於通衢方出
迎詔渾都海知京兆有備西渡河趨甘州阿藍答兒
自和林帥兵適至遂與渾都海合軍而南時諸王合
丹亦率騎兵與八春汪良臣兵合分三道以拒之旣
陣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
陣後潰其右而出八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
歸路大戰于甘州東殺渾都海阿藍答兒關隴悉平
希憲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良臣爲
帥請罪蒙古主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拘常制

豈不坐失事機詔賜希憲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商挺叅知省事

二年冬十月蒙古主忽必烈以阿里不哥違命自將討之與戰于昔木土之地諸王合丹等殺其兵三千人塔察兒分道奮擊大破之追北五十里忽必烈率諸軍躡其後合三路蹙之其部將多降阿里不哥北遁忽必烈引還

五年秋七月蒙古阿里不哥自昔木土之敗不復能軍至是與諸王玉龍答失阿速帶昔里給及其謀臣不魯花阿里察脫忽思等自歸于上都蒙古主以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其謀臣不魯花等伏誅

蒙古立國之制

寧宗嘉定十五年五月蒙古主鐵木真會諸將於可溫寨以西域漸定始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達魯花赤猶華言掌印官也

理宗紹定二年十二月蒙古始定筭賦中原以戶西域以丁蒙古以馬牛羊

三年二月蒙古立十路課稅所初蒙古太祖經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羣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弗為耳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何為無用哉太祖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為之至是楚材奏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劉中等皆在選中楚材因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蒙古主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

四年八月蒙古主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楚材奏請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為令又舉鎮海粘合與之

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卜激怒宗室斡真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必欲寘于死地鎮海粘合重山等懼讓楚材曰何為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為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蒙古主察斡真之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卜為人所訴蒙古主命楚材鞫治楚材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蒙古主私謂近侍曰楚材不校舊惡真長者汝輩當效之蒙古主至雲

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廪物料文簿具陳于前
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卽
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
端平三年夏四月蒙古初括中原民戶定賦稅初蒙
古唯事進取所降之戶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之民各
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戶口以大臣忽都虎領
之民始隸州縣朝臣共欲以丁爲戶耶律楚材以
爲不可衆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
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邪楚材曰自古有中
原者未嘗以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卽

逃散矣蒙古主從楚材之議及忽都虎以所括戶一
百四萬上蒙古主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爲
湯沐邑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
帛足以爲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
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歛差可久也蒙
古主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
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
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
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爲永額
朝臣皆謂太輕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爲

重矣
嘉熙元年二月蒙古始給官府符印定驛令初諸路
官府自爲符印僭越無度耶律楚材請中書省依式
鑄給名器寶重府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道路騷
擾所至需索百端楚材復請給牌劄定分例其弊始
革　八月蒙古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
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蒙
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乃命稅課使劉中楊奐隨郡
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
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爲

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立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厥政
略備民稍蘇息
三年十二月蒙古以奥都剌合蠻提領諸路課稅初
耶律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戶
口滋息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至是回回奥都剌合蠻
請以二百二十萬撲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
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反復爭論聲
色俱厲蒙古主曰爾欲搏鬬耶楚材力不能奪乃太
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
景定元年夏四月蒙古初定官制蒙古自鐵木真以

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闍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戸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至是蒙古主忽必烈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内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故老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錄用一代之制始備　秋七月蒙古行交鈔法王

文統立十宣撫司亦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遂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寳交鈔立互市于潁川連木光化軍交鈔法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仍嚴私鹽酒禁

二年夏四月蒙古主命宣撫司官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舉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擢用其職官汚濫及民不孝弟者量輕重議罰　秋七月蒙古初立翰林國史院　十二月蒙古初立宮殿府秩正四品專職營繕立尚食局尚藥局

四年三月蒙古始建太廟蒙古國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湩以巫祝致辭蒙古主初立始設位于中書省用登歌樂命製祭器法服至是建太廟于燕京定烈祖太祖太宗朮赤察合帶睿宗定宗憲宗爲八室又命僧薦佛事七晝夜歲以爲常

度宗咸淳元年春正月蒙古併六部爲四吏禮爲一部兵刑爲一部戸工仍各爲一部

二年春正月蒙古立制國用使

三年三月蒙古安童言今丞相五人素無此例臣等

擬議設二丞相蒙古漢人參用從之　夏四月蒙古敕上都重建孔子廟

五年二月蒙古行新字詔曰國家肇基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寖興字書方缺特命國師八思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爲宗

六年春正月蒙古主命許衡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衡與劉秉忠張文謙定官制又詔尚文與諸儒採唐開元禮及近代禮儀之可行于今者斟酌損益凡

文武儀仗服色差等皆令掌之

七年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爲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爲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爲秦爲漢者但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便卽所封之爵邑是皆狥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不無少貶我太祖挺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振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

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兹大冶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于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恊天人嘉與敷天共降大號

北方諸儒之學

理宗嘉熙二年冬十月蒙古姚樞建太極書院于燕京初蒙古破許州得金軍資庫使姚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太祖見之甚喜特加重焉及闊端南侵俾樞從楊惟中卽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樞招致稍衆及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其徒稱爲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止與共宿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也復從之樞於是獲覩周程性理之書至是惟中與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復爲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淳祐二年夏四月蒙古姚樞辭官隱輝縣之蘇門山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刻小學四書併諸經傳註行于國中

寶祐三年二月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爲京兆提學衡懷慶河內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曰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書疏義避亂徂徠山得易王弼說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我心獨無主乎既而往來河洛間從柳城

姚樞得程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衡嘗語之曰進學之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景定元年夏四月蒙古主召竇默許衡至開平默肥鄉人金末避亂轉徙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相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蒙古主敬待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

二年五月蒙古以姚樞爲太子太師竇默爲太子太傅許衡爲太子太保皆辭不拜時平章政事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竇默復於蒙古主前力言文統

學術不正必禍天下蒙古主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主不悅而罷文統疑衡與默爲表裏乃奏授樞等東宮三師陽爲尊用之實不使數侍蒙古主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向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因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大司農默仍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懷孟

度宗咸淳七年六月元主復召許衡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卽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卽習禮或習書筭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之道

九年秋七月元許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

事宜勿聽其去元主復命諸大臣議其去留竇默爲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竇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攝學事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至廢墜從之

蒙古南侵

理宗寶祐四年八月蒙古諸王亦孫哥駙馬也速兒等請伐宋蒙古主命諸王阿里不哥居守和林阿藍答兒輔之自將南侵由西蜀以入先命張柔從忽必烈攻鄂趨杭州搭察兒攻荊山又詔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會鄂李全子璮進攻海州漣水軍等處蒙古

主進次六盤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蒙古主由隴州趨散關諸王莫哥由洋州趨米倉萬戶孛里義由潼關趨沔州

六年二月蒙古紐璘將前軍欲會都元帥阿荅胡於成都蒲擇之遣安撫劉整等據遂寧江箭灘渡以斷東路紐璘軍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戰整等軍敗紐璘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大淵等守劍門及靈泉山自將兵救成都會阿荅胡死紐璘率諸將大破大淵等于靈泉山進圍雲頂山城擇之軍潰城中食盡殺主將以降成都彭漢懷綿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　冬十月蒙古主渡江陵江至白水命總帥汪德臣造浮梁以濟進次劍門至苦竹隘守將張實死之　十一月蒙古兵進圍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昕戰敗蒙古進攻鵝頂堡城降佐死之由是青居大良運山石泉龍州俱降于蒙古　十二月蒙古兵渡馬湖入蜀詔馬光祖移師峽州向士璧移師紹慶府以便策應光祖士璧以兵迎蒙古師戰于房州敗之　蒙古主取隆雅州又取閬州楊仲淵以城降

開慶元年春正月乙酉蒙古兵攻忠涪州漸薄夔境詔蒲擇之馬光祖戰守調遣便宜行事　丁卯以賈

似道爲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移馬光祖爲沿江制置使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軍馬　蒙古軍破利州隆慶順慶諸郡　蒙古兀良合台率四王兵三千蠻僰萬人破橫山狗內地乘勝破賓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官軍斷其歸路兀良合台潛出官軍後命其子阿朮橫擊于前官軍退走遂壁潭州城下　二月蒙古主遣降人晉國寶招諭合州守將王堅殺之蒙古主遂命大將渾都海以兵二萬守六盤乞台不花守青居山又命紐璘造浮梁于涪州之藺市以杜援兵蒙古主自雞爪灘渡直抵合州城俘男女萬餘

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　六月四川制置副使
呂文德帥兵攻涪浮梁力戰得入重慶遂率艨艟千
餘泝嘉陵江而上蒙古史天澤分軍爲兩翼順流縱
擊文德敗績　秋七月蒙古兵圍合州自二月至於
是月守將王堅固守力戰蒙古主屢督諸軍攻之不
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
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
語未旣幾爲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
折後軍不克進俱退蒙古主蒙哥卒於合州城下或
傳中飛矢死諸王大臣用二驢䭾以繒槥負之北行

合州圍解捷聞加堅寧遠軍節度使　八月蒙古忽
必烈遣王維中郝經宣撫荆湖江淮將歸德軍先至
江山經言于忽必烈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
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
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奮起朔漠
滅金源并西夏取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躪轢諸夷奄
征四海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
虔劉鄘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久且多
也且括兵率賦朝下令夕出師圍國大舉以之伐宋
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術則未盡也苟於

諸國既平之後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任將相選賢能
平賦足用屯農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今西師之
出久未卽功兵連禍結底安於危王宜遣人稟命行
在宜諭宋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假兵息民以全吾
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然後傳檄示以大信使知王
仁而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鄧一軍出壽春一軍出淮
揚三道並進東西連衡王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
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或
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
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異併力

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
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
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有一旅之衆而能克國
者或者有之僥倖之舉也昔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
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
萬往不克卒以兵六十萬畀翦而後舉楚蓋衆有所
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者故王者之舉必萬
全其倖舉者蝟起無賴之人也若直前振迅銳而圖
功一舉而下金陵入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敝役成
遷延進退不可反爲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愼

詳審圖之乃會兵渡淮忽必烈由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並進官軍皆遁時忽必烈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諜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繫栰由陽邏堡以渡會于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為鄉導九月宗王莫哥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訃告忽必烈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武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許黃州官軍以大舟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於忽必烈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

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士數十百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載艨艟鼓櫂疾趨呼呼畢奮鋒既交文炳麾衆趨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　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知軍事陳元桂力疾登城坐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懸其首於敵樓蒙古兵遂入瑞州知府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逃　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匹　冬十月以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　時邊報日急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內侍董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敵鋒軍器太監何子舉言于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貌孫亦言鑾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蜂起必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民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報　十一月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為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

可從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達等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為援蒙古乃復進攻遣苦徹拔都兒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者以軍出襲苦徹拔都兒戰敗死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巍巾者何能為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始出否即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諂事似道使人訶曰宣撫在此何敢爾耶曹世雄向士璧皆從在軍事未嘗關白似道由是銜二人而親文德　時諸路重兵咸聚于鄂蒙古兵由永全至潭州江西大震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賈似道于黃

州雖下流實當兵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蘄
草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
臣匿似道出戰似道嘆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
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者江西降將
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出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
十二月己亥賈似道私與蒙古議和時蒙古攻城益
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賈似道大懼乃密遣宋
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
王堅使阮思聰踔急流走鄂以蒙古訃聞似道再遣
京往忽必烈亦聞阿藍荅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遣脫

忽思括民兵因召羣臣議事郝經曰易言知進退存
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國家自平金以來惟
務進取老師費財三十年矣今國內空虛塔察旭烈
諸王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啓戎心
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令脫
里察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
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
之事乎若彼果稱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
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為念與宋議和割淮南
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

造燕都則彼之奸謀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轝
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莫哥諸王會喪和
林差官于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真金鎮守燕都示
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忽必烈以為然會
宋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為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
萬忽必烈許之遂拔砦而去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
湖南兀良合台之兵賈似道奏鄂州圍解詔論功行
賞　蒙古兀良合台攻潭州甚急向士璧帥潭極力
守禦既置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親自登城撫勞
聞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衆覘之遇于南

岳市大戰蒙古少却會忽必烈遣鐵邁赤將兵來迎
兀良合台遂解圍引兵趨湖北
景定元年二月蒙古張傑閻旺作浮橋于新生磯兀
良合台曰兵至傑等濟師北還賈似道用劉整計命
夏貴以舟師攻新浮橋進至白鹿磯殺卒百七十人
辛酉蒙古遣偏師取道大理由廣南抵衡州向士璧
合劉雄飛兵逆戰于道敗之獲還俘民甚衆　三月
賈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
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
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詔入朝

夏四月進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帝手詔曰賈似道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寄隱然殄敵奮不顧身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及似道至又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獎眷甚至諸將士悉進官呂文德檢校少傅高達寧江軍承宣使劉整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州兼京東招撫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高達在軍中嘗侮已言於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呂文德為第一而達居其次似道既相引薦奔競之士

交納賄賂寘諸通顯又引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進倡優傀儡奉帝為游燕臺臣有諫者宣諭使裁去謂之節帖權傾中外進用羣小變更法制矣

郝經之留

理宗景定元年夏四月蒙古以郝經為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講和之議蒙古王文統忌郝經有重名既請遣經復陰屬李璮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或謂經曰文統叵測盍以疾辭經曰自南北構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主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險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遂行　秋七月賈似道拘蒙古使者郝經于真州先是賈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經至宿州遣其副使何源劉人傑請入國日期不報經數遺書于三省樞密院及兩淮制置使李庭芝賈似道恐經至謀泄拘經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有言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欸兵誤國又數上書于帝略曰貴朝自太祖受命建極啓運創立規模一本諸理校其武功有不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弭

兵兇弱藩鎮強京國意慮深遠貽厥孫謀有盛於漢唐之後者嘗以為漢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貴朝則似乎周可以為後三代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端委垂衣而天下晏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勢有所難必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貴朝祖宗深見夫此持勒控約不肯少易是以太祖開建大業太宗丕承基統仁宗治效浹洽神宗大有作為高宗坐弭強敵皆有其勢而弗乘安於理而不妄者也今乃或者欲於遷徙戰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為扶持安全之計欲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法不以

理以勢不以守以戰欲收奇功取幸勝爲詭遇之舉不亦誤乎伏惟陛下之與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使納交越鬲蓟盟天地人神皆知陛下之仁討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小人交亂雖行李往來徒費道路迄無成命非兩朝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止戈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輸平之約是以籍籍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至渝合交廣之役而禍亂極矣主上即位之初過意相與惟恐不及不知貴朝何故接納其使拘於邊郡蔽幕蒙覆不使進退一室之內頗

連宛轉不覩天日綿歷數年主上何罪經等亦何罪而窘逼至是耶或者必以爲本朝兵亂有隙可乘必有范山語楚子言以爲晉君不在諸侯而北方可圖夫以貴朝積累之盛畜養生聚三百餘年恢復故疆固所當爲然而大河南北秦隴東西海岱表裏名城數百縱使本朝有故委而不問諸鎮侯伯亦未易取中間或有魏大武歛戍之計縱使入境一日抄騎百千爲羣雖得一城取一寨未能償數世之所失而徒棄二國之明信或者之論足以病國而不足以有成明矣請以貴朝之事質之熙豐之間有意於強國矣

而卒莫能強宣政之間有意於恢復矣百年之力浸費於燕山之空府而因以致變開禧之間又有意於進取矣而隨得隨失反致淮南之師端平之間再事夫收復矣而徒敝師徒浸不收攝遂失蜀漢是皆貴朝之事且陛下所親見者旁薄横潰至於今日而議者不規夫古之理惟狃夫今之勢不懼夫遠禍惟嗜夫近利此經所以躭死強僭必亡之而不靳也苟惟狃天下之勢不規天下之理則又必謂遼金夏人吾見其滅彼今有故氣數可測委如貴朝兵亂異聞等事一皆不妄豈宜遽以爲玩本朝立國根據綿絡包

括海宇未易搖蕩太祖皇帝倡義漠北一舉而取燕遼再舉而取河朔又再舉而滅西夏遂乃掇拾秦雍傾覆汴蔡穿徹巴蜀繞出大理東西北皆際海而南際江淮自周漢以來未有大且強若是者而其風俗淳厚禁綱疏闊號令簡肅是以夷夏之人皆盡死力豈得一遭變故便至淪棄者乎且委如所傳非直本朝之不幸抑亦貴朝之不幸也主上萬安必能弭兵使南北之民免殺戮之禍不然則戰爭方始而貴朝可憂矣事至今日貴朝至汲汲皇皇以應主上美意講信修睦計安元元而乃仍自置而不問實有所未

解者抑天未厭亂將由是以締造兵端耶抑別有所
糴畜耶皆不可得而知也竊嘗思之本朝用兵四十
餘年亦休息之時也貴朝受兵三十餘年亦厭苦之
時也夫天下之勢始於北而終於南一氣之運建於
子而屈於午動本於靜陽本於陰日北至而陽生南
至而陰生故凡立國者莫不自北而南也是以周自
戎狄遷豳國岐而都豐鎬至於成周則極矣平王東
遷於是不能復古蓋自西北而入於東南也秦人自
汧渭霸關中并六國最後滅楚亦自西北而始也漢
自關中取韓魏梁趙蹙項氏於彭城亦自西北而至

於東南也至世祖都洛而漢氏極矣昭烈入蜀輔以
孔明之英賢關張之忠勇仗義復漢攻樊城震許都
屢出祁山久駐渭濱終不能有關洛一郡孫氏立國
江東據三州以虎視天下有陸遜之沉鷙呂蒙之謀
畫出濡須下皖城攻合肥以戰爲守終不能得淮北
一民觀此則南北之理天下之勢灼然見矣伏惟貴
朝肇基王跡則自燕趙之交一時將相皆幽薊常山
之豪傑二祖功德則著於淮南受命啓土則始於汴
宋是亦自北而南也旣正皇極平唐蜀滅楚漢自江
南至於嶺南則又自北而南也江淮之間至於閩越

戶口滋殖十百諸夏文物學校盛於上國亦氣數使
然應夫萬物相見南方之卦所以開後王而有今日
也是亦自北而南也夫邦交之事非獨貴朝然至貴
朝而始盛自國初啓運剗平僭僞有沛然混一之勢
乃置燕雲而不取與契丹再定盟誓好聘往來甲兵
不試安天下者百餘年至於宣政盟約遂壞靖康之
末因棄都邑高宗南幸墮讐宗好遂與金源再定盟
誓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百餘年由是觀
之以交隣爲國而能計安天下者莫盛於貴朝也故
曰以和議邦交爲國者貴朝之事也天子之所持守

大臣之所輔相百僚之所論議以爲社稷之大經者
惟此而已至於本朝適與陛下相當而陛下使命不
一卒無有成蓋本朝極兵威奄征方國而天未厭亂
每爲差池是以陛下之聖意不能達祖宗之成規不
能合生民之命莫與救藥太和之氣將遂殄絕天地
設位必有對待陛下有此意則主上啓此心蓋其氣
數亦當然也主上卽位之初先遣信使諭平繼好剪
兵息民而貴朝置之舍館綿歷數歲置而不問是殆
必有橫議之人將以弊貴朝誤陛下者就令貴朝所
界皆中國綏皆獲故舊京全山東取河朔剗白溝之

界上盧龍之塞而本朝亦不失故物若爲之而不成
圖之而不獲復欲洗兵江水掛甲淮壖而遂無事殆
恐不能一有所失渕不旣大矣乎且貴朝光有天下
三百有餘年矣舉祖宗三百年之成烈再爲悖者之
一擲遂以干戈易玉帛殺戮易民命戰爭易禮樂竊
爲陛下不取或稽留使人不爲無故或別有蓋藏之
跡亦宜明白指陳不宜擯而弗問陳說不答表請不
報嘿嘿而已殆非貴朝之長策也不報驛吏棘垣鑰
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其下曰覉受命
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

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同在患難宜忍以待之擯
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
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宜一切輕
徇儻以文隣國之道當令入見蒙古遣詳問官崔明
道李全義諭淮東制置司訪問經等所在淮東制置
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荊州亦爲似道所格不報

李璮之納

理宗景定三年二月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璮以京東
來歸璮李全子旣降蒙古爲山東行省犇蒔海城時
窺海道巳而附海州漣水軍拔四城殺官軍焚[illegible]淮
揚大震自蒙古主蒙哥卒忽必烈立璮始萌南歸之
志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愒以動蒙古而自
爲完繕益兵計至是召其子彥簡開平修築濟南益
都等城壁遂殲蒙古戍兵以漣海三城來歸獻京東
州縣詔賜父過仍遣總管李毅等傳檄列郡詔授璮
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封齊郡
王復其父全官爵改漣水爲安東州　夏四月李璮
引兵還攻益都入之遂入淄州　五月蒙古主命諸
王哈必赤總諸道兵擊李璮璮兵勢甚張復命丞相
史天澤往仍詔諸將皆受天澤節制天澤至濟南謂

哈必赤曰璮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
乃深溝高壘遏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弘範臨發父
柔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巳無懈心兵必致
死主者慮其險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弘範營城
西璮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璮
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
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夜浚濠加深廣璮不
知也明日璮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升
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　六月朝廷聞李璮受圍
給銀五萬兩下益都府犒軍遣青陽夢炎帥師援之

蘿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　八月蒙古主命史樞阿朮各將兵赴濟南李璮帥衆出掠輜重將及城北兵邀擊大敗之璮退保城史天澤命築環圍璮自是不復得出董文炳知其勢蹙抵城下呼璮愛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璮耳餘來卽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縋城降璮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爲食璮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爲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爲蒙古所有事聞贈璮

檢校太師賜廟額曰顯忠初璮兵有沂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哈必赤配蒙古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言于哈必赤曰彼爲璮所脅耳向天子南伐或妄殺人雖大將亦罪之是不宜殺也哈必赤從之然他殺之者已衆皆大悔時山東尚未靖蒙古主以文炳爲經略使文炳至益都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璮故將吏撫諭于庭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初天澤征璮蒙古主臨軒授詔責以專征天澤至軍未嘗以詔示人既還蒙古主慰勞之時言者謂璮之變由大藩子弟盡專兵民之權天澤奏行之請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及張柔嚴忠濟子弟皆還私第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七

明 北海 馮 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纂輯
句吳 徐 申 校正
豫章 劉曰梧
秣陵 沈朝陽 繙閱

賈似道要君

度宗咸淳元年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初理宗在位久儲宮尚虛帝時在忠邸欲立爲嗣以問宰相吳潛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

福理宗怒似道聞之因陳建儲之策意在傾潛潛去而似道獨相帝遂立爲太子既即位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麤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異

二年春正月江萬里罷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以身救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王夫人猶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積慚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三年二月賈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即交臥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

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圖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喪於外臣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太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爲相國政闕失後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汚安置于建昌軍籍沒其家

六年八月癸巳賈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
不從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
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
一朝時蒙古攻圍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
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
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
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
縛投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
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
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

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
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已圍三
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
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
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時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
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
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
嚴後省覆試法比校中省元卷字蹤稍異者黜之覆
試之日露索懷挾有李鈁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
覘之駭曰此文身者亦刺彼黜時邊事危急束手無
策而以科舉累士人其悖謬至此
八年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以賈似道爲大禮使禮
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
嬪之兄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
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紿曰平章已允
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
聞乞罷政卽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
涕泣出貴嬪爲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
已務以權術駕馭上下以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
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十年春正月賈似道母胡氏死似道歸越治喪詔以
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
終日無敢易位者旣葬詔似道起復遂還朝

蒙古陷襄陽

度宗咸淳三年十一月蒙古主徵諸路兵命阿朮經
略襄陽先是景定二年蒙古主以朝廷拘囚郝經屢
遣使詳問不報乃諭將士舉兵攻宋且下詔曰朕卽
位之後深以戢兵爲念故前年遣使於宋以通和好
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反啓邊釁東剽西掠曾無
寧日朕今春還宮諸大臣皆以舉兵南伐爲請朕重

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悛心以虎符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往來之禮遽絕侵擾之暴不已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見今遣王道貞往諭卿等約會諸將秋高馬肥水陸並道而進以爲問罪之舉時賈似道方論鄂功專務欺蔽朝廷不以聞似道又忌諸將欲汚蟣罝之罪乃行打筭法於諸路以軍興時支取官物爲贓私於是趙葵史巖之杜庶皆坐侵盜掩匿罷而向士璧曹世雄下獄死劉整時爲瀘川安撫使亦以邊費爲蜀帥俞興所持整素與興有隙自遣使訴

于朝不得達心益疑懼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于蒙古整驍將也蒙古既得整由是盡知國事虛實南伐之謀益决而似道自若不以爲虞時呂文德守鄂有威名整言于蒙古主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賂以玉帶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以圖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果許之遂開榷場於樊城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勢益熾文德知爲所賣然已無及矣至是整又言于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

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爲強藩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遂徵諸路兵命阿术與整經略取襄陽阿术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遽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勿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令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識者竊笑之

四年九月蒙古劉整與阿术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

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之練卒七萬遂築白河城以逼襄陽

五年三月乙卯蒙古軍圍樊遂城鹿門　己未詔浙西六郡屯田設官督租有差　辛酉京湖都統張世傑將兵拒蒙古圍樊之軍戰于赤灘圃敗績　秋七月夏貴襲蒙古阿术于新郢敗績初貴以沿江制置副使援襄樊乘春水漲輕兵部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襲僅能與呂文煥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术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日貴舟果

趨新城至虎尾洲爲阿朮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范文虎復以舟師援賁至灌子灘亦爲阿朮所敗文虎以輕舟遁　十二月癸酉呂文德卒文德以許蒙古置榷場爲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乞致仕詔授少師封衛國公至是卒

六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爲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於京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卽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欲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

鞠飲宴爲樂以取旨未至爲辭　十二月己亥蒙古張弘範言於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天澤從之遂城萬山徙弘範軍於鹿門自是襄樊道絶而糧援不繼

七年五月蒙古詔東道兵圍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以是參知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贍思丁率諸將水陸並進趨出嘉定汪良臣出重慶札剌不花出瀘州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衆

六月范文虎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時漢水溢阿朮夾江東西爲陣別令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旗鼓鎧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計

八年五月己巳李庭芝將兵救襄陽時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寘蠟書於髻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荊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鉤致欲爲焚爨之用

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之路亦絶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聞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卽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棊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熾炭

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經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冢斂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于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

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鰕不得渡二人遇樁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河阿朮劉整分艤戰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

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朮于櫃門關阿朮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冢立雙廟祀之　時朝廷患劉整爲元用荊湖制置李庭芝請以整爲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朝廷從之遣永寧僧齎告身金印牙符及庭芝書招致之僧既入元事覺元主赦張易姚

樞雜問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宋患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臣實不知元主賞整使還誅僧且令整移書來責執政

九年春正月乙丑樊城陷樊被圍四年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爲衄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下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爲唇齒未幾阿里海涯得西域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破外郛張弘範爲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援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乃攻樊西城漢水出其間文煥

植一木江中鎖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以爲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救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嘆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卽所守地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嘆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二月庚戌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爲薪緝鬪會爲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

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樊城旣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爲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時羣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嘆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煥以爲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卽繆以大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未幾阿里海涯帥總管發都等移兵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爲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阿里海涯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于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先納筦鑰以獻城邑且陳攻郢之策請已爲先鋒阿朮入襄陽阿里海涯遂偕文煥朝燕元主以文煥降命如詔遷擢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

臣當不至此文煥兄文焴文德文福知廬州文德子師夔知靜江府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　三月詔建機速房于中書襄城旣失賈似道復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　夏四月宣撫司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鎖漢口岸曰城荊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置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并圖上築城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荊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　六月己丑

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趙溍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閫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李可劾退之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余與父子文虎以三衙長闖難怯戰僅從薄罰有子天順守節不屈猶可少贖其愆與奴隷庸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資爲父行賄且自希進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

寘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拘管時國勢危甚陳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誤襄者老將也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閫裨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繆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及追悔既往尚愈於迷或謂覆護之意多尅責之辭少謂陛下之哭師之詔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悔禍之道也往往代言之知體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脂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方今何時

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未亂之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顔婢膝卽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強力敏事捷疾快意卽今日畔君賣國之人也爲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進惛憂之歎以逢其君誤國者護耻敗之局而莫敢議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今之所少不止於兵閫外之事將專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十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築城創閫駭聽因諸閫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廟堂不

得不掩惡於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噤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颯厖凉不足以肅軍容壁壘堡栅圮墢罅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驍號爲帥閫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將與敵將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蹙近目睫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爲也轉敗爲成在君一念間耳似道大怒乃出仲微江東提點刑獄

度宗咸淳十年春正月元阿里海涯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爲我有順流下驅宋必可平阿术又言臣略地江淮備見宋兵之弱今不取之時不

能再元主趣召史天澤同議天澤對曰此國家大事可命重臣一如安童伯顏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矣臣老矣如副將者猶足為之元主曰伯顏可以任吾此事矣阿里海涯因言我師南征必分為三舊軍不足非益兵十萬不可遂詔中書省僉軍十萬人　六月元主諭諸將率兵南伐且數賈似道違約執郝經之罪詔曰爰自太祖皇帝以來與宋使介交通憲宗之世朕以藩職奉命南伐彼賈似道復遣宋京詣我請罷兵息民朕即位之後追憶是言命郝經等奉書往聘蓋為生靈計也而乃執之以致師

出連年死傷相藉係累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襄陽既降之後冀宋悔禍或起令圖而乃執迷罔有悛心所以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今遣汝等水陸並進布告遐邇使咸知之無辜之民初無預焉將士毋得妄加殺掠有去逆效順別立奇功者驗等第遷賞其或固拒不從及逆敵者俘戮何疑　秋七月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而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欲上以求當

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為今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三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饋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莅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

二三年邊儲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　是月元伯顏南攻陛辭元主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不嗜殺是吾曹彬也　九月元呂文煥以伯顏趨郢州劉整以博羅懽趨淮西伯顏分大軍為兩道自與阿术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為前鋒博羅懽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伯顏一軍自分三道唆都將一軍由棗

陽嘴司空山翟招討將一軍由老鴉山徇荆南而自與阿术帥阿剌罕張弘範諸軍水陸趨郢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　丁巳元伯顏至溧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未可渡伯顏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耶使一騎前導麾諸軍畢濟遂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爲城新城在漢南横鐵組鎖戰艦密植椿木水中夾以砲弩凡要津皆施栰設攻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术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鋭皆萃于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

家灣堡東有河口由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僅三里呂文煥亦以爲便諸將曰郢城我之喉嗌不取恐爲歸路患伯顏不從遣總管李廷劉國傑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伯顏阿术殿後不滿百騎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力戰而敗伯顏手殺之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煙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

所馘于城下縛大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爲降已馳馬至伏弩發中文煥右臂并馬仆幾鈎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援劒自殺不死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伯顏壯其勇購其屍觀之遂進攻渠復州居誼隨人初事李廷芝積戰功至都統制至是死節事聞立廟死所　十二月元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

期渡江遣人覘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河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于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舟師千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

阿朮曰彼謂我必扳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
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
計明日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朮亦曰
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
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海涯進薄陽邏
堡貴率衆來援阿朮即以昏時率四翼軍遡流二十
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朮遙見南岸多露
沙洲即登舟指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方史格一
軍先渡爲荊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朮引兵繼之大
戰鵬飛軍卻阿朮遂登沙洲扳岸步鬪散而復

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
朮獲其船千餘艘阿朮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
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朮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
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
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
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
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朮會議師所向
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
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遂趨鄂州　己未知漢
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　朱禩孫聞元兵趨鄂帥師

援之道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　時鄂州
恃漢陽爲蔽及京湖之援朱禩孫既遁漢陽復失鄂
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
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會元軍焚艨
艟三千艘火照城中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
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幕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欲
殺之伯顏曰義士也釋之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爲
荊湖宣撫使檄宋兵分隸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
以充軍餉命阿里海涯及賈居貞以四萬人守鄂規
取荊湖而自率大衆與阿朮東下趨臨安　癸亥詔

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時鄂州既破朝廷大懼羣臣
上疏以爲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
府于臨安以孫虎臣總統諸軍以黃萬石等參贊軍
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
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詔天下
勤王　庚午元伯顏遣程鵬飛至黃州招諭陳奕以
沿江大都督許之奕喜遂以城降仍以書招知蘄州
管景模景模亦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風
款附奕又以書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元　是時李
庭芝遣兵入援

帝㬎德祐元年春正月壬午元兵入蘄州　巳酉呂師夔以江州降元初師夔提舉江州興國宮請募兵以禦元詔與知州錢眞孫同募至是賈似道承制召爲都督參贊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眞孫遣人請于蘄州以江州降元伯顏以師夔知江州丙戌元兵徇江州知安東州陳巖夜遁時知壽昌軍胡夢麟寓治江州自殺知南康軍葉閶知德安府來興國知六安軍曹明俱迎降于江州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伯顏怒曰吾奉天子命興義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　初元人南侵呂文煥與劉整爲嚮導尋別命整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顏不可曰吾受詔特綴東兵使無西耳濟江非所圖至是整帥騎兵攻無爲軍久而不克聞呂文煥入鄂捷至失聲曰主帥束我使我失功後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于無爲城下　知安慶府范文虎以城降于伯顏通判夏琦仰藥死　是月賈似道出師江上夏貴以兵來會初似道欲出師畏劉整不敢行及聞整死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以行

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有餘里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于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爲殿帥總禁兵至安吉似道所乘舟膠于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挽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出遂由新安池口以進次于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未幾夏貴引兵來會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　二月以汪立信爲江淮招討使募兵江淮以援江上州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托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賈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吾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耳旣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成歎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　賈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俘曾安撫且以荔子黃柑遺伯顏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阿朮謂伯顏曰宋人無信當進兵若遲似道不舉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伯顏乃令囊加歹來答

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
屬欲和則當來商議也似道不答衆加反噬報京亦
還　庚戌元兵犯池州知州事王起宗遁去通判趙
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固守計元遣諭至李陽河
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塡膺怒目視林林不
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卯發
爲守兵皆歸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諸友與
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
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
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

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卯發
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
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林開門降伯顏入
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息之命具棺衾合
葬於池上祭其墓而去　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
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
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
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新進出
已上殊無鬭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栰數梂薪芻置
其上陽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

顏分步騎夾岸而進虎臣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朮
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
阿朮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
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讙
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
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
鳴鉦收軍艫舳簸蕩乍分乍合阿朮以小旗麾將校
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以步騎左右
掎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爲之赤軍資器械盡爲
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

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
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
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
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明日潰
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爲
惡語嫚罵之者江濱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爲
俱相繼降元　壬戌元軍略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
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欵通判萬道同陰使所部歛
金帛牛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
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

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郴州守趙崇㯹寓居城中亦死之萬道同以城降初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至是元軍執其弟知南劒州江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池中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斂瘞之　乙丑賈似道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詔下公卿雜議左丞相王爚請堅蹕未決以巳不能

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徑去巳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于慶元則于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　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郢州守將張世傑率兵入衛復饒州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　丙寅以文天祥爲江西安撫副使知贛州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妓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輙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爲之感動　戊辰湖南提刑李芾以兵勤王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　時元行人郝經尚留儀眞元主復使禮部尚書中都海牙及經弟

行樞密院都事郝庸等來問執行人之罪賈似道震恐乃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敕樞密院及尚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望經流涕　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歎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佐與訣手自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伯顏請戮其孥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

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　元搏羅權軍下邳取
清河漣海守臣俱以城降　三月癸酉元伯顏入建
康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
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
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逋敵已扼其吭少縱之則
奔播海島後悔無及元主從之詔伯顏以行中書省
駐建康阿朮分兵駐揚州與博羅懽等出紹宗諸門
之地伯顏分兵四出鎮江統制石祖忠請降朝廷以
元兵漸迫臨安命浙西提刑劉經戍吳江兩浙轉運
羅林浙西安撫張濡戍獨松關山陰縣丞徐垓正將

郁天與戍西安鎮起趙淮爲寺丞戍銀樹東壩　甲
戌元兵犯無錫縣知縣阮應得出戰一軍皆沒應得
赴水死　乙亥元兵入常州知常州趙與鑑遁州人
錢訔以城降　甲申元兵至西海州安撫丁順降
丙戌知廣德軍令狐槩以城降元張世傑遣其將閭
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
順遂復廣德軍　庚寅元兵既逼臨安戒嚴同知樞
密院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
副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希
顏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爲之蕭然命簽書樞密院事文

及翁同簽書事倪普諷臺諫劾已章未上亟出關遁
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
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工未嘗有出
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
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爲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
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
自許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
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在文武並轉二
資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辛卯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

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
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
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
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
創死濡俊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
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
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爲詐計覘我虛實耳當擇人同
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
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壬辰元阿里海涯入岳州岳
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郢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

戰艦千艘扼荊江口阿里海涯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陣于洞庭湖中阿里海涯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里海涯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　夏四月元兵入廣德縣知縣王汝翼與寓居官趙時晦率義兵戰孟唐老與其二子皆死汝翼被執至建康死之　丙午元兵破沙市城都統孟紀死之監鎮司馬夢求自經死　戊申京湖宣撫朱禩孫湖北制置副使高達以江陵降元初高達解鄂州之圍賈似道許以建節後忌而不與達遂怨望至是元阿里海涯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屠

沙市達與禩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出降阿里海涯入城命禩孫檄所部歸附於是歸峽郢復鼎澧辰沅靖隨常德均房施荊門諸郡相繼皆降阿里海涯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元主喜謂近臣曰伯顏東下阿里海涯孤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荊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授高達參知政事禩孫至上都死　庚申知金壇縣李成大率義男兵與元兵戰被執不屈與二子俱死之　時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阿术遣李虎持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

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于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　壬戌阿术攻真州知州苗再成宗子趙孟錦帥兵大戰于老鸛觜敗績庚午阿术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爲三疊陣逆之于三里溝敗之阿术佯退才逐之阿术反戰至揚子橋揚州撥發官雷大震出戰死之兩軍夾水而陣元張弘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却以誘之才將回回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才軍遂潰阿术與弘範追之自相蹂踐俱陷壕水死者甚衆流矢中

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死元軍進薄揚州南門　五月劉師勇復常州加和州防禦使助姚訔守常以張彥守呂城兵威稍振由是浙右諸城降元者復與張世傑軍合　秋七月辛未張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無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术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選健卒善射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术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蓬檣俱焚烟燄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文範董文炳復以銳卒

獲衛世傑不復能軍奔圖山弘範追之獲白鷂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眞州世傑請濟師不報　是月元主召伯顏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相伯顏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朮左丞相仍詔伯顏直趨臨安阿朮仍攻淮南阿里海涯取湖南萬戶宋都䚟及呂師夔李恒等取江西

八月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鎭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爲四鎭建都統居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于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時議以爲迂濶不報　九月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漳州先是臺諫三學生皆上書請誅似道詔謫似道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遣使監押之眡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舟次南劍

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于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俟有詔即死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于別館即廁上拉其胸殺之後虎臣爲陳宜中所殺　冬十月壬戌元兵發建康分爲三道阿剌罕奧魯赤將右軍出四安鎭趨獨松關董文炳范文虎將左軍出江入江陰軍伯顏將中軍入常州　十一月甲申元伯顏至常州會兵圍城知州姚訔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劉師勇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不聽伯顏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土至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杈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訔等守志益堅伯顏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攻二日城破訔死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顏命盡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潰走平江　丘濬曰作元史者謂伯顏下江南不殺一人嗚呼常州非江南地耶元之號令凡攻城臨敵但以一矢相加遺者得即屠之[illegible]此漢兵渡漢圍已屠沙洋矣至是攻常州[illegible]不下招之不從於是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

併人築之殺人煎膏取油作砲及城陷之日盡屠戮之一城生聚何啻千萬斬艾之餘止有七人伏於橋坎獲免夷性殘忍一至此哉彼夷狄如虎狼殺人固其本性而中國之人秉史筆者乃亦曲爲之諱至比之曹彬豈其倫哉或曰所謂不殺謂入臨之時也嗚呼伯顏至皐亭謝太后卽遣使奉璽迎降安撫一人敢出一語者當是時苟有人心者皆不殺也豈但伯顏哉　己丑元軍破獨松關馮驥死之守將張濡遁獨松既破隣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爲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命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爲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　是年元軍盡陷江西諸郡縣都統密祐死之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八

明　北海　馮　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纂輯
句吳　徐　申
豫章　劉曰梧　校正
秣陵　沈朝陽　繙閱

元伯顏入臨安

帝㬎德祐二年春正月遣監察御史劉岊奉表稱臣於元先是元軍既迫朝廷遣柳岳奉書如元軍前稱廉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修好岳見伯顏於無錫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衰絰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耳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岳還陳宜中復奏遣岳及陸秀夫呂師孟等求稱姪納幣不從則請稱姪孫且敕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伯顏於平江伯顏不許至是太后命用臣禮復往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岊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蒸嘗且

約伯顏會長安鎮以輸平　時陳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群臣入宮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暮宜中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數以為請顧欺我耶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閤群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翌日行倉卒失於奏耳　甲申元伯顏至長安鎮陳宜中違約不往議事伯顏乃進次皐亭山阿剌罕董文炳之師皆會遊騎至臨安府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師衆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降表曰宋國主㬎謹百拜奉表

言㬎渺然幼冲遭家多難權奸賈似道背盟誤國至勤興師問罪㬎非不能遷避以求苟全今天命有歸㬎將焉往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二廣四川兩淮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為宗社生靈祈哀請命伏望聖慈垂念不忍㬎三百餘年宗社遽至殞絕令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伯顏受之遣使詔宜中出議降事而使囊加歹奉璽表赴上都是夜宜中遁歸溫州之清澳　戊子命文天祥吳堅謝堂賈餘慶使元軍見伯顏於明因寺天祥因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為與國請退兵平江或

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幣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以北詔為辭顧天祥衆動不常疑有他志留之軍中遣堅等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為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君為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萬戶忙古帶宣撫唆都羈縻之且以其降表不稱臣仍書宋號遣程鵬飛洪君祥偕來使賈餘慶復往易之　二月丁酉帝率文武百僚詣祥曦殿望元闕上表乞為藩輔　元伯顏承制以臨安為兩浙大都

督府命忙兀台范文虎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吳堅賈餘慶等檄諭天下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署鵬飛命縛之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　元伯顏進屯湖州復令呂文煥范文虎等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使人上表謝而出有曰茲銜北命來抗南師視以犬馬報以仇讎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伯顏令張惠阿剌罕董文炳張弘範唆都等封府庫收史館秘省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及侍衛軍　以賈餘慶劉岊

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充祈請使如元元伯顏引文天
祥與堅等同坐天祥面斥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
吳文煥從旁慰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
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為逆尚何
言文煥等慚恚伯顏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是日
元兵屯錢塘江沙上臨安人方幸波濤大作一洗而
空之潮三日不至　丁未元詔諭臨安新附府州司
縣官吏軍民曰間者行中書省右丞相伯顏遣使來
奏宋母后幼主暨諸大臣百官齎璽綬奉表降附朕
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覲之禮已遣使持往迎致爾等

各守職業其勿妄生疑畏仍命伯顏就遣宋內侍王
埜入宮收宋國衮冕圭璧符璽及宮中圖籍寶玩車
輅輦乘鹵簿麾仗等物　是月夏貴以淮西叛降元
時阿朮屯淮南東道其西道屬之萬戶昂吉僤駐和
州進攻廬州夏貴以書抵伯顏曰願毋廢國力攻奪
邊城若行都歸附邊城焉往至是舉所部納款於元
元以貴為淮西安撫使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
勞知鎮巢軍貴既北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
之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
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突入執福父子屠城中貴

泣殺福子大源大淵呼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為
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耶次及福
福大罵貴數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聞者
流涕　元人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宮女赴水死者
以百數　三月丁丑元伯顏自湖州市入臨安城建
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城觀潮於浙江又登獅
子峰觀臨安形勢部分諸將時福王亦自紹興至伯
顏深慰之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顏曰未入朝
無相見之禮明日發臨安阿答海等入宮宣詔免牽
羊繫頸之禮趣帝及太后入覲太后全氏泣謂帝曰

荷天子聖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宮
太皇太后謝氏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
隆國夫人黃氏并楊鎮謝堂高應松庶僚三學生等
皆行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子琦崧一女同赴井死
　元伯顏引兵北還以忙兀台鎮浙西唆都鎮浙東
董文炳阿剌罕經略閩浙未下州郡　閏月帝及太
后隨元兵北行至瓜洲李庭芝姜才涕泣誓將士出
兵奪兩宮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
夜擣瓜洲戰三時元兵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
夜猶不退阿朮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

耴眞州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　五月丙申元主忽
必烈廢帝爲瀛國公初吳堅等至燕不伴命留館中
賈餘慶病卒惟家鉉翁留國㐫旦夕哭泣不食飲者
數日元主高其節欲官之鉉翁義不二君直辭不受
帝及太后至燕高應松亦不食卒堅及鉉翁迎謁伏
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能保存社稷帝遂赴上都
見元主于大安殿元主尋命帝爲僧全太后亦爲尼
於正智寺時太皇太后謝氏以病獨留臨安後元人
忽自宮中舁其床以出侍衛七十餘人同赴燕降封
壽春郡夫人留燕七年而終福王與芮亦降封爲平

原郡公　元主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
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
平故望風送款元主曰似道實輕爾曹特似道一人
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爾言則似道輕爾也固宜
元伯顏入朝元主命百官郊迎以勞之既至拜爲同
知樞密院事以陵州藤州戶六千爲食邑　秋七月
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
孫貴等皆降於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初臨安既
陷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
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洲太

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
悉吾意尚欲固圉耶今吾與嗣君既已臣元卿尚爲
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奔去
阿朮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博羅懽又攻
拔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
梟客或勸爲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復遣使
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
於陴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猶括
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
出粟雜牛皮麴糵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

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於丁
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董士元戰死阿朮使伯顏察
救之所將皆阿朮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
走阿朮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歸款
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
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
煥即以城降阿朮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
芝走入泰州阿朮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陴下詔降會
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尹端甫
李遇春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

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朮責其不降才曰不降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阿朮乃皆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泣下有宋應龍者爲泰州諮議官泰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詔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未幾眞州亦陷苗再成死之先是元兵自元年十月圍潭州湖南安撫兼知州事李芾拒守大小戰數十合至是年正月阿里海涯督戰

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決湟水以樹梯衝城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爲乃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酹之因留兵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爲號飲達旦諸佐出恭議楊霆赴園池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哭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阿里海涯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永郴全道桂陽武岡皆降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

二王之立

帝㬎德祐二年春正月癸未進封吉王昰爲益王判

福州信王昺爲廣王判泉州初召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就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係民望身爲少尹以死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至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弟亮節俞充容弟如珪提舉二王府事

戊子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楊淑妃秀王與擇從行以元軍將入臨安故也　二月元伯顏遣范文虎以兵追二王楊鎮得報即還曰我將就死於彼以緩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至遂同走溫

州　三月文天祥自鎮江與其客杜滸等十二人夜亾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捍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州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

善即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約結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逸卒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爲元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爲清江劉洙等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元兵又出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滸金應以去滸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檐荷天祥至高郵稽家莊稽聳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泛海如溫州以求二王

閏月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溫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爲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奬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

中等沉其兵於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爲福建漕使欲取全閩爲己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款聞二王至復閉門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宜中等遂傳檄嶺海言夏貴已復瀕江州郡元諸戍將以江路既絕不可北歸皆欲托討事還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爲虛聲所懼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爲不可豈敢輙棄戍哉元行省又欲棄廣之肇慶德慶封州併戍梧州亦爲格所沮　五月乙未朔益王即位於福州改元景炎遙上帝尊號

為孝恭懿聖皇帝又上太皇太后尊號冊楊貴妃為
皇太妃同聽政升福州為福安府以大都督府為垂
拱殿便廳為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安府是日有大聲
出府中衆皆驚仆進封弟昺為衛王　以陳宜中為
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
政事張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為直學士蘇劉義
主管殿前司　詔以趙溍為江西制置使進兵邵武
謝枋得為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李世達方興等進
兵浙東吳浚為江西招諭使鄒㵯副之毛統由海道
至淮約兵會合仍詔傅卓翟國秀等分道出師興復

帝室　文天祥至行都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
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決於陳宜中固辭不拜乃以
為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呂武招豪傑於江淮杜滸
募兵於溫州　六月丁卯元兵入廣州廣東經略使
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降於隆興阿里海牙假雄
飛招討使使狥廣東既而直諒聞益王即位乃命權
通判李性道摧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於石門性道
不戰俊戰敗直諒棄城遁雄飛入廣州諸降將皆授
以官俊獨不受被殺　吳浚聚兵於廣昌遂復南豐
宜黃寧都三縣翟國秀取秀山傅卓至衢信諸縣民

多應之者會浚兵遇元兵敗走國秀引還卓兵亦敗
詣元兵降　秋七月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
天祥欲還溫州進取陳宜中以已棄溫州入閩欲倚
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遂不從天祥請而命開
府南劍　八月秀王與檡圍婺州元董文炳拒之與
檡乃還時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檡自以國家親賢多
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皆憚之至是詔出兵浙東朝
臣言與檡有劉更生之忠曹王皐之孝宜留府以隆
閫本諸者益急卒遣之　以王積翁為福建招捕使
積翁兼知南劍州備禦上三州副使黃恮兼知漳州

備禦下三州　張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吳浚合兵
十萬期必復建昌與元將李恒戰兵敗浚奔寧都
九月元軍分道寇閩廣阿剌罕董文炳及忙兀台唆
都以舟師出明州塔出及呂師夔李恒等以騎出江
西　東莞民熊飛為元人守潮惠聞趙溍至即以兵
應之攻梁雄飛於廣州雄飛遁去遂復韶州新會令
曾逢龍亦帥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謁飛與逢龍執
性道殺之溍遂入廣州　時知邕州馬塈將入衛而
臨安已陷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會元使阿里海牙
取廣西塈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

守嚴關元兵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壁壁退保靜江阿里海牙使人招降壁發弩射之攻三月壁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　冬十月文天祥引師次於汀州天祥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趨贛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　元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趙溍使熊飛及曾逢龍禦元軍於南雄逢龍敗死飛走韶州元軍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敗赴水死　十一月元阿剌罕董文炳入處州秀王與檡與弟與虙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

由璓察訪使林溫被執皆不屈而死知處州李珏知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　元兵入建寧府邵武軍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及衛王楊太妃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　王積翁叛降元先是積翁棄南劍走行都遣人納款於元至是元軍侵福安積翁爲内應遂與王剛中同降　帝至泉州舟泊於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

舶而舟不足乃掠其舟併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等乃奉帝趨潮州　十二月蒲壽庚與知泉州田子眞以城降元　趙溍棄廣州遁制置副使方興亦遁　元人入福州遂入興化軍陳文龍死之時降將王世強及王剛中導元兵至福復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而縱其副持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兵固守阿剌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部將林華伺元兵於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

龍欲降之文龍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之衆嘆曰有是母宜有是子爲收瘞之　元阿里海牙破靜江馬壁死之先是阿里海牙爲書許馬壁爲廣西大都督壁不聽又請元主親降手詔諭之壁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爲固阿里海牙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城遂破壁閉内城城守又破之壁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

立踰時始仆靜江破邕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騏以城降獨壁部將婁鈐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里海涯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飢不能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大軍乘高覘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齧牛啖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為出戰被甲以待婁乃令所部入擁一火砲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壞皆崩煙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息入覘之灰燼無遺矣阿里海牙盡坑其民分兵取鬱林潯容藤梧等州廣西提刑鄧得遇聞靜江破朝服南望拜辭投南流江而死　帝駐於惠州之甲子門遣倪宙奉表詣元軍請降唆都命其子百家奴偕宙赴燕

端宗景炎二年春正月元兵破汀關文天祥欲據城拒敵汀守黃去疾聞帝駕航海擁兵有異志天祥乃移軍漳州時趙孟濚等軍還惟吳浚不至未幾浚與去疾降元　二月元兵入廣州遂陷廣東諸郡　吳浚既降元因至漳州說文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　元兵引還留潛說友為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時北方有警元主召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　三月文天祥復梅州　陳瓚起兵復興化軍瓚文龍從子也舉兵誅林華復其城　夏四月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州　五月張世傑復潮州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吉贛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　淮人張德興與淮西野人原寨劉源等起兵與復司空山民傅高舉兵應之遂復黃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元賈居貞使湖北宣慰使鄭鼎將兵拒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請先除之以絕禍本居貞不可鼎將行留其所善部將曰聞吾還軍汝舉烽城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鼎與德興遇於樊口戰敗溺死　六月辛酉文天祥敗元軍於雩都　秋七月文天祥遣趙時賞等分道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衡山人趙璠撫州人何時皆起兵應之　乙巳張世傑以元軍既退自將淮兵討蒲壽庚時汀漳諸劇盜陳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畲賊皆會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瓚起家丁民義五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高日新復邵武軍　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王積翁以應張世傑事覺皆為積翁所殺　八月元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文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

時鄒渢聚兵數萬於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渢兵先潰恒追天祥至萬石嶺及之鞏信以短兵接戰恒駭其以寡敵衆疑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動恒從間道就射之矢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坑兵潰趙時賞坐肩輿後元軍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禽之恒遍求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督參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與杜滸鄒渢乘騎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僚屬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僉廳官耳執之何爲得脫者甚衆臨刑

劉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被執者皆死恒送天祥妻子家屬於燕二子死於道　九月戊申元將也的迷失陷邵武軍入福州帝舟次廣之淺灣　元主詔塔出與李恒呂師夔等以步卒入大庾嶺忙兀台唆都蒲壽庚及元帥劉深等以舟師下海合追二王　張世傑使謝洪永進攻泉州南門不利蒲壽庚復陰賂畲軍攻城不力得開道求救於唆都至是唆都求援世傑解圍還淺灣　元遣吕吉兒等將兵襲司空山寨破之黄州復陷殺張德興執其三子以去傅高變姓名出走尋被獲死之　冬十月以

陸秀夫同僉書樞密院事秀夫之謫張世傑讓陳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行朝時播越海濱庶事疎畧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悽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　甲辰元唆都至興化陳瓚閉城堅守唆都臨城攻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瓚以死自誓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　十一月元將塔出初令唆都取道泉州泛海會於廣之富場唆都既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

臣馬發竭力拒守唆都恐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與吕師夔合軍趨廣州制置使張鎮孫及侍郎譚應斗以城降塔出遂夷廣州城　元將劉深攻帝於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走秀山至井澳陳宜中遁入占城遂不反　十二月丙子帝至井澳颶風大作舟敗幾溺帝驚悸成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　元劉深襲井澳帝奔謝女峽復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不果

三年二月帝舟還廣州元將塔出令唆都還攻潮州知州馬發城守益備唆都塞塹填濠造雲梯鵝車日

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凡相距二十餘日而敗發死
之唆都屠其民　三月元倪宙至燕元主召塔出等
北還議二王事宜乃留唆都蒲壽庚行省事於福州
鎮撫瀕海諸郡　文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趨
之行收兵出海豐縣遂次於麗江浦　都統凌震及
轉運判官王道夫復廣州　帝遷駐碙州　曾淵子
至自雷州以爲參知政事廣西宣諭使時淵子起兵
據雷州元兵諭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奔至碙州遂
有是命　夏四月帝崩年十一群臣多欲散去陸秀
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

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
絕宋此豈不可爲國耶乃與衆共立衞王年八歲矣
方登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黃龍自海中見既入宮雲
陰不見上大行皇帝廟號曰端宗楊太妃仍同聽政
陳宜中入占城日候其還朝宜中竟不至時張世傑
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
盡出其手雖怱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五月改是年爲祥興元年乙酉升碙州爲翔龍縣
遣張應科王用將兵取雷州應科與元兵三戰不
利用因降元　六月張應科收兵復與元戰敗死張

世傑悉衆圍城城中絕糧士以草爲食元史格遣欽
廉高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引還　帝遷居新會之
厓山時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
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
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以爲天險可扼以自固
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三十間軍屋三
千間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爲祥興府時
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於舟資糧取辦於廣右諸
郡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舟楫制器仗至十月始罷
庚辰升廣州爲翔龍府　元張弘範言張世傑復

立廣王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元主以弘範爲蒙古漢
軍都元帥賜寶劍專決軍事弘範薦李恒自副從之
弘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元
主復命塔出留後供軍費　秋七月湖南制置使張
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厓山雷瓊全永與潭
屬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咸應之大者衆數萬小者
不下數千元主命阿里海牙往討獲周隆賀十二斬
之烈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爲元軍所襲
皆戰死阿里海牙略地海外甚猛唯瓊州安撫趙與
珞及冉安國黃之傑等率兵拒於白沙口相約固守

以死自誓曰望援兵不至由是瓊南寧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蕃羅甸諸蠻皆附於元　八月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天祥聞帝即位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乞入朝優詔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云天子幼冲宰相遁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没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亾家屬皆盡　九月壅端宗皇帝於厓山陵號永福　冬十月元蒙古漢軍數路並進張弘範以舟師由海道襲漳潮惠三州李恒以步騎由梅嶺襲廣州阿里海牙遣人招安

撫使趙與珞及冉安國黄之傑等於瓊州不從率兵禦之　十一月瓊州民作亂執趙與珞等降於元與珞冉安國黄之傑皆死之　李恒兵至清遠王道夫迎戰大敗恒遂擊凌震又敗二人棄廣州遁恒入廣州以待弘範　十二月王道夫凌震攻廣州與李恒復戰兵敗震走厓山與翟國秀軍合文天祥屯潮陽鄒渢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於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渢自

到劉子俊自詭爲天祥冀元兵不窮追天祥可間走也別隊執天祥至相遇於途各爭眞僞得實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歸之

帝昺祥興二年春正月元張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將劉青顧凱知帝所在乃至厓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往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

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爲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爇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

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十餘日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嘔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既而李恒自廣州以師來會弘範令恒守厓山北　二月都統制張達夜襲元軍敗還　癸未元張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急

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恒乘蚤潮退攻其北張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樂作世傑以為且饗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遣小舟至帝所欲取帝至其舟中旋謀遁去秀夫恐來舟不得免又慮為人所賣或被俘辱執不肯赴秀夫因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

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奪港乘昏霧潰去餘舟尚八百盡歸弘範所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元卒有求物尸間者遇一尸小而衣黃衣負詔書之寶取實以獻弘範弘範亟往求之已不獲矣遂以帝崩報年九歲楊太后聞之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赴占城土豪強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議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

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舵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

史臣曰宋雖起於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於弱中世有欲自強以革其弊用乖其方馴致棼擾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所可恨者嗣主昏庸奸臣接迹馴至大命以傾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區區奉二王為海上之謀固無救於亡然

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初元兵入蜀惟重慶久不下張珏自合州遣兵復瀘涪二州數與元兵戰元不花汪良臣等旣陷重慶命李德輝爲書與張珏曰君之爲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州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珏不答不花至城下營浮屠造梯衝將攻之珏悉衆與良臣塵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珏與也速解兒戰扶桑壩元兵從後合擊之珏兵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珏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鴆飲不得乃順流走涪不花遣舟師邀之被執至安西解弓絃自經死

文謝之死

帝昺祥興二年二月厓山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文天祥曰國亾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亾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　十月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旣而丞相孛羅等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賛跪乎孛羅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亾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以至於此願蚤求死孛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幾王一一爲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神童科何暇泛論孛羅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辭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亾當死

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孛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孛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立不以正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尚可謂不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孛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爲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授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孛羅怒曰

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旣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孛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欲釋勿殺乃囚之　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殺宋丞相文天祥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時帝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帝卽遣積翁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儻緣寬假得一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

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與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令宋官謝昌言等十人請釋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寢帝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乃不果釋至是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中山薛保住上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之遂撤蓑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上都疑丞相爲天祥乃詔天祥入諭之曰

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尸面如生天祥爲人豐顏兩目烱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淚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

寶藏之　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以爲忠孝所感云初天祥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遂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然皆一念向正至死靡悔廬陵鄧光薦曰天祥奉詔勤王獨行其志屢躓而愈奮故其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者沉家亡族而不悔雖人心向中國思趙氏亦由天祥之神氣意度足以感悟之也　史臣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卽人心之安耳

宋德祐亾矣文天祥奉兩孱主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終不可屈而從容伏躓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許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之及天命已去文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俊偉俯視一世祼將有敏之士不知爲何物也宋之亾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有爲若天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　二十五年夏四月徵故宋江西招諭使謝枋得初枋得遁入建陽時程鉅夫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鉅夫曰大元制世民

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天不勦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爲命枋得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枋得有母之喪衰絰之服不可入公門者之古禮乎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忠於國者未之有也枋得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語曰人豈不自知枋得自知不才久矣亾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

知詩書識義理者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死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太學生叩閽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元杰上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爲平章徐直方起復爲尚書陳宜中起復爲宰相劉黼起復爲執政三綱四維一朝斷絕此生靈所以爲肉爲血宋之所以爲肉爲血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姑大

元求才之意枋得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既而留夢炎亦薦之枋得復遺書夢炎曰江南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亾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夷齊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王倫一狎邪無賴市井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今吾年六

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 二十六年夏四月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初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爲急欲薦枋得爲功使其友趙孟迎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王莽簒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爲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

自誓自離嘉興卽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旣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是月朔日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甚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亾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富貴貧賤一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家結

屨穿人有嘗德之者賻以金帛辭不受又爲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爲讀其辭見其心慨慷激烈眞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宋史紀事本末後序

兩漢而下代有史史以徵往訓來其不可廢明甚然當世學士雅以經術名家流所漸循稗習史氏百不能一蓋直弁髦視之間或知而涉事則又苦浩博而乏淹通即片言之華削

曾於何有譬之導江河者沿涉津涯纂未得其原委雖日事蹟鑿奚當乎南雍舊有建安袁樞仲輯通鑑紀事本末獨闕宋元馮宗伯將續成之屬易草未就直指使者劉公宗伯門下士也歲甲辰拜節留都乃屬陳司

業德遠俾竟其事然余聞故沈侍詔者亦嘗有所撰述其子朝陽為京兆府學子員能守家學則以語沈子併佐司業於是司業總括宋史參伍之書為之提本挈末各以事系類以論系事其法一與樞仲

氏合尤以宋多議論少成功於大奏議載述稍詳以俟論世者考焉其文雅馴其事綜核上下三百餘年纍若貫珠寧惟博洽之宗領抑亦經濟之前茅也劉公受而卒業喟然歎曰語云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

信然棐樸仲氏號稱碩儒然惡孫
舍史臣世本別有採摭要以折衷
羣言功信此者彼夫龍門蘭臺各
成一家之業不妨並傳矣茲編宜
補遼金所未備遂與予共加校訂
付之剞劂氏異日者尚當錫彰元書

使
潛觀全史請晉陵命
萬曆乙巳仲春應天府府丞句吳徐
申書